中国恐怖小说第一人周德东继《门》之后最深情、最凄美的悬疑巅峰巨著

长篇悬疑小说

周德东 著

古老神秘的预测之术 惊天动地的跨代爱情
穿越时空的梦幻经历 拯救生命的伟大工程

奇门遁甲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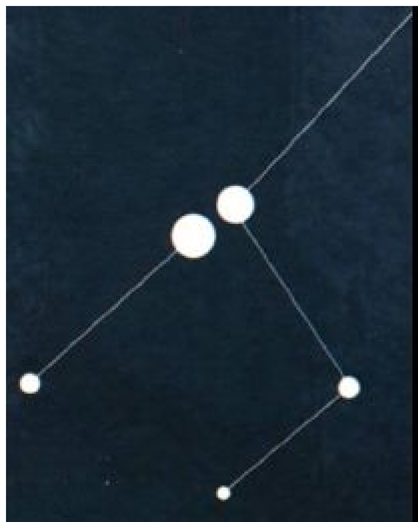
VISIT…

LANZAROTE Caliente.COM

目　录 CONTENT

引子　死胡同
第一章　看不见的世界
1　古怪的传真机
2　北方
3　似乎有个人
4　神秘力量
5　妈妈出差了
6　神秘短信
7　脚印
8　另一个女孩
9　空位
10　跟踪狂
11　目击
12　常役
13　相貌比对
14　尾行被尾行
15　一双新皮鞋
16　更改
17　显形
18　函授
19　泪
第二章　两个自己
1　初见北方
2　另一个“我”在干什么
3　母亲的质问

4　一块橡皮，在错误上舞蹈
5　锵锵四人行
6　硬上弓
7　听不懂的话
8　他和他
9　他和他
10　两个尾行者
11　我遇见了我
12　他们
13　越狱
第三章　回到从前
1　寻找一个梦
2　消失了
3　宾馆
4　跟踪
5　无法告诉
6　破鞋
7　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推进
8　这么多牵挂的人
9　最后的办法
第四章　生命突围
1　最后一天
2　倒计时
3　命运的突围
4　阴差阳错
5　出发
6　梦幻



周德东

中国恐怖小说创始人，中国最会讲故事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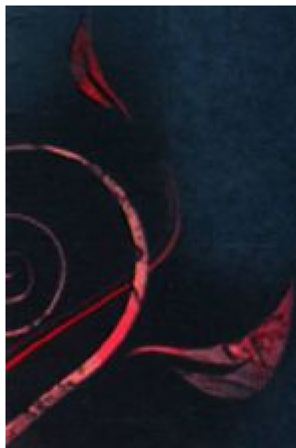
《青年文摘·彩版》主编，《胆小鬼》杂志主笔。

在“中国十大恐怖小说家”网络评选中名列榜首。

出版了《三岔口》、《三减一等于几》、《我遇见了我》、《谁摸了我一下》等十余部恐怖小说。

《三岔口》被著名导演李少红改编成电影《门》。

中国第一档午夜电视节目《周德东讲故事》正在拍摄中。





长篇悬疑小说

周德东 著

古老神秘的预测之术 惊天动地的跨代爱情
穿越时空的梦幻经历 拯救生命的伟大工程

奇门遁甲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奇门遁甲

长篇悬疑小说

周德东◎著

古老神秘的预测之术　惊天动地的跨代爱情
穿越时空的梦幻经历　拯救生命的伟大工程

新星出版社　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奇门遁甲/周德东著．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07.9
ISBN 978-7-80225-339-1
I．奇…　II．周…　III．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　IV．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7）第126295号

奇门遁甲

周德东　著

责任编辑：许　彬
封面设计：大象设计工作室+沐雪 Daxiang Design Office 010-84803033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出版人：　谢　刚
社　　址：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　100005
网　　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电　　话：010-65270477
传　　真：010-65270449
法律顾问：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：010-65267400
邮购电话：010-65276452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　100010

印　　刷：廊坊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：700×1000　1/16
印　　张：16
字　　数：260千字
版　　次：2007年9月第一版　2007年9月第一次印刷
书　　号：ISBN 978-7-80225-339-1
定　　价：25.00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，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引子
死胡同

北京。胡同纵横交错，长长短短，宽宽窄窄。芍药地一带，有一条特殊的胡同，它拐了九个弯，最后却是死路一条。这有点儿像人生。



“妈！——”

一声惨叫，倒地身亡。

北京。

胡同纵横交错，长长短短，宽宽窄窄。

芍药地一带，有一条特殊的胡同，它拐了九个弯，最后却是死路一条。这有点儿像人生。

附近居民都叫它“死胡同”。

几年前，死胡同被打通了。这样一来，就和人生有了不同，人死能复活吗？

从死胡同走过去，是芍药地菜市场，很大，终日讨价还价，吵吵嚷嚷。混杂着蔬菜的土气、水果的香气、水产的腥气、肉类的血气。

不过，大家依然习惯地称它为死胡同。

死胡同长长的，窄窄的，显得很静谧。

灰墙灰瓦，显得有些冷清。朱红的门紧紧关着，很少有行人走过。一些鸽子在屋顶上咕咕地叫，忽而呼啦啦飞上天空。

两年前，也就是2005年6月29日晚十一点二十四分，农历五月二十三，乙酉年壬午月甲申日子时，一个女工下夜班回家，当她经过死胡同时，正下着倾盆大雨。天上突然炸了一个惊雷，她一头栽下自行车，被雷劈死在第五个拐弯处。老公等不回老婆，出门寻找，在死胡同里看到了一具焦糊的尸体，仰面朝天，弯着双腿和双臂，如同烧死的人一样。他认不出这个人是谁，却认识那辆自行车，一下就跌坐在雨水中，双臂伸向天空，号啕大哭：“老天爷啊，你为什么选中了她……”

死胡同地势不高，而且两旁都是平房，附近也没有什么高大建筑物，甚至没有一棵树。这个女工穿的是雨披，并没有撑伞，她为什么就偏偏被雷击中了呢？

同年的8月11日下午三点半，农历七月初七，乙酉年甲申月丁卯日申时，雨下得越来越大，一个修鞋的老人只好收工回家。天上电闪雷鸣，家家关门闭户。老人背着工具箱，在死胡同里缓缓朝前走，突然，一道电光从天上劈下来，老人叫都没来得及叫，一头就倒在地上。他也是仰面朝天，弯着双腿和双臂，全身黑糊糊……

这个老人没儿没女，没人哭喊着质问老天爷。

这个老人被劈死的地方，也是第五个拐弯处。

北京这个城市太大了，房屋如海，胡同如网。两次炸雷，在同一

条胡同，同一个地方，两个月一先一后劈死两个人，这种巧合的几率是亿万分之一。

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件奇闻怪事。

气象局两位雷电专家专门考察了这个地方，最初，他们以为这条胡同的地下有金属矿藏。可是，经过勘探，排除了这个推测。直到最后，他们也没有发现什么奥秘，只好不了了之。

后来，一到阴雨天，死胡同就很少有人露头了。就是晴天，大家走到第五个拐弯处，心里也觉得疙疙瘩瘩的。大家都说这个胡同之所以接连劈死两个无辜的人，就是因为名字不吉利。

这能怪谁呢？

这条胡同现在的正式名字是：通达胡同。地名办公室三年前就确定了。可是，就像我家乡小镇的人都叫我周二，却没人叫我周德东一样，你若问死胡同的居民，通达胡同在哪里，估计一半的人都会挠着脑袋说不知道。

后来还有传说，半夜时，有人经过死胡同，在第五个拐弯处，看到一个全身闪着电光的人，双腿弯曲，双臂弯曲，怪模怪样地徘徊。嘴里还喜滋滋地叨咕着：我中彩了，我中彩了……这都是老百姓的演绎，不可信。

2006年，死胡同平安无事。

2007年4月23日，农历三月初七，丁亥年甲辰月丁亥日。

桑丫去菜市场买菜。

这一天，她的心上人娄小娄过生日，她要亲手为他做一顿丰盛的晚餐，为他庆祝。

为此，今天她没有去上学。她是去年9月份来北京的，在中医大学一年级读书。她家住在一个叫花都的小城市，在北京的南边，千里之外。今年她十七岁，属马。

这个女孩的脸蛋不算漂亮，不过，她身材颀长，气质文静。今天她穿着一条蓝色牛仔裤，白T恤，学生头，简简单单。一般说来，只有在内心做加法的女孩，才会在外表上不停地做减法。当你和她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如果碰巧她抬起头来，你看到她那双淡定的眼眸，就会知道，这个女孩不能轻视。

她住在芍药地一带的浩鸿小区。从南门出来，走过过街天桥，就是那条死胡同。穿过大约一千米的死胡同，就可以走到芍药地菜市场。实际上，浩鸿小区北门出去，马路对面就有一家副食商场，那里面，蔬菜水果肉类蛋类，什么都有，不过价格比较贵，因此，现在桑丫专门跑到南面的芍药地菜市场去采购。

娄小娄早晨打来电话，说晚上等桑丫放学之后，接她去三里屯南

街的"咱家"吃晚餐。桑丫表面上同意了，背地里却忙起来。她要给娄小娄一个惊喜。这个女孩从来就不爱口头表达什么。

她准备做一桌她的家乡菜：棒棒鸡，冰糖肘子，干烧岩鲤，锅巴肉片，清炖牛尾汤，赖汤圆……

天阴得严严实实，雨哗啦啦地落下来。她举着一把红色的雨伞，走出小区，经过过街天桥，进入了那条死胡同。

胡同里没有一个人，如同一个无人居住的空巷。千条雨丝，万条雨线，砸在地上绽出千万朵雨花。

桑丫经过胡同里的老门老墩，走过第四个弯的时候，抬头看了看天。她不知道这个地方曾经一先一后劈死过两个人。乌云压在头顶，就像一张巨大的脸，死死地盯着人间。毫无表情，天意难测。

雨越来越大，满世界只有水声。

她到达菜市场的时候，雷在万丈厚的乌云里来回跑动，似乎在人间寻找着什么人。

菜市场空空荡荡，只有她一个顾客。多数摊主都回家了，剩下一些摊主缩在铺位里，有的在聊天，有的在打牌。

桑丫买了很多菜，几乎都要提不动了。

她刚刚离开菜市场，忽然想起刚才买的一捆葱没有拿，就返了回去。如果没有这捆葱，接下来的一切都可能发生改变。回到摊位前，小贩没等她说话，就把那捆装在塑料袋里的葱递给了她，她谢了摊主，走了。

乌云压得越来越低了，天地间无比暗淡，天就像快黑了一样。突然，一道闪电把黑糊糊的天幕从东到西撕开，如同一个巨大的照相机在闪光，于是，这个城市里所有的生灵都被摄入了一张神秘的胶片里。接着，响起一声惊雷，好像就是在桑丫头顶炸开的，整个城市都抖了一下。桑丫拿伞的胳膊一麻。她吓了一跳，小跑起来。

走着走着，她的手机短信响了。她用脖子夹住伞，腾出一只手，把手机掏出来，打开短信看了看，是娄小娄发来的：

桑丫，你在哪里？下雨了，待在学校里不要乱跑，尤其不要去那条死胡同。前年，曾经有两个人在第五个拐弯处遭到雷击！娄小娄。

桑丫抬头朝前看了看，又朝后看了看，她现在站立之处，正是第五个拐弯处！

死胡同里还是没有一个人。

她敏感地抬头朝天上看了看，不知道看到了什么，双眼一下就瞪圆了，喊了一声："妈！——"接着，"咔嚓"一个惊雷，对准她直直地劈下来，她一下就倒在地上。

一个青春的女学生，转瞬就变成了一具焦黑的尸体。

那些菜散落一地，都被烧焦了。雨伞只剩下了一根柄，黑糊糊的，七扭八歪，很像从古墓挖出的一件兵器。

和前两个不幸者一样，她的双腿弯曲，双臂弯曲，一双黑洞洞的眼眶，似乎还在惊恐地瞪着天上的什么东西。

这一刻是九点零四分。

第三个人在死胡同被雷击身亡。

次日，雷电专家又来了，他们勘查了一番，回去了。他们无能为力。下雨天，如果雷电专家走在户外，也有可能遭到雷击。老天爷不管你是总统还是平民，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不管你是雷电专家还是修鞋的。

不知是来自哪个方面的干涉，这一次雷击事件，媒体并没有报道。

桑丫死了之后，死胡同里的一些居民先后搬走了，他们把房子租给了外地来京人员。这些租户住了一段时间，陆续也听到了三次雷击事件的传闻，很多人宁可不退房租也要搬走。

死胡同越来越没有人气。一些草从墙角砖缝探出头来，越长越高。一些野虫也陆续滋生，纷纷爬出来，在死胡同里大摇大摆地穿行。

如果你来北京，在晴朗的天气里，我可以带你去探视一下这条诡怪的死胡同。它离我现在工作的《青年文摘·彩版》编辑部不太远。

第一章
看不见的世界

空空荡荡的小巷里，出现了一辆婴儿车，红底黑花的车篷，前面垂着纱帘，隐隐约约可以看到，车里端端正正坐着一个婴儿，静静地看着前面的桑丫。没有人推这辆婴儿车，它自己在慢慢朝前走！



1　古怪的传真机

夜里，娄小娄做了一个怪梦。

他梦见自己在湖边钓鱼。那个地方既熟悉又陌生，好像什么时候来过，却又怎么都想不起来。四周怪石嶙峋，古树参天。一两只乌鸦“嘎——嘎——嘎——”地叫，只听见它黑暗的声音，却看不见它黑暗的身影。

天地间，只有娄小娄一个人。

过了好长好长时间，依然不见鱼上钩。

娄小娄有些不耐烦了，准备收拾渔具回家。从梦中古怪的湖畔，回到现实中北京的家，他不知道该怎么走。

这时候，天色突然暗下来，并且起了风。草丛里有一只什么动物一闪即逝，似乎在仓皇逃命。天上不停地闪着电光，却无声，就像一只灯泡，由于电压不稳，忽明忽暗。

平静的湖水开始动起来，越来越汹涌，很快就成了惊涛骇浪。娄小娄惊呆了，直直地盯着水面，预感到了要发生什么。

突然，有个东西在水中“轰隆”一声冲出来，身体几乎和湖面一样大！娄小娄吓得一哆嗦，想跑却站不起来。

这是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。它的肚皮是黄色的，壳是黑色的。它没有眉毛，光秃秃的眼睛阴郁地盯着娄小娄。

娄小娄傻傻地和乌龟对视着，不知所措。

它慢慢转过身去，娄小娄看到了它水淋淋的脊背，上面隐约有一个圆形的图案，配着繁体字。

还没等娄小娄看清楚，这只巨大的乌龟就慢慢地降下去了，湖水涌动了一阵子，终于恢复了平静。

接着，天上传来童声吟咏：

阴阳逆顺妙无穷，二至还归一九宫。

若能了达阴阳理，天地都来一掌中。

……

娄小娄从梦中惊醒过来。

卧室里黑糊糊的，没有一点儿声音。

他爬起来，摸到手机看了看，午夜十二点。他躺下去，一边回想

梦中那个奇怪的图案和那首歌谣，一边闭上眼睛，想继续睡去。他是北方中医院的医生，接触过一点儿《易经》，他知道，那个图案是八卦图，那首歌谣是著名的《烟波钓叟歌》。

他翻个身，四仰八叉地躺着，感觉很舒适。

他离婚三年了，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。

前妻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女人，离婚完全因为娄小娄。娄小娄是一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，一米七八的个子，一双温和的眼睛，高挺的鼻梁，厚墩墩的性感嘴唇，风一样清爽的笑容，身上淡淡的来苏水味道……

他太博爱了，身边的女人越来越多，织成了一张网，他几乎整天在这张网里游来游去。明明一转身就可以成为漏网之鱼，他却不愿意。

如果换一个女人，找了这样一个老公，肯定要吵闹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。她却不，她意识到，她不可能改变这个男人，就像无法把一棵麦子变成一颗谷子，于是安静地离开了他，去了美国。

虽然娄小娄爱女人，却并不是色鬼类型，应该算色仙。他不放浪。离婚之后，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，他都是一个人生活。

一个人。一个房子。一个世界。

太安静了，就会有声响。

娄小娄竖起耳朵听了听，好像是书房飘过来的，是传真机的声音："吱吱啦啦……"就像一个动物，在慢腾腾地吐着什么东西。

他坐起来，披上衣服走出去，打开书房的灯，传真机果然吐出了一份文件。没有对方的电话号码。他拿起来，是一张文王八卦图。

文字描述了奇门遁甲地盘的空间模型：坎，北方，代表水，月。离，南方，代表火，日。震，东方，代表雷，动。兑，西方，代表雨，泽。巽，东南，代表风，散。艮，东北，代表山，固。乾，西北，代表天，父。坤，西南，代表地，母。

这是谁发来的？

在这样的深夜里，一份来历不明的传真，让娄小娄有一些不安。

他慢慢走回卧室，开始琢磨刚才的梦以及这个传真，似乎有什么玄机。

应该说，娄小娄曾经对奇门遁甲很感兴趣。小时候，他经常听人说：学会奇门遁甲，可以"穿墙遁地"。不过，你要是学习这门奇术，就必须钻透它，否则就会疯掉。大学时代，他学过一点儿奇门遁甲，由于它过于高深复杂，后来放弃了。

不过，他至少知道，传说中，最早的奇门遁甲，就是一只元龟巨鳌送给人类的。轩辕黄帝和蚩尤在涿鹿大战，无法取得胜利，梦见天神，欲传授符诀，于是筑坛祭祀。水中浮现一只元龟巨鳌，嘴里衔着

一册书，似皮非皮，似绸非绸，文字是血写的。黄帝根据它，排兵布阵，最后打败了蚩尤。这就是《奇门遁甲》了。

娄小娄相信，像奇门遁甲这样揭示宇宙玄机的方法，并非哪个圣贤创造，而是在远古时代，某种神秘之物赐予人类的。

可是，自己为什么莫名其妙地做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梦？醒来之后，为什么那么巧就接到了这样一份传真？

如果说，梦是没有逻辑的，睡着之后，什么梦都可能做出来，那么，现实中为什么就出现了一个跟梦境相配的传真呢？这绝不是偶然了。

如果说，传真发错了——这也是经常有的事，那么，为什么梦中出现的情景偏偏就跟这份传真呼应上了呢？

奇门遁甲被称为“方术之王”。

近年来，它成了探索中国神秘文化热潮的一个焦点。

娄小娄早就想静下心来，重新学习这门伟大的预测术，以便掌握未来，为自己的每一个决定做出趋吉避凶的时空选择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奇门遁甲是一门决策学。可是，他一直忙于尘事，没有实现这个想法。

不过，如果梦里的那只乌龟，真是某种征兆；如果某种神秘力量，每夜都用传真的方式，教授他奇门遁甲——他肯定害怕。他还是希望买一本有关奇门遁甲的书，在家里静静阅读，旁边再有一个女孩红袖添香就更好了。

第二天，娄小娄跑了几家书店，想买一本奇门遁甲辅导书，却发现这类书很少。现代人整天忙忙碌碌，买书也是彩票指南、凶杀猎奇、爱情三十六计之类。几乎没人关注奇门遁甲这类玄书，它让人们感到不具体、不现实。偶尔看到一两本，写得也是云山雾罩，让人根本看不懂，或者作者本身就是一知半解。

这天晚上，他一个人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看电视，手中拿着遥控器，不停地换台。

他的电视有八十个频道，其中五十八个频道有节目，竟然没有一个好看的。接下来的二十二个频道就是雪花了。

今天，娄小娄意外地发现，第六十四频道竟然出现了影像！屏幕左上角的台标是一个太极图，一个穿中式对襟服的老人，他面容清癯，坐在台上在讲课，他的背后是深邃宇宙的背景。影像很模糊，似乎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时空。噪音很大，娄小娄隐约听到，他在讲九宫格与天上星座的关系。

娄小娄急忙拿起电话，打给了一个叫林要要的女孩。这个女孩是一家制药厂的“医药代表”，通俗地说，就是到各个医院推销药品的，

她一直在追求娄小娄。

娄小娄问："你在哪儿？"

林要要说："我在家呀。怎么了你，慌慌张张的！"

"你赶快打开电视，看看有没有一个太极图标志的台？"

他听见林要要打开了电视，搜索了半天，才拿起电话对他说："没有啊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"

娄小娄愣住了，说："没事儿……"

放下电话，他再看电视，屏幕上已经满是雪花了，吱吱啦啦在响。那个老人不见了，那个台也不见了。

他关掉了电视，一直在发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不甘心地再次打开电视，寻找那个诡异的台，没有。五十八个频道之后，都是雪花。

这天半夜，娄小娄又听见书房里传来"吱吱啦啦"的声音。他跑过去，看到传真机又吐出了一份文件：

4	9	2
3	5	7
8	1	6

戴九履一，左三右四，四二为肩，八六为足，五守中央。

娄小娄面对这组数字，琢磨了很长时间。这是一个三级幻方，不论是正方位，还是对角线，三个数字加起来都是十五。

抬起头，仰望浩瀚的夜空，娄小娄心中充满迷茫。

繁星远远近近大大小小明明暗暗。

天上有九组最亮的星，给古人辨别方向：

正北方是一颗北极星，正南方是九颗为一组的天纪星，正东方是三颗为一组的河北星，正西方是七颗为一组的七公星，东北方是八颗为一组的华盖星，东南方是四颗为一组的四辅星，西南方是两颗为一组的虎贲星，西北方是六颗为一组的天厨星，正中央是五颗为一组的五帝座。奇门遁甲的数字神奇排列方式，与天上九组星的数字、格局完全一致！

娄小娄有一种预感——自己似乎接近了某种人类之外的神秘事物。

他伸手把传真机的电话线拔下来了。

第三天半夜，娄小娄又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弄醒了。他猛地睁开眼睛，辨别出声音还是从书房传来的：“吱吱啦啦……”

他披上衣服下了地，走进书房，打开灯，顿时瞪大了眼睛——传真机又吐出了一份文件！发传真者还是没有留下电话号码。

这一次，传真讲的是奇门遁甲地盘的时间模型：

把十天干的甲藏匿起来，于是神妙无穷。剩下九干，占领九宫。

讲阳遁阴遁总共十八局……

娄小娄朝传真机的后面看了看，顺着电话线，在桌子底下找到了昨天拔掉的插头，它在地板上静静地躺着。

娄小娄瞪大眼睛在房间里扫视了一圈，没有任何异常。

他呆住了。

他仿佛看到了这样的场景：水泥地上，躺着一个咽气多时的死人，他突然张开嘴，操着某个地方的口音说：“我告诉你一件事情……”

第三天早上，娄小娄把传真机装进箱子，抱下楼，放在了银灰色的宝来轿车上。

接着，他给林要要打了个电话。她在制药厂，制药厂在远郊。

“你等我，我马上到你那里。”

“尊贵的娄医生，你怎么突然想到光临我们这个小厂呀？”

“我给你送礼。”

“别开玩笑了，都是我们这些药品推销员给医生送礼，哪有医生给我们送礼的！”

“你收下这个礼物，就算帮我了。”

说完，他驾车直奔制药厂而去。他巴不得把这台传真机送得越远越好。

他到制药厂的时候，林要要已经在大门口等他了。看得出来，她刚刚精心打扮过，身上有一股浓郁的香水味。

娄小娄下了车，把传真机搬下来，说：“就是这个东西，送给你们的。”

“这是哪儿来的呀？怎么不要了？”

“我家的买了一台新的，没地方放置它。”

林要要一脸疑惑：“我怎么觉得怪怪的……”

“你不帮忙是不是？”

“这是哪儿的话！走，进去喝杯水吧。”

“不了，我还得回去上班。”

“你的脸色不太好，最近干吗了？”

“失眠。”

“晚上我带你去吃，补补吧？”

“我不需要，谢谢，我得走了。”

“别走哇，我还想问你呢，昨天晚上那个太极图电视台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娄小娄已经钻进了车里，他回头看了林要要一眼，说：“你要好好看管这台传真机，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。”

林要要大声说：“我什么时候能请你吃顿饭呀？”

娄小娄留下了一股尾气。

回到北方中医院，娄小娄走进他工作的针灸科，已经有患者在等了。是个老人，穿一件中式对襟服的老人，面容清癯。

娄小娄仔细看了看他，问：“您怎么了？”

老人指了指嘴巴，然后在纸上写道：这里好像被什么堵住了。

三天后的晚上，林要要终于把娄小娄请了出来，一起吃晚餐。

吃饭的地方在三里屯南街，叫“咱家”。木箱，旧书，老式收音机——很有特色。

林要要是一个像男人爱女人一样热烈地爱着男人的女人。

她坐下就说：“我今天请客，跟业务没关系。我请的不是一个大夫，而是一个男人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我来赴宴，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医药代表，也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女人，而是因为——我贪吃。”

服务员端上菜来。这个地方不需要客人点菜，店家给你搭配。

林要要说：“我感觉，你最近的神态有些不一样哎。”

娄小娄淡淡地说：“怎么不一样？”

林要要说：“好像……好像出了一趟很远的门刚回来，很累的样子，让人心疼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我挺好的。”

林要要说：“你现在跟谁在一起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一个人啊。”

林要要坏坏地笑了一下：“不可能总是一个人吧？”

娄小娄也笑了：“百分之九十八的时候，我是一个人。”

林要要立即追问：“那百分之二的时候跟谁在一起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不是一个人，我无法回答。”

林要要说：“我的猜测正好相反，百分之二的时候，你是一个

人。百分之九十八的时候，你身边都有人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错。”

林要要笑道：“不会错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最近，我一直在思考我和女人的问题。这是一个男色时代，我越来越发现，我成了被女人泡的对象，于是，暗暗下定了决心——老子不干啦！”

林要要哈哈大笑：“臭美！”

娄小娄说：“你不信就算了。”

笑了一会儿，林要要认真地说：“你总是一个人生活，太孤单了，你需要有人照顾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这几天我正准备找个保姆呢。”

林要要说：“我是指女朋友！”

娄小娄说：“每个人的一生，都会有两个异性，一个是现实的配偶，一个是梦中的情人。虽然我太太已经离开我了，但是，在我心里她一直是我的老婆。只是现在，我有权力寻找梦中的情人了。”

林要要说：“说说，你梦中情人什么样子呀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介绍老婆不难，但是，描述梦中情人就难了。她永远和现实不搭界，或者说，我和她永远没有可能在一起。遥远，模糊，绝望……这才是梦中情人的感觉。”

林要要说：“那是空中楼阁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我就是要做一个空中建筑师。”

一边吃一边聊，林要要对旁边的老收音机来了兴趣，伸手去拧开关。

娄小娄说：“估计是50年代的东西，只是一个怀旧的摆设罢了，肯定已经报废了。”

没想到，他话音刚落，老收音机里竟然吱吱啦啦发出了电流声。林要要兴奋地说：“还能听呢！”

娄小娄说：“你找找台，说不定我们听到的是五十年前的新闻，或者是五十年前某一天的天气预报。”

林要要定定地看了看娄小娄，轻声说：“这句话太恐怖了……”

她拧着拧着，里面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：“各位听众，大家好。我们现在进行奇门遁甲第四讲：二十四节气与阴阳二遁……”

娄小娄突然伸出手，把它关掉了。

林要要叫道：“你干吗呀！吓死我啦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我不喜欢听收音机。来，叫服务员，我们点一瓶红酒。”

林要要按了按心口，喊道："服务员！"

一个穿紫色工作服的女孩跑过来："小姐，您需要什么？"

林要要说："把酒单拿来。"

服务员说："好的，您稍等。"

林要要点酒的时候，服务员侍立一旁。

娄小娄问："你们是从哪里搞到这台收音机的？"

服务员说："旧物市场。"

娄小娄说："太神了，它还能收到节目！"

服务员说："不会吧，买来的时候，它就是坏的。再说，我们没有安电池。"

林要要抬起头说："我们刚才还听了呢。"

服务员笑了，说："不可能。"

林要要说："不信，你听。"

她把手伸过去，拧开开关，没有一点儿声音。她拍了拍它，嘟囔道："奇怪了！"

娄小娄说："点酒吧。"

很晚的时候，娄小娄把林要要送回家，自己驾车回到亚运村的景山小区。

进了门，他四处看了一下。搬走了那台蹊跷的传真机，他觉得这个房子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。

他脱衣躺下，耳朵还是忍不住留意着书房的动静。

书房安安静静。

半夜的时候，他又被惊醒了。外面刮起了大风，在铺天盖地的风声中，他隐约听到书房再次飘来吱吱啦啦的声音。

他悄悄爬起来，走过去，猛地推开书房的门，里面漆黑一片，那个声音并不存在。他小心地伸出手，摸到电灯开关，打开，书房里一切照常——架上的书一本靠在一本的肩头，似乎睡着。一张单人床，静静地躺在靠窗的地方。写字台上空荡荡的，除了一台电脑，只有一个黑色笔筒……

他松了口气，关上灯，退出来。

从梦中惊醒是习惯性。

听到那个传真机的声音是错觉。

这样想着，他就安心地入睡了。

风渐渐停了，失去了风声的遮掩，书房里的声音就变得非常清晰："吱吱啦啦……"

娄小娄气呼呼地爬起来，再一次走进书房，“啪嗒啪嗒”按了几下电灯开关，电灯竟然不亮了。他眯着双眼，四下里巡视，竟然看见那台传真机又在电脑旁了，它又慢腾腾地吐出了一张纸。娄小娄走上前去，小心地拿起来一看，上面写着：我认得回来的路。我是顺着电话线爬回来的。

娄小娄一惊，醒了。

这次是梦。

这一天，娄小娄很晚才来到单位。

他走进北方中医院，在走廊里迎面看到了林要要，她刚刚从肿瘤科走出来，肯定又去和哪个医生进行袖子里的交易了。

林要要看到他，立即跑了出来：“娄小娄！”

他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林要要从挎包里掏出一张纸，说：“我正要去找你呢。你的传真。”

他没有接，皱了皱眉问：“谁发的？”

林要要说：“不知道。是夜里自动接收的一份传真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你们接上线了？”

林要要说：“我们办公室一个男孩接上的。过去，我们收传真只能到隔壁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传真机是我的，可那是你们的电话线！”

林要要说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我是说，你怎么确定这是我的传真？”

林要要哈哈地大笑：“我有那么笨吗！你看，上面写着‘交娄小娄’。你这么别致的名字，全北京就一个。”说完，她又嘀咕了一句：“想想，这件事确实挺怪的，给你的传真怎么发到我们那里了？”

娄小娄迟疑了一下，把传真接过来，还是奇门遁甲内容。

之前，说完了地盘，现在传真机开始说天盘，画出了九个实际不存在的天体，它们对应地球九个方位，在冥冥中产生着神秘影响：与北方相对的贪狼星；与南方相对的右弼星；与东方相对的禄存星；与西方相对的破军星；与东南相对的文曲星；与东北相对的左辅星；与西南相对的巨门星；与西北相对的武曲星……

林要要好奇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娄小娄把这张纸叠了叠，装进口袋，说：“密码。”

林要要又问：“什么密码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为什么我的电视上出现了一个太极图标志的台，你的电视却没有呢？为什么那台已经报废的收音机突然发出了声音？没

有人知道我把这台传真机送给了你们，可是，为什么收到了转交我的传真？——我说的密码，就是揭开这些秘密的密码。”

林要要说：“你变得神神道道了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你们把这台传真机还给我吧。”

林要要叫起来：“你怎么属皮筋的，一会儿伸一会儿缩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我把我新买的那台传真机送给你们。”

下午，娄小娄果然到中关村买了一台新传真机，去制药厂换回了那台旧传真机。

他把它装进后备箱的时候，一个老头蹬着三轮车过来了，说：“先生，卖吗？”

娄小娄抱歉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不卖。”

那个老头停下来，坐在三轮车上，一直在旁边看。

娄小娄钻进车里，把车开走了。他离开制药厂，来到了一个郊区的垃圾场。附近有一排工棚一样的简陋房屋，那里住着一群捡破烂的。

他把这台传真机从车上抱下来，扔了。转身要走的时候，一个捡破烂的妇女走了过来。他走到车里拿出一个铁扳手，返回来，对准传真机，一下下地砸。一张卡片从他的口袋里蹦出来看热闹，他丝毫没有察觉。

很快，传真机就变得瘪了。

他走开之后，又回头看了看，它趴在垃圾堆里，就像一颗变形的脑袋。

那个捡破烂的妇女停在远处，静静地看。

她方脸，大眼，有一颗大龅牙。

她穿着一双白鞋子。

2　北方

花都在南方。

桑丫在花都重点高中读书。她是母亲一人养大的。

她的父亲原是财政局的一个干部，因贪污受贿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。

父亲被抓的时候，桑丫只有六岁。她至今还记得，一些警察来到她家搜查，把所有现金和存折都拿走了。桑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抱着双膝，缩在床头，怯怯地观望着这一切。

一个警察拿起桌子上的存钱罐，在手里摆弄。

那是桑丫的存钱罐。外形是一只笨笨的小猪，紫色的，十分可爱。里面装着她存了一两年的硬币。

她轻声说：“叔叔，那个是我的，你可以留给我吗？”

那个警察愣了一下，放下那个存钱罐，怜爱地拍了拍她的小脸蛋，离开了。

当时，妈妈并没有告诉桑丫实情。她只是说，爸爸的工作调转了，去了一个新的单位工作，那是一个很远的地方，要好长时间才能见面。

桑丫十分想念爸爸。

和妈妈比起来，爸爸就像个大孩子，天天下班带她玩。她要蝉，爸爸就爬树；她要鱼，爸爸就下河。下雨的时候，她想出去玩，爸爸就穿上雨衣，把她藏在里面，到外面玩泥巴，最后，父女俩都变成了泥猴。天气晴朗的时候，她要城堡，要王子和公主，要会飞的大象，爸爸就买来彩色粉笔，带着她在小区的水泥甬道上画。有一次，爸爸画了一个漂亮的城楼。

桑丫问：“爸爸，这是什么？”

爸爸说：“这是天安门。”

桑丫问：“天安门在哪里？”

爸爸说：“在北京。”

桑丫问：“北京在哪里？”

爸爸说：“在北方。”

桑丫问：“北方在哪里？”

爸爸笑了：“你的背后就是北方。”

桑丫转过脑袋朝北方望了望，说：“我怎么看不到天安门呀？”

爸爸说：“很远很远呢。你看到最远方的那朵云了吗？差不多在那下面。”

桑丫说：“北京太偏僻了。”

爸爸笑了，说：“哪一天，爸爸带你去看看。”

桑丫问：“那我们怎么去呀？”

爸爸说：“坐飞机，或者坐火车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赶爷爷家的驴车去，不过北京的人太多了，很难给驴车找到停车场。”

在桑丫心里，爸爸无所不能，就是天塌了，爸爸也能笑吟吟地顶起来。

可是，现在爸爸离开了。妈妈说得很含蓄——要好长时间才能见面。桑丫没有细问，那些日子，她一直在琢磨“好长时间”是多久。

爸爸在家的时候，有一次三个人躺在床上，爸爸曾经对她说：“爸爸是太阳，妈妈是月亮，你呀就是小星星。”

现在，家里只剩下了月亮和星星，桑丫觉得总是黑夜。

妈妈确实像月亮。她的性格很严谨，在桑丫看来，她的面孔总是冷冷的。她不怎么陪桑丫到外面玩，对于玩，她似乎也不太在行。爸爸离开这一年，她就送桑丫上学了。更多的时候，她都在教桑丫写字和算数。尽管她也努力采用有趣的方式，桑丫依然觉得枯燥，于是就更加想念爸爸。到了晚上，妈妈说："到时间了，睡觉。"桑丫就必须睡觉。她觉得妈妈像一个电子计算机，而爸爸就像一个游戏机。

有一天，她忍不住，问妈妈："爸爸去的地方是北京吗？"

妈妈想了想，说："不是。"

她就没有再问。那些日子，她又开始琢磨，"很远"有多远，难道比十个学校还要远？

这一天，妈妈终于说："桑丫，妈妈带你去看爸爸。"

这个消息没有让桑丫高兴得跳起来，她当时愣住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幸福突然来临，她有些害怕。

妈妈观察了她一下，问："你不想见爸爸？"

她小声问："是……原来那个爸爸吗？"

妈妈安静地说："是的。你永远只有一个爸爸。"

妈妈带桑丫坐上客车，朝着和北京相反的方向，走了很远很远的路，终于来到了一个很高的大墙外，铁门关着，严严实实。妈妈拽着桑丫，经过层层关卡，最后走进一个冷冰冰的屋子。

爸爸已经等在那里了。一个警察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。

爸爸穿着一身怪兮兮的衣服，灰色的，上面有斑马线一样的条纹。他似乎很累，胡子长了许多，乱蓬蓬的。不过他依然笑吟吟的，见到桑丫，一下就把她抱起来了，亲了亲她的脸，说："丫，想爸爸了吗？"

桑丫看着爸爸，使劲儿点了点头。

爸爸说："爸爸在这里努力地工作，为了带你去北京。"

桑丫说："你在这里赚钱吗？"

爸爸说："不是，爸爸是在赚时间。"

桑丫说："时间还要赚吗？"

爸爸说："没有时间，我们就什么也干不成啊。"

从那以后，"时间"这个词就烙在了桑丫心中。

离开的时候，桑丫看见妈妈哭了。这验证了她进入大墙之后的某种悲凉感，她已经怀疑爸爸变成一个坏人了。走到门口时，桑丫回头看爸爸，爸爸弯下腰去，正在系鞋带。

回到家，夜里桑丫睡不着，想过去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光。

有一次，爸爸带她在大街上走，聊起了时间。

爸爸说："桑丫，你想想，假如这一刻时间停止了，会怎么样？"

桑丫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，说："所有的汽车都会停下来。"

爸爸说："还有，每个人都会停止动作，就像被施了定身法。"

桑丫说："还有飞机，飞机也悬在天上！"

爸爸很成熟地思考了一下，然后愚蠢地说："飞机恐怕都得啪啦啪啦掉下来……"

桑丫说："不会掉！"

爸爸说："我想想我想想，它们会不会掉……"

桑丫说："飞机掉下来也需要时间啊。"

爸爸当时激动得不得了，马上给妈妈打电话，眉飞色舞地讲述桑丫的智慧。

后来，桑丫还想过，也许时间经常会停的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时间停下来的时候，人是没有记忆的。这件事深想起来挺可怕的，说不定我们的这一秒钟和上一秒钟中间，时间停顿了一亿年。但是我们毫无所知。因为没有参照，时间停止，草也不长了，水也不流了，环境不会发生一丝一毫的变化。

那么，会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：一个人的时间不停，另一个人的时间却停了呢？

桑丫问过妈妈，妈妈说："时间不停是活人，时间停了就是死人。别总想这些莫名其妙的事了，好好想想白天妈妈教你的生字。"

妈妈是爱她的，妈妈把爱都投入到她的学习上，管理十分严格，学习一定要拿第一，为此，她为桑丫报了好几种课外辅导班。她对桑丫的举止言谈也有明确要求，不能和男生打闹，坐着时两膝要并拢，吃饭不能发出声音……

随着一天天长大，桑丫发现她对母亲越来越抵触，内心越来越反叛。

十四岁，她偷偷抽烟；十五岁，她和女生偷偷接吻；十六岁，她爱上了一个三十三岁的未曾谋面的大男人……

首先，她和妈妈格格不入。

接着，她渐渐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渐渐知道了爸爸所谓"赚"时间的含义。父亲成了她心中永远的伤痛。这一年，美国的《越狱》进入中国。里面的Michael Scofield总让她想起爸爸，他和爸爸长得很像，只是Michael Scofield不爱笑，爸爸总爱笑。可是，Michael Scofield越狱是为了亲情，为了正义，而爸爸呢？——贪官。

她一直没有放弃思考"时间"。同时，她的关注点由霍金的科学转为《易经》的哲学。

高二这一年，她在手腕上文了一幅太极图。

高三这一年的某日，桑丫来到网吧上网。

本来，她家里有电脑，但是妈妈严格控制她上网。她在区文化馆工作，现在正在宣传青少年戒网瘾的问题。

桑丫在网上偶然看到一篇文章：

作者讲述了一段奇异的经历——某一天的夜里，他家的传真机吐出了一份传真，上面是有关奇门遁甲的内容。他觉得莫名其妙，就把电话线拔掉了。第二天夜里，这台传真机照样吐出一份有关奇门遁甲内容的传真。他百思不得其解，只好把这台传真机送人了。没想到，第三天夜里，这台传真机依旧吐出一份有关奇门遁甲内容的传真，并嘱托新主人交给他……最后，作者说：想来想去，我觉得我和奇门遁甲这门古老的数术有着某种切不断的缘分。

这时候，桑丫对奇门遁甲特别感兴趣，她想，如果学会了这门预测术，就知道爸爸什么时候能出狱了。

作者留下了QQ号码：200826414。桑丫根据这个号码，查询了他的资料：

昵称：奇门遁甲。

真实姓名：娄小娄。

年龄：三十三。

性别：男。

国家／地区：北京。

个性签名：我带你去过去，来未来。

个人主页：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1253263117

她喜欢他的签名，喜欢那个“去”字，喜欢那个“来”字。

她的脑海中出现一幅意象：一个五官周正的男子，成熟而清爽，他给她全方位的安全感。这个人超凡脱俗，穿越时空，跳出三界，不在五行，来去自由如风。

他的一只胳臂环抱着她，温柔而有力，他携带她一直朝南飞。不知为什么，在她心里，南方是过去。耳边的风声呼呼作响，他带她飞过高中时代，飞过初中时代，飞过小学时代……她看到了地面上有一个粉笔画的城堡，就说：“我们在这里降落，玩一会儿，好吗？”

有时候，他站在遥远的北方，那个方向代表未来。白云从他身边华丽地飘过，背景是蓝盈盈的天。他朝她挥手：“你来。”她惊讶而惭愧地说：“我不会飞的……”他笑起来，他的笑也是蓝盈盈的，桑丫忽

然感觉到，他很像爸爸。他说："很简单，我教你啊。只要你心里默想三遍——我要飞起来，我要飞起来，我要飞起来。接着，你双脚并拢，双臂展开，眼睛望着前方，就会飞起来。你试试。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飞起来，只是不敢这样想罢了。"她按照他说的做了，果然，她的肉体凡胎一下就没有了重量，一怀沉重的心事，也卸在了当时当地，轻飘飘地飞了起来，那种感觉真是美妙极了。她幸福而娇羞地笑着，一点点朝他飞去。那是北方，北方，桑丫的北方。

他的号码很好记，2008是奥运靓号。她只记住26414就行了。

桑丫加了他的号码。附加一句话：我是你的过去，你是我的未来。

他不在线，也许是隐身了，她没有再加，耐心等待。过了好久，仍不见他通过。她没有失望，她相信他会通过自己，凭直觉。

她戴上耳机，一边听陶喆的歌一边继续等。朝外看了看，天黑了，不，是有点儿阴了。她摘下耳机，听到阵阵雷声滚过。她从小就怕打雷，那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刽子手，提着雪亮的砍刀，在半空中急躁地跑来跑去，搜寻死囚的脖子。阴雨连绵，正是行刑的天气。它有置人于死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它是人类的不可抗拒力，它的降临没有任何征兆，它居高临下拥有制控权，它会让人死得无比丑陋……

小时候，一打雷，她就会钻到爸爸的怀里，寻求庇护。爸爸被关进监狱之后，每当打雷的时候，她都会一个人深深藏进被窝里，堵上耳朵，从没有投靠过妈妈。不知道是一年年大了，还是觉得妈妈保护不了她。

手机短信响了，她拿起来，是妈妈发来的，已经发了三个了，刚才她戴着耳机没听到。妈妈说：下雨了，早点儿回家。

她再次看了看电脑屏幕，QQ在闪。她的心激动得猛烈跳起来，娄小娄通过了自己！

3　似乎有个人

这一天是周末，天气很好。

桑丫接到一个电话，是那个喝醉酒之后曾跟她接吻的女生打来的，她说，几个同学今天想一起去公园玩，问桑丫去不去。桑丫说没兴趣，拒绝了。

接着，她一个人离开家，坐上公交车，漫无目的地转悠。她不愿意在家里听妈妈唠叨。

公交车在公园站停下时，她戴上草帽下了车。

她不愿意和那些同学在一起逛公园。从小到大，她一直不太合

群，只喜欢独处。

公园在市中心，人挺多的。

桑丫走进去，找了一块草坪，坐下来。

这时候是四月，花草娇嫩。风软软的，闻起来无比清新。

这里很安静。桑丫旁边只有一个小男孩，在观看地上的蚂蚁。这群蚂蚁的个头很大，桑丫甚至看见了它们的眼和嘴。它们有它们的生存手段，有它们的交流方式，有它们的分工，有它们的秩序……只是它们不知道，此时有人在观察它们。如果，把蚂蚁比作人类，那么小男孩是什么？

小男孩的眼里突然露出杀机，他伸出两根手指，捉住一只蚂蚁，一下就把它捏死了。那是一只工蚁，它刚从外面采集食物回来，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个女工，正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。它不知道，半空中突然出现一只手，转眼就要了它的小命，正像那个女工，不知道在死胡同的第五个拐弯处，有一个直击雷会劈死她。捏死蚂蚁的是小男孩，劈死女工的那个直击雷的背后是谁？

小男孩看来看去，又选中了第二只工蚁。这只工蚁的死也是必然了，因为小男孩的手已经伸过去了……

桑丫喊道："小朋友！"

小男孩立即缩回手来，抬头看桑丫——这个人类的偶然事件，改变了第二只工蚁必死的命运。

桑丫笑了笑，问："你几岁了？"

小男孩说："八岁。"

如果那个神秘力量在劈死下夜班女工或者修鞋老头的一瞬间，它的一个同类突然在背后叫了它一声呢？

接着，小男孩低头寻找那只工蚁，却认不出它了。他的手又伸向了第三只工蚁。如果第三只工蚁被捏死的话，应该纯属偶然，但是，刚才那个时间，桑丫必定要打断小男孩的行动，现在，第三只工蚁的死又是必然的了……

桑丫正想再一次叫住他的时候，有人喊道："桑丫！"

桑丫回过头，就看见了那个约她出来的女生，她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走过来，说："你不说你不来吗？"

桑丫抱歉地说："我等个帅哥。"

那个女生说："哈哈，明白了，原来有约会！我们一起等他吧。"

桑丫说："别捣乱，拜托。"

那个女生说："我们几个现在都变成了重友轻色，看来老啦。"

在她们寒暄的时候，那个小男孩捏死了第三只工蚁，高高兴兴地跑开了。

几个同学离开之后，桑丫坐下来，继续观望那些蚂蚁。

如果桑丫的几个同学没有走过来，如果桑丫再一次阻止小男孩，那么，第三只工蚁就捡了一条小命，而死亡的厄运就可能落在第四只工蚁头上了……

蚂蚁不可能了解这些事。

即使它们有宗教，有哲学，也永远不可能了解人类的存在，不可能了解人类的电脑、情感、字典等。

换一种思维，如果我们这些活在尘世上的人，都是书中的人物，那么，作者是谁？谁在安排我们的生死？谁在安排我们的悲欢离合？谁在安排我们的鸿运与厄运？

看了一会儿蚂蚁，桑丫抬起头来，遥望北方。

那是和爸爸相反的方向。

这时候，她和娄小娄已经相识一个多月了。他是一个中医。两个人经常在网上聊天，不过，他们没有通过电话，没有发过照片，没有看过视频。

他和她互相都是模糊的。

桑丫喜欢这种感觉。

离开公园的时候，已经快中午了。

公园大门口，有人在录像，应该是电视台的人。围了一些路人看热闹。

桑丫从旁边绕过去，却被电视台的人拦住了："你是中学生吧？我们想采访一下，你喜欢刘德华吗？"

桑丫用草帽挡住了脸，说："对不起，我不认识。"

然后，她就匆匆走了过去。她觉得作为一个路人接受采访，在电视上显得挺傻的。她不知道就是这个镜头，救了她一命。

当天晚上八点二十分，这个节目在花都电视台娱乐频道播放了，是个专题，《说偶像，说粉丝》。

桑丫关掉电视，回卧室看书去了。

她虽然是个中学生，却从来没有崇拜过明星。她有她的姓名，她有她不同于其他人的经历，她有她的梦想，她有她的指纹，她有她的个性和脾气，她是她。一提起粉丝，一个尊贵的个体，马上就变成了缺乏个性特征、盲目从众、没有五官的一群了。粉丝，没有骨头，软软绵绵；没有韧性，一拉即断；没有滋味，跟什么在一起炖就是什么味道……

粉丝的前身是土豆。

桑丫觉得自己可以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可以是沉默的大多数，但是

她永远不可能成为谁的粉丝，她宁愿做一个土豆，绝不会被某种狂热的风潮摧残成丝丝缕缕。土豆是完整的，尽管它藏在地下，不为人知，那也是一种任何人都不敢小觑的低调。

她家的电视关了，千千万万家的电视开着。

她在千千万万台电视里出现了。记者问："你是中学生吧？我们想采访一下，你喜欢刘德华吗？"

她用草帽挡住了脸，说："对不起，我不认识。"

这也是一种态度，于是电视台保留在了节目中。

桑丫怎么都想不到，她在电视屏幕中一闪即逝，竟然吸住了一双想不到的眼球。这个人以她更想不到的方式，悄然跨入了她寂寞的生活之门。

还有两个月才高考，妈妈已经忙活儿上了，四处咨询给她吃什么补品，报哪个高考冲刺班，买什么高考填报志愿软件……桑丫懒得想这些，照常平平淡淡上学。

周一，她放学之后，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看闲书，天快黑了才离开。

走在路上，她忽然感到有些异常。

她回头看看，幕色中，一个老头儿和另一个老头儿在路边聊天；一个年轻的母亲艰难地拉扯着一个淘气的小男孩，小男孩举着水枪，嘴里哒哒哒地发射着；五六个人骑着自行车，面无表情，目不斜视朝前蹬；三辆汽车不快不慢地行驶……

她观察了一会儿，转过身，继续朝前走。

如果有人伸出手来，摸你的脊梁骨一下，你是有感觉的。如果背后有人，一直用眼睛盯着你的脊梁骨，你也会有感应。不信你还可以做个实验：闭上双眼，伸出左手掌，用右手的一根手指，对着左手掌一圈圈画圆，左手掌和右手指不要接触上，离一厘米的距离。很快你的左手掌就会感觉到这个圆圈在旋转。

最近班里有个男生，叫朱玺，一直在追桑丫。他老爸是一个房产商，天天有专门司机开车送他上学，接他放学。他从小被娇生惯养，说话总带着一些扭捏样。

朱玺今年十七岁。

有一段时间，桑丫心情不好，朱玺陪她喝过两次酒。那小子酒量不行，每次都喝醉，还是桑丫把他送回家的。在桑丫眼中，他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

有一天，他给桑丫发来了一条流传甚广的求爱短信，散发着一股手机味道。桑丫以为他在开玩笑，并没有在意。没想到，从此类似的短信就不断出现在她的手机里，都是在网上泛滥成灾的现成短信。害

得她每次回家之前都有一项体力劳动，那就是删除他的肉麻短信。她不想被妈妈发现，觉得丢不起人。

桑丫一直不同意早恋这个说法。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，如果因为年龄小，就把这份爱扼杀掉，非要等到年龄大了，再去制造一份，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吗？

她回绝朱玺，和年龄无关。

一次，桑丫正跟几个女生在公园划船，再次接到朱玺的短信：你在时，你是一切；你不在时，一切是你。她回道：闻说双溪春尚好，也拟泛轻舟。只恐双溪舴艋舟，载不动，这许多鸡皮疙瘩。

又一次，朱玺约桑丫吃饭，被桑丫拒绝了。放学的时候，他把她堵在学校门口，双眼通红，问她为什么拒绝他？她支吾了半天，也没说出子午卯酉。

她真的说不清为什么。

那天夜里，她梳理了一下情感世界，竟发现，不仅是朱玺，她对身边的任何男生都提不起兴趣来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想来想去，她似乎终于找到了原因——因为那个叫娄小娄的北方男人。这个答案让她很吃惊。

朱玺虽然纠缠，但是毕竟天天见面，他还不至于当尾巴。

这样想着，桑丫就觉得自己有点儿疑神疑鬼了。

她放开脚步，继续朝家里走。

背后的那双眼睛似乎还在跟随着她，她快他也快，她慢他也慢。

是妈妈？不可能。妈妈如果怀疑她什么，会把她叫到面前，劈头盖脸问个明白。是老师？也不可能，她在老师眼里，从来都不会受到这样的重视。

她再次回过头去，看到了一个青年男子，他戴着一顶鸭舌帽，留着小胡子，很像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特务。他见桑丫回过头来，双眼一下就从她的臀部移开了。

桑丫狠狠瞪了他一眼，继续朝前走。她以为他会放弃追随，可是当她走出一段路，再次回过头的时候，他依然走在后面，还是刚才那样不远不近的距离。他见桑丫第二次回头看他，竟然怪怪地朝她笑了一下。

此时，桑丫走在街上，一会儿必须得穿过一条小巷，才能回到家。她住在密云小区。

她低头看了看，今天竟然鬼使神差把运动鞋脱掉了，换上了一双麻色坡跟鞋。这双鞋显然不适合奔跑。

孤独感从小到大伴随她，现在忽然又加入了恐惧。她想，自己无疑是遇到了色狼，或者变态杀人狂。她甚至想给朱玺发一个短信，让他来解救自己。掏出手机，竟然没电了！她想，不能让这个跟踪者发

现这个秘密，于是，她没有把手机立即放回口袋，而是假装打起了电话。

她们几个女生曾经聊过，如果遇到色狼，实在无能反抗，怎么办？有人说，随身带着安全套，迫不得已，就只好自己采取措施了。有人说，跟色狼好好商量，用嘴巴给他做出来。这样在身体和心理上，都会把损失降到最低……

桑丫想到这里，一阵恶心。

前面就得拐进那条小巷了，她不敢再走了，停下来，走进一家店，假装看衣服。她透过玻璃朝外看，那个人走到了公交车站牌下，正巧一辆车靠站了，他一步跨了上去，车门关上时，他还远远地朝桑丫笑了一下。

桑丫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
她走出那家店，拐进了必经的那条小巷。

小巷非常安静，只有她一双脚步声。不，不是一双，背后似乎还有一双……

那个戴鸭舌帽的青年男子上了公交车，她明明看见公交车开走了啊，难道真正的跟踪者不是他？

她停下来，回过头，那双脚步声似乎也停止了，小巷静悄悄，不见人影。她的头皮有些麻，转过身，加快了脚步。

走着走着，她感觉背后还是有动静，再次回过头，眼睛就瞪大了——空空荡荡的小巷里，出现了一辆婴儿车，红底黑花的车篷，前面垂着纱帘，隐隐约约可以看到，车里端端正正坐着一个婴儿，静静地看着前面的桑丫。没有人推这辆婴儿车，它自己在慢慢朝前走！歪歪斜斜，忽左忽右，就像一个不会驾驶的人开车，走着“S”路线。

她把脑袋转过来，加快脚步朝前走，一直走到自己家小区门口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，那辆婴儿车已经离她很远了，它还在朝前慢慢地走，那里面的婴儿还在隔着纱帘看着她……

她钻进她家的楼门，全身疲惫，慢慢上楼，脑海里一直浮现着那一辆婴儿车，它在空荡荡的小巷里，不动声色地慢慢朝前滚动……仅仅是如此也就罢了，最令她恐惧的是，纱帘后那双婴儿的眼睛！想来想去，只有一个解释——也许那个婴儿有个淘气的哥哥，他把婴儿推出来，桑丫看不到他，是因为他在车后，正躬着腰朝前推……

不过，她自己都觉得这样的解释太牵强。

终于到家了，她用力按门铃。

妈妈打开了门，严肃地问：“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电话也关机了！”

这时候，妈妈养的小狗跳跳从门缝挤出来，朝她汪汪叫起来。平时，她一回来，跳跳就会冲过来，围着她又蹭又舔，今天却有点儿反

常。桑丫没有回答妈妈，进了门。妈妈还没有关上门，跳跳就挤了出去，继续仰着脑袋叫。

桑丫看到这一幕，头皮一麻，她觉得跟随她的人，就站在门外！他不管跳跳在脚下怎么叫，眼睛依然定定地穿过门缝，盯着桑丫……

妈妈走出去，拦腰把跳跳抱起来，嘴里嘟囔着：“你今天怎么了？见鬼！”

妈妈关上门之后，桑丫走过去，透过猫眼朝外看了一下，楼道里空荡荡的，她的心也空荡荡的，转身靠在了门上。

妈妈放下跳跳，跳跳不满地哼了一声，转身跑了。

妈妈看了看她的脸色，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她低下头，说：“我想爸爸了。”

周五放学的时候，桑丫打开手机，短信就响了。

是朱玺发来的：明天是周末，今晚陪你去韩国烧烤店喝酒吧？

尽管桑丫个性很强，但是她并不喜欢这个“陪”字。她喜欢娄小娄的口气：我带你去过去，来未来。

我带你。

她需要一个强大的成熟的男人“带”。

而且，朱玺用的是问号，给人的感觉是犹豫、试探、请求。娄小娄用的是句号，霸气、坚定、不容拒绝。

她给朱玺回了一个短信：不，我回家。

然后，背起书包就走了。没想到，她走到那条巷口的时候，正要朝里拐，一辆黑色的车停在了她身旁。车门打开，朱玺提着一个纸袋子，从车上下来，回头对司机说：“刘叔叔，你先回去吧。我跟同学有点儿事。”

那个司机点点头，把车开走了。

朱玺站在桑丫面前，有些拘谨地说：“桑丫，你为什么拒绝我？”

桑丫说：“我没心情。”

朱玺说：“说不定，你跟我在一起，就会变得快乐起来呢。不信，你可以尝试一下啊。”

桑丫说：“我连试一下的心情都没有，你回家吧。”

朱玺看了桑丫一会儿，把手里的纸袋子递给她：“我给你买了一条裙子，你应该喜欢的。”

桑丫接过来，提出那条裙子看了看，很高档。她把它装进纸袋子，塞给他：“谢谢你。我不可能要。”

朱玺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桑丫有些恼怒：“我们是同学，你给我买裙子是什么意思？”

朱玺说："我看你总穿牛仔裤，从来没穿过裙子，所以……"

桑丫说："好了，我得回家了，太晚老妈又该骂了。等我有心情的时候约你吧。"

说完，她转身就走了。

走出了很远，她才听见朱玺说："桑丫，你可以不喜欢我，但是你不能拒绝我喜欢你。"

桑丫头也不回地说："随你。"

4　神秘力量

周日，午后。

北京的天很少这样蓝，娄小娄站在窗前，回想近来发生的一切异常事件。从窗子望出去，越过楼群，可以看到远山的清晰轮廓。

电话响了三次，是林要要打来的，他没接。

现在，除了林要要的打扰，他的生活很平静。那台传真机扔掉了，也许它还在顺着电话线顽强地朝回爬，不过，它爬得非常缓慢，因为它的脑袋四分五裂了；电视台的第六十四频道再也没有出现过影像，那个穿中式对襟服的面容清癯的老人，消隐在屏幕的雪花中；驾车的时候，他经常听收音机，也没有出现过有关奇门遁甲的节目……

QQ响了，是桑丫。

桑丫：我该叫你叔叔，还是哥哥？

娄小娄：你十六岁，我三十三岁，当然叫叔叔。

桑丫：你给我的感觉，在叔叔和哥哥之间。

娄小娄：那就叫娄小娄好了。

桑丫：我跟你讲一件事——前些天，我觉得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人，一直跟到七楼，跟到我家门外。

娄小娄：是不是今年你要考大学，压力太大了？

桑丫：绝不是，我甚至感觉到了他的呼吸，就是看不见他。

娄小娄发来一个笑脸：说不定，在另一个时空里，有个人背着米袋子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总感到前面有双脚在行走，就是看不见人。我们这个世界和他们那个世界重叠到了一起。好在那个人在另一个时空里，住在八楼，他继续朝上走了，离开了你，不然，你会感到他一直和你生活在一起。

桑丫：真的会有这样的事吗？

娄小娄：世界太深邃了。有空间就有可能，有时间就有可能，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，仍然有可能。

桑丫：嗯，很多事情科学解释不了。

娄小娄：科学就像一个气球，里面是已知，外面是未知，已知部分越大，和未知的接触面就越大。

桑丫：你是不是开始学奇门遁甲了？

娄小娄：没有。

桑丫：你不相信它？

娄小娄：相信。

桑丫：我对神秘文化总是半信半疑，不然，我早学了。

娄小娄：如果说，这个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，并不完全令人信服；如果说，这个世界有鬼有怪有神有仙，也不完全令人信服。但是，如果说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，影响或者操纵着世界万物万事，就没人能反驳得了。

桑丫：这正是我相信一半的原因。

娄小娄：举个小的例子，四个人打牌，如果背运，你把把都是烂牌；如果走运，你把把都是好牌。似乎四个人之外还坐着一个看不见的人；举个中的例子，一个人刚刚出生时，还没有被尘世的繁杂所干扰，似乎总能看到什么。临终时，似乎接近了某个世界，也总是清晰地感觉到什么；举个大的例子，人类历史几千年，兴与衰，穷与通，分与合，都有一定规律……

桑丫：那种神秘力量是什么呢？

娄小娄：它应该是无形的，存在于一个更大的世界里。如果把它拟人化，成为一个老人，那么人类就是棋子。棋子不会了解老人的肌肉、骨头、情感、思想，也不会知道下棋的意义。打个比方，他推动一个“卒”，于是，那天你就去了网吧；因此，“卒”挨上了“炮”，于是，你通过QQ就认识了我。这是必然的。

桑丫：假如，这个老人拿起“卒”的时候，偶然改变了主意，放下它，又去走“炮”了，偶然不就把必然打破了吗？

娄小娄：是的，偶然和必然是辩证的。

桑丫：他走“炮”的时候，很可能还是放在“卒”的旁边，那样的话，就是你加我QQ，主动跟我认识了。

娄小娄：哈哈。

桑丫：如果，那个大世界里出现意外，突然把棋盘弄翻了呢？

娄小娄：无法想象。估计就会时空错乱，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像梦魇一样发生了。

桑丫：我倒期盼发生那样的事。

娄小娄：你胆子很大。

桑丫：从今天起，我想学习奇门遁甲了。

娄小娄：你年龄太小。这个世界就足够让你眼花缭乱了，还想窥视另一个世界？

桑丫：其实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吸引我，简单得就像阿拉伯数字。

娄小娄：学习奇门遁甲，我现有的水平就可以做你的老师。从今天起，你不用叫我叔叔，也不用叫我哥哥，就叫我老师吧。

桑丫：我不喜欢这个称呼。

娄小娄：都是学校害的。

桑丫：我叫你北方。

娄小娄：北方，这个词大气。

桑丫：你了解《易经》吗？

娄小娄：皮毛。大学的时候，试图钻研过，后来放弃了。

桑丫：我只知道，《易经》是六经之首。

娄小娄：通俗地说来，《易经》就是通过阴爻阳爻、八卦、六十四卦、天干地支、金木水火土等这些符号，揭开宇宙万物的秘密。正像通过一滴水，照出一个世界。我们中医诊断的时候，讲究"望、闻、问、切"，就是看看患者的面部气色，或者闻闻患者呼吸的气味，或者问问患者的胃口，或者摸摸患者的脉搏——通过患者的一个局部，或者一种表象，探求整体的健康状况。

桑丫：中医的经脉和穴位深不可测。我刚刚看过一篇文章，说科学家在一次实验中发现，人体的各个部位都有不同颜色的辉光。辉光明显的部位，正好和中医的七百多个穴位对应。太神奇了。

娄小娄：现在，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承认了中医合法化。

桑丫：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。

娄小娄：什么想法？

桑丫：我要报考中医大学。

娄小娄：好啊。毕业之后，你和我在一个诊室上班。

桑丫：没有患者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研究八卦之类。终于有一天，两个医生双双变成了算命的大仙。呵呵。

娄小娄：实际上，近代有很多学者受《易经》启示获得了诺贝尔奖，比如丹麦的玻尔，德国的汉森堡，中国的杨振宁、李政道……

桑丫：我以为科学和玄学是背道而驰的。

娄小娄：在更高的层面，它们是统一的。《易经》通过阴爻、阳爻两个最简单的符号概括和演绎万事万物，和现代计算机通过0和1两个二进制符号概括和演绎万事万物，异曲同工。而现代科学发现，生物遗传密码排列起来正巧与六十四卦对应。《易经》是一种思维科学，圣人用它解决天下一切疑难。源于《易经》的奇门遁甲，被称为

中国方术之王。现代科学证实，人活着时，遗传物质呈左旋状态，人死后，遗传物质呈右旋状态，这和奇门遁甲中的阳遁顺行（左旋），阴遁逆行（右旋），一模一样。

桑丫：我不懂什么阳遁顺行和阴遁逆行。

娄小娄：我也是一知半解。

桑丫：上课的时候，我总是偷偷看一些闲书。前几天，我看《三国演义》，里面写到赤壁大战，周瑜利用庞统向曹操献连环计，于是曹操用铁索把战船连在了一起。可是，周瑜站在山顶观望曹营水寨时，忽然意识到，这个季节只有西风和北风，没有东风和南风，火攻之计无法实施！于是，口吐鲜血，不省人事。诸葛亮探视周瑜的时候，称自己遇到异人，学会了奇门遁甲，可以呼风唤雨。于是，周瑜遵照嘱咐，在南屏山修筑祭坛，派遣一百二十人执旗守护。诸葛亮沐浴戒斋，披上道衣，跣足散发，登上祭坛作法求风。将近三更的时候，东南风浩浩荡荡地刮起来……你说，有那么神吗？

娄小娄：我读过一本书，易学专家张志春揭开了这个千古之谜。他查出赤壁大战的年、月、日、时，再用奇门遁甲推算，当时天辅星落九宫，主有东南大风。而且，曹操所在的西北方位出现凶格，很不利。

两个人聊了一下午。

下线的时候，桑丫对娄小娄说：听你讲这些东西，是饮。听老师讲那些东西，是灌。

第二天，娄小娄下班的时候，刚刚走出门诊楼，迎面走过来一个妇女，穿着一双白鞋子。他没有太在意，和这个妇女擦肩而过。走过去之后，他想到了什么，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。

那个妇女也停下来，正在那里看着他。

他感觉这个妇女有些面熟。几年前曾经雇过的保姆？不是。在北方中医院诊治过的一个患者？不是。小区里的清洁工？不是。

看着这个妇女的方脸，大眼，龅牙，他忽然想起，她是在他扔传真机的时候，出现在垃圾场的那个捡破烂的妇女。

不管什么人，只要一和传真机挂上钩，娄小娄就紧张起来。

妇女辨别了一下娄小娄的相貌，走了过来，操着一口河南话说："我来给你送东西的。"

娄小娄说："你给我送什么东西？"

妇女说："你扔掉的那台传真机，给你发来了一份传真。"

娄小娄感觉自己在做梦，他说："那台传真机不是被我砸瘪了吗？"

妇女说：“我把它抱回家了，想给老公看看，还能不能拆些零件下来，卖几个钱。老公说零件都报废了，我就把它扔在了院子里。没想到，夜里它发出了一份传真。”

妇女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白纸。那台传真机已经被娄小娄砸变形了，它吐出的纸也不平展，皱巴巴的。

娄小娄没有接，说：“你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妇女说：“那天你离开之后，我在地上捡到了一张名片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我不理解，你为什么跑这么远给我送传真？”

妇女说：“传真上说，必交原主人。这台传真机本来都报废了，又没接线，深更半夜却发出来一份传真，你说这是人发的吗？我和老公都吃斋信佛，我们可不敢违抗天意。”

娄小娄把传真接过来，说：“你不要扔它，哪天我去取回来。”

回到家，娄小娄在灯下查看这份传真，讲的是奇门遁甲的人盘。

所谓人盘，就是根据五行八卦，根据不同方位，对人间之事产生利弊影响的八门——

与北方相对，五行属水的休门；与南方相对，五行属火的景门；与东方相对，五行属木的伤门；与西方相对，五行属金的惊门；与东南相对，五行属木的杜门；与东北相对，五行属土的生门；与西南相对，五行属土的死门；与西北相对，五行属金的开门。

5　妈妈出差了

周五这天，妈妈穿得整整齐齐，准备出差了。

出门前，她抱走了跳跳。她知道桑丫不喜欢它。实际上，桑丫挺喜欢小动物的，不过，因为跳跳是妈妈的宠物，她排斥妈妈，也就排斥她的“同伙”了。

妈妈说：“我三天之后才回来，把跳跳送到姥姥家去，让姥姥照看。你在家好好看书。”

桑丫淡淡地说：“嗯。”

妈妈皱了皱眉，显然对她的态度不满意：“妈妈一个人拉扯你，供你读了这么多年书，今年就要上战场了！你怎么还这样不温不火？只有考出好成绩，上了好大学，才有好未来，这是硬道理！”

谁会知道，不到一年，也就是2007年4月23日，那个雷雨交加的日子，桑丫就死在了北京的那条死胡同里。

她没有未来。

跳跳在妈妈怀里扭动起来，似乎要下来。

桑丫笑了笑说：“妈，你看跳跳都急着要走了。”

妈妈白了桑丫一眼，说：“我知道你烦我。”

接着，她又啰嗦了一番生活的注意事项，这才出了门。

桑丫麻利地走到窗前，看妈妈走远了，这才坐下来，打开了电脑。娄小娄不在线。不见娄小娄，这个世界就少了一个方向，变得残缺不全。

尽管，桑丫至今没见过娄小娄，但是他的体态、容貌、微笑、气味，越来越明晰。而爸爸似乎越来越模糊了。

她每个月都会跟爸爸通一次信。

她知道，她成了爸爸在深牢大狱里的唯一的精神支柱。娄小娄却是她的精神支柱。

她浏览了一会儿情色网站，不知不觉已经是中午了。她到厨房转了一圈，懒得做饭，就拿了些零钱，下了楼。

她来到附近吉野家，买了一份中碗牛肉饭，一份泡菜，一杯可乐，打了包，然后回家。

从吉野家到她家，大约一公里。她走在人行道上，一直低着头，看路砖的花纹。一只红蚂蚁在爬行。如果她抬着头走路，也许就把这只蚂蚁踩死了。可是，现在她看到了它，于是小心地绕开了。

走着走着，她又感觉到了那个看不见的人，这次他和她的距离似乎更近了些，离她大约十几步远的样子。

她回头看了看，没有人。

但是她没有动，双眼一直在搜寻。最后，她盯住了刚刚走过的一个公告栏。

公告栏下有一双脚。

桑丫观察了一会儿，突然大喊一声：“朱玺！”

那双脚一动不动。

桑丫又喊了一声：“朱玺，你出来！”

那双脚还是没有动。

她不再喊了，慢慢转过身，继续走。

背后那个人似乎又继续跟随了，距离她还是十几步远的样子。桑丫再次回过头去，那双脚还在公告栏下面，看来，走动的是另一双脚！

她知道，噩梦又来了。如果不是自己的耳朵出现了错觉，或者神经出现了问题，如果背后确实有个人存在，那么，她断定，前几天的那个人和今天的这个人，绝对是同一个人。

这个人在桑丫脑海中有个模糊的模样：

三十多岁，高高的，瘦瘦的，脸色白白的，没有什么表情。他朝前走的时候，目不斜视；停下的时候，也是目不斜视。他的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，似乎是……医院的味道。

她没有再回头，只是走路轻多了，双耳严密地捕捉着背后的声音。

那双脚好像一直踩着她的步伐，这样，她自己的脚步声就成了干扰的噪音。

迎面走过来一个盲人，他拿着一根竹棍，一边敲打一边前行。他听到了桑丫的脚步声，停下了。桑丫马上躲到一旁，不再走，盲人这才继续前行。

桑丫转身看他。

他在空荡荡的人行道上走出了十几步远，又停下了，等了等，才继续前行。

桑丫的头皮就像过了电，陡然一麻。

前面就是那条小巷了，她不敢再走，拐进了一家路边的服装店里。

老板是个中年女人，她迎上来，热情地问："小姑娘，喜欢什么衣服啊？"

桑丫说："随便看一看。"

老板就围着她介绍起来，天花乱坠，宝雨缤纷。看来，这个店生意太冷清了。

桑丫一边心不在焉地看着衣服，一边转头朝外看。她感觉，那个人的脸好像就贴着橱窗上，直直地盯着她的不诚心的举动。

桑丫对老板说："你帮我看看，橱窗外是不是站着一个人？"

老板愣了一下，朝外看去，说："没有啊。"

桑丫说："谢谢。"

老板说："遇到坏人了？"

桑丫说："好像是。"

老板说："别怕，你住在哪儿，我送你！"

桑丫说："没事的，我能行。"

然后，她怀着歉意离开了这家服装店。

拐过那条静悄悄的小巷时，她忍不住又回了一下头，顿时瞪大了眼睛——她没有看到那个高高的瘦瘦的男人，却看见了那辆婴儿车！它又出现了，它还是忽左忽右地朝前滚动，那个婴儿还在纱帘里隐隐约约地看着她……

她加快了脚步，想躲避一个噩梦的纠缠。

走着走着，背后突然传来那个婴儿的哭声，那分明是哭给她听

的。她没有回头，直接走进了密云小区。

爬楼梯。

掏钥匙，开门。

楼里静极了。这时候，桑丫突然想到，应该把跳跳留在家里，看看它是不是还像上次那样狂吠不止，这样就可以检验出背后是不是真有一个什么东西了。她是一个普通女孩，是一个肉眼凡胎，对于自然之外的东西，是一个盲人。而跳跳可以借给她一双眼睛。另外，晚上妈妈不在家，跳跳在家里，还可以壮壮胆。

她打开门之后，似乎有一股力量拽了一下她手中的袋子，“哐当”一声掉到了地上。她愣了一下，回头看看，没人。她蹲下身，把牛肉饭和可乐重新捡起来，然后急忙进了家，把门反锁了。

她来到窗子前，朝外看去。有两个小孩在踢足球，一个女孩在轮滑，三个老太太在聊天。

没有什么异常。

她平息了一下心跳，走进卫生间洗了洗手，然后坐在电脑前，一边吃一边继续看QQ。

奇怪的是，她找了半天，也看不到娄小娄，他在她的QQ里消失了。她没有删除他啊！

不过，她牢牢记得他的号码，于是又加了他一次。

此时，他在线，很快就通过了她。

娄小娄：怎么了？

桑丫：我也不知道，我在QQ里找不到你了。

娄小娄：是不是有病毒？

桑丫：我不懂电脑。

娄小娄：我也一样。

桑丫：今天我又感觉有人跟踪我了……

娄小娄：如果我精通奇门遁甲，就可以帮你预测出这个人到底存不存在了。

桑丫：我只想知道他是人是鬼。

娄小娄：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下次你带一个录像机，放在书包里，镜头朝着身后，拍一路。回到家，你看看拍到了什么……

桑丫：想一想都害怕。

娄小娄：如果你永远都看不到他的长相，那不是更可怕吗？

桑丫：今天妈妈又出差了，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……

娄小娄：没事，我陪你聊天。

桑丫：谢谢你。

吃完饭之后，桑丫让娄小娄等一会儿，她要拾掇一下桌子。她把餐盒和可乐杯装进袋子，扔进了厨房的垃圾桶。又拿来抹布，把桌子擦干净。又到卫生间刷了刷牙，这才回到电脑前。

她愣住了——娄小娄又一次在她的QQ里消失了！

她在QQ里上上下下找了很多遍，还是没有，于是，她只好再加他。

娄小娄通过之后，他又回到了桑丫的QQ里。

桑丫：你又在我的QQ里消失了！

娄小娄：肯定是病毒。

桑丫：我怀疑是老天跟我作对，不让我跟你说话。

娄小娄：不可能。我们的相识就是老天安排的。

桑丫：既然它安排我们相识了，那就再保佑我考到北京吧。

娄小娄：你还要考中医大学吗？

桑丫：不管什么大学，我只想考到北京去。

娄小娄说：因为我在北京？

桑丫：我从小就向往北方。

娄小娄：我等你。

桑丫：在你心中，对我是女儿的感觉，还是女人的感觉？

娄小娄：女儿和女人之间。

桑丫：偏重于女儿还是女人？

娄小娄：你的内心很成熟。我和你认识之后，一直用文字聊天，我一直在跟你的内心对话，因此，我对你的感觉偏重于……女人。

桑丫：这是我喜欢听到的答案。

娄小娄：但是，你毕竟只有十六岁，等我们见了面，我对你的感觉就会变成女儿。我给你做干爸吧。

桑丫：人家说，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。

娄小娄：这个说法很浪漫。

桑丫：我不希望是这样。

娄小娄：你希望怎么样？

桑丫：我希望女儿是父亲来世的情人。

聊着聊着，桑丫抬起头，看到外面已经万家灯火了。

桑丫：真抱歉，耽误你吃晚饭了。

娄小娄：我们一起吃。晚上我们再聊。

桑丫：好的。

离开电脑之后，桑丫走进厨房，下了点儿面，吃了。这时候，她的手机响了。

是朱玺。

“你在干吗？”

“学习。”

“学习网恋？”

“朱玺，你现在越来越神秘了。”

“是你变神秘了，我才变神秘的。”

“你是不是一直在跟踪我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就嘴硬吧！”

“你要相信我，桑丫！如果有人跟踪你，我可以让我老爸派人查清这件事。”

“不用，我自己能解决。挂了。”

“哎……”

朱玺没留住桑丫的声音，她挂了。

朱玺再一次打过来，桑丫没有接。

她回到电脑前，准备和娄小娄继续说话的时候，又一次发现娄小娄在QQ里消失了！一种巨大的惊恐涌上心头——这个房间里，肯定还有一个人，他三番五次阻止桑丫和娄小娄的聊天！

桑丫回头查看了一圈，似乎又闻到了那股奇怪的医院味道。

她把头转过来，眼睛盯着电脑屏幕，一动不动，实际上她在聆听背后的动静。

她感觉到，那个人跟她回家了……

可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？桑丫家住在七楼，爬上来显然有难度……

想着想着，她忽然想起，刚才她进门的时候，袋子曾经掉到地上。如果没有这个细节，她打开门，进来，接着把门关上，即使那个看不见的人就在她背后，他也没有机会挤进来。说不定，就在她蹲下身捡东西的时候，那个人从旁边跨了进来。

他在这个房间里！

今天，桑丫一个人在家，她将和这个看不见的人同居一室，度过漫漫长夜……

她越想心里越冷。

电脑的电流声，吱吱地响着，这影响了桑丫的听觉。她慢慢滑动鼠标，关闭电脑。关机的音乐声很大，把她惊得一哆嗦。

电脑关了，娄小娄一下变得遥远，他在千里之外的北方。世界一下安静下来，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。

桑丫似乎察觉到，房间里越安静，背后那个人越小心翼翼。

她猛地转过身，伸手朝后摸去，没有摸到任何东西。她像盲人一样朝前摸着，一直走进厨房，操起一把菜刀，然后慢慢走进了卧室。

她把菜刀塞到了枕头下，关上卧室的门，锁上，没有脱衣服就躺下来。躺了一会儿，她又把那把菜刀抽出来，放在了枕头旁边。然后，熄了灯。

这一夜很黑。

桑丫悄悄朝里挪了挪，靠在了墙上，心怦怦怦狂跳不止。

她开始胡思乱想：

也许，多年前，她就读的那个重点高中还有一个叫桑丫的女生，考大学落第，自杀了，现在她沾上了另一个叫桑丫的女生……

也许，有个男人爱上一个女孩，女孩不同意，男人殉情。那个女孩跟桑丫长得一模一样……

也许，妈妈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很可能是当年爸爸的同事，他把爸爸告发了。妈妈把这个人碎尸之后，一块块藏在了冰箱里……

桑丫感觉这个人直挺挺地贴在了卧室门外，隔着门板，她似乎听到了他压抑的呼吸声。

如果换了一个人，也许不会发觉这个人的存在，但是桑丫能。娄小娄跟她说过，人类有三种思维：逻辑思维，形象思维，直觉思维。

她属于直觉思维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

熬到半夜的时候，桑丫依然没有睡着。她一直在绷紧神经和门外这个人对峙。她不知道他是为色，还是为钱，还是为命。或者什么都不为，他只想在她旁边站着……

什么事情都要有个结果。桑丫不相信，他就永远这样站着，没有进一步的行动。

也许，在她睡着之后，他就会从门下的缝子一点点爬进来，就像一条扁扁的虫子然后站起身，恢复原形，慢慢地爬上床……

突然，客厅里响了一声，似乎有人摸黑走路，不小心撞到了椅子上，接着，他敏捷地把椅子扶住了，很慢很慢地恢复了原样。

接着，就再没有动静了。

桑丫抓紧被角，吓得想吐。终于，她忍受不了了，颤巍巍地叫了一声：“谁？”

漆黑的客厅里没有任何声音。

她再也不敢出声了。她意识到，只要对方知道她还没有睡着，就不会暴露自己。于是，桑丫渐渐发出了伪装的鼾声，细微而均匀。

她相信，门外的人在严密聆听她。

果然，又过了一会儿，她似乎又听到有人在厨房吃东西，在这深深的夜里，那个咀嚼的声音显得极其恐怖。

这时候，桑丫已经困极了，脑袋里像糨糊一样。平时妈妈管得严，十点半必须睡觉。而此时至少已经凌晨两点钟了。她不能确定，这个吃东西的声音是不是幻觉。

听着听着，这个声音又消失了。

她隐约又听见沙发传来吱吱呀呀的声音，好像有人轻轻坐在了上面……

天亮之后，一夜未合眼的桑丫下了床，打开卧室门，警觉地看了看客厅里的沙发，似乎没有什么异样。

她慢慢走进厨房，看了看每一个角落，似乎也没有什么异样。

她拉开冰箱，眼睛落在了那袋面包上——面包是妈妈给她买的，留给她当早餐。她还没有动过，现在，塑料袋却被打开了，里面的面包少了三片。

6　神秘短信

桑丫莫名其妙就掉线了，再也没有上来。

娄小娄不知道她怎么了，他关了电脑，想看看书，却没有心情。

他发觉，这个叫桑丫的女孩在他心中越来越重要。

尽管未曾谋面，他却认定她是一个高贵的女孩。男人想高贵，需要很多附属的东西，比如金钱，比如地位，比如修养，比如服饰。而女人不同，只要她清高，立即就没有人敢轻视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娄小娄出门上街了，他要买一块腕表。

他走出小区，朝附近的南辰商场走去。这时，他的手机短信响了，打开看了看，写着这样一行字：

请不要去南辰商场买表，否则你会破财。换一家商场！

这个短信太奇怪了！对方怎么知道他要去买表？又怎么知道他准备去南辰商场买表？他停下来，前后左右看看，没有任何可疑的人。

他想了一会儿，怎么都想不通。

他回了一条短信：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南辰商场买表？

对方没有回复。

娄小娄不信邪，偏偏就去了南辰商场。

商场里的人摩肩接踵。娄小娄特别警惕，注意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没有人故意接近他。

他来到一个柜台前，选表。表的款式琳琅满目，有天价有地价。很快，他就选中了一块，去收银台交了钱，然后转身去取表。

一个小孩蹒跚地走过来，拽住他的衣襟，叫道："爸爸爸爸！"

他低头看了一下，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，大约一岁左右，卷头发，小脸蛋白嫩得能挤出水来。她应该刚学会走路和说话。她认错人了。

孩子的妈妈是一个漂亮的女人，她也在买表，回头看见孩子拽住一个陌生男人喊爸爸，急忙跑过来，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："对不起！"

娄小娄也笑了，说："你女儿真可爱。"

妈妈把女儿的小手从娄小娄衣服上拽下来，说："宝宝，爸爸在门口等咱们呢！你怎么乱叫啊！"

然后，她抱起孩子，抱歉地朝娄小娄笑了笑，急忙离开了。

这一刻，娄小娄下定了决心，假如自己要小孩的话，一定要生个女孩。把她放在两个手掌中，一直养育到十八岁，然后郑重地交给另一个男人……

买了表，戴在手腕上，他走出南辰商场，一路上依然保持着警惕。

商场门口，有人卖炒栗子，热气腾腾，很香。他停下来，想买一些带回去当午饭。他把手伸进口袋里，却没有抽出来——他的钱包不见了！

想起刚才那个短信，他呆住了。

他买表的时候，一直留意着身旁每一个人，没有人接触过他的身体，钱包怎么会丢失呢？

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又给刚才的那个人发了一条短信：请告诉我，你是谁？你怎么了解我的动向？你怎么测算出我今天要破财？谢谢。

终于，对方回复了：朋友，你发错了。

他不甘心，又发去了一条短信：刚才，你的这个手机号码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，提醒有人要偷我的钱包，结果我的钱包真丢了。我想知道你是谁？不方便告诉我就算了，总之我要感谢你的热心。

对方回复了：刚才我去卫生间了，这个手机在办公桌上放着，不知道哪个人恶作剧，溜进来给你发了那条短信。不用谢，那个雷锋偷偷做好事，连个人影都没留下。

回到家，娄小娄一直在琢磨这件蹊跷的事。

他的思路是这样的：总共两个小偷，其中一个经常出没在娄小娄身边，比如北方中医院的清洁工。昨天，娄小娄跟一个同事通电话，说了打算去南辰商场买一块腕表的打算，碰巧被这个人听见了。他不会偷，只是个情报提供者。于是这个人就通知另一个同伙在南辰商场

等候。可是，这个人跟同伙闹翻了，改变了主意，又发短信提醒他，不要去南辰商场……

这样的推断太牵强了。

他索性不想了，打开电脑，继续等待桑丫。

QQ在闪，有人请求加好友。还是桑丫。

他加上她之后，问：你在家吗？

桑丫：我现在在网吧。一个人在家空落落的，有点儿怕。

娄小娄：昨晚怎么了？

桑丫：我也不知道。我在厨房里吃了一点儿面，回来就发现，你又在我的QQ里消失了。

娄小娄：真是怪了！

桑丫：昨天夜里，我还听见有人在厨房吃东西……最近，我的精神可能真的出了毛病，出现了幻视幻听。

娄小娄：你的精神没有任何问题。你认为自己出了毛病，这是你唯一的毛病。你明白了吗？

桑丫：你很强大。你的身上总是有一种感染力。

娄小娄：在我看来，你就像一棵阴郁的小草，天天垂着头，面对自己的影子发呆。你极其需要一颗太阳把你晒一晒。

桑丫：我跟你聊天，就是在晒太阳。

下线之前，娄小娄让桑丫服用一些安定神志的中药：

茯神，合欢花，首乌藤，朱砂，合欢皮，远志，柏子仁，酸枣仁，龙齿，龙骨，马宝，猴宝，珊瑚，琥珀，磁石，金精石，紫铜矿。

这天夜里，娄小娄睡不着，继续想今天的经历。

想来想去，他进入南辰商场之后，只有那个一岁左右的小女孩拽过他的衣服，而她抓的地方正是他装钱包的位置……

她揪着娄小娄的衣襟，嫩嫩地叫道：“爸爸，爸爸！”

想到这个场景，娄小娄的心一下就掉进了冰窖。

7　脚印

天黑之后，桑丫才离开网吧。

一想起今夜还要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家里，恐惧就油然而生。

她想去姥姥家，可是，姥姥比妈妈还严厉。而且，舅舅结婚之后，和姥姥一起过，房子根本住不下。

她在大街上转悠了一会儿，看到一家粮店，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，于是走进去，买了五斤面粉，装进一只不透明的袋子中，抱着回家了。

爬楼梯的时候，她把脚步放得很轻，像一只猫。到了家门口，她停下了，竖起耳朵，聆听房间里的动静。

房间里没有一点儿声音。

过了一会儿，声控灯灭了。她还在听。

终于，她听见了一男一女在嘀嘀咕咕对话，声音很小。

桑丫把耳朵贴在了门板上，就在这时候，突然“哐当”一声响，楼道里的灯亮了。桑丫一哆嗦，回头看去，对门打开了，那对夫妻站在门里，警惕地看着她。

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赶紧掏钥匙，打开门，走进了自己家。

过了半天，她才听到对门“哐当”一声关上了。

她把面粉抱进卧室，放下，然后走出来，四下观察。

书房的桌子上，端端正正地放着两张打印纸。她走过去，看到最上面的纸上写着一个日期：

2007年4月23日。

2007年4月23日。

2007年4月23日。

2007年4月23日。

2007年4月23日。

2007年4月23日。

这是谁写的？妈妈？在她的记忆中，桌子上本来是没有纸的。

她把第一张纸翻开，发现下面一张纸上是一组四格漫画：

1．一个女孩走在过街天桥上。

2．她在市场买菜。下着雨。

3．她举着伞，穿过一条胡同。

4．雨水浇在一朵花上，花在胡同里笑着。

她看了半天，没看懂什么意思。最后，她又拿起第一张纸，久久端详起来：2007年4月23日……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日子让她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惧怕。

睡觉前，她把家里所有的门都打开了：卫生间的门，厨房的门，妈妈卧室的门，衣柜的门，电视柜的门。

她决定，今夜不关客厅的灯。

回到自己的卧室，她关上门，没有锁。接着，她小心翼翼地用菜刀割开了那袋子面粉，后退着，从门口均匀地散到床前，直接上床关

灯。

明天早上，她要看看，地上会不会有脚印。

这一夜外面有风。

风一下一下推搡着窗子，啪啦，啪啦，啪啦。这影响了桑丫的听觉，她再也捕捉不到客厅里那些细碎的声音了。

她依旧感觉到，他就贴着门板，站在她的卧室外。

客厅的灯亮着，她转头朝门板下看了看，有一条明晃晃的缝隙，没有脚的影子。但是，这不能证明他不存在，白天的时候，桑丫同样看不见他。

桑丫一边听着客厅的动静，一边回想那个日期：4月23日。一想到这个日子，她的心里就生出一种黑暗的情绪来。她想不通。真相隔着一个拐角，她又感觉自己是一个盲人了。

客厅里一直没有什么声音。

昨晚，桑丫一夜未睡，现在又临近午夜了，她的眼皮千斤重。她告诫自己：千万别睡着，千万别睡着，千万别睡着……

可是，她实在挺不住了，大脑的转速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。迷迷糊糊中，她似乎听到了门外的人干笑了一声……

桑丫一觉睡到天大亮。

她睁开眼睛，左右看了看，然后一骨碌坐起来，朝地上看去，顿时目瞪口呆——面粉上清清晰晰有一行脚印！

她下了床，蹲下来，仔细观察这些脚印。大约四十三码，跟爸爸的脚差不多。

不管过去她听到了什么，感觉到了什么，都可以找到一种借口：幻觉。现在，这双脚印真实地印在地上，谁也欺骗不了谁了。

就是说，确确实实有个人，一个男人，跟她同住这套房子里。半夜之后，他还走进了她的卧室，停在她的床前，在黑暗中静静地观望她，很久很久……

桑丫傻傻地坐在了床上，盯着这些脚印，使劲儿地想，这个男人是谁？他为什么不伤害她？他为什么执意要走近她？他为什么不喜欢她和娄小娄交往？他为什么画那张漫画？

忽然，她的思路撞到了一个人身上：

爸爸。

爸爸身陷囹圄，对这个家，对心肝女儿，那种思念可想而知。他要回家，他要见到桑丫。仅仅是看一眼，而没有任何举动，这样的男人，只有父亲。地上那双脚印，和爸爸的尺码一致……

爸爸越狱了？

他怕女儿担心，一直躲藏着？

这世上没有隐身衣，桑丫怎么可能连爸爸一根头发都看不到？

只有一种可能：爸爸在监狱里自杀了。

可是，从桑丫第一天感觉到这个看不见的人存在，到现在已经很多天了，监狱方面不可能不通知家里啊。

还有一种可能：监狱方面已经通知妈妈了，而桑丫临近高考，妈妈不想影响她，把这件事隐瞒了……

想到这里，桑丫的眼泪就流了出来，她拿起电话，拨妈妈的号码。

偏巧妈妈关机了。

她穿好衣服，走出卧室，目不斜视地走进了卫生间。她不知道那个人在哪个方位，但是她相信他在看着她。她匆匆洗漱完毕，出了门。她下楼来到小区门口，上了一辆黑车，对师傅说："花都监狱。"

黑车司机观察了一下她的脸色，小声说："那地方太偏远了，不管你回来坐不坐我的车，我都要收双程的钱……"

桑丫挥挥手，说："随你了。"

于是，这辆黑车载着桑丫，朝着和北京相反的方向奔去。

这一天不是探监开放日，直系亲属来了也不让接见。桑丫被隔在高墙之外，无论她怎么央求，值班的武警都不放她进去。

最后，桑丫说："哥哥，我只要你带我进去，远远看一眼，只要看到他就行了。"

武警目视前方，摇了摇头。

桑丫又说："那么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，只要你告诉我，我爸爸还活着，我马上就走！"

武警还是摇头。

桑丫悲伤地退到了路边，坐下来。

她望着眼前的高墙，感到了彻底的绝望。

这时候，朱玺正巧打来了电话，嬉皮笑脸地问："桑丫，你在干吗？"

她病急乱投医，马上说："朱玺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"

朱玺问："什么事？"

桑丫说："我来监狱探视老爸，可是进不去……"

朱玺说："我现在就赶过去，你踩在我的肩膀上，然后跳进去。"

桑丫说："你不帮忙还调笑我！"

说完，她就把电话挂了，接着，泪水就涌出了眼眶。

哭了一会儿，桑丫站起来，打算回家了。这时候，电话又响了，

是朱玺的，这一次他的口气比较严肃：“桑丫，你等着，我正在联系人，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。”

桑丫：“好的，我等你。”

放下电话后，桑丫的心里有了一些光亮。现在，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朱玺这个家伙身上了。

监狱大门对面，隔着一条窄窄的马路，有一些低矮的小商店。有几个人坐在门口，朝这个孤单的女孩张望着。远方，就是碧绿的山了。桑丫避开那几个人的目光，低着头在高墙下徘徊。

半个钟头过去了，在桑丫已经感到没有希望的时候，朱玺的电话又来了：“桑丫，你别急，我老爸现在去监狱管理局了，他去找人批条子，你等我，一定没问题的！”

桑丫的心里一热，低声说：“朱玺，真的谢谢你。”

朱玺说：“跟我客气什么。”

过了中午，桑丫终于看见远方出现了一辆黑色的轿车，朱玺来了！轿车停在桑丫面前，朱玺下了车，拍拍桑丫的肩，没有说什么，牵起她的手，就朝监狱大门走过去了。

两个高中生依然费了一番周折，终于被放行了。

桑丫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——既然监狱同意她见爸爸了，说明爸爸还活着！

朱玺停在监狱大门外，对桑丫说：“你去见你老爸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”

桑丫说：“好的。”

由于不是探监日，接见室里空荡荡的。这里还算宽敞明亮，设有餐厅和客房，颇像招待所。

桑丫等了一会儿，爸爸终于出来了。现在接见犯人，旁边已经没有警察监视了，只是墙角多了一个摄像头。

爸爸依然穿着那身灰色的囚服，他好像刚刚理过发，干干净净的。他见到桑丫感到有些意外，一边走过来一边问：“妈妈呢？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桑丫说：“老妈出差了，没什么事。我昨晚做了一个噩梦，很担心你，就来看你了。”

爸爸隔着长条桌，在桑丫面前坐下来：“我很好，担心什么。”

说着，爸爸伸出手，似乎想握住女儿的手，中途却放在了长条桌上，两只手掌抱在了一起，局促地捏弄着：“今天不是开放日，你怎么进来了？”

桑丫说：“我有个同学，他找他老爸帮我搞到了一张批条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桑丫从爸爸的眼里看到了一丝愧疚和尴尬，急忙转换了话

题："爸，你近来好吧？"

"我很好，还当了组长……哦，我写信跟你说过了。爸爸减刑三年，很快就要出狱啦，还有——七百二十二天。那时候，你已经上大学了，对吧？今年你要高考了，不要牵挂我，要心无杂念。"

"我的状态很好。"

"有人是国王，是富豪，他们给他们的儿女带来荣华和富贵。但是，爸爸特殊的经历，却给了你另外两种东西——敏感和坚强。敏感，让你的生命更柔软，更丰盈，热爱这个世界。坚强，让你战胜一切，赢得未来。"

"爸，我要考到北京去，干一番事业，接你去过好日子。你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生命……"

"我知道你昨晚做了什么梦了。你放心，爸爸会活到九十九，直到你成家立业生小孩。你谈恋爱了吗？"

"没有。"

"很好。等出狱之后，我帮你把把关。"

桑丫笑了："我不相信你的眼光。"

"爸爸的眼光不差。我甚至看得出，你今天之所以搞到批条，是一个男生帮忙，现在，他就在外面等着你。"

"老爸，你真神哪！"

"嘿嘿，我猜的。"

离开监狱的时候，桑丫感到心情很畅快。

看到桑丫出来了，朱玺降下车窗，朝她笑了一下。桑丫也朝他笑了一下。

朱玺说："你回哪里？我送你。"

桑丫说："进城就可以了，我自己回家。"

朱玺说："反正我也没事，把你送回去。"接着，他对司机说："刘叔叔，密云小区。"

郊区的路很颠簸，朱玺观察着桑丫的脸色，小心地问："你是不是没睡好？"

桑丫说："失眠。"

朱玺说："应该买点儿补品，蜂皇浆，龟鳖丸，铁皮枫斗，印尼血燕……我老妈天天让我吃这些东西。"

桑丫看了看窗外，说："我家跟你家哪能比。"

走了很远，车终于驶上了宽敞平坦的大路。司机打开了音响，放的是李珉宇的歌。刘师傅都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，他不可能喜欢韩国歌曲，看得出来，音乐也是为小主人服务的。

朱玺问："桑丫，你准备报哪个大学？"

桑丫说："北京。"

"那我也考北京，有什么事还可以照应你。"

一直看窗外的桑丫突然转过头来，对朱玺说："你今天晚上可以不回家吗？"

8 另一个女孩

娄小娄丢钱之后，并没有报案。

他感觉，这个小偷是个高高手。

她可能是那个小女孩。

她可能是小女孩的妈妈。

也可能是一个看不见的隐身人……

商场那么多人，流水一样进进出出，想查到这个高高手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那就不给警察添麻烦了。

丢钱固然郁闷，但是娄小娄更关心昨天那个短信。

这两天，他一直在琢磨这件事，越来越觉得，给他发短信的人，精通预测术，提前为他测算出了丢钱的结果。而且，藏在暗处的这个人，和自己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，否则，他不会如此关注自己。

这个人是谁呢？

"咚咚咚！"有人敲门。

他走到猫眼前，朝外看了看，是林要要。她穿得十分鲜艳，隔着门，就能闻到她身上的香味。娄小娄打开门，说："你怎么来了？"

林要要笑着闪进来，说："路过，来看看你。"

娄小娄还闻到了另一股香味，看了看她手里提的袋子，问："什么东西？"

林要要把那个袋子举向娄小娄，说："炒栗子，吃吧，谗猫。"

娄小娄说："你怎么知道我想吃炒栗子？"

林要要说："门口有卖的，我就顺便买了。"

娄小娄一边吃一边说："今天，你怎么没出去推销你们那起死回生药啊？"

林要要说："大哥，我也需要休息呀，不然我就得吃我们的药了。"接着，她四下看了看，说："没有别人吧？"

娄小娄说："有。"

林要要问："谁呀？"

娄小娄指了指电脑上的QQ，说："都在那里面。"

林要要说："大周末的，你一个人憋在家里，要修炼成仙哪？"

娄小娄说："我准备学习奇门遁甲。"

林要要说："听说，那东西弄不懂就走火入魔了，你小心点儿。"

娄小娄说："不是仙就是魔，我就是不想当一个凡人。"

林要要说："凡人才好呢，可以吃法餐，可以蹦迪，可以K歌，可以看《越狱》，可以玩'嘉年华'……"

娄小娄说："没追求。"

林要要笑嘻嘻地说："谁说的，我有追求，我追求你。"

她一边说一边走进卧室，打开衣柜门。

娄小娄说："你来搜查吗？"

林要要说："我又不是你老婆，没有那资格！我只是一个钟点工，给你洗衣服的。"

说完，她拿出一团脏衣服，去卫生间了。

桑丫出现了，这时候已经是下午。

娄小娄在电脑前坐下来，跟她说话。

桑丫：我去监狱看爸爸了，刚回来。

娄小娄：他好吗？

桑丫：他呈现在我面前的，应该都不真实。虽然他很乐观，但是我怀疑，每次我离开之后，他都会哭，只是不让我看到而已。

娄小娄：一切都会过去的。

桑丫：你怎么没出去玩？

娄小娄：一个人待着，我感到很愉悦。狂欢了，尽兴了，最后剩下的只是沮丧。你太小了，不理解的。

桑丫：我只是觉得，一个人太孤单，两个人太拥挤。

娄小娄：也许恰恰相反，两个人才孤单，一个人才拥挤。

桑丫：那你准备一辈子单身吗？

娄小娄：可能。

桑丫：你等我。

娄小娄愣了一下：你？

桑丫：你等我长大。

娄小娄发去一个笑脸，说：那我就不长了，等着你。

桑丫：我是认真的。

娄小娄：你……多大？

桑丫：你知道的。

娄小娄：哦，十六岁……等你十八岁再说吧。然后他又给桑丫发了一个笑脸。

桑丫：是真心话吗？

娄小娄：你说呢？

桑丫：有一天，我学会了奇门遁甲，就可以预测出你的话是真是假了。

娄小娄：那时候，我们互相预测。想想，一男一女，都精通预测术，心怀鬼胎地生活在一起，在背后互相预测对方有没有外遇，有没有隐藏工资，有没有不洗脚。结果呢，互相都预测到了对方正在预测自己……太喜剧了。

桑丫在电脑前哈哈大笑。她很少有这样开心的时候。

林要要忙活儿完了，走出来，在背后趴在娄小娄肩上，静静地看。

林要要问："你在跟谁聊天？"

娄小娄说："一个女孩。"

林要要问："她是哪儿的？"

娄小娄说："南方的。"

林要要问："干吗的？"

娄小娄说："高中生。"

林要要问："多大？"

娄小娄说："十六岁。"

林要要瞪大了眼睛，说："你不会有洛丽塔情结吧？"

娄小娄说："她管我叫叔叔的。"

林要要强行把娄小娄的身子转过来，霸道地说："我要你给我预测一件事。"

娄小娄无可奈何地问："你要预测什么？"

林要要说："今夜我会不会有桃花运？"

娄小娄煞有介事地扳着手指算了算，说："有。"

林要要惊喜地说："真的吗？在哪里？"

娄小娄说："花店。"

林要要捶了他一下："讨厌。你再测测，今夜你会被劫色吗？"

娄小娄又假装算了算，说："嗯，有这个苗头，不过我奋起反抗，她没得逞。"

林要要一下把娄小娄掀翻在地，说："我倒看看，你怎么反抗！"

两个人在地上滚成一团，娄小娄一边推她一边说："林要要！别

闹！”

林要要骑在娄小娄的身上，双手按住他的脖子：“我就闹我就闹！”

娄小娄说：“我不想！咱俩就是闹到联合国秘书长那里去，他也会判定你这样做是在侵犯我的人权！”

林要要笑嘻嘻地说：“联合国秘书长才没工夫搭理你，因为他也面临同样的难题！”

娄小娄抓住林要要的两个手腕，朝两旁一掰，林要要一下就趴在了娄小娄身上，娄小娄一翻身，就把她压在了身下，然后迅速站起来，整整衣领，说：“你的力气还真大！”

林要要坐起来，把头扭过去，没有说话。

娄小娄感觉到了什么，走过去扳过她的脑袋，看到她满脸都是泪水。

电脑QQ上，桑丫问：你在干什么？

娄小娄很在意桑丫的每一句话。

她说：你等我。

她说：你等我长大。

她说：我是认真的。

自从和桑丫相识之后，娄小娄的内心就交织着两种情感——甜蜜而悲伤。

他接触过很多女孩，却都是异性相吸。相吸，就会贴在一起，某一天再分开。可是，他和这个未曾谋面的桑丫，却不是相吸，而是相融，一男一女混为一体，就再也分不开了，所谓真正的爱情，估计就是这样子了。这是甜蜜。

可是，他三十三岁，她十六岁，他们各有各的生活，无法交叉在一起……这是悲伤。

9　空位

天黑之后，朱玺来到了桑丫家——他回家跟父母请假去了。

他提着一只很大的袋子，里面都是食物：开心果、巧克力、饼干、薯条、瓜子、啤酒……

夜越来越黑，小城的灯火越来越鲜艳，赤橙黄绿青蓝紫。

朱玺和桑丫并排坐在沙发上，喝酒。

朱玺感觉桑丫好像有心事，就不停地给她讲笑话。讲着讲着，他不再说话了。

桑丫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说："怎么了？"

朱玺在房间里扫视了一圈，然后继续讲。

桑丫说："你这些段子都在手机上传滥了，会不会点儿新鲜的？"

朱玺苦思冥想了半天，说："那我给你讲一个黄段子吧？"

桑丫说："好呀。"

朱玺就讲起来："有个年轻女子，和一个年龄很大的男人结婚了。第二天早晨，这个年轻女子扶着墙壁走出新房，骂道——"

桑丫接着说："妈的，他说他有三十年的积蓄，我还以为是钱呢！"

朱玺眨眨眼，说："你怎么都听过啊？看来，我得给你讲恐怖段子了。"

桑丫说："不听。"

朱玺顺势用胳膊搂住了桑丫的肩："有我在，你不用怕。"

桑丫没有阻止他的胳膊，也没有阻止他的故事。

朱玺讲道："一套老房子里，住着一对母女。这天夜里，母亲醒了，听见女儿的房间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，她轻轻走过去，贴在门上听。女儿似乎在跟一个男人聊天，声音很小，就像谈恋爱的人在说悄悄话，始终听不到那个男人说话。母亲使劲儿敲了敲门，十八岁的女儿就走出来了。母亲问，你在跟谁聊天？女儿说，我老公呀。母亲问，你什么时候结婚了？女儿说，我都结婚十八年了，你不知道？他一直在外面奔波做事，今天终于回家啦！母亲感到全身发冷，推门就进去了。茶几上，摆着两个杯子，插着吸管，都剩下了一半饮料。茶几两旁的沙发空荡荡……"

朱玺停了。

桑丫又抬头看了看他。

他把胳膊从桑丫肩上移下去，又开始四下张望。

桑丫跟着他的视线，在房间里看了一圈，问："你到底在看什么？"

朱玺说："桑丫，我想说件事。"

桑丫说："你说。"

朱玺说："我怎么感觉这个房子里……还有一个人？"

桑丫喝了一口啤酒，半晌才说："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，最近我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。现在，我怀疑他潜入了我的家……老妈出差了，我特别害怕，只好找你来陪我了。"

朱玺的表情有些复杂。

在此之前，他误会了桑丫的用意，现在终于明白了，脸上不由显出不安的神色来。

桑丫说："你怕吗？"

朱玺说："你检查过房间吗？"

桑丫说："跟你讲的故事一样，我从来不曾看见过他。但是，我怀疑，现在他就站在我们旁边，静静地看我们说话。"

朱玺的脸一下就白了。

桑丫说："你怕了？"

朱玺说："要不……我把刘叔叔也叫来吧？"

桑丫低下头，半天才说话："我一个人在家里住了两夜了。"

朱玺想了想，说："好吧，桑丫，我不怕。"

桑丫继续说："说他不存在，可是，我总能听到他的某些声音，还能闻到他身上的来苏水味道。说他存在，可是他从来没有显过形，只有……"

朱玺警觉地问："什么？"

桑丫本来想说：只有昨夜，他踩出了一行脚印。但是，她担心朱玺害怕，就改口道："只有一种似真似幻的感觉。"

停了停，朱玺问："你最近是不是认识了什么人？"

桑丫说："你怎么知道？"

朱玺说："我随便问问。"

桑丫说："是的，一个北方的男人，叫娄小娄。"

朱玺说："他是医生？"

桑丫说："你怎么知道？"

朱玺说："猜的。"

桑丫说："是的，他是一个中医。"

讲起娄小娄，桑丫眼里的不安、阴郁、孤独，一扫而光，流露出明朗的憧憬。

朱玺一直在听。

讲完之后，桑丫看了看他："你在想什么？"

朱玺说："我在想来苏水……"

桑丫不解地问："来苏水？"

朱玺突然说："你有没有想过，跟你在QQ上聊天的这个人，其实就是一直跟在你背后的人？"

桑丫头皮一炸。

要睡觉的时候，朱玺试探地问了一句："我睡哪儿？"

桑丫想了想，说："你睡我的卧室，不过，不许乱动。"

朱玺说："我睡觉很老实。"

桑丫说："我怕你的心不老实。"

这一夜，两个人躺在了一张床上。

他们躺在床的两端，中间距离将近两尺宽。

桑丫靠着墙，说："你再朝外一点儿。"

朱玺说："宝贝！再朝外，我就掉地上去啦。"

桑丫说："你要朝我这面移动一点，我就睡沙发去。"

朱玺说："睡着之后我不敢保证。"

桑丫说："我不管你睡着不睡着。"

朱玺说："你爱上QQ里的那个人了。"

桑丫说："我爱他。通常说来，喜欢是浅的，爱是深的。我却觉得，爱是广义的，有各种各样的爱，喜欢才是狭义的，专指男女之情。我知道我爱他，而且很深很深，不过我不能肯定这是不是喜欢。"

朱玺："我对你百分之百是喜欢。"

桑丫："你喜欢我什么？"

朱玺："每一个地方。"

桑丫："我很感谢。"

朱玺："其实，我的胆子很小，十四岁的时候，还和老爸老妈一起睡。但是，今天你让我变成了英雄。"

桑丫："我怀疑，你陪我喝酒之前，你根本没沾过酒。"

朱玺："是的。酒太难喝了，我喜欢喝饮料。"

停了停，朱玺说："你现在害怕吗？"

桑丫："你呢？"

朱玺："心里有点儿虚虚的。你知道抵抗恐惧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吗？"

桑丫："不知道。"

朱玺："我是指一男一女在一起的时候。"

桑丫："你不要难为我。"

朱玺："好吧，等我们长大的时候，读大学以后，或者工作以后。"

桑丫："这些不重要。等我喜欢上你的时候吧，现在我把你当朋友。"

停了一会儿，朱玺突然说："睡觉之前，我可以……吻你一下吗？"

桑丫没说话。

朱玺："吻额头。"

桑丫还是不说话。

朱玺就爬起身，把嘴凑上来。

就在他要吻到桑丫额头的时候，突然停下了。

外面传来一种声音：“哗啦，哗啦，哗啦，哗啦。”书房没有开灯，是谁在黑暗中慢慢地翻书？

桑丫一下就抓住了朱玺的胳膊。

朱玺把手指竖在嘴巴上，轻轻“嘘”了一声，然后小声问：“你老妈回来了吧？”

桑丫颤颤地说：“不可能。”

朱玺说：“那就是风吹的。书房的窗子关了吗？”

桑丫说：“我忘了。”

接着，两个人都不出声了。

房子里一片死寂，再也出现任何声音。

过了很长时间，桑丫小声问：“你睡着了？”

朱玺口齿不清地说：“没有。”

桑丫说：“你不能先睡，你要等我睡了你再睡，答应我。”

朱玺说：“好。”

承诺过去几分钟，朱玺就发出了鼾声。

桑丫一下就陷入了孤独中。窗外挤进来的风，一下下撩动着纱帘，如同桑丫的心绪。她在想念娄小娄，以此驱赶恐惧。每次想起他，都是最初那个情景——

桑丫和娄小娄并排朝前飞。

远方大海辽阔，鲜花盛开。

飞过朱玺，他想拦住桑丫。娄小娄一挥手，就出现了一个胖乎乎的女孩，于是，朱玺和她手拉手欢快地离开了。

飞过学校，面孔冰冷的老师跳起来，勒令她不要异想天开，马上降落，脚踏实地，投入学习，这牵扯到学校的升学率问题。娄小娄一挥手，老师就满脸桃花笑春风了，朝她伸出两根手指，摆成V形晃了晃，鼓励她远走高飞。

飞过考场。千千万万的学子都在紧张地答卷，无数家长在周边焦急等候。娄小娄一挥手，桑丫就得了全省最高分。

飞出花都，妈妈拽住了她的裙摆，严厉地呵斥她，不许她离家出走。娄小娄一挥手，妈妈就放了手。

飞出国界，戴着白手套的士兵，威严地阻止他们前进，请他们出示护照之类。娄小娄一挥手，士兵就退避两旁，纷纷敬礼放行。

飞过高山大川森林湖泊，出现怪兽，娄小娄一挥手，怪兽就化成

烟雾，消弭了……

桑丫终于在想象中沉入了梦乡。

不知道几点钟，朱玺在半梦半醒中，感觉桑丫的身体挨着了自己。他迷迷糊糊地想，她一定是害怕了，慢慢靠了过来。在黑暗中，朱玺试探着把胳膊伸过去，抱住她，却被她一下推开了。她的力气很大。

桑丫也醒来过一次，她迷迷糊糊感觉朱玺紧紧挨着自己，就狠狠踹了他几脚。可是，朱玺纹丝不动，似乎睡得正香。这小子也许是害怕了，半夜靠了过来，他并没有过分的举动，桑丫就不再踹他，翻个身，听了一会儿外面的动静，又睡着了。

第二天天一亮，桑丫就醒了。

她睁眼一看，朱玺还在睡着，他和自己隔着一个人的距离。她叫道："喂，今天我们得上学，快起来吧。"

朱玺睁开惺忪睡眼，说："你先起，我再眯一会儿。"

桑丫说："你蒙上被子吧，我穿衣服。"

朱玺就蒙上了被子。

桑丫一边穿衣服一边说："你睡觉就像一头猪，我踹了你几脚，你知道不？"

朱玺说："不知道。"

桑丫说："谁让你睡着睡着就跑我身边来了。"

朱玺一下掀开被子坐起来，桑丫惊叫了一声，一下就把外衣裹在了身上："你干吗！"

朱玺看着桑丫半天，说："有问题……"

桑丫说："什么问题？"

朱玺说："昨天夜里，我一直睡在这个床边，没有动啊！"

桑丫说："可能是你睡迷糊了。"

朱玺说："不可能，我从小睡觉就特别老实，从来不乱滚！"

桑丫也愣了："你的意思是？"

朱玺说："昨天夜里，有个人躺在了我们中间！"

一股寒气从桑丫脚掌涌上头顶。

朱玺继续说："我昨天半夜，也感觉你跑到我身边了，我伸手……想搂着你睡，你把我的胳膊推开了，力气好大！"

桑丫摇摇头，说："我根本就没有……"

两个人同时看床中间，那里空荡荡的，正好躺下一个人。

10　跟踪狂

这一天是周二。

娄小娄吃完晚饭，一个人在大街上漫步。

林要要打电话来，说：“娄小娄，我们一起去泡酒吧，好不好？”

两天之内，她已经约过娄小娄三次了。这些医药代表都如此执著。

娄小娄：“不去。”

林要要停了一下，委屈地说：“你连个理由都懒得编吗？”

娄小娄：“我有约了。”

林要要：“一个人在大街上溜达，难道是和月亮有约吗？”

说完，她就挂了电话。

娄小娄转转身子，看了看四周，并没有发现林要要的影子。她怎么知道自己一个人在大街上溜达？最近怪事连连，娄小娄都有点儿麻木了。

娄小娄步行了几十分钟，一直走到了西坝河。

水中晃着一轮圆满的月亮，河边草深风凉。

娄小娄坐在石凳上，望着河水发起呆来。

他知道林要要的心思，但是，她不是他喜欢的类型。况且，他早已经打定主意，永远不再结婚。

他和前妻在人生的中途走散了，说明他们的婚姻只是一个人为的错误。那么，未来他也许会遇到真正的另一半，他与她默默相守，好一辈子。结婚证是没用的，除了离婚的时候才用得着。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，领结婚证不是多此一举吗？

想到男女之事，娄小娄有些伤感。

在这个尘世上，有很多很多很多条河，横亘在男和女之间，人类无能跨越——

生死之河。通常，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，1+1=2，两个人恩恩爱爱一辈子。可是，有的爱情宿命却是1+1=1，其中一个必死。留下一个，孤单地活在世上，永远无法跨越幽明，挽回曾经的甜蜜与幸福。

时间之河。茫茫时间无限，不同年代的人，如果生活在同一个年代里，会有多少可歌可泣的爱情发生？可是，这些爱情却被时间隔离了。即使相隔几十岁，不管两个人爱得多么深，也不能跨越时光距离……

等级之河。一个人爱上了一个人，一个普普通通，一个是贵族或名流，光芒万丈。她（他）不能接近他（她），如同不能接近太阳，否则只能自毁，成为他（她）的祭祀……如果这条河不存在，这个尘世不知有多少对爱情要重组。

地域之河。一个在东半球，一个在西半球，如果他和她相遇，将是世间最完美的一对，但是茫茫人海，万水千山，他和她就像两粒沙土，被命运的风裹挟着，永远不可能在半空中相遇。

舆论之河。不管两个人爱得多深，可是他结婚了，她也结婚了，他和她中间隔着她和他……

机缘之河。她一眼就爱上了风一样清爽的他，或者他一眼就迷上了水一样纯净的她，可是，两个人一个向左转，一个向右转，再没有相遇过……

单爱之河。一个爱了，另一个却不爱，这是最无望的一条河。你爱一个人，爱到了骨头里，血液里。可是，痴情总是遇薄情，对方一句尖刻的话就戳穿了你的全部柔情，就像打掉身上的一枚雪花，根本不在意它经过了那么漫长、那么精心的准备，根本不在意它其实是那样的晶莹剔透，那样的完美无缺。对方繁华着，根本不在意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经受煎熬，就那样轻易地冷落了你一辈子，就如同不在意路边的一颗石子……

梦幻之河。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模糊的异性影像，那是梦中情人。真实与梦想隔着一条河，现实中，没有任何一个异性，可以和梦中那个影像完全叠合，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一点偏差，我们匆忙而仓促地和这个现实中的人生活在一起，对方占据了你一半世界。你在孑然一人的时候，望着冷月，心情黯淡，忽然就想起梦中那个人来，泪水就悄悄蒙住了双眼。这泪，是不能让任何人看到的。你无法说清楚，你怎么哭了……

周期之河。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人性的某些规律，更是一条河，我们不可能超越。有时候，爱情之无奈，恰恰是因为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爱是鲜活的，如花如草，它绿过、开过之后，就该枯了谢了……

短信又响了，还是林要要：

宝贝，河边太凉了，小心感冒，回家吧。

娄小娄猛地抬起头，朝对岸看了看，草木阴森，不见人迹。

难道这个女孩一直在暗处监视自己？

他想起最近看过的几篇报道，感到了深深的不安。

报道说，有个女孩总怀疑男朋友另觅新欢，渐渐变成跟踪狂，天天尾随监视男朋友，一直跟踪了半年，最终还是没抓到实据，竟然把男朋友杀死了。调查显示，美国百分之九十被配偶谋杀的人，生前都被对方“跟踪”过……

娄小娄刚进家门，电话就响起来。

他以为又是林要要，拿起来看了看，是母亲打来的。

娄小娄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去世了，两年后母亲改嫁一个姓常的男子，现在和继父一起生活。娄小娄结婚之后，很少回去。

母亲问："小娄，你什么时候回北京？"

娄小娄一愣："我在北京啊。"

母亲问："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"

娄小娄说："我最近一直在上班，没出差。"

母亲说："你不是给我写了信吗？你说你在南方，一切都平安，让我别挂念。你说你一定会回来的，只是事情还没有办完……"

娄小娄问："我还说什么了？"

母亲说："你还叮嘱我，犯胃病的时候，揉内关穴有神效……"

娄小娄沉默了半天，低声问："妈，你收到的是纸信？"

母亲说："是啊，怎么了？"

娄小娄说："那笔迹是我的吗？"

母亲说："怎么不是你的？歪歪斜斜的。小时候让你练字，你就是不听！"

娄小娄说："那封信还在吗？你再看看。"

母亲从什么地方拿出了那封信，娄小娄听到了纸张的声音。母亲翻了半天，似乎有些犹豫了："好像比你写得好看些……你说不是你？难道有人冒充你？谁能知道我有胃病呀？"

娄小娄说："信是哪里寄来的？"

母亲说："没写。"

娄小娄说："你看看邮戳。"

母亲看了半天，说："邮戳模糊了，根本看不清。"

娄小娄说："可能有人恶作剧。没事，妈，明天我就回去看你。"

母亲愣了一下，突然问："你是小娄吗？"

娄小娄笑着说："妈，你耳朵出毛病了吗？"

母亲说："我怎么感觉有点儿不太像……你一个人要注意身体，不要熬夜，不要酗酒。"

娄小娄说："我好长时间不喝酒了。"

母亲说："还有，遇到合适的女孩，赶紧结婚吧。你一个人飘荡，我不放心。"

娄小娄说："这事不用你牵挂，你和常叔叔好好过日子就行了。"

挂了电话，娄小娄又陷入了恐惧中。

这个给母亲写信的人是谁？他为什么要冒充自己？

琢磨来琢磨去，他一下想到了一个不该想到的人——母亲改嫁之后，和继父生了一个男孩，叫常役，他比娄小娄小八岁。虽然这个弟

弟和娄小娄同母异父，两个人长得却特别像，脸面都像是母亲脸面的影印件。不过，他们的人品和性格却截然不同。

常役有一个怪毛病——嗜好跟踪和偷窥。

有一次，他盯上了高年级的一个女生，连续跟踪十几天，终于被那个女生察觉报了警。从那时起，家里人才发现他的心理有病。

常役十七岁那一年，带着一副游泳镜，一根长长的塑料管，来到郊区的一条河边，蹲在草丛中，一连守候了好几天，终于来了几个当地女孩，她们说说笑笑地跳进河里游泳。于是，常役从远处潜进水中，慢慢靠近，想偷窥女孩们的身体。不知出了什么问题，他中途突然窜出水面，大呼救命，喊了两声他就沉下去了，再也没上来。警方在河里搜寻了五六天，一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认定他被河水冲走了。母亲为此哭得死去活来，经过很多年才渐渐平复这个伤痛……

想着想着，娄小娄的心里有些发冷了。

当年，这个常役溺水而亡，尸体不知被河水冲到了何方。难道他顺流而下，一直漂到了千里之外的岸上，慢慢站起来，拧干身上的衣服，挖出嘴和鼻孔里的沙子，出现在了南方另一个城市的街头？

最近，发生在娄小娄身上的事情，越来越荒诞。

他索性不再想。

睡觉之前，短信又响起来，他以为又是林要要，原来是电子邮件提醒短信。

他打开电脑，登陆电子邮箱，是一封广告邮件，专卖针孔摄像头之类的东西。

他发现，有三封邮件，他还没来得及看，已经被什么人看过了。三封邮件都是他大学时代的女朋友写来的，她一直没结婚。

娄小娄很惊诧——谁破译了自己的邮箱密码？

他又登陆QQ，却发现上不去，系统提示说：“你已经登陆了一个相同的QQ账户200826414，不能重复登陆。”

这一刻，他忽然对桑丫充满了担忧。

他和桑丫唯一的交流渠道就是QQ，现在他上不去QQ了，就好像一个娇弱的孩子在视野中突然消失了一样。

他觉得林要要的嫌疑最大。这些医药代表像特工一样，不但能搞到任何一个医生的手机号，还能搞到他们配偶的手机号，甚至知道他们的家人都有什么喜好。

几个月以来，只有林要要和他走得最近。而且，只有林要要才关心哪个女孩给他写了信，都写了什么。只有她才在意他在跟哪个女孩聊天，都聊了什么。

他又登陆自己的博客，竟然发现有人为他更新了博客！只有两行字——

我在四面八方看着你

你在千方百计躲着我

娄小娄忽然感到了林要要的可怕。

虽然娄小娄一直在拒绝林要要接近自己的生活，可是她却利用网络的通道，从四面八方渗透进他的一切隐私中……

夜里，他梦见自己上班了。

林要要打来电话，说："娄小娄，今天你将丢失一个最重要的东西。"

他不以为然地说："你会预测啊？"

林要要说："你不信就算了。"

说完，她挂了电话。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挂电话。

下班的时候，娄小娄检查了自己的钱包和手机，都在。到了停车场，他的车也在。他驾车回到家，打开门，看到房间里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，没有丝毫被翻动过的痕迹。

他放下心来，觉得林要要在捉弄他。

有些女孩专门没事找事，给你制造一点儿小麻烦，作为接近你的方式，或者说是一种撒娇的表现。

到了半夜，他睡着之后，感觉有人在他耳边吹气，他一下就醒过来。

一张白脸近近地贴在他的眼前，说："你丢了家里的钥匙。"

11　目击

这天下午，妈妈回来了。

桑丫没有对她说家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。

她和母亲几乎不沟通。

跳跳一进门，就围着桑丫的鞋子又啃又咬，很是亲昵。桑丫低头静静看着它，总觉得它的眼神跟妈妈很相似。

妈妈走过来抱起跳跳，说："我的乖乖，你可要分清敌我，这个大小姐心里烦着你呢，你还跟她亲热！"

房子里有了跳跳，似乎多了很多生气，桑丫感觉不到那个看不见的人存在了。

她说："妈，我去一趟同学家。"

妈妈说："等一等。有件事，我得跟你谈一谈。"

桑丫站在门口，静静地看着妈妈。

妈妈一边摩挲跳跳的毛一边说："你不要报考北京了。"

桑丫问："为什么？"

妈妈说："大学毕业以后，你肯定不愿意回花都，对吧？北京有一百来所大学，每年平均有十五万应届毕业声，绝大多数都不愿意离开首都。一年又一年，北京积压了多少大学生？水涨船高，现在北京的单位用人，基本只要研究生。所以，你还是报考其他省城大学比较好。"

桑丫说："你不是一直都支持我报考北京吗？怎么突然变卦了？"

妈妈说："出差这段时间，我总是接到一个人的短信，他好像是北京人，很了解情况，就是他对我讲了这些道理。"

桑丫说："你不知道他是谁吗？"

妈妈说："不知道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他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呢？"

桑丫说："妈，我报考北京已经铁心了。未来不管多难，我都会一个人去面对。"

说完，她就出门了。

桑丫去了家里附近的网吧。

上了QQ，娄小娄不在线。她一直等了好久，才看到他上来了，立即给他发了一个笑脸。他没有回复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问道：你很忙吗？

娄小娄还是没有回复。

桑丫想，他可能不在电脑前吧，就不再说话，搜出几个FLASH音乐动漫，一边看一边关注着QQ，娄小娄一直在线。只要他的头像在，桑丫就觉得他在那里笑吟吟地看着自己，于是就什么都干不下去。

她再一次对他说：你很忙……

娄小娄还是没回复。

她依然相信他不在电脑前，于是把QQ框缩小，继续看FLASH音乐动漫。她在听樱桃帮的《亲爱的王子》：潘多拉的玻璃瓶，海伦娜的魔法镜，天上的星星地上的眼睛，谁也看不懂真心。迷雾森林幻境里，王子傻傻地苏醒，妖魔的世纪天使的心情，谁来握住你手心。睁开眼认清迷惘人间，纯真只是谎言承诺等于后悔。不如让我亲吻你的

颈边，拿走你不需要的热血。亲爱的王子别害怕，我将对你倾诉撒旦的情话，反正魔鬼亦睁只眼，反正天神亦闭只眼。没有人会想来改变这世界，亲爱的王子别再哭，从今以后不再孤独，没有感动没有知觉享受幻灭。然后当你不再有希望，然后你就不会再受伤，然后你就会得到力量，生命是一部黑色童话……

大约过了半个钟头，始终不见娄小娄说话，她忍不住了，对他说了两个字：你狠。

娄小娄居然还不理她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

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，又说了一个字：你。

然后下线，起身离开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桑丫走得很慢，她的心里酸酸的。

她发现，这个北方的男人对于她已经十二分重要。假如，他突然在她的生活中彻底消失，那么她会像失去脊椎一样坍塌下来。她这才知道，自己看起来很坚强，其实无比脆弱，不堪一击。

突然，她想喝酒。

她掏出手机，给朱玺发了一个短信：今天你带我去喝酒。

朱玺很快就回复了：好的，我一定陪你去！你现在在哪儿？

他又把带换成了陪。

扶不起来的阿斗。

她告诉他：我在路上，走到红星商场门口了。

朱玺说：你等我，我马上去接你。

不一会儿，朱玺就坐着那辆黑色的轿车来了。司机刘叔叔似乎看透了她和朱玺的某种关系，朝她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她也尴尬地朝他笑了笑，然后小声对朱玺说：“你让刘叔叔回去吧。”

朱玺说：“他送我们去酒吧。”

桑丫有些恼火地说：“你来跟我见面，为什么总让人开车送你？你没有腿吗？”

朱玺说：“好好好，听你的。”然后，他对司机说：“刘叔叔，你回去吧。老爸要是问我，你说我跟同学去踢球了。”

司机又笑了笑，说：“好的。晚上我要来接你吗？”

朱玺看看桑丫，桑丫把脑袋转向旁边，朱玺就说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。”

司机就把车开走了。

朱玺说：“我们就去‘汽车酒吧’吧，不太远，可以走走就到了。”

桑丫说：“你有烟吗？”

朱玺说：“你知道我不抽烟的。我去给你买吧，什么牌子？”

桑丫掏出两块钱，塞到他手里，说："大前门。"
烟买回来，桑丫点着一根，狠狠吸起来。
朱玺一边走一边观察桑丫的眼睛，小心地问："你今天心情不愉快？"
桑丫说："始终就是这样子。"
朱玺说："我能猜到原因。"
桑丫扫了他一眼："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你怎么会知道？"
朱玺说："因为他。"
桑丫说："谁？"
朱玺说："那个北方的男人，中医。"
桑丫没说什么，又狠狠吸了一口烟。
朱玺伸出手，说："给我一根，我陪你吸。"
桑丫推开他的手，说："不学好。"
朱玺说："你身上有严重的恋父情结。"
桑丫说："他是一个神奇的男人。"
朱玺说："你应该给他做干女儿。"
桑丫说："我不会那样做。我都拒绝叫他叔叔。"
朱玺说："以后你会嫁给他吗？"
桑丫说："太遥远了……"
朱玺说："还有四年。"
桑丫说："四年？什么意思？"
朱玺说："二十岁，法定结婚年龄。其实，再过两年，你就成人了。"
桑丫仰头看了看天，静静地说："我对他这场漫长的等待，胜过了一场热烈的爱情。"
朱玺说："你可以考到北京去啊。"
桑丫说："我肯定要考到北京去。可是，他不理我了。"
朱玺说："为什么？"
桑丫说："不知道。今天，我在QQ上跟他说话，他一直不回我。"
朱玺说："这说明不了什么。"
桑丫说："也许是我对他太敏感了，一点儿风吹草动，都会让我忧虑和难过……"
朱玺说："你该向我学习。"
桑丫说："什么？"

朱玺说："你从来就没理过我，可是我并没有长吁短叹。"

两个人很快走到了"汽车酒吧"。

半个吉普车镶嵌在高高的墙壁上，成了这家酒吧的标志。

朱玺跨进酒吧的木门，转过身，见桑丫站在路上朝后看，就喊道："桑丫，你怎么了？进来啊！"

桑丫似乎没听见。

暮色的马路上，那辆婴儿车又出现了！它忽左忽右地朝前滚过来。

马路上有三三两两的行人，可是好像没人注意到这辆没有主人的婴儿车。

红底黑花的车篷，前面垂着纱帘，里面端端正正坐着一个婴儿，桑丫隐约看到，那个婴儿直直地盯着自己……

朱玺跑过来，拽了她一下："你看什么呢？"

桑丫低声说："你看到那辆婴儿车了吗？"

朱玺顺着她的视线望过去，说："哪有什么婴儿车啊？只有一辆轮椅，上面坐着一个老头——你是说它吗？"

桑丫惊异地问："你说那是一个老头？"

朱玺反问："那不是老头是什么？你的眼睛近视了吧？"

桑丫收回目光，几步就走进了酒吧。朱玺也跟着走了进来。

那辆孤独的婴儿车，慢慢从酒吧门前滚了过去。桑丫看到，那个婴儿经过酒吧的窗子时，还扭头朝她望了望。

两个人找一个角落坐下了。侍应生走过来，朱玺说："两瓶Carlsberg。"

桑丫说："三瓶。"

朱玺愣了一下，说："那就四瓶吧。"

桑丫朝侍应生竖起三个手指，说："三瓶，三个杯子。"

侍应生说："好的，请稍候。"

侍应生离开后，朱玺问桑丫："为什么？"

桑丫说："还有那个看不见的朋友也来了。"

朱玺的眼睛一下瞪大了："你别吓我啊。"

桑丫说："他肯定来了。"

朱玺左右看看，酒吧里人不多，大家都在静静喝酒聊天，没发现什么异常。只有靠窗的一个孤独男子，偶尔抬头朝他们这里张望。

侍应生把酒端上来了。他在朱玺面前摆了一个杯子，在桑丫面前摆了一个杯子，把第三个杯子摆在了桑丫旁边的桌面上。

桑丫把三个杯子倒满酒，朝朱玺举了举，两个人碰了一下，接着，她把杯子举到旁边，和那个无人的杯子碰了碰，然后一口喝掉了半杯。朱玺看了看那个杯子，喝了一小口。

朱玺说：“桑丫，你知道尾行游戏吗？”

桑丫说：“知道。”

朱玺说：“咱班里至少有一半男生，都在玩这种成人游戏，日本ILLUSION公司出品的，现在已经出第四款了。被尾行的女孩有小爱、小熏、小莎、夏娜、SABER、枣真夜、凌波丽、小樱公主、拉克斯、米娅姐妹……游戏中还有SM工具、Q币和各种游戏的点卡。”

桑丫说：“跟踪狂？”

朱玺说：“差不多。我觉得，并没有什么隐身人，而是有人在尾行你。”

桑丫说：“尾行不可能不露一点儿马脚，可是我从来没看见过他的一只耳朵！”

朱玺说：“这些人很专业！你在大街上回头看，他可能钻进垃圾箱里面；你走在小区里，他可能蹲在你旁边的树上。你在家里洗澡，他可能藏在窗帘后面……”

桑丫说：“目的是什么？”

朱玺说：“我不知道。他们想要的，估计就是尾行的过程。”

桑丫说：“我看过新闻，有很多明星被跟踪。专家说，这些跟踪者百分之七十五都是精神病。”突然，桑丫盯住了朱玺的眼睛：“你在现实中体验过尾行吗？”

朱玺愣了愣，急忙说：“我没有。我只是玩过游戏。”

停了停，桑丫说：“朱玺，你有没有录像机？”

朱玺说：“干什么？”

桑丫说：“别问了，你如果有的话，就借给我用一下。”

朱玺说：“有，微型的，明天我就拿给你。”

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说话，一直到深夜。桑丫把手机关了，不然妈妈隔五分钟就会打个电话来。快到十二点的时候，朱玺说：“桑丫，我们回去吧？”

桑丫说：“再待会儿。”

朱玺说：“哪有踢球踢到半夜的……”

桑丫想了想说：“扫兴。好吧，我们走。”

朱玺扬扬手，把侍应生叫了过来。

桑丫说：“我们AA制。”

朱玺说：“你瞧不起我。”

朱玺话音刚落，桑丫已经把自己的酒钱递给了侍应生。朱玺苦笑着摇摇头，说："我能做的，只有送你回家了。"

桑丫说："这里离我家近，不用你送，我自己回去。"

朱玺笑道："你不怕被人尾行啊？"

桑丫说："这个人已经长在我后背上了，我已经习惯了。"

朱玺说："要是真遇到歹徒怎么办？"

桑丫说："要是我遇到了歹徒，就算你在旁边，你敢打吗？"

朱玺犹豫了一下说："我可以帮你打啊，至少多个帮手。实在不行，我还可以跑开喊人来。"

桑丫说："瞧你那点儿出息，连句大话都不敢说。"

两个人走出酒吧，剩下满满一杯酒摆在桌子上，似乎在等待什么。

桑丫抬头看到马路对面坐着一个男子，他直直地盯着桑丫看。

这个人大约三十多岁，穿一件浅黄色正装衬衫，一条藏青色正装长裤。他个子挺高，眉毛浓密，鼻梁高挺，一双眼睛咄咄逼人，似乎能看透桑丫的灵魂。

桑丫只看了他一眼，急忙把视线垂下来。

她感觉自己很奇怪，一个偶然出现在路边的男人，竟然在她心里荡起了如此巨大的波澜！她觉得他的眼神好像来自前生或者来世，她抵挡不住这样的眼神。

难道是自己喝醉了？

仔细想想，其实这个人很奇怪，他的着装考究，可是却很脏，衬衫袖子上还有一条很长的口子。他的胡子应该好多天没刮了，乱蓬蓬的。

这时候是十二点整。

桑丫拦住一辆出租车，对朱玺说："上。"

朱玺说："我不放心你。"

桑丫打开车门，看了看他说："你需要我送吗？"

朱玺愣怔了一下，弯腰钻了进去："你小心啊。"

看着出租车载着朱玺远去，桑丫迈步离开之前，又看了马路对面那个人一眼，她现在不能确定，这个男子是个艺术家，还是一个流浪汉，或者是什么公司的经理……

这个男人依然在看着她。

桑丫再次避开他的眼神，朝家走去。一边走一边还在回味那个男人的眼神。也许，他的表情，或者他的眼神，或者脸上的某个部位，有点儿像爸爸，才使自己有那样激动的感觉。可是，仔细回想，他哪里都不像爸爸。他带给桑丫的心理冲撞，仅仅是一个陌生男人的。

花都不大，这时候街上的人已经非常少了。

走着走着，桑丫似乎又听到背后传来了小心翼翼的脚步声。

她不再琢磨刚才的男人，加快了脚步。这个看不见的人跟随她太久了，并没有什么危险，她有点儿适应了他的存在。

桑丫两岁的时候，在医院里丢过一次，其实她是趁爸爸和医生交谈的时候，跑到另一个诊室去了，当时爸爸差点儿被吓得晕过去。找到桑丫之后，爸爸竟然哭了，他说：爸爸这辈子都不会撒开你的手了！果然，从那以后，只要是在外面，爸爸总是紧紧拽着她的手。她感觉，爸爸很像《海底总动员》里的小丑鱼。

后来，她上幼儿园了，吃完晚饭，其他孩子都在小区里奔跑玩耍，只有她后边总是跟着一个爸爸。妈妈为此跟爸爸还吵过架，她说这样下去桑丫就会缺乏独立性。有一天，爸爸终于撒手了，让她一个人到外面玩。可是，很快她就感觉到背后总有人跟随，回头找，却看不到人。终于有一天，她看到爸爸在假山后露了一下脑袋……

如今，一堵高墙隔开了她和爸爸，爸爸再也不可能跟着她了。

走进那条小巷，背后的脚步声真切了一些，从声音判断，这个人一伸手几乎就能抓到她了。在这样的深夜里，在没有一个人的小巷中，一个人和另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距离如此之近，显然是有歹意的。

桑丫猛地回过头，果然在两三米之外站着一个人！他看到桑丫回头，一下就停住了。

他不是刚才坐在酒吧对面的那个沧桑男人。

他大约二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西装，一双廉价皮鞋，头发长长的，贼眉鼠眼。

两个人静静地对视着。

桑丫突然说话了，她的声音在寂静的深夜里显得很突兀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个人沉默着，突然抽出一把刀，颤巍巍地说：“我要钱！”

桑丫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，两条腿立即抖了起来，跑都不会跑了。她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：刚才应该让朱玺送自己回家的……

那个人一步步逼近过来。

桑丫说：“我把钱给你！你别过来！”

桑丫话音刚落，突然，这个歹徒就像中风了一样，踉跄了一下，重重地摔倒在地上。他挣扎了一下，想往起爬，却又一次摔倒在地上。

桑丫回过神来，撒腿就跑。

12　常役

稀稀拉拉下了一夜雨。第二天，雨还继续下，天好像漏了一样。

路上塞车，娄小娄迟到了。

诊室里，没有一个患者。

娄小娄松了口气，快步走进诊室，脱下外套，换上了白色工作服。这时候，手机短信响了，他拿起来看了看，是一个陌生号码：娄小娄，我要和你谈一件重要的事。

他坐在椅子上，回道：你是哪位？

对方：我不想说我是谁。我只想对你说，现在要高考了，你必须拒绝桑丫考到你身边去。

娄小娄马上意识到，这是一个争风吃醋的男人。或者，是桑丫的爸爸出狱了？他对“必须”这个词很反感，不动声色地问道：你是桑丫什么人？

对方：我跟你一样爱她。我现在就在她身边。

娄小娄：抱歉，我现在要工作了，我们有机会再聊吧。

对方：你必须答应我。

娄小娄摇摇脑袋，无奈地回道：北京有那么多大学，我有什么权力阻止一个人考到北京来？

对方不回话了。

过了好半天，短信才又一次响起来：告诉你一个秘密——我是常役。

娄小娄刚刚看清这行字，天上突然响起一声惊雷——“咔嚓！”诊室都哆嗦了一下。接着，雷一个连一个地炸响。

娄小娄傻住了，他不想再发短信了，直接拨了过去。可是，连续几次，电话刚一响，对方就挂断，显然是不想接电话。他只好继续发短信。

本来，娄小娄是不信鬼神的，现在却接到了死去多年的弟弟的信息，他的思想顿时乱了套。不可能是有人恶作剧，除了林要要，没有一个人知道娄小娄和桑丫的交往，而林要要却不知道常役的事情。

娄小娄：是你？！你……去哪儿了？

对方：花都。

娄小娄：你是十七岁那一年去的？

对方：嘿嘿，你还记得这么清楚！是的，那一年我十七岁。

娄小娄：你是……怎么去的？

对方：不是坐火车，不是坐飞机，不是做轮船，你猜我是怎么去的？

娄小娄没有回答。

对方很快就把答案发送过来：我是漂去的。

娄小娄：你不会游泳的。

对方：肚子喝满了水，自己就浮起来了。顺着那条河，漂啊漂啊，几天就漂到了。

娄小娄的心里涌上巨大的惊恐，停了好半天才继续说：你在那边……冷吗？

对方：哥哥，花都在南方，这里又湿又热啊。

娄小娄想探出一点儿实质性的话来，就说：你怎么不回来看看妈妈，她身体不太好，总犯胃病。

对方：我给她写信了啊，还告诉她，胃疼按内关穴最有效。

娄小娄突然问：你认识桑丫？

对方：我一直跟踪她啊。当然，她是看不见我的。

娄小娄：你跟踪她干什么？

对方：我一直就喜欢偷窥女孩子，你应该知道的。桑丫太美了，她放学的时候，我尾行在她的背后，观看她的身材。别人的臀部是固体的，她的臀部是流动的；她睡觉的时候，我站在她的床边，观看她的睡态。一进入梦境，她的脸上就呈现出桃红柳绿来；她去卫生间的时候……

娄小娄没有看下去，低低骂了一句："去死吧！"然后，把手机扔到了桌子上。

短信又响了。

娄小娄想了想，还是把手机拿了过来，继续跟他对话。

对方：从现在起，你不要再理她了，她是我的，永远的。

娄小娄压制了一下情绪，问：世界这么大，你为什么偏偏盯上她了？

对方：我去那个世界的日子，十六年前的7月7日。她来这个世界的日子，是十六年前的7月7日。我们在两个世界交接处擦肩而过，见过一面，我记住了她的相貌和气味，从此她就摆脱不掉我了。你和她断绝往来吧，她属于我。

娄小娄马上想到，常役死的时候，确实是十六年前的7月7日，而桑丫的生日也是十六年前的7月7日。这就是命运的安排？说不定，他和桑丫的相识，也是命运特意安排的，为了让他拯救她逃离这个追索的阴魂。

娄小娄：你得逞不了。

从此，对方就像一缕阴魂飘散了，再没有回复。

13　相貌比对

第二天，朱玺果然把录像机给桑丫拿来了。

放学的时候，桑丫把录像机塞进书包里，朝后露出摄像头，然后慢慢朝家走。

然而，这一天，她并没有听到那个人的脚步声。

妈妈今天在单位加班。

桑丫回到家，上网。

娄小娄在线。

她没有跟他说话，面对电脑静静地坐着，等待。

跳跳安静地趴在角落里，眨巴着眼睛，看她。

娄小娄说话了：桑丫，你来了？

桑丫给他发了一张怒气冲冲的表情。

娄小娄：跟谁生气了？

桑丫：跟妈妈吵架了。

娄小娄：为什么？

桑丫：昨天我去酒吧喝酒，回来有点儿晚了，她就对我大嚷大叫。我觉得，她根本不理解我，无法沟通。

娄小娄：其实，我的骨子里也是反叛的。不过，现在渐渐明白了一些事。你如果能理解母亲对你的不理解，你就是成熟了。

桑丫：你也变成家长嘴脸了。

娄小娄：昨晚为什么喝酒？

桑丫：因为你。

娄小娄：跟我扯上关系了？

桑丫：我跟你说了四句话，你都不理我。我以为你从此不再理我了呢。

娄小娄：误会！

桑丫：编。

娄小娄：我的QQ号码好像被人破解了，昨天我怎么都登陆不上去，系统告诉我，有人已经登陆了。

桑丫：那个人不是你？

娄小娄：你看见我上线了？

桑丫：是啊。

娄小娄：昨天我一直没有上QQ。

桑丫：我以为你又跟哪个女孩聊天去了。

娄小娄：现在，跟我聊天的只有你一个人。

桑丫：鬼相信。

娄小娄：我跟你说件事，你不要害怕。

桑丫：你越这样说我越害怕。

娄小娄：我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，叫常役，他十六年前淹死了。昨天我接到一个人发来的短信，自称是常役，他说他在花都，一直在尾随你。

桑丫：啊！

娄小娄：我觉得可能是有人在搞恶作剧，只是想不到是谁。这个人对你很了解，对我也很了解。

桑丫：可是，我真的感觉背后有个看不见的人啊！

娄小娄：我从来不信鬼神，那套逻辑太浅薄。但是，现在这件事确实让人很难理解，就像一根绳子，穿越千里，一头系住了我，一头系住了你。

桑丫：你那个同母异父的弟弟，和你长得像吗？

娄小娄：很像。他像母亲，我也像母亲。

桑丫：你有没有视频？

娄小娄：有。

桑丫：我想看看你。

娄小娄：为什么直到今天你才想看我？

桑丫：昨天半夜我回家，看到一个人坐在马路对面，直觉告诉我，他就是那个一直跟踪我的人！我看看你，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你说的常役了。

娄小娄：我家里有些乱。

桑丫：我不看你家，只看你。

娄小娄：你有视频吗？

桑丫：没有。那是小孩子玩的东西。

娄小娄：你老了。

视频开始连接。

桑丫的心跳到了嗓子眼。

很快，视频接通了，娄小娄的图像一下就从QQ屏幕里跳出来。一双温和的眼睛，高挺的鼻梁，厚墩墩的性感嘴唇……

桑丫愣住了。

这个人跟她的想象不完全一致，应该说，真实的他更让桑丫着迷。

而昨夜那个人，跟娄小娄太像了。只是，面前的娄小娄服饰整洁，满面春风，双眼精神；而昨夜那个人衣着邋遢，脸色枯槁，眼神沉郁。

娄小娄：怎么了？

桑丫：你家里确实够乱的……

娄小娄：你昨天看到的那个人跟我像吗？

桑丫：简直就是一个人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娄小娄说：即使你真的见了鬼，那也不过是冥冥中的某种神秘力量，根据人类的想象做出的一个鬼脸罢了。实际上，这个世界比所谓的鬼神体系更辽阔，更深邃，更复杂。

桑丫：你说，人能战胜命运吗？

娄小娄：我相信，人的命运有定数，但是，如果我们能够预知，也可以通过主观的努力改变它。这就像下棋，马只能走“日”，象只能走“田”，炮只能隔山打，车只能走直线，卒只能一步一步走，将只能在老巢活动，士只能守卫走斜线。但是，你走哪步棋却是自己决定，每一步都决定着你的输赢吉凶。

关掉电脑之后，桑丫接到了朱玺的电话。

朱玺出事了，正在医院里。

桑丫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，告诉她自己的去向，然后打车就赶过去了。

她来到花都第二人民医院，在急诊观察室见到了朱玺，他躺在病床上，脸上包着纱布，上面渗出血迹，只露出一双青肿的眼睛。

他的父母都在，还有一些桑丫不认识的人。

桑丫这是第一次见到朱玺的父母，跟她的想象差不多——肚子很大，满脸油光。她母亲一看就知道做过整容，垫出了一个欧式的高鼻子，造出了一个古典的樱桃小嘴。她全身都是金光银色。

桑丫跟他们打过招呼之后，问朱玺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朱玺说：“我撞鬼了……”

接着，朱玺就哭咧咧地讲起了他的诡怪经历：

放学后，朱玺和几个男同学出去玩，很晚才回家。

路上黑糊糊的，没有一个行人。他走着走着，突然撞到了一个强壮的身体上，却看不见人。他的头发一下竖起来，转身就朝后跑，却被一条腿绊倒了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满脸都是血。

他爬起来，撒腿朝前跑，没跑出几步，又被那个看不见的身体挡住了！

他一边喊救命一边又朝后跑，这个人却从背后搂住了他的脖子，

那只看不见的胳膊像钳子一样，很快他就喘不出气了。

这时候，一辆出租车开过来，车灯照得人睁不开眼睛，那只胳膊终于松开了，他踉跄了一下，就坐在了地上。

出租车停下来，司机探出脑袋问：“小兄弟，你一个人在这里跳舞吗？喝醉了？”

他奄奄一息地说：“送我去医院……”

朱玺的父亲愤怒地站起来，在病房里来回踱步，终于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如果让我找到这个人，我非剥了他的皮不可。”

旁边有人毕恭毕敬地说：“朱总，是不是……请个高僧来看看？”

朱玺的母亲也说：“就是就是！这孩子明显是撞到什么不好的东西上了，赶快去天灵寺找个高僧吧，你不是给他们募捐了很多钱吗？”

桑丫说：“朱玺，不用怕，好好养伤。不管你撞见的东西是人还是鬼，只有你强硬起来，才会占上风。”

朱玺的母亲看了看桑丫，问：“你是不是朱玺经常提起的桑丫呀？”

桑丫说：“阿姨，是我，朱玺的同学。”

朱玺的母亲立即笑了，她上下打量着桑丫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朱玺说，你是班里最优秀的女孩子，这小子的眼光还挺准！以后，你没事就到阿姨家玩，好吗？阿姨给你做好吃的！”

桑丫笑着说：“谢谢阿姨。”

坐了一会儿，桑丫找个空当，赶紧溜了。

14　尾行被尾行

林要要多了一个习惯：照镜子。

在奔跑各个医院的路上，只要有空，她就会拿出镜子来，端详自己的容貌。

圆脸，白嫩，淡眉毛，小嘴，牙齿洁白……她觉得自己不难看，还有几分姿色。她想不通娄小娄为什么不喜欢自己。她怀疑，娄小娄一定和哪个女孩暗中勾搭着。

据她了解，娄小娄在单位并没有什么绯闻。

那么，这个狐狸精是谁呢？

林要要开始思考狐狸精问题。

现代女性都很独立，她们在光天化日下和男人并肩做着大事，大部分智慧都用来跟男人竞争了。

而狐狸精似乎天天没事做，躲在幽暗的地方，所有的智慧都用来算计如何让男人迷上自己。男人被重视到这种程度，备感兴奋。

但是，他们表面上对狐狸精十分排斥，那其实是给女人看的，而心里都在急切地呼唤狐狸精出现。也许，这是男人的真实审美，天然的性爱取向。

可是，由于男人的伪装，给女人造成了一种错觉，她们认为不管男人和女人都是不喜欢狐狸精的，狐狸精是一种万人恨的女人，于是她们都朝着相反的方向塑造自己了，南辕北辙。

林要要知道，自己是一个工作型，绝不属于狐狸精的那种类型。她也知道自己永远学不会那一套。

相思是一种脑力劳动。林要要减了一年肥毫无效果，最近却明显瘦下来。

有一天，她去找娄小娄，娄小娄不在家。她就坐在楼道里一直等，每当声控灯一灭，她就跺跺脚把它震亮。

在她跺了几百次脚的时候，娄小娄终于回来了，这时候已经是午夜。她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还把他吓了一跳。

林要要什么都没说，只是仔细打量娄小娄的脸，还有他的衣服。她试图发现一根狐狸的毛发。估计，娄小娄离开那个狐狸精的时候，已经检查过了，林要要没发现任何东西。

娄小娄问：“你在找什么？”

林要要笑了笑，说：“找她。”

她坚信那个狐狸精的存在，因此她决定跟踪娄小娄。

这天晚上，她蹲守在娄小娄的楼下，盯着娄小娄的窗子。里面的灯亮着，他在家。前后有七个人走进这幢楼的楼门：一对老夫妻，一个中年男子，一个老头，这四个人都不是怀疑对象。另外，先后有三个女孩，大约都在二十岁左右，其中两个很漂亮，其中一个明显不是这里的业主，她一边观看楼号，一边进了楼门。她拎着一个包，看得出，刚刚化过妆，林要要似乎嗅到了她身上的香水味。

她很可能是来找娄小娄的。

果然，过了一会儿，娄小娄的灯就灭了。这么早，他关灯干什么？

林要要决定去他的门口，听听里面的动静。

她正要朝楼门走过去，却看见娄小娄出来了。西装笔挺，皮鞋锃亮。

这么晚了，他去干什么？毫无疑问，去幽会。

林要要急忙跑出小区，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对司机说：“你等一下，跟着另一辆车走。”

不一会儿，娄小娄驾车从地下车库出来了，林要要对司机说："跟在它后面。"

娄小娄似乎故意想甩开她，拐弯抹角，终于在郊区一条街道旁停下了，他下了车，走进了一条胡同。

林要要付了钱，下了车，远远地尾随他。

娄小娄走到一个四合院门楼前，掏出电话打起来。不一会儿，门就开了，林要要没看见开门这个人是男是女。娄小娄走进四合院之后，门又关上了。

林要要不能继续跟踪了，只有在胡同里等待。

胡同很长，很黑，只有她一个人在徘徊。夜里有些冷，她裹紧了外衣。

胡同深处，好像有蹑手蹑脚的走路声，但是她看不见人影。

她顿时害怕起来，难道自己被人尾行了？

她想报警，却不知道这是什么街道，什么胡同。她想给娄小娄打电话，却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出现在了这个胡同里。

林要要一害怕就想撒尿。

她朝旁边看看，胡同里有一座公共厕所，没有灯，黑糊糊的。她一边回头张望一边走到厕所门口，打开手机，借着微弱的屏幕光亮，跨了进去……

她从厕所出来之后，继续朝胡同深处张望，没想到，有个人突然在背后把她抱住了，同时一把尖刀顶在了她的脖子上。

这个人低低地说："要命就别叫。"

林要要的两条腿一下软了，她颤颤地说："大哥，千万不要伤害我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！"

对方淫猥地笑了笑，说："我要插。"

林要要说："你放下刀子，我跟你说几句话，然后我们做，好不好？"

对方把她拖到了厕所旁边的一个死角，挡着她的出路，放了手。

她回过头，和这个歹徒面对面了。夜太黑，她看不清他，这个人大约二十岁出头，体形高大，健壮如牛。

林要要突然冷静下来，她说："你知道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吗？"

歹徒没说话。

林要要说："我在尾行一个男人。在正常人看来，我的内心有些变态。"

歹徒歪了歪脑袋，问："什么叫尾行？"

林要要说："就是跟踪一个人，就像你跟踪我一样，在跟踪中享受偷窥的乐趣。"

歹徒问："有什么乐趣？"

林要要说："比如，我知道他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。比如，一路上我都在观察他的身体，比浏览黄色网站刺激多了，因为真实。"

歹徒问："女人也喜欢干这样的事吗？"

林要要说："我不知道别人，反正我喜欢。"

歹徒突然问："你说这些干什么？"

林要要说："我想让你对我有所了解。你比我跟踪的那个人还健壮。刚才你在背后抱住我的时候，我感到一阵昏眩。实际上，我经常梦见被一个面容模糊的男人强行进入，不容抵抗，那种感觉非常刺激……"

歹徒有些信任林要要了，他说："遇到你是我的幸运，我们开始吧！我很大，保证你一辈子都忘不了！"

林要要说："不过，现实和梦想是两回事，此时，我确实很紧张，你要温柔些。希望我俩都把今夜当成偷情，在这样一个又脏又乱的环境中，肯定很新鲜。"

歹徒说："靠，你比我还变态！"

林要要慢慢走上前，踮起脚，一边亲吻歹徒的胡子，一边抚摸他的下体。

歹徒有些冲动，收起刀，说："把裤子脱下来。"

林要要说："我不好意思，你先脱。我要看看它。"

然后，她后退一步，盯住他的下体。

歹徒手忙脚乱地把裤子褪到了脚腕子处，那个东西果然很大，炫耀地朝前挺着。

林要要猛地抬起脚来，朝那个东西踹去，歹徒惊叫一声，急忙弯腰，用双手护住它，却坐了一个屁股蹲。

林要要从旁边跳过去，撒腿就跑。

歹徒不可能追上来了，他的裤子成了他的羁绊。等他提起裤子，系好腰带，林要要早没影了。

林要要跑到街上，上了一辆出租车，眼泪哗哗流下来。

第二天，林要要就在路边买了一把蒙古刀。木制刀柄，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宝石。牛角刀鞘，花纹精美，配着红缨穗。

晚上回到家，她开始磨刀。

安静的夜里，只有霍霍的磨刀声。两个钟头过去之后，蒙古刀开刃了，雪亮雪亮，充满了杀气。

她要随身携带这把刀，以后跟踪娄小娄的时候，如果再遇到歹徒，她将用这把蒙古刀进行自卫还击。

可是，后来她跟踪了娄小娄很多次，却再也没有遇到歹徒。

不过，她一回到家，还是忍不住要磨刀，渐渐成了一种嗜好，而且磨刀的技术越来越高超。她一天不磨刀，就像瘾君子离开了毒品一样难以忍受。

渐渐地，林要要的生活只剩下了两项内容：跟踪、磨刀。

越跟踪，她的内心越黑；越磨刀，那把刀子越亮。

前面是娄小娄的背影。

蒙古刀在她的皮包里晃动，刀锋指向娄小娄。

15　一双新皮鞋

高考临近了。

母亲变得更加严厉，天天监视桑丫的学习，不许外出，不许上网。

同学们都进入了临战状态，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气息。

桑丫并不着急，她对自己有把握，按部就班地上学、回家。

那个看不见的人似乎好久没有出现在背后了，桑丫就像剪掉了尾巴一样轻松。

这天晚上，妈妈去姥姥家了，桑丫在家里偷偷上网。

娄小娄没在线。此时，他正驾车行驶在路上，背后跟随着一辆出租车，车里闪现着林要要那双猎手一样的眼睛。娄小娄要去一个喜欢奇门遁甲的朋友那里聊天。

她登陆了自己的博客。

她的博客只有十几篇文章，只有一百多次点击。

她看到了一则新留言：

博主：

你好。从你开博那一天，我就把你添加到收藏夹了，没事我就会来看一看。很喜欢你的文字，很喜欢你的心性。遗憾的是，我不能跟你交往，你永远在明亮处，我永远在黑暗处。你要记住，2007年4月23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那一天，你将遇见我。看到请回复。

2007年4月23日

看到这个日期，桑丫的心里又冒出了一种抵触感。

她给这个神秘的人写了回复：

谢谢你关注我的博客。

不知道你是谁，期待相遇，成为朋友。

刚刚回复完，就听到传来了开门声，妈妈回来了。桑丫手忙脚乱地退出博客，关掉电脑，然后拿起一本书，跑进了卧室。

妈妈走进家门，一边换鞋一边用那双鹰一样的眼睛扫视，然后走到电脑前，伸手摸了摸主机，脸色一下就阴了。

放学的时候，桑丫总是走得很慢很慢。

她不愿意回家，更喜欢一个人静静地走在路上。夕阳在楼群中露出半张脸，光线柔和，就像爸爸的笑容。微风轻轻吹在面颊上，无比惬意。

她一边走一边想心事。

朱玺最近不太纠缠她了。他从小就被大人宠着，对什么事都不可能执著。最近他好像又喜欢上了班里的另一个女生，放学的时候，桑丫几次看见他带着那个女生一起坐进他家的车。那个女生叫帕丽，挺漂亮，她的父母是进城务工的农民，生活很贫困。不过，前几天，她突然有了一部新手机。看来，那是朱玺给她买的，他那些散发着手机味道的短信，终于有了可以发送的号码了……

桑丫真想就这样一直走下去，不管前方是什么。

可是，家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等着她，她必须走进去。

走到巷口的时候，她在一条石凳上坐下来，继续胡思乱想。

不知不觉，天就擦黑了。

天一黑，她就感觉到了那个人的存在。

今天，她没有带录像机，前些天已经还给朱玺了。

她站起来，快步走进了小巷。那双眼睛始终晃动在她的脊背上。她没有回头，她知道回头也看不见什么，照常朝前走。

走出一段路，背后的声音复杂起来，她转过身，大吃一惊，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几十只猫，都是白色的，它们迈着猫步，静悄悄地朝前走，一双双眼睛都阴翳地盯着她。

这是城市，哪来这么多的流浪猫？

桑丫呆住了。

这群猫慢慢走过来，经过她的两旁，继续朝前走，像一片白色的云团飘了过去，没有一只猫回头。

它们走过去之后，桑丫看见远处有两只黑糊糊的东西，朝回走了几步，她看清那是一双黑皮鞋，它们摆在巷道中央，鞋尖朝着她。

她一直习惯垂着头走路，因此，她断定刚才走过来的时候，并没有发现这双鞋。

她一步步走近这双鞋，打算看个仔细。

通过目测，她猜这双鞋大约四十三码，这个尺寸与那天半夜在面

粉上显现出来的脚印差不多！不知道是不是风吹的，桑丫看到鞋带在动。

就在她停在这双鞋跟前时，两只皮鞋突然动起来，退着走到墙壁下，然后转过去，蹬了几下就爬上了墙头，跳进里面的院子里。

那绝对是人的动作！

桑丫掐了掐自己的脸蛋，很疼，这不是噩梦。

她一直呆愣着，不知道是没有回过神，还是在等那双皮鞋出现。她忽然后悔起来，刚才她应该朝皮鞋上方摸一下，说不定能摸到一个身体！

第二天，小巷里一户人家的女主人，早晨出去买菜，打开门，看见一双崭新的皮鞋丢在院子里，她捡起来看了看，又在院子里扫视了一圈，突然返回家中，大喊大叫起来："昨天夜里家里进贼了！"

老公正在睡觉，不耐烦地问："丢什么东西了？"

她说："没发现丢什么……不过，我在院子里发现了这双皮鞋！"

老公爬起来看了看，又穿在脚上试了试，竟然很合脚，于是说："人家什么东西都没偷，还给你送来了一双新皮鞋，你管人家叫贼，冤不冤哪？"

说完，蒙上被子继续大睡。

"皮鞋"事件，让桑丫受到了惊吓，她高烧了。

第二天一放学，她赶紧回家。她再也不敢一个人走夜路了。

这天，她放学回到家，妈妈刚给她打开门，跳跳就对着她乱叫起来。

妈妈抱起它，摸了摸它的毛，轻声说："乖宝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连姐姐都不认识了呀？"

然后，她指着桌子上的饭菜说："快吃饭吧。"

桑丫放下书包，说："妈，我今天有点儿头疼，想休息，不吃了。"

妈妈说："怎么能不吃饭？喝点儿粥再躺下！"

桑丫已经走进卧室，在床上躺下了。

妈妈走进来，摸了摸她额头，说："是不是中暑了？我给你弄点儿药去。"

桑丫说："不需要，躺一会儿就好了。"

妈妈说："不行！你马上要高考了，身体最重要，千万不能马虎！"一边说一边出去拿药。

跳跳站在客厅里，依然对着半空叫个不停。

桑丫的心里一冷——难道他又来了？

妈妈端来了粥，拿来了药，桑丫吃下后，拉上窗帘躺下来。

迷迷糊糊中，她听到跳跳一直在叫，一会儿跑到沙发的拐角叫，一会儿跑到阳台叫。妈妈恼怒了，对它吼："你总叫什么？见鬼了？"

天黑之后，妈妈抱起跳跳，回了自己的卧室。她关上门后，跳跳又叫了好半天，终于渐渐安静下来，房间里恢复了沉寂。

桑丫终于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迷迷糊糊中，她来到了一条陌生的小街上，两旁是低矮的店，都打烊了。有一家店门口挂着灯笼，幽幽地亮着。她看了看牌匾，是一家鞋店。于是，她趴在窗户上朝里望去，想看看有没有喜欢的鞋子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倒吸一口凉气——货架上都空了，所有的鞋子跑到了地上，一双男鞋搭配一双女鞋，一对对在地上跳着舞……

她还梦见了一个足球场，高处亮着水银灯，苍白得就像死人的脸。环形看台上空荡荡的，只有她一个观众。足球场上，奔跑着十几双球鞋，纷纷争抢一只足球——她自己穿着一双红色绣花鞋。她想逃离这场诡异的球赛，可是却找不到出口。这时候，有一双球鞋径直朝她走过来，停到她跟前，说："绣花鞋，我们一起踢好吗？"

她还梦见她走进了一片坟地，阴风阵阵，荒草萋萋。她看到，每个墓碑前都有一双鞋子，每一双鞋子的鞋尖都朝上。她怕极了，转身想跑，那些立起的鞋子纷纷倒下来，鞋尖转向她，一下下整齐地跳着，朝她逼近过来……

半夜的时候，有人冲进了桑丫的卧室，桑丫被惊醒了，一下就坐起来，大声问："谁？"

妈妈说："我！"

她转身把门锁上，然后就摸起了电话。

桑丫感觉到出事了，急切地问："妈妈怎么了？"

妈妈一边拨号一边低声说："家里进来人了！"

桑丫说："在哪儿？"

妈妈颤巍巍地说："在书房里！"

电话通了，妈妈大声说："110，快来人！密云小区33号楼702！"

放下电话，她四处寻找武器，只看到一副网球拍，她拿起来递给桑丫一只，把另一只紧紧抓在了手中，趴在门上，听外面的动静。

外面死寂无声。

妈妈一动不动，继续听。

警察的速度非常快，不到十分钟，他们就敲响了门。

妈妈立即跑出卧室，冲到门口把警察放进来。

来了三个警察，一个胖的，两个瘦的。他们一进门就问："怎么回事？"

妈妈说："刚才我起来上厕所，听到书房有动静，就走过去看了看，竟然看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！"

三个警察同时拔出手枪，悄悄逼近了书房。

桑丫起来了，站在卧室门口紧张地看。

三个警察在书房门口停住，胖警察抬脚就把门踢开了——里面没人。

警察打开灯，四处搜查了一番，确实没人。一个瘦警察撩开窗帘，看了看窗子，窗子完好无损。接着，他们又检查了所有的房间，还是没人。

三个警察都收起了枪，胖警察对妈妈说："你能描述一下那个人的体貌特征吗？"

妈妈说："当时书房很黑，看不清楚……对了，他光着脚，没有穿鞋！"

胖警察问："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在干什么？"

妈妈说："他好像在写字……"

胖警察问："摸黑写字？"

妈妈说："嗯。"

几个警察互相看了一眼，胖警察继续问妈妈，其中一个瘦警察走进了书房。

书房的桌子上端端正正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满歪歪斜斜的字，瘦警察拿起来走出书房，对妈妈和桑丫说："你们来看看，这是谁写的？"

妈妈接过去看了看，摇摇头，又递给了桑丫。

桑丫看了看，也摇了摇头。纸上写着：

2007年4月23日。雨。

我闲着没事出来散步，在半空中，我一眼就看到了你。你在一条胡同中行走，无比艳丽。你是一朵花，我是一滴雨。我想我必须降落，才可以跟你相遇。亿万滴雨，如果我能砸到你的脑袋上，那真叫运气。就这样，我扑向大地。一阵风推动我偏南，我没有同意。一阵风推动我偏北，我没有同意。正正当当，我俩撞在了一起……天意。

胖警察说："看来，今夜确实有人潜进了你们家，也许是个流浪汉，也许是个精神病。以后睡觉之前，千万要锁好门窗。"

三个警察离开之后，妈妈走进桑丫的卧室，坐在了她的床上。

桑丫安慰说："妈，你可能看花眼了。"

妈妈说："他都留下字迹了！"

桑丫说："前几天，我的几个同学来过咱家，说不定，是他们瞎写的。"

妈妈想了想说："可能是我神经过敏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常常有一种感觉，好像这个房子里总共有三个人……"

桑丫说："这话你不要跟爸爸说，爸爸会以为第三者插足了。"

妈妈拍了一下桑丫的脸："傻丫头，胡说。"

桑丫说："妈，你要是害怕，就和我一起睡吧。"

妈妈轻轻应了一声，扯过被子，和桑丫躺在了一起。

桑丫有十年没和妈妈一起睡过了，她轻轻抱住了妈妈。这一刻她忽然觉得妈妈其实很脆弱。

她再也没有睡着。

她又开始思考生命的秘密。

有个叫丸子老婆的人，曾在她的博客上留言：

我们的一生，也许只是某人的一场梦。我们的死亡是因为某人的梦醒了，那人醒来后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。对于做梦的人，不过一夜的时间，而对于我们却是一生。那么所谓的来生不过是另一场梦的开始。在另一场梦里，我们会忘记一切，开始新的生命，偶尔遇到熟悉的场景或似曾相识的人，也只不过是两场梦的相似之处罢了。

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在丰富别人的一场梦，毫无意义。那个操纵你一生的做梦者，他也许同样是活在别人的梦里。真实的世界套着虚幻的世界，无穷无尽。

那么，昨夜你是否也主宰了你梦中人的一生？

天快亮的时候，跳跳在另一个卧室里，又好像看见了什么，"汪汪汪"乱叫起来。

16　更改

不管是上班的时间，还是八小时之外，林要要总是不停地给娄小娄发短信。

开始的时候，娄小娄偶尔还回复，时间长了，她的短信就全部泥牛入海了。

这一天，林要要偷偷来到北方中医院针灸科门外，一边给娄小娄发短信，一边透过门缝朝里窥视。

里面有三个患者，都是老年人。

娄小娄穿着一身白大褂，洁净而端庄。他的办公桌上，放着一束素雅的百合花，白色的诊室中，它的娇黄显得无比可爱。娄小娄是北

方中医院唯一养花的大夫。

林要要："上上个月，我给你发了四百五十六条短信，你总共给我回了六条。上个月，我给你五百一十四条短信，你总共给我回了三条。这个月，我给你发了六百九十三条短信，你一条都没回。"

很快，娄小娄的短信就响了，他拿起手机看了看，随手放在一旁，继续工作。他在给一个老人针灸脖子。

林要要："帅哥，来点儿互动好吗？"

娄小娄又拿起手机看了看，不耐烦地嘀咕了一句什么，打开抽屉，把手机扔了进去。

林要要："你可以不理我，不过我还是要不断给你发短信，你就当是一个信徒在对她的神喃喃祷告吧。"

这次，娄小娄的短信响了后，他连看都没看一眼。

林要要沮丧地离开针灸科，眼圈有点儿湿。一个医生迎面走过来，正巧她认识林要要，她问道："林要要，怎么了？"

她干涩地笑了一下，低下头匆匆走了过去。

这天下班之后，她到超市买了一摞杂志，回到家，趴在床上，查找关于男人喜欢什么样女人的文章。

最后，她得到一个很老旧的答案——男人都是喜新厌旧的。

她想来想去，变则通，既然现在娄小娄怎么都不接受自己，那么就要从头到脚改变自己，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。

第二天，她买来一大堆碟片，都是青春偶像剧，美国的、韩国的、日本的、香港的……连续看了好几夜，她仔细研究每一个令男人神魂颠倒的女主角，学习她们的表情、说话、服饰、手段。

一周后，她带上自己的银行卡，取出了大部分积蓄，来到商场买了十几套时装，一些高档首饰，还有一瓶巴黎兰蔻香水。

回到家，她仿照电影中女主角的打扮，开始包装自己。

这天下班之后，林要要来到地下停车场，倚靠在娄小娄的车上，等他。娄小娄看到她之后，差点儿没认出来："你……你在这里干什么？"

林要要用电影女主角的表情对他微微一笑，说："我搭你车好吗？"

娄小娄说："我今天去郊区办点儿事，我朝西你朝东，你搭不了。"

林要要说："傻瓜，我也可以朝西呀。"

娄小娄说："你到底想去哪儿？我送你。"

林要要说："我跟你一起去办事，然后去你家，给你洗衣服。明天是周末了。"

娄小娄说："昨天我叫了钟点工，都洗了。需要你帮忙的时候，我会找你，谢谢。"然后，他就钻进了车里。

林要要站在了车前，说："傻瓜，你没发现我不一样了呀？"

娄小娄抬起头，从上到下仔细看了看，笑了。

林要要问："你坏笑什么？"

娄小娄说："我感觉有点儿怪……"

林要要说："为什么？"

娄小娄说："我总觉得，你穿上了别人的衣服，化上了别人的妆，搽上了别人的香水，挂上了别人的笑——不自然，还不如过去了。"

林要要泄气地说："臭嘴。"

娄小娄说："好了小姐，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家。"

林要要没有上车，她站到车窗外，说："娄小娄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你能如实告诉我吗？"

娄小娄说："没问题。"

林要要说："你喜欢哪个女明星？"

娄小娄笑了："没有一个喜欢的。"

林要要说："撒谎。"

娄小娄说："我不喜欢光芒四射的女人，太虚假。相对说，我更喜欢灰姑娘。"

林要要想了想，又说："你能把你心里喜欢的那种女孩画出来吗？——我知道你会画画的。"

娄小娄说："你到底要干吗？"

林要要说："我只想看一眼。"

娄小娄说："好吧好吧，哪天我画一张给你。"

娄小娄驾车又来到了那个垃圾场。

他把车停在那排工棚一样的房屋前，看到了那个有龅牙的河南妇女，她正在院子里洗一堆空瓶子。

娄小娄喊道："大嫂。"

妇女抬头看了看他，说："噢，你是来拉那台传真机的吧？"

娄小娄说："它还在吗？"

妇女说："当然了。"

她走回屋里，很快就把那台被砸瘪的传真机抱了出来。

娄小娄接过它，说："大嫂，谢谢你替我保管它这么多天。"

妇女突然说："你去找一个大仙，在它身上贴一道符吧。"

娄小娄说："有必要吗？"

妇女说："它的身上一定附了什么东西。你把它拿回家，天天待在一起，不害怕吗？"

娄小娄回到家，把传真机抱进书房，端端正正摆在了桌子上。

他不怕它。

他甚至对它有了一种亲切的感觉。

如同一个前生前世的旧友，你误解他，你怀疑他、训斥他、抛弃他……几个轮回之后，他依然紧紧跟在你的身后，心平气和地跟你聊天……

他把林要要的嘱托给忘了。

这个女孩忽风忽雨，娄小娄根本没在意她的话。

不过，林要要没有忘。她发来短信，提醒道：娄小娄，别忘了画那个女孩。

娄小娄知道，如果他不画的话，她又有理由没完没了地纠缠自己了。

于是，他苦笑一下，走进书房，支起画板，准备动笔了。

梦想中的她，到底长什么样呢？

这是娄小娄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。他的心思渐渐凝重起来。这时候他才感觉到，让你在纸上描画出你的梦中情人，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，还有一种近乎庄严的感觉。

从他有了性别意识起，那个女子就出现了，梦里梦外，忽远忽近。她一直很模糊，他只能感觉到她的笑容和芬芳……

这时候，短信又响了。

他打开看了看，愣住了。短信是这样写的：不要给林要要画像，不然，你就毁了她！

这个人是谁？

他怎么知道，此时自己正要动笔给林要要画像？

他下意识地四下看了一圈，又打开窗子朝外看了看，没有人啊。

他又陷入了冥思苦想。

以前，有个短信曾经提醒自己，不要去南辰商场买表，他没有听，结果把钱包丢了。现在，这个短信又提醒自己，不要给林要要画像！他感觉，今天发短信的人，和那天发短信的人，应该是同一个人……

不管这个人是谁，娄小娄都不敢轻易动笔了。

第二天，林要要打来电话，追问他画没画出来。

娄小娄说："我太忙了，过些日子吧。"

第三天，林要要又打来电话，追问他画没画出来。

娄小娄还是说："再过些日子吧。"

第三天晚上，林要要直接闯进了他的家。

她说："娄小娄，除了这张画，我还求过你什么？"

娄小娄说："我想画，怎么都画不出来。"

她说："你骗我。我要你现在就画！"

娄小娄说："你别逼我了。"

她说："你不画，今天我就不走。你信不信？"

娄小娄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说："好吧。"

他再一次来到书房，支起画板，准备描画梦中的女孩了。

林要要坐在他旁边，等着。

娄小娄的心思有些乱，说："你干扰我了。你出去，画完了我叫你。"

林要要说："好，我去上网。"

娄小娄把门关上，继续捕捉那个梦中女孩的面孔，追忆她的气质，终于动笔了。

这是一个艰巨的工程。一直过了两个钟头，一个陌生的女孩才显现在画板上。娄小娄久久凝视这个画中人，为自己的画技感到震惊——他相信，他已经准确地把幻想中的那个女孩勾勒出来了！

就像一个离奇的梦，被导演展现在屏幕上。

就像一个模糊的影像，一点点被电脑复原。

就像一个抓不到的幻影，被道士固定在光天化日下。

就是她。

他把这幅画复印了一份，然后打开门，说："林要要，给你吧。"

林要要跑过来，接过这幅画，仔仔细细看了半天，不屑一顾地说："这就是你喜欢的女孩？"

娄小娄说："差不多吧。"

林要要说："我以为你喜欢的女孩肯定倾国倾城，没想到这么普通！"

娄小娄说："她不漂亮吗？"

林要要说："你觉得呢？"

娄小娄说："在我看来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她漂亮。"

林要要说："这就叫王八瞅绿豆——对眼了。好了，你完成任务了，好好休息吧，我走了。"

离开了娄小娄家之后，林要要坐在了楼梯上，借着灯光，反复端详这个画中女孩的五官。

有一个小男孩跑上来，伸过脑袋看了看，问："阿姨，这是谁啊？"

林要要说："这是我，你没看出来呀？"

小男孩看了看林要要，又看了看画中人，摇了摇头，说："这是谁画的呀，一点儿都不像。"

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娄小娄感到很清净。

他想来想去，忽然意识到：林要要的短信中断好长时间了，她好像也好长时间没来北方中医院了。而且，娄小娄走在路上，再也感觉不到背后有人盯梢了。

他认为，林要要已经放弃，从他的生活中蔫巴巴地隐退了。

想起以前对林要要的冷漠，他感到了一丝歉意，想着哪天请林要要一起吃个晚餐。

他给她打了一个电话，她却关机了。这有点儿反常。

这一天，他去那家制药厂办个事，顺便去看了看林要要。林要要不在。她的同事说：她好长时间没来上班了，可能跳槽了。

回来的路上，娄小娄一边驾车一边琢磨，她去哪儿了呢？

回老家了？

林要要的老家在东北。她不可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离开北京。

被人害了？

近期，并没有发现什么无名女尸之类的新闻。

某种人在你眼前晃动，你可以安心。有一天，这个人突然在你视野里消失了，那么你就要当心了。

想着想着，娄小娄听到背后传来衣服摩擦座椅的声音，他回头看了看，后面是空的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他听见背后传来降落车窗的声音，他又回头看了看，后面还是空的。

他打开了收音机。

收音机正在播报新闻：今天中午，有一位家长，送孩子参加高考，在某中学大门外等候的时候，忽然昏厥。医生说，这位家长是由于过度劳累和担忧导致的虚脱，经抢救，已经脱离了危险……

娄小娄忽然想到，今天是高考第二天。不知道桑丫怎么样了……

开着开着，娄小娄竟然迷路了，他在一条立交桥上转悠了好长时间，才驶上回家的路。他快进入小区的时候，天色暗下来。

娄小娄从反光镜中看到了一辆车，也是一辆银灰色的宝来轿车。娄小娄的车快，它也快；娄小娄的车慢，它也慢。它没有开车灯，近近地贴在娄小娄的车尾上，娄小娄始终看不见司机的脸。

是林要要？

娄小娄慢慢停下来。它也停下来，贴在了娄小娄的车后。

娄小娄朝前走，突然加速。那辆车也同样加速。

娄小娄开进小区地下停车场，那辆车依然跟随。娄小娄恼怒了，突然踩了一脚刹车，它“哐”一声就撞上来了。

娄小娄下了车，径直走了过去。

他终于看到这个司机了，是个男的。他满身酒气，趴在方向盘上“呼呼呼呼”睡着了。

他推了这个醉鬼一下，说：“醒一醒！”

这个醉鬼含糊不清地说：“我是修传真机的……”又睡了过去。

林要要拿着娄小娄画的那张画像，走进了一家整形美容医院。

接待员是一个漂亮女孩，她牙齿伶俐地向林要要介绍了他们医院的设备、专家、信誉，然后她询问林要要做什么项目。

林要要把手中的画像递给她，说：“依照这个女孩的模样做。”

接待员说：“这个……我请一个专家来跟你谈吧。”

她出去之后，很快就走进来一个中年男医生，十指修长，眼神温和，气质十分让人信任。

林要要把手中的画像递给他，说：“这是我希望中自己的样子，专门找人画了出来，你们能做到吗？”

医生拿起画像看了看，又打量了一下林要要的脸，说：“这个画像和你的长相差距比较大——她是长脸，你是短脸；她是窄额头，你是宽额头；她是尖下巴，你是圆下巴；她是高鼻梁，你是塌鼻梁；她是大眼睛，你是小眼睛……这几乎等于换了一个人。作为一个男人，而不是一个整容医生，我个人觉得你有你的姿色，有你的特点，不如根据现在的基础做，让你变得更完美。”

林要要有些不耐烦：“我只想变成这个画像上的女孩，需要多少时间？”

医生想了想说：“大约六个月时间。”

林要要说：“我现在就交费。”

晚上，娄小娄上网登陆QQ，寻找桑丫，桑丫在线。

娄小娄：桑丫，你考得怎么样？

桑丫：过去了。

娄小娄：顺利吗？

桑丫：没问题。我三个志愿报的都是北京的学校——中国人民大

学，北京中医大学，北京传媒大学。三个月后，我就可以去北方了。

娄小娄：我接你。

17　显形

桑丫又把那台小巧的录像机借来了。

她把它塞进书包，露出摄像头，随时准备着。

一连几天，那个看不见的人都没有出现。

这天离开学校之后，桑丫走进那条小巷，终于听到背后响起了那个人若有若无的脚步声。他出现了！

桑丫心中一阵紧张。

回头看，小巷里不见一个人，也没有出现鞋子。

她若无其事地把书包转到前面，颤抖着按下录像键，又把书包转到背后去了，然后，慢慢朝前走。

也许是桑丫刚才的小动作，引起了那个人的警觉，他尾随桑丫走了一段路，终于站住了。桑丫也停下来，一步步地朝后退去——她要让这个看不见的人在录像中更清晰一些！没想到，她竟然听见那双脚快步离开了。

她转过身，望着空荡荡的小巷，心中生出一股快意，原来他害怕录像机！

回到家，桑丫反身把门锁上，急急地掏出录像机，和电视连接。

妈妈还没有下班，外面已经有点儿黑了。跳跳围着她，咿咿呜呜地撒娇，好像在问她录像机是什么东西。

要按下播放键的时候，桑丫忽然犹豫了。

这一刻，她又紧张又害怕。

她想，还是等妈妈回来一起看吧。可是，她怎么向妈妈解释这段录像的来龙去脉？或者，明天拿到朱玺家去看，又担心经过漫漫长夜，这个不知道是人是鬼的东西会在录像机里一点点淡化，最终无影无踪……

她一狠心，播放了。

她在走，镜头在晃……

跳跳突然冲到电视前，对着画面“汪汪”叫起来——空荡荡的小巷里，果然影影绰绰走着一个男人！

桑丫的心像犯了心脏病一样狂跳起来。

录像中的房舍、巷道、院墙，都十分清晰，只有这个人的影像很模糊。

他好像就是那个曾经出现在“汽车酒吧”对面的那个男人。现在，他穿着浅黄色正装衬衫，藏青色正装长裤，却没有穿鞋。他光着一双脚丫子，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小巷中，显得十分古怪。他的眼睛始终直直地盯着桑丫的背影。

跳跳叫得越来越激烈了，开始一下下朝电视上扑，好像看到了哪辈子的死对头。

她死死盯着电视，全身开始哆嗦。她发现，录像中的影像很不真实，甚至是半透明的，穿过他，桑丫隐约能看到巷口那家小宾馆的招牌。他如同一个幻觉，和真实的景物重叠在一起……

走着走着，他把视线降低了，似乎发现了桑丫书包里的摄像头，一下就站住了。镜头一点点推进，那是桑丫在后退。

他盯着摄像头，突然转过身，快步跑到巷口，一转弯就不见了。

画面上突然出现了一只毛烘烘的蓝眼睛，画外音惊天动地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

桑丫一下就跌坐在地上。

那是原来的一段录像，一个外国的恐怖片。尽管如此，桑丫依然很难从那种惊吓中回过神来——两段录像怎么剪接得这么巧？

那个人的影像消失之后，跳跳就不再朝电视上扑了，它对着画面中的小巷叫了一会儿，咿咿呜呜地走到桑丫身旁，开始撒娇地舔她的鞋。

桑丫坐了一会儿，把录像倒回去，想再看一次。

没想到，第二次播放时，那个影像就消失了，画面中只有一条空荡荡的小巷。桑丫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跳跳却仿佛看到了什么，小脑袋警觉地转向电视，又开始狂吠起来。叫着叫着，就愤怒地朝电视上扑去……

有人敲门。

桑丫说：“谁？”

妈妈说：“你是不是欺负我的跳跳了？”

桑丫把录像机还给朱玺的时候，对他说：“我拍了一段录像，你回去看看。”

朱玺说：“你拍了什么？”

桑丫说：“我不知道你能看见什么。不管你看见了什么，你都要告诉我。”

朱玺说：“听起来挺恐怖的。”

第二天，朱玺来上学，对桑丫说：“桑丫，你吓死我了！”

桑丫一愣：“怎么了？”

朱玺说："你怎么拍到的啊？"
桑丫说："你看到的是什么？"
朱玺说："一条空荡荡的小巷，一身衣服在朝前走。"
桑丫张大了嘴巴，说："你没看见人吗？"
朱玺说："哪有人啊，只有一身衣服！"
桑丫说："什么衣服？"
朱玺说："一件浅黄色正装衬衫，一条藏青色正装长裤。"

18　函授

那台传真机摆在桌子上，就像一具木乃伊，没有一丝呼吸。

娄小娄甚至有些怀疑了，说不定那个捡破烂的妇女在说谎。一台已经被砸得七零八落的传真机，怎么会吐出传真来呢？

可是，一台已经送人的传真机，为什么还能接到发给原来主人的传真？难道林要要也在撒谎？

可是，一台不连线的孤立传真机，为什么还能接到传真？难道自己也在撒谎？

娄小娄对这台传真机越来越期待了，每天早晨，他都要跑到书房看一看，有没有传真发来。神迹没有再现。

一些朋友来家里做客，对他的家居摆设赞不绝口，只有看到了这台传真机很不理解："这是什么？"

"这是传真机啊。"

"还能用吗？"

"要是你们给我发传真，它收不到。"

"那你怎么不扔掉它？"

"它只能收到一个人的传真。"

"这事真新鲜。它能发出去传真吗？"

"我只能接收，却无法给对方发送任何东西。"

这一天，娄小娄给传真机接上了电话线，好像给一具尸体的嘴里塞进了氧气。期望它再一次吐出奇门遁甲。

几天过去了，传真机没有任何动静。这个老朋友终于伤心了，跟他割袍断义，拂袖远去了，天高地远，云深不知处。

娄小娄不由后悔起来。

总在书房里放这样一个难看的东西，总是不合适的。娄小娄准备把它扔掉了。

就在这天晚上，半夜里他隐约听见书房传来“吱吱啦啦”的声音，他的心一下兴奋起来：传真机又开始工作了！

他起身下了床，走进书房，顿时目瞪口呆。

昏暗的夜色中，一只手从传真机里费力地伸出来，另一只手也伸出来，那是一双苍老的手，接着就卡住了。这个人全力挣扎着，如同分娩一样艰难。

娄小娄愣愣地看着，不知道应该帮助他，还是应该把他推回去。

终于，一颗头发花白的脑袋也伸了出来，露出一张清癯的脸，他青筋暴凸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快来帮我，把身子拉出来！电话线太细了，箍住我了……”

娄小娄走上前，抓住他冰凉的双手，使劲儿朝出拽，终于把他拉了出来。

娄小娄问：“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呢……你是谁？”

老人看了看书房里的摆设，说：“你猜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你是我的祖先？”

老人说：“再猜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你是我老了之后的样子？”

老人说：“再猜。”

娄小娄打量着老人身上的中式对襟服，突然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在第六十四频道出现过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这个世界就像电视屏幕一样，一下布满了雪花，老人消失了。

娄小娄一激灵，醒过来。

万籁俱寂。

他爬起来，走进书房，打开灯，看到传真机吐出了一张纸。

这一次，传真的内容是奇门遁甲的神盘，传统叫“神煞”，就是八种影响人吉凶祸福顺蹇穷通成败贫富的神秘能量：天乙之神，值符。所到之处，百毒消散；虚诈之神，螣蛇。性柔而口毒，专司惊恐怪异之事；荫佑之神，太阴。性质阴暗，善藏匿；护卫之神，六合。性情平和，专司婚姻交易中介牵线；凶恶刚猛之神，白虎。嗜杀，专司兵戈争斗杀伐病死之事；奸谗小盗之神，玄武。热衷阴谋贼害，专司偷盗逃亡口舌之事；万物之母，坚固稳重之神，九地。性质柔韧好静。万物之父，威严强悍之神，九天。性质刚直好动。

地盘，天盘，人盘，神盘，都已经具备。

地球上的九宫八卦，八个方位，天上九星、人间八门、自然界八种神秘力量，一年二十四节气、月、日、时辰，组合在一起，构成了一个具有宇宙全息特征的立体时空模型。不过，奇门遁甲的信息很抽

象，需要自己去思考、梳理、解读。这时候，娄小娄并不能完全解悟其中奥妙。

19　泪

桑丫接到了录取通知：北京中医大学。

朱玺打来了电话，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

朱玺说："我完了……"

桑丫问："落选了？"

朱玺说："我知道我考不上。不过家里会拿钱送我读大学，我告诉他们，我要去北京，他们已经运作好了。我不是说这事，我是说……她不理我了。"

桑丫问："帕丽？"

朱玺说："嗯。"

桑丫说："真没出息，连个帕丽都搞不定！她这次高考的情况怎么样？"

朱玺说："好像是北师大。"

桑丫说："你要记住，女孩子是征服来的，不是乞求来的。你先冷落她一段时间，不要太主动。开学之后再说，我帮你。"

朱玺说："我听你的。"

妈妈回到家，面孔第一次不再严肃，笑得极其灿烂，脸上的皱纹似乎一下都不见了。

她说："桑丫，今天晚上妈妈选了一个大酒店，带你去庆祝一下！"

桑丫说："妈，那得多少钱呀？咱家又不富裕。在家吃吧，我来烧菜。"

妈妈说："不行！再困难，今天也要奢侈一下。这十二年，妈妈没有白操心！"

桑丫说："十年。你忘了，我在小学时连跳两级呀。"

妈妈从口袋里小心地掏出一叠东西，外面用报纸包着，里面是一个牛皮纸信封，信封里是百元钞票，厚厚的。这让桑丫很吃惊，在她记忆中，妈妈一向省吃俭用，口袋里从来都是零钱。信封里这些钱，差不多是她全年的工资！

妈妈说："桑丫，今天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不要心疼钱！"

桑丫鼻子一酸，说："妈，我们就在楼下那家成都餐厅吃吧。"

妈妈说：“那怎么行呢？妈妈有钱的。”

桑丫说：“妈，如果你想让我高兴，你就听我的。”

果然，这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俩，在一家简陋的小餐厅，完成了她们的庆祝。妈妈喝多了，她不停地说：“妈妈今天高兴……”母女俩总共花了六十二元钱。

同一天晚上，在一个叫“6号公馆”的夜总会，朱玺的父亲请了一些商界朋友，为儿子即将独立远行去北京读书欢庆。还有一个内容——庆祝朱玺成人。朱玺刚刚过完十八岁生日。

就在这一天，朱玺的爸爸竟亲自为儿子选了两个小姐作陪，称：“这是让你接触社会。”他知道儿子失恋了，近些日子，儿子一直萎靡不振。

大家喝酒唱歌，一直闹到深夜。朱玺的父亲共消费了三万四千元。

去北京入学的前一天，桑丫又激动又紧张。因为，她要见到娄小娄了。

她就像写小说一样，反复设想她和娄小娄第一次相见的情景，每次的想象都不同。

本来，妈妈已经请好了假，一定要送桑丫去北京。桑丫死活不让她去。她说：“妈，你相信我，没事的。”

妈妈说：“从明天起，你就要一个人面对一切了。你要时时谨慎，处处小心，一个不留意，就可能导致让你悔恨终生的失误。不要相信陌生人。天一黑就要回到学校去。永远不要吸毒。要节制自己的欲望，不要轻易把自己给哪个男人。你要有强大的内心，要有永不屈服的信念。走出一段路之后，记得要回头看一看。不要小看一分钱。缺钱的时候，就给妈妈打电话……”

说着说着，妈妈的眼睛就湿了。

桑丫说：“妈，你这样就好像生离死别似的！”

妈妈想给桑丫买一张卧铺票，桑丫没有同意，她自己到火车站排队买了一张硬座票。妈妈在家为她打好了行李，装了两大包东西，有书，有衣服，有泡菜——豇豆、嫩子姜、海椒、大蒜，有干咸菜——萝卜干、节节菜、麦酱、豆腐乳。

下午，妈妈带着她，去监狱看望了爸爸。

爸爸依然穿着那身灰色囚服，他似乎突然老了很多。

当他得知桑丫考到了北京之后，双眼陡然射出惊喜，接下来就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了：“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我女儿能行的！”接着，他把目光投向妻子，说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……”又把目光转向桑丫：“谢谢你……”

桑丫说："爸，以后来我看你的次数就会少了，你保重自己。"

爸爸说："爸爸还有一年多出狱了，很快的。出狱之后，就去北京看你！"

桑丫离开的时候，又感觉脊梁骨上有眼睛了。她转过头去，看见爸爸正难过地望着她，眼泪顺着焦黄的脸颊簌簌流下。

这是桑丫第一次见到爸爸哭。

爸爸见她转过头来，慌乱地朝她笑了一下，然后急忙转过身去。

走出监狱，桑丫跟妈妈去小街的尽头坐公交车。两旁是无际的田野。

桑丫说："妈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采点儿花。"

妈妈说："太晚了，快走吧。"

桑丫说："我很快就回来。"

她走进田野之后，坐在草上，迎着风，眼泪"哗哗"淌下来。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似乎这次离开父亲，她和父亲就再也不会相见了。

田野上，开满一簇簇鲜艳的野生红玫瑰。那些花儿都朝她微微摇晃着。

她莫名其妙想起一句戏词——抬头看见红玫瑰，一生一世不流泪。

回到城里，桑丫和妈妈直接去市场买菜了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桑丫看见跳跳趴在角落里，盯着半空，眼珠子转来转去，不知它在看什么，看得那么认真。

吃完饭，天就黑了。桑丫躺下后，妈妈走进来，躺在了桑丫身边。母女俩在黑暗中一直聊到半夜。

桑丫在妈妈身边一直长到十六岁，这是她第一次即将离开妈妈远行。过去，在她心里，妈妈是一个单调而专制的人，她跟她在感情上很难接近。现在，她忽然感觉到了母亲的慈爱。

终于，妈妈说："明天你得坐车，好好睡一会儿吧，妈妈走了。"

桑丫说："妈，你也累了，早点儿睡。"

妈妈为桑丫掖好身上的毯子，轻轻走了出去。

桑丫的卧室只剩下她一个人了。

她不可能睡得着，继续想象她和娄小娄见面的情景——

黄昏，夕阳，一片宽敞的草地，开满了红玫瑰。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，姗姗走向他。他已经坐在草地上等她了。

桑丫笑着说："我迟到了吗？"

娄小娄急忙摇摇头，说："是我早到了。"

于是，她就坐在了他的身边。他的身上有一股来苏水味……

傍晚，一个非常幽静的酒吧。几个服务员一个比一个优雅。这次是她等他。酒吧的色调暗红，她就穿一件黑色T恤；酒吧的色调墨绿，她就穿一件米白T恤。他来了。

她笑着说：“我早到了吗？”

他急忙摇摇头，说：“是我迟到了。”

然后，他就坐在了她的身旁。他的身上有一股来苏水味……

她慢慢坐起来。

来苏水味。

她又闻到那股来苏水味了！

意识到这一点，她一下就坐起来，打开了灯。

她仔细打量了一下卧室的各个角落，不知道他存在于哪里。不过，她有了一种预感——今天是她在家乡的最后一夜，他要显形了！

最后，她的眼光落在了梳妆台上——那上面出现了一张纸。那应该是从她一个笔记本里撕下来的，她认得那种花纹。可是她从来没有撕过那个本子。

她面对着那张纸，突然说：“我知道你在我的房间里，你想说什么，说吧。”

深夜里，她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，她为自己的喃喃自语感到恐惧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张纸上果然出现了字迹！

不见笔，却能听到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。

她的心蓦地收紧了，注意观看上面的字，写的是：千万不要去北京。

她紧张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那支看不见的笔又写了一行字：千万不要去北京。

桑丫按了按胸，压制了一下心跳，说：“我不知道你是人是鬼，不过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不可能的。”

纸上又出现了一行字：听我的，千万不要去北京。

桑丫说：“我不会改变了。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，我都要去。现在请你离开。”

纸上再没有出现字迹。

过了好半天，有两滴水落在了纸上，把钢笔字洇了。

桑丫想了想，忽然意识到，那是泪。

第二章
两个自己

唯一的解释是：昨夜，另一个自己，那个会隐身的人，穿过墙壁，潜入了他的家。他把自己的衣服穿走了，又把他的衣服留下来……



1　初见北方

火车上，人很多。

所有的人都是陌生的，但是桑丫能感觉到，其中有一双熟悉的眼睛在盯着她。

她前后左右观察了一番——旁边是一个商人模样的胖子，已经呼呼大睡。对面是一个拘谨的男孩，好像也是去读书的学生，旁边坐着他的母亲，她不时地四下张望，无疑在提防小偷。过道另一侧在打牌，有几个看热闹的人，都是背影。

没有一个认识的。

一个老头端着茶壶走过来，一边走一边谦卑地说："哪位旅客需要茶水？不要客气啊。哪位需要？"

没有人搭腔。

老头走到桑丫跟前，说："姑娘，需要茶水吗？我刚泡的，尝尝吧。"

桑丫说："大爷，谢谢你，我不需要。"

老头就走过去了，一边走一边说："哪位乘客需要茶水啊？不要客气，尝尝吧。

桑丫靠在窗子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在半梦半醒中，她感觉那双眼睛一直游移在她的额头上。

她的注意力一直系在自己的短裤上，妈妈在那里缝了一个口袋，里面装着妈妈给她带的生活费。

迷迷糊糊一直熬到天亮，终于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北方。

南方的山水，北方的平原。黑夜，省略掉了中间的变化过程。她一睁眼，就被北方的平坦和辽阔征服了，一直痴痴地朝外看。

火车缓缓驶入首都。

这是一个大气的城市，她看到了密匝匝的高楼，看到了一座座立交桥，看到了甲壳虫一样的汽车，看到了公园里晨练的老人……

列车缓缓驶进北京站，终于停下来。

大家陆续走下去。

桑丫背着大包小包，随着大家走过地下通道，走向检票口。她依然感到那双眼睛在纷乱的人流中，紧紧跟随着她。

现在，桑丫接近了娄小娄，胆气壮起来。她没有回头。

走出检票口的时候，背后传来吵闹声。回头看，有个高个子男人

被拦住了，他好像没买票。

桑丫感觉这个人有点儿面熟，却想不起来是谁。出站的密集人流把她推走了，她看到的最后一个场景是：警察把那个男人推进了补票室。

北京火车站广场上，竖着很多牌子，大部分是各个高校来接站的。

桑丫眯着眼睛寻找中医大学的字样，却没有看到。

这时候，她忽然想起，刚才那个高个子男人，很像她和朱玺在“汽车酒吧”门口看见的那个邋遢男人！后来，他在录像中露过头，又消失了……

桑丫的两条腿马上就软了。

设想一下，你偶尔回过头，看见身后跟着一个陌生人，他的穿着很普通，他静静地看着你，见你回头了，就把脑袋转向了别处……你会是什么反应？

当然，你可能不在意。

一天，你回忆起这个莫名其妙的人，心里有点儿犯嘀咕，于是又多疑地回头看了看，却再一次看到了这个陌生人，他还是穿着那身普通的衣服，还是那样静静地看着你，见你回头了，他就把脑袋转向了别处……这一次，你会是什么反应？

假如，你离开家乡，来到了一个很远的城市，走在陌生的街道上，又感觉到背后有人了，于是回过头去，看到这个人还在背后跟着你……这时候，你会是什么反应？

他好像没有工作，没有生活，没有目的，他存在的全部内容就是跟着你……

桑丫一边朝前走，一边继续寻找中医大学的牌子。

清华大学，邮电大学，北京大学，政法大学，理工大学……看了半天，有一块牌子把她的目光吸引过去，那上面写着：带你去过去，来未来。

她的心一阵狂跳，偷偷看一眼举这块牌子的人，正是在QQ上跟她聊天的那个男人。

他也看见了她，朝她微微笑着。他从来没有见过桑丫，现在，他却朝桑丫微微地笑着。

桑丫是一个冷静的女孩，此时却有些慌乱。她很想假装不认识他，低下头匆匆走掉。可是，在他那样透视一般的目光中，她知道自己根本逃不开。

现在，她感觉还没有做好准备，坐了一宿车，蓬头垢面，双眼红肿……

还有，在她想象中，她和这个男人相见并不是在这样一个场景中啊，那应该是一个黄昏的草野，四周开满了红玫瑰，晚风轻拂，花心荡漾。即使走不出城市，也应该是一个幽静的酒吧，烛光闪烁，音乐轻柔……而眼下却是大清早，是杂乱的火车站。

最后，她掠了一下额头上的头发，径直朝他走过去。

他笑吟吟地望着她。

她站在他的面前，安静地说："我不是不让你来接吗？"

娄小娄放下牌子，说："北京太大了，我来接你，你就感觉这里是你的家了。"

接着，他做了一个让桑丫永远不能忘记的动作："你的鼻子上有一个脏东西……"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来。桑丫乖乖地等着。他用修长的手指在她的鼻孔上拨弄了一下，动作很轻柔，桑丫闻到了他的手指上有一股来苏水味道。这一刻，桑丫感觉他就像父亲。

他把桑丫的行李和背包都接了过去，说："跟叔叔走。"

桑丫说："不叫你叔叔。北方。"

娄小娄说："很好，那以后我就叫你南方。"

娄小娄开车载着桑丫行驶在繁华的北京大街上。

王府井，北京饭店，天安门，西单……

桑丫看着窗外，说："我跟你想象中的一样吗？"

娄小娄说："我早就画过你。"

桑丫说："什么时候？"

娄小娄说："三个月前了。"

桑丫说："你照什么画的？"

娄小娄说："我照我的梦画的。"

说着，他从工具箱里抽出一张纸，递给了桑丫。

桑丫接过去看了看，瞪大了眼睛："你一定见过我！"

娄小娄说："你从来没给我看过视频，也没给我看过照片，我怎么可能见过你？"

桑丫说："不然，你不可能把我画出来，你一定见过我的！"

娄小娄说："真没有。"

桑丫忽然不说话了，她打量着娄小娄的侧面，忽然想到：开车接自己的这个人，和一直跟在自己背后的那个人，太像了。他和他是不是同一个人呢？他摆脱了警察，冲出火车站，迅速刮了胡子，换了衣服，然后举起牌子，换了一副表情，静静等她自己乖乖地走过去……

娄小娄转头看了她一眼，问："你在想什么？"

桑丫说："没想什么。北京真大。"

娄小娄说："你不要瞒我，你肯定在想什么。"

桑丫说："你跟他太像了……"

娄小娄说："谁？"

桑丫说："那个总是跟踪我的人。刚才我又看到他了。"

娄小娄说："他跟到北京了？"

桑丫说："我知道，他不是常人。我来北京的前一天，他出现在我的卧室里，我俩对话了，他的话出现在纸上，我看不见笔的存在，只能看到一个个汉字写出来。当时我特别害怕，不知道他是一缕能穿墙遁地的魂魄，还是通过高科技手段隐身了……"

娄小娄说："怕什么，你就当做是进入《哈里·波特》的那个魔法世界了。那些孩子骑着扫帚，念动咒语，可以满天乱飞，哈里·波特就不可怕。"

桑丫说："故事是故事，现实是现实。如果现在童话中的一只兔子出现在路旁，拦住车，对你说，我妈妈饿坏了，你送我去市场买点儿胡萝卜好吗？——你不害怕才怪。"

娄小娄点了点头，说："没错。"

桑丫说："他反复阻止我来北京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"

娄小娄说："也许他怕你见到我。"

桑丫说："为什么？"

娄小娄沉吟半晌才说："他可能真的是另一个我。"

他的话音刚落，天地间突然一黑，他急忙踩了一脚急刹车，车怪叫一声停在了马路中央。幸好后面的车离得远，并没有发生追尾事故。

开始，娄小娄以为自己瞎了，他问桑丫："天怎么黑了？"

桑丫说："我哪知道！"

这时候他才确定，就是天黑了。他四下看了看，生来第一次感到如此惊悚——北京的夜，也是一片灯火辉煌，而现在四周没有一点光亮，只有车辆行驶的声音，却看不见一盏车灯。

黑暗持续了半分钟，"呼啦"一下又亮了。娄小娄发现，各种车辆都在正常行驶，它们纷纷从他的车旁开过去，还有司机在朝他看，嘟囔着什么。

他从车窗探出头，朝上看了看，天空是一片罕见的蓝。

他说："刚才怎么了？"

桑丫说："是不是日食？"

他说："没有预报啊。"

桑丫说：“那是怎么回事？”
这时候，一个英俊的警察走过来，朝娄小娄敬了个礼，让他靠边。
娄小娄说：“麻烦了。”
他把车停在马路边，警察就走过来，问：“车坏了吗？”
娄小娄说：“没有。”
警察诧异地问：“那你停在马路中央干什么？出了事故谁负责？你把驾照拿出来。”
娄小娄拿出驾照，递给警察，说：“刚才天突然黑了，你没看到吗？”
警察看了看他的驾照，说：“你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眼球或者血压。身体不达标一定不能开车。”
娄小娄说：“哦，我马上就会去医院。”
警察把驾照还给娄小娄，又看了看桑丫，挥挥手说：“走吧。”
娄小娄说：“谢谢。”
继续上路之后，娄小娄说：“看来，我们出现了幻觉。”
桑丫说：“一个人出现幻觉，不可能两个人都出现幻觉。两个人可能做同一个梦吗？”
娄小娄说：“我刚才说什么？”
桑丫说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娄小娄说：“刚才天黑之前，我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”
桑丫说：“你说跟踪我那个隐身人可能是另一个你。”
娄小娄没再说什么。

桑丫的宿舍有八个人，她被安排在上铺，靠门。
娄小娄说：“我家有一套房子，一直空着，就在你们学校附近，你住那里吧。”
桑丫说：“不合适。”
娄小娄说：“房子跟人一样，不能孤独，不然，它会老得很快。”
桑丫说：“那你呢？”
娄小娄说：“你指什么？”
桑丫说：“你也会老得很快。”
娄小娄说：“我不孤独。自从跟你认识之后，我就不孤独了。”
桑丫说：“谁知道你在QQ上认识多少阿姨！”
娄小娄哈哈笑了：“看看看，我还是你的叔叔。”
在娄小娄的坚持下，桑丫到底住进了娄小娄的空房子。

门口，有一副绝对：

烟锁池塘柳

炮镇海城楼

所有的字都是相同的偏旁部首，而且分别与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”五行相对应。

进屋后，桑丫看了一圈，十分喜欢这个房子的格局，好像是专门根据她的理想设计的——两室一厅。书房很大，卧室很大，客厅很小。她觉得，书房是装思想的地方，一定不能小。卧室是休息的地方，一定要舒服。客厅是接待外人的，她不喜欢和很多人在一起说话。书房的颜色是淡青的，卧室的颜色是浅粉的。还有一个宽敞的大阳台，放着一个茶几，一个躺椅，光线很好。

这天晚上，娄小娄带桑丫在附近一家茶餐厅吃饭，算是为她接风洗尘。

娄小娄点了很多吃的——吞拿鱼三文冶，沙嗲牛肉三文冶，椒盐鸭下巴，咖喱鸡扒，葡汁焗西兰花，原锅鱼粥。

不过两个人都没有吃多少，他们一边喝奶茶一边聊天。

桑丫说：“在你的房子里，我看到了你全家的合影。那个常役确实跟你挺像，但是，五官还是有一些差距。在花都一直跟踪我的那个人，我目击过他一次，他跟你简直一模一样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这件事确实奇怪……”

桑丫说：“我有一种想象，那个人就是你，只不过你不知道罢了。你进入了一种恍惚状态，一次次去花都看我。那种状态类似于梦游，不过，你的实体并没有移动，只是你的灵魂在游走。因此，跟随在我背后的那个影子，其实是你的灵魂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可是，你见过那个人出现啊？”

桑丫说：“也许，你被梦想携带着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到了花都。更多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和声音没有传输过去，只是你的灵魂到位了。个别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也传输过去了，于是我就看到了你。一直到最后，你的声音都没有传输过去……”

娄小娄笑了，说：“我也愿意这样想象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，你经历的所有恐怖事件都是虚惊一场，原来是爱情故事。”

桑丫停了停，脸上透出恋人般的红润，望着娄小娄问：“问题是，去花都见我，是你的梦想吗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当然是，不过好像没那么强烈。我一直在耐心等着你来。”

桑丫望着窗外，说：“在我的想象中，你会飞的，像风一样。你带着我，朝过去飞，朝未来飞。我紧张地闭上双眼，听到浩浩荡荡的

风呼呼作响。后来，你还教我飞，你说，不难的，只要双脚并拢，双臂展开，眼睛望着前方，就会飞起来。我果然飞起来了，那种感觉真美妙极了……”

娄小娄坏笑着说：“别说飞，我连车都开不好——网恋真害人哪。”

桑丫继续说：“胡扯，我才没有跟你网恋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你这样的想象，是典型的网恋症状。嘿嘿，我是医生。”

桑丫不跟他纠缠这个话题，继续说：“在那种梦游状态中，你和你是分裂的，你不允许我来北京和另一个你见面，就像你排斥他一样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这样说来，你被两个男人争夺，那是一件幸福的事，我却觉得恐怖了——难道我真的灵魂出壳了？”

桑丫说：“你想想，如果你没见过我，你怎么可能如此逼真地把我画出来？”

娄小娄一直有点儿嬉皮笑脸，桑丫这句话让他认真起来。他想了一会儿，终于说：“吃鸡扒。”

送桑丫回家的时候，天已经很晚了。

狭长的死胡同，黑糊糊的，没有一盏路灯。两旁灰墙灰瓦，显得异常阴冷。死胡同如同命运，并不是直来直去，而是拐了九个弯，让你看不到底。

在空荡荡的胡同里，两个人的脚步声很响。

桑丫说：“下次，我们要喝酒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你能喝多少？”

桑丫说：“估计你喝不过我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好，哪天我们试一下。”一边说一边回头看了一眼。

桑丫说：“过去我还抽烟，后来戒了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抽烟不好。”同时，又回头看了一眼。

桑丫说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背后好像有个人……”

桑丫停下来，回头看了看，说：“难道是他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你站在这里别动，我去看看。”

说完，他大步流星地朝后走去。夜色昏黑，很快就看不见他的身影了。

剩下桑丫一个人，她害怕起来。

过了很长时间，胡同深处传来脚步声，越来越近，显出了一个人影。桑丫眯眼一看，正是娄小娄。

桑丫问："你看见他了吗？"

对方没有说话，继续朝她走过来。

桑丫说："你看到他了吗？说话呀！"

对方还是不说话，望着她，继续走过来。

桑丫打了个冷战，她发现这个人很像娄小娄，却不是娄小娄！娄小娄穿的一件米色T恤，一条黑色西裤。这个人穿的是一件浅黄色正装衬衫，一条藏青色正装长裤。另外，这个人的头发和胡子都比娄小娄长。他的眼神直直的，步履显得十分疲惫……

娄小娄哪儿去了？

桑丫一时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跑掉，就那样呆愣着。

这个人走到桑丫面前，停下来，站在离她一米远的地方，使劲儿朝她摆手，似乎在告诫她什么。

桑丫望着他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这个人指指地下，还在不停地摆手。

这时候，远处又传来脚步声，是娄小娄，他喊道："桑丫！"

面前这个人回头看了看，又悲伤地看了桑丫一眼，然后，匆匆忙忙离开了，转眼就消失在胡同的尽头。

娄小娄走过来，说："我一直跑到胡同口，都没看到什么人。"

桑丫说："刚才他走到我面前了！"

娄小娄大吃一惊："他人呢？"

桑丫说："他看你回来就走掉了。他简直就像是你的复制品，他走过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你呢！"

娄小娄问："他对你怎么了？"

桑丫说："没怎么。"

娄小娄说："他说什么了吗？"

桑丫说："他好像是一个哑巴。我觉得，他好像要告诉我什么秘密……"

娄小娄呆住了。

2　另一个"我"在干什么

桑丫来到北京已经两个多月了。

周末的时候，娄小娄带她去登长城，游故宫，带她去参观中国科技馆，玩欢乐谷。

桑丫好像对这些地方都不太感兴趣，她更喜欢和娄小娄坐在一起聊天，跟他聊奇门遁甲。

娄小娄说："那台传真机终于没扔掉，它又回到了我的书房里。现在，半夜的时候，它偶尔还会吐出一份传真来，都是关于奇门遁甲的内容。"

桑丫说："你不怕吗？"

娄小娄说："我就当是一个看不见的老师，在遥远的地方天天为我函授了。"

桑丫说："你在学吗？"

娄小娄说："太忙了。不过，我把那些文字和图案都收集起来了，装订成册。等我闲下来的时候，一定要学会它。"

桑丫说："最近，你的老师在给你讲什么？"

娄小娄说："五行。"

桑丫："五行里的金木水火土，跟这五种物质有什么关系吗？"

娄小娄："五行其实是将世上万事万物按照性质分为五大类。它们相生，相克，相冲，相利，相害，相合，相化。也就是说，一种事情与周围事物有着五种走向的关系，谁也离不开谁。比如，一个人上有父母，下有子孙，左有贵人和小人，右有配偶和情人，中间是你和兄弟姊妹。以父母、子孙、上司、配偶、你和兄弟姊妹为中心，又各自产生了五种走向的关系，万事万物就这样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，动态地构成家庭、社会，乃至宇宙。比如，这个人的父母的五行关系影响了他，改变了他的五行关系。而这个人改变后的五行关系，又影响到了他的子孙的五行关系……"

桑丫："这有点儿类似于生物链理论。"

娄小娄："除了生物界，万事万物都存在着这种链条关系，只是肉眼看不到而已。"

平时，娄小娄上班，桑丫上学。

天冷了，下雪了，人间一片素净的白。

一下雪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医院。那是老天在为人类医治蒙灰的灵魂。

这天，娄小娄在单位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，想问问她，最近有没有收到自己的纸信，或者有没有接到过自己的电话，再或者有没有见过自己。

母亲不在家。

那个冒充自己的人，现在跟随桑丫到北京了。娄小娄替母亲感到担忧起来。他决定，给母亲买一个手机，这样就可以随时联络上她

了。

他放下电话，正要上街买手机，诊室里走进来一个人，他是娄小娄过去的同事，两年前，被一家私人整容美容医院挖走了，去做整容师，据说年薪五十万。

他一进来就大大咧咧地坐在了娄小娄的椅子上，压得“咯吱”一声。然后，他跷起二郎腿，说：“娄小娄，你胖了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有钱人，你才胖了呢。”

整容师说：“三天前我见你那次，你至少比现在瘦十五斤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三个月以前了！”

整容师说：“胡说，三天前我们不是见过吗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你肯定认错人了。”

整容师一下就坐直了身子，说：“我还送了你一盒普洱茶呢！想赖账啊？”他的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。

娄小娄警惕起来，说：“我去找你干什么？”

整容师说：“你去查找一个叫……”他拍了拍脑袋，一下想起来：“对了，林要要，你去找一个叫林要要的女孩。”

娄小娄感到阴森了，林要要是一年前做医药代表的，这个老同事并不认识她。他小心地问：“他穿什么衣服？”

整容师说：“什么意思？那个人不是你？怎么可能！”

娄小娄不想让他害怕，就说：“我有个同母异父的弟弟，他跟我很像。我怀疑是他。”

整容师想了想说：“外面穿一件棕色夹克，里面穿一件浅黄色正装衬衫，下身穿一条藏青色正装长裤……”

娄小娄继续问：“他长什么样？”

整容师打量了一下娄小娄，说：“跟你一模一样，双胞胎都没有这么像的。我跟你在北方中医院一起工作了七八年，我对你太熟悉了。你说他是你同母异父的弟弟，打死我都不信。”

娄小娄不管他信不信，继续问：“他都说什么了？”

整容师想了想，说：“他是用笔跟我交谈的，他说他喉咙长了息肉，不能说话。他说那个叫林要要的女孩，为了一个男人，来整容医院改头换面了，他要阻止她。我帮他查了一下，我们医院没有一个叫林要要的顾客，他就走了。临走前，他还在纸上说，他就是找遍北京所有的整容医院，也要把林要要找到。我还叮嘱她，找到这个女孩，一定推荐到我们医院来，我们有好几个韩国专家，还可以给他优惠……”

娄小娄说：“还有呢？”

整容师说：“没有了。”

娄小娄说："北京有多少家整容医院？"

整容师说："太多了，没有统计过。"

娄小娄说："如果你再看到他，马上给我打电话。"

整容师说："如果他真的不是你，我再看到他的话，肯定报警。"

娄小娄说："先核实一下，万一是我呢！"

整容师看着娄小娄，突然笑了："你不是在跟我编鬼故事吧？"

娄小娄说："你就当是一个鬼故事吧。"

整容师离开之后，娄小娄又给林要要打电话，依然关机。给制药厂打电话，人家说她依然没有出现。

看来，林要要果然去干蠢事了。她拿着他画出来的女孩肖像，去做整容了，想以他梦中情人的面孔出现在他的眼前……

可是，另一个自己怎么知道林要要的动向呢？

下午，娄小娄开着车在大街上寻找，只要路过整容美容类医院，他就会进去问一问，有没有一个叫林要要的顾客。如果没有，他就问，最近有没有一个男人到这里找过林要要。

他在几家整容医院都嗅到了另一个自己的气味——在他走进来之前，那个穿棕色夹克、浅黄色正装衬衫、藏青色正装长裤的人，正好刚刚离去。

娄小娄没有棕色夹克，没有浅黄色衬衫，没有藏青色裤子。

吃过晚饭，娄小娄继续开着车瞎转悠。

在西南三环附近，他看到一家手机店，就停下来，进去给母亲买了一部银灰色的诺基亚8800手机。巧的是，这家手机店旁边，正好是一家整容美容医院，名字叫"完美风暴"。他一步就跨进去了。

前台没有人，他喊了几声，才跑过来一个穿浅蓝色套装的女孩。

娄小娄说："麻烦你帮我查一下，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林要要的顾客？"

这个女孩打量了他一下，说："你昨天不是来查过吗？我告诉过你了，她没在我们这里。你是她男朋友呀？"

娄小娄索性跟她聊起来："我不是。我问你，如果一个女孩，痴痴地喜欢一个男人，男人却不喜欢她。有一天，这个女孩突然消失了，最大的可能是什么？"

女孩想了想，说："自杀了。"

娄小娄看了她一会儿，说："你会吗？"

女孩说："我才不会，这世上的男人多啦！咦，你的嗓子这么快就好了？"

娄小娄没有回答，只是朝他笑了笑，然后转身离开了。

回到车里，娄小娄靠在座位上，开始前思后想：为什么那个人跟自己一模一样？如果他真的是另一个自己，为什么两个人的服饰不一样？还有，他为什么踏破铁鞋要阻止林要要整容？

忽然，他想到了一种荒诞的可能——那个一直在寻找林要要的男人，并不是自己。他像林要要爱自己一样疯狂地爱着林要要。他知道林要要的梦中情人是娄小娄，于是，他通过整容，变成了娄小娄的样子。现在，这个变成了娄小娄复制品的男人，得知林要要又为娄小娄去做整容了，他疯狂地寻找她，要她悬崖勒马，因为，他已经变成娄小娄了……

想到这里，娄小娄马上意识到了某种危险——既然，这个男人为了林要要都甘愿改变自己的容貌，那么，在他变成娄小娄之后，就可能把真正的娄小娄干掉，这样的话，林要要就别无选择了……

很快，他就推翻了这些猜测。也许，这样的情节在电视剧里存在，却不可能在生活中发生。

他驾车去母亲家了。

在不知道这个人是善是恶的情况下，他十分担心母亲的安全。

一路上，他甚至想，此时，那个人最好就在母亲身边，被他堵个正着……

不管对方是不是另一个自己，据目击者描述，他和自己的身高、体重、强壮度差不多。那么，如果发生冲突，他肯定会取得胜利，生擒对方——在两个人势均力敌的前提下，总是邪不压正。

可是，就像真假美猴王一样，他怎么才能证明自己就是真正的儿子呢？想来想去，他又释然了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既然对方是假的，肯定破绽百出。实在不行就报警。

娄小娄几个月没回来，这座楼似乎老了许多，他闻到一股衰朽之气。楼道里的灯没有一个是亮的，黑糊糊的。

他轻轻朝楼上爬去。

有个人“咚咚咚”地走下来，他和娄小娄擦肩而过时，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。楼道里太黑了，他们都没有看清对方。

那个人走过娄小娄之后，好像还停下脚回头望了望。

娄小娄没有理会，继续朝上爬，心里在紧急地盘算，如果在母亲家和那个人狭路相逢，该怎么应对……

他来到母亲家门口的时候，心提溜起来，深吸一口气，重重敲响了门。

母亲来到门口，透过猫眼朝外看了看，“哗啦”一声拉开门，说了一句让娄小娄全身发冷的话：“你怎么刚走就回来了？落什么东西了？”

娄小娄朝黑糊糊的楼梯看了看，转身就朝下冲去。

母亲在门口喊："你跑什么！"

娄小娄追到楼下，外面一片漆黑，不见一个人影。一阵风吹过来，甬道旁的树丛都伏了下去。娄小娄打了个冷战。

他慢慢爬上楼，母亲还站在门口等他，她说："小娄，你看到什么了？"

娄小娄说："没什么。我给你买了一个东西，忘在车里了，刚才下去拿了上来。常叔叔呢？"

母亲说："他出去遛弯了。你的嗓子好了？"

娄小娄随口说："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刚才突然就好了。"

母亲说："你要小心！喉咙的病，严重了就会导致窒息！"

娄小娄从包里掏出那只手机，递给母亲："妈，这是我给你买的。你要领情啊，我花了一个月的工资呢，比我自己的手机都高档。"

母亲愣愣地说："你给我买这么多手机干什么？"

娄小娄的脑袋迅速转了转，马上意识到，刚才，另一个自己肯定也送来了一部手机！他磕磕巴巴地说："刚才那部……是送给常叔叔的，这只是送给你的。"

母亲说："我俩都不出门，还用两部手机？能退吗？"

娄小娄说："妈，你把我刚才给你的那部手机拿过来，我再看看。"

母亲从抽屉里拿出一只崭新的手机，竟然跟娄小娄买的手机一模一样——银灰色的诺基亚8800。

母亲说："刚才我想问你一件事，忘了，正好你回来了。"

娄小娄说："什么事？"

母亲说："昨天晚上我去芍药地那个房子了。那个女孩是谁？"

娄小娄说："一个朋友。"

母亲说："女朋友？"

娄小娄反问道："她见你叫什么？"

母亲说："奶奶。"

娄小娄说："这不就得了。她叫你奶奶，就叫我叔叔。怎么可能是女朋友。"

母亲说："这个女孩挺不错的，就是太小了……"

娄小娄说："妈，我早跟你说过，我的事不用你操心。"

母亲说："你说不操心我就不操心啊？等我不在世了，你还孤零零一个人，我闭得上眼睛吗！没人给你做饭，没人给你洗衣服……"

说着说着，母亲盯住了娄小娄的衣服："你刚才下去换衣服了？"

娄小娄支吾了一下说：“刚才我穿的是什么衣服？”

母亲迷惑地看着娄小娄，说：“一件棕色夹克，一件浅黄色衬衫，一条藏青色裤子……你换衣服干什么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一会儿我要去参加一个聚会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在哪里换的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在……车里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！”

娄小娄说：“妈，你太多虑了。什么事都没有。”

母亲又问：“刚才，你换衣服之前，我叮嘱你什么了？”

娄小娄顿时慌乱起来，低头看了看表，说：“妈，聚会要开始了，我得走了。”

说完，他拔腿就走。母亲追到门口，对他喊道：“小娄，你回来！……”

娄小娄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中。

这天夜里，他梦见自己走在一个黑暗世界中，四周没有一丝光亮。一阵阵阴风吹过来，他听见荒草哗啦哗啦乱响。

突然，天上亮起一道闪电，他倒吸一口冷气——有一张男人的脸几乎贴在了他的脸上，由于太近了，他根本看不清是谁。

他后退一步，天上又亮起一道闪电，这次他看清了对方的全貌。他穿着一件浅黄色衬衫。

他继续踉踉跄跄地往后退，在第三道闪电亮起的时候，他才发现，对方是一张照片，镶嵌在一块巨大的墓碑上，上面写着三个血红的字：你的墓。

闪电再也没有亮起来。

娄小娄看不见任何东西，一个人在野坟地里奔跑，突然被绊倒在地。在不见五指的黑暗中，一个声音贴着他的耳边响起来：

我是你的照片。每个人一生都会拍很多的照片，其中肯定有一张是用在墓碑上的。我就是那一张。

这个梦断断续续做了一夜。

第二天，娄小娄很晚才起床。他走进书房，看到传真机又吐出了一张纸。

这一次，写的是八卦每一卦在自然界代表什么东西，在社会里代表什么角色，在家庭里代表什么身份，在地理上代表什么场所，在空间上代表什么方位，在时间里代表什么季节，在人类之外代表什么动物，在静物中代表什么东西，在人体上代表什么器官，在色彩里代表

哪一种颜色，在食物中代表哪一种味道。

还有天干、地支、八门、九星、八神的信息含义，对应的具体事物，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又恒定不变的关系。

还有奇门遁甲的常用吉格和常用凶格……

娄小娄把它收起来，出门了。

这一天，他没有去上班。有个大学同学来北京旅游，他带她去登长城了。

第三天，他来到单位，刚刚打开诊室，有个人就跟了进来，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白白的，戴着眼镜，眉心长着一颗很大的瘊子。“瘊子”谦卑地说：“娄大夫，昨天我爷爷在您这里针灸之后，回到家半个身子都失去了知觉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……”

娄小娄打了个激灵。

那个人来了。

那个人似乎知道他今天不上班，于是他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他的诊室，坐在了他的椅子上，煞有介事地给患者看起病来。

可是，他怎么能打开诊室的门呢？

“瘊子”还在等着他答复。他回过神来，急忙说：“走，我去你家里看看。”

“瘊子”连忙说：“谢谢，谢谢你，娄大夫。”

在路上，“瘊子”关心地问娄小娄：“你的嗓子能说话了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天早上醒了就好了。”

患者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，他坐在藤椅上，一言不发，对所有人都充满了敌意。儿孙们对他毕恭毕敬。老人独居一室，窗明几净，色彩鲜艳。娄小娄感觉到，这户人家的晚辈十分孝顺。

由于老人不开口，娄小娄只好向他的亲属询问情况。

他们告诉娄小娄，老人患有高血压、气管炎、糖尿病。近些天，他感到脖子僵硬，口齿不清，昨天就去了北方中医院。可是，经过“娄大夫”的针灸之后，回到家却变得更严重了。现在，他连路都走不了了。

娄小娄问道：“昨天我针灸的穴位是哪里？”

“瘊子”看了看娄小娄，眼神里明显露出了不满。他在爷爷身上指了指。

上肢肩髃、曲池、外关、合谷、内关、十宣。下肢环跳、阳陵泉、足三里、承山、三阴交、昆仑、涌泉。

看来，另一个自己也精通穴位和针灸。

娄小娄在老人的怒视下，给他做了一番身体检查，然后他对他的

家人说："现在，他是发病初期，最好给他服西药。另外，对于半身不遂患者来说，推拿治疗效果更明显一些，你们可以带他到我们北方中医院的推拿科看看。"

娄小娄离开老人家的时候，"瘊子"送他下楼。

娄小娄说："你太客气了，请回吧。"

儒雅的"瘊子"突然停下了，露出凶相，一字一顿地说："如果我爷爷从此瘫痪了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"

3 母亲的质问

这一天，桑丫放学之后，回到芍药地，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，听见背后有脚步声。

他回过头去，竟然看到了朱玺。

转眼都来北京半年了，朱玺只是给她打过几个电话，两个人没有见过一面。此时，桑丫看到他，竟然感到很亲切。这小子胖了。

桑丫高兴地说："朱玺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"

朱玺说："我来找你啊。"

桑丫说："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？"

朱玺说："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下，嘿嘿。"

桑丫说："你不会尾行我吧？"

朱玺说："我有卫星定位系统。"

桑丫说："别吹。你现在在那个学校怎么样？"

朱玺说："混呗。我老爸说了，毕业之后根本不用我出去找工作，他把家里的公司给我，直接当总经理。"

桑丫说："这个我不赞成。你是一个男孩，为什么不闯闯呢？万一不成功，再退回去继承家里的现成事业。"

朱玺说："我听你的。我可以看看你的房子吗？"

桑丫说："随便。"

朱玺各个房子看了看，最后把目光落在娄小娄的照片上："这房子是他的？"

桑丫说："是。"

朱玺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醋意："他是谁？"

桑丫说："我跟你说过的，中医。"

朱玺恍然大悟地点点头，说："我明白了。"

桑丫说："你住在学校里吗？"

朱玺说："我老妈给我买了一套房子，我又让她卖掉了。"

桑丫说："为什么？"

朱玺说："因为离这里远。她最近又在这附近买了一套。"

桑丫说："天，你家倒腾房子就像倒腾玩具一样！"

朱玺说："我老爸就是造楼的，在我眼里，房子就是水泥和砖头！说真的，我老妈对你印象非常好。她还说呢，哪天让我带你去看看那套房子，如果你说不好，我们就再卖掉。"

桑丫岔开了话题："你跟那个帕丽怎么样了？"

朱玺说："人家都谈上了，跟一个画家。听说，还是她追人家！"

桑丫说："你现在有人选了吗？"

朱玺说："其实，女孩也是身外之物，只有你不一样，你长在了我心里，偏偏不能移植……"

桑丫说："又是手机短信吧？"

朱玺指天发誓说："这绝对是我原创的！而且，这些都是我的真心话。撒谎的话，天打五雷轰！"

桑丫认真地说："朱玺，爱是两个人的事，我衷心希望你幸福，但是我做不了什么。抱歉。"

朱玺的眼圈湿了，说："难道一点儿余地都没有吗？我可以等，等一辈子都行。"

桑丫说："我们只是朋友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"

朱玺擦了擦眼睛，说："晚上我请你吃饭吧，朋友。"

桑丫说："谢谢了，我今天有事，改天我请你。"

朱玺有些伤感地说："你抬头看看，对面四楼那个窗子，那就是我的房子。你遇到什么难处，马上给我打电话。我的手机二十四小时等着你。"

朱玺离开之后，桑丫朝对面望了望，那扇窗里，开着一盆粉色的格桑花。想到格桑花的花语——"怜取眼前人"，桑丫的心里生出几分感动和歉意。

几天后，桑丫从一个要好的同学那里听到了一件事，令她大为恼火——朱玺去了桑丫的学校，四处散布谣言，说桑丫被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包养了，那个男人还给了桑丫一套房子……

桑丫是一个心性高洁的女孩，她觉得，这样的谣言对她是一种侮辱，对娄小娄是一种诬陷，对她和他的纯洁关系是一种亵渎。

为此，她回到芍药地的住所，一直趴在床上哭。

正巧娄小娄打来了电话，尽管她极力掩饰着，娄小娄还是听出了她的哭腔："桑丫，你怎么了？"

桑丫说："没怎么。"

娄小娄说："你哭了。"

桑丫说："心情不太好。"

娄小娄说："为什么？"

桑丫说："可能是想家了。"

娄小娄说："你骗我，到底怎么了？"

桑丫想了想，终于说出了实情。

娄小娄笑了，说："那套房子是我的，给你住着，没错啊。怕什么，我们身斜不怕影子斜。"

一句话把正在流泪的桑丫给逗笑了。

是啊，没什么好怕的，实在不行，她就随他一起飞。

晚上，妈妈打来了电话。

妈妈说："桑丫，今天有人给我打来了匿名电话……"

桑丫心中一紧，马上想到是朱玺。她不安地问了一句："说什么？"

妈妈说："他说你被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包养了。"

桑丫勃然大怒，想骂一句"妈的"，第一个字吐出来又改了："妈……你应该了解你的女儿，除了爱情，别的东西打动不了我。"

桑丫了解妈妈的性格，她要求严格，观念传统，她绝对不能容许女儿做这样的事。她以为妈妈会大发雷霆，没想到，妈妈的口气始终很柔和："这几天，妈妈一直在想一句老话——穷养儿子富养女。妈妈对不起你，咱家是穷人家，妈妈不能给你提供很好的物质保证……"

桑丫鼻子一酸，说："妈，你别说了！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，这房子的主人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人很好，他一直像父亲一样照顾我。"

妈妈突然问："你喜欢他吗？"

桑丫顿了顿，说："喜欢。"

妈妈说："你大了，离开妈妈的翅膀了，很多事需要你独立决定。只要你喜欢，妈妈就不会反对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宁可把身外的所有东西都给他，也不能轻易把自己给他。不管到了什么时代，女孩的纯洁都是最重要的。不论你失去了什么东西，只要你没有失去自己，就会加倍换回那些东西来的。"

桑丫听得懂，现在，妈妈没有唱高调，她的话实实在在。这是实实在在的爱，尽管里面有某种世故。

这时候，她才意识到，其实妈妈是很漂亮的，只是被艰难的生活蒙上了灰尘。年轻的时候，说不定她经历过丰富的风花雪月……

半夜的时候，刮风了，桑丫隐隐约约听见书房里有什么动静。
是不是那个隐形人又钻进来了？
她爬起来，轻轻打开卧室，走出去。她睡觉之前，关掉了所有的灯。现在，书房的灯却亮了。
是娄小娄？
她走到书房门口，趴在门缝朝里看了看，大吃一惊：有什么东西从电脑显示器中扔出来，噼里啪啦滚了一地。
她走进去，弯腰仔细看——“我的电脑”，“我的文档”，“网上邻居”，“Internet Explorer”，“开始”……
她感到更奇怪了，这些东西都是电脑里的，要扔的话，也是扔到“回收站”里，怎么可能扔出来呢？
正这样想着，“啪啦”一声，“回收站”也被扔出来了。这个小筐子一直滚到墙角才停下来。
她抬头看，显示器上什么都没有了，光秃秃的，如同一张没有五官的脸，让人有一种说不清的恐惧。
接着，她猛然听到背后有个男人很礼貌地问：“请问，这台电脑没人用吧？”
她回过头，背后没有人！她一步就跳开了。
椅子朝前移了移，似乎有人坐在了电脑前。接着，鼠标就慢慢滑动了，它在没有那张被挖掉五官的脸上缓缓游动，似乎在耐心寻找“我的电脑”，“我的文档”，“网上邻居”，“Internet Explorer”，“回收站”，“开始”……
桑丫从怪梦中醒来，天已经大亮。
她爬起来，到卫生间用冷水洗了洗脸，然后走进书房。
电脑安安静静地摆在桌子上，没有任何异常。
她把它打开了，她要看看，显示器上是不是真的空了。
进入XP系统之后，她傻眼了：桌面上的蓝天野花不见了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“死”字，背景写满了莫名其妙的数字：234234234234234234234……
谁进来了？

4　一块橡皮，在错误上舞蹈

林要要出院的时候，已经是初春。
实际上，她就是在“完美风暴”整容美容医院做的手术。她叮嘱过

前台：如果有人来查询自己，不能透露任何情况。

可怜的林要要并没有变成娄小娄画上的女孩。

她割双眼皮的时候，引起了感染，技术操作也不到位，术后，两只眼睛形状明显不同，其中一只还成了疤瘌眼。

隆鼻手术失败。先是鼻子红肿疼痛，注射了大量消炎药，总算不肿不痛了，可能是填充材料质量差，鼻子变得一边高一边低，还有三四个丑陋的洞眼。

做牙齿整形，变成了漏风嘴。

想圆脸变长脸，削骨之后，变得面无表情。

唯一成功的手术是隆胸。她的胸一下变大了，大得看起来很是夸张。

六个月里，手术反复多次，最后林要要放弃了。她不是怕疼，她是没有了信心。

最后一次，林要要去医院谈索赔，那么大的一家整容医院，竟然突然就关门了，再也找不到一个人。它的存在，好像专门是为了毁掉林要要的容颜，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林要要一个人憋在家里，过了整整一周。

这一周，她一直坐在镜子前。

她已经不再是林要要了。

她已经变得面目可憎。

第八天晚上，她给娄小娄打了个电话。

林要要："娄小娄……"

娄小娄："林要要！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？"

听到娄小娄的声音，林要要再也忍不住，泪水一下就涌了出来："娄小娄，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！你还会喜欢我吗？"

这是林要要变成魔鬼面孔之后，第一次哭。

娄小娄："你在哪儿？我现在接你出来吃饭，一边吃一边聊。"

林要要："你不要来接我。定个地方，你等我。"

两个人定的地点还是"咱家"。

放下电话，林要要擦了擦眼泪，然后走到梳妆台前，在脸上扑了一点粉，描了眉，画了眼，涂了唇，又换上了一身最漂亮的衣服，离开家，打车奔去"咱家"。

到了饭店门口，林要要下了车，开始犹豫了。

她没有马上进去，透过窗子，她看到娄小娄坐在里面，一边喝水一边在看报。桌上点着一根粗粗的红蜡烛，烛火在他英俊的脸上闪闪跳跳。

她掏出化妆盒，再次照了照镜子，终于走了进去：“娄小娄……”

娄小娄抬起头，看到她之后，愣了愣，马上恢复了常态，避开她的脸，说：“快坐吧。”

林要要坐下来，一直在看娄小娄。

娄小娄没有再看她的脸，跟服务员喊道：“上菜吧。”

林要要的眼泪又忍不住涌出来，她湿着眼睛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娄小娄，你看我是不是变了一个人？”

娄小娄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是啊，刚才我差点儿都认不出你了。”

林要要说：“现在，我和你画的那个女孩有点儿接近了吗？”

娄小娄叹了口气，转头看旁边，轻声说：“林要要，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傻事！”

林要要说：“娄小娄，我只想问你，你还爱我吗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好吗？”

林要要说：“你看着我的脸，回答我，你还爱我吗？”

娄小娄注视着她的眼睛，说：“林要要，你做我的妹妹吧。”

林要要痛苦地摇摇脑袋，说：“你还在拒绝我！你怎么这么狠心！为了你，我都把自己毁了！”

娄小娄激动地说：“你是你，林要要！你为什么要变成别人？你变得了别人吗？”

他平静了一下，声调柔和下来，又说：“你做我妹妹吧，我会爱你一辈子。”

林要要“呼”地一下站起来，说了句：“永远不可能！”然后，大步朝外走，差点儿撞到服务员身上，服务员已经把菜端了上来。

林要要在中医大学毕业后，一个人在北京打拼，已经三年了。房子是租的。

回到家，她一直趴在床上哭。

她的眼睛还没有彻底恢复，又肿了起来。

她肿着眼睛爬起来，似乎有什么事要做，终于打开抽屉，拿出磨石和蒙古刀，坐在地上，低下头，继续磨刀。

她的头发垂下来，挡住了眼睛。

她的两只硕大的乳房，随着动作剧烈地晃动。

夜深了，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磨刀的声音：嚓，嚓，嚓，嚓，嚓，嚓。

这天晚上，林要要装着那把蒙古刀，继续跟踪娄小娄。

现在，她已经不太关心娄小娄迷恋哪个狐狸精了，她只有跟踪他，才可以满足一下思念之苦。

白天，她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：相思病是一种精神病。这个标题把她吓了一跳。心里有点儿怀疑起来——自己是不是精神不太正常了呢？

娄小娄下班之后，没有回到亚运村的景山小区，而是去了芍药地那套房子。

他停好车，下来后整了整衣襟，然后走进了楼门。

林要要躲在一片竹林中，使劲儿想。这个房子里是不是住着一个女孩呢？她是不是那个勾引娄小娄的狐狸精呢？今夜娄小娄会不会在这里过夜呢？

半个钟头之后，娄小娄带着一个女孩走了出来。她的年龄似乎非常小。

林要要死死地盯住那个女孩，觉得这个女孩十分面熟，想着想着，心里就像打碎了五味瓶——她正是娄小娄画中的那个女孩啊！

她才是画中人。

林要要却变成了鬼。

她看着娄小娄和这个女孩说说笑笑地钻进了车里，开走了。

林要要的眼泪又一次流下来。

他和她一定去“咱家”了。他和她一定会坐在林要要和娄小娄一起共进晚餐的那张桌子上。他和她饮酒作乐。他和她晚上会回到这个房子来。他和她将乘着酒兴缠绵到天亮……

林要要感觉到，这辈子她和娄小娄肯定没机会了。

除非还有一个娄小娄，一个归这个画上的女孩，一个给自己。可是，娄小娄怎么可能有两个呢？

只有等到下辈子了。

怎么才能快速到下辈子呢？

想到这里，她的蒙古刀在挎包里跳动了一下。

同时，她的脑海里蹦出四个字——同归于尽。

5　锵锵四人行

周末，太阳很好，娄小娄带着桑丫逛王府井大街。

这里的人太多了，大家摩肩接踵，你拥我挤，好像买东西不花钱一样。

桑丫对万里鞋店、盛锡福帽店、精益眼镜店、亨得利表店这些老

字号都不感兴趣，她更喜欢路旁的雕塑。

走到黑褂黑裤黑鞋的车夫前，桑丫顽皮地爬到了车上，让娄小娄用手机给他拍照。娄小娄拍照时，不小心把胳膊划了一下，伤口挺深，鲜血汩汩流出来。

桑丫一下跳下来，说：“天哪！都怪我……”

娄小娄抬起胳膊看了看，说：“没事。”

桑丫说：“这么深的口子还没事？赶紧去医院！”

两个人朝前走了一段路，看到了一家药店，娄小娄走进去，买了点药和纱布，自己包扎上了，然后说：“好了，我们继续逛吧。”

转了一会儿之后，娄小娄说：“一会儿，我带你去‘东来顺’吃涮羊肉。”

桑丫说：“我喜欢麦当劳。”

娄小娄就笑了：“还是小孩子。”

逛东安市场的时候，娄小娄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问桑丫：“妈妈每个月给你多少生活费？”

桑丫说：“三百块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你现在还有多少钱？”

桑丫有点儿尴尬，说：“下个月的生活费快寄到了……”

娄小娄穷追不舍地问：“我问你，你现在卡上还有多少钱？”

桑丫说：“询问别人的经济状况是不礼貌的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你必须告诉我。”

桑丫说：“四十块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一会儿我给你存进一千块，你先用着。”

桑丫说：“我不需要。我在学校食堂吃饭，根本不需要钱的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你一个孩子在外地，没有钱怎么行？北京是个高消费的城市，你干什么都需要钱！卡里没钱，你的心里就会没底。节省总是对的，我给你钱，你可以不乱花，我只是不想让你整天提心吊胆。”

桑丫说：“我住你的房子，花你的钱，那真是被你包养了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等你工作了再还给我吧。”

桑丫坚定地说：“不可能。假如有一天我实在没办法了，会跟你借的。”

娄小娄想了想，说：“那我给你买两件衣服吧？”

桑丫说：“谢谢你，我从来没有要别人东西的习惯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就当我是你爸爸。”

桑丫说：“你永远不可能是我爸爸。”

两个人走出东安市场，继续前行。

桑丫说：“我好像有特异功能了……”

娄小娄说：“听字？”

桑丫说：“尽管大街上这么多人，但是我听得出，一部分是来闲逛的，一部分是来购物的，还有个别的脚步声是跟踪我们的。”

娄小娄回头看了看，万头攒动。他说：“你太敏感了。”

丑陋的林要要远远地跟在两个人的背后。

这时候她已经知道，这个女孩就是娄小娄在网上认识的，叫桑丫，现在在北京中医大学读一年级。

他们在路边买了两份DQ冰淇淋，一边走一边吃。桑丫拉起了娄小娄的手，娄小娄没有拒绝，两个人的手一直就拉在了一起……

这个动作，深深刺进了林要要的眼眸里。此时，她的心里失火了。

她在想，怎样才能把他们两个人的手分开。只有一个办法，扑上去刺死娄小娄，那时候，这个女孩就会惊叫一声松开手，一步跳开。接着，林要要会用一只手握住娄小娄，一只手把刀刺进自己的胸口。这样，她和心爱的男人就永远在一起了。

在这里下手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。周围人太多，说不定，她刚刚刺死娄小娄，刀子就被人夺下来……

在林要要和两个跟踪对象之间，隔着纷乱的背影，高的，矮的，胖的，瘦的，老的，少的。有人走进了路边的店铺，有人从路边的店铺走出来——变幻不定。

有个背影似乎一直挡在林要要的前面。

这个男人穿着一件浅黄色正装衬衫，一条藏青色正装长裤。他总是用背影把自己遮住，好像他也在跟踪娄小娄和桑丫。

林要要对这个人警惕起来。

走着走着，这个人终于回了一下头，林要要大吃一惊：这个人竟然还是娄小娄！

她一下就愣住了。难道老天真的可怜自己，又给她复制了一个娄小娄？回过神来再看，这个人已经不见了。她举目四望，再也没有看到他的影子。她使劲儿摇了摇脑袋，告诉自己，刚才不过是错觉而已……

她再找娄小娄和桑丫，已经找不到了。

她冲进旁边的店铺里，一家家搜寻，还是没见到他们。

她孤零零地站在大街上，双眼迷茫。

娄小娄和桑丫来到了王府井北端的天主教堂。

灰色的欧式尖顶建筑，直指天空，透着一股神秘色彩。广场上，有几个前卫青年踏着滑板，从容地玩着惊险动作。教堂里，传出唱诗班的圣歌……

一个丑巴巴的小孩坐在教堂的台阶上，定定地望着娄小娄和桑丫。他大约一周岁左右的样子。

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孤独的小孩，他们被教堂里的音乐吸引，慢慢朝里走去。

在他们走过这个小孩的时候，小孩含糊不清地说道："1＋1＝3。"

桑丫停下来，转过身看了看这个小孩，蹲下来，说："小朋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"

小孩盯着桑丫看，不再说话。

桑丫又说："告诉姐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"

小孩还是盯着他，不说话。

娄小娄也走了过来，问小孩："小朋友，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啊？爸爸妈妈呢？告诉叔叔。"

小孩把眼睛转向娄小娄，盯着他的眼睛，忽然冷冷地开口了："1＋1＝1。"

娄小娄说："什么？"

小孩又不说话了。

娄小娄站起来，四下看了看，有几双眼睛在朝这里看，于是说："没事，他的父母可能在附近。"

于是，两个人就离开这个古怪的小孩，走进了教堂。

教堂里正在做弥撒，气氛庄严而肃穆。很多老人，双手合十，在圣歌中默默祈祷。

两个人感受了一会儿，悄悄退了出来。

那个小孩已经不见了，一个青年踏着滑板在他坐过的台阶上一跃而下。

娄小娄说："你总不肯叫我叔叔。刚才那个小孩，他应该叫你姐姐，却应该叫我叔叔。你说我是不是比你大一辈？"

桑丫说："我有一个亲戚，今年十岁，我的一个邻居小孩管我叫姐姐，管他叫弟弟，可是我却要叫这个十岁的小孩叔叔。"

娄小娄哈哈大笑。

走着走着，桑丫又提起了那个小孩："那个小孩为什么说1＋1＝3，又说1＋1＝1？"

娄小娄说："算错了。"

桑丫说："我觉得不这么简单……"

娄小娄说："难道他算对了？"

桑丫说："我觉得他在暗示什么。"

娄小娄说："你听我给你解释——1＋1＝3，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，生个孩子，就是三个人。一个三角，覆盖了一个三角，还是三个角；1＋1＝1，一片夜空加一颗星星，还是一片夜空。天上的月亮加上水里的月亮，还是一个月亮。满意吗？"

桑丫没有再说什么。

她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从爱情角度说，1＋1＝2。从婚姻角度说，1＋1＝3。从人类繁衍角度说，1＋1＝全人类。那个小孩偏偏在她和娄小娄走过来的时候，说了一句1＋1＝1。那是不是在暗示，只要她和娄小娄在一起，就有一个人会死掉？

那么1＋1＝3呢？

难道注定只要她和娄小娄在一起，就会出现另一个娄小娄？

想着想着，她忽然回忆起一个可怕的情景：一辆红底黑花的婴儿车，没人推动，却慢慢地跟随在她的背后。里面端坐一个婴儿，隔着纱帘，定定地看着她……

那个婴儿和这个古怪小孩的眼神多像啊！

6　硬上弓

在学校，桑丫有一种明显的感觉：越来越多的同学，对她的眼神变得异样起来。

谣言还在扩散！

这天桑丫放学回到家，给朱玺打了一个电话。

"朱玺，我想跟你谈谈。"

"你的口气怎么这么严肃啊？"

"你做了什么？"

"我又给你买了一条裙子。"

"不要转移话题。"

"我把裙子放在你的邻居那里了，托他们转交给你。你收到了吗？"

"我可能要吗？"

"反正那是我的一片心意，如果你不要就扔掉好了。"

"朱玺，我告诉你，我和娄小娄只是朋友关系，以后你不要信口开河。"

“桑丫，你误会了。”

“我没有误会，是你误会了！”

“在电话里说不清。我请你喝酒吧！”

“我没心情跟你喝酒。”说完，她就挂了电话。

半个钟头之后，有人敲门。桑丫走过去，通过猫眼一看，果然是对门的邻居。桑丫把门打开后，邻居递给她一个纸袋子，说：“小姑娘，这个东西是下午一个男孩让我转交给你的。”

桑丫犹豫了一下，接过来，说：“麻烦你了。”

邻居说：“不用客气。那个男孩长得挺不错的，是你男朋友吧？”

桑丫笑了笑说：“不是。”

邻居说：“我经常看见他在楼下转悠。”

桑丫愣了愣。

邻居回去后，桑丫拿着这个纸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想了想，她拎着纸袋子下了楼。她要把裙子送回去。

刚刚走出楼门，朱玺又打来了电话：“桑丫，你在家吧？我要当面跟你解释。”

桑丫说：“过去了，不必解释了。”

朱玺说：“你给我一次机会！我现在来接你。”

桑丫想了想，说：“不用，我过来了。”

朱玺的房子也是两室一厅，不过装修得很豪华。茶几上有一个精致的相框，里面竟然镶着桑丫，桑丫开心地笑着。那应该是高中的照片，不知道是哪一次聚会，朱玺用手机拍下之后，冲洗出来了。

朱玺说：“桑丫，坐，我给你冲咖啡。”

桑丫把手里的纸袋子放在沙发上，说：“朱玺，你再不要给我买任何东西了。我只希望你不要乱说话，OK？不然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”

朱玺拽着桑丫坐下来，一边冲咖啡一边说：“我真的没有说什么，都是我几个哥儿们搞的鬼。”

桑丫说：“你负责。”

朱玺说：“桑丫，你放心，我再也不会让他们胡说八道了，我再也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了，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你！”

桑丫站起来，说：“你别忙活了，我从来不喝咖啡。我得走了。”

朱玺走到桑丫前面，突然跪到了地上，他抱住桑丫的腿，哭起来：“桑丫，我爱你！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？他有什么好？”

桑丫冷静地说：“你放开我。”

朱玺停止了哭泣，抬头看了桑丫一眼，猛地站起来，抱住她，把

她摔到沙发上，然后疯狂地亲她的嘴。

桑丫一边躲闪一边说：“朱玺，你不要让我瞧不起你！”

朱玺并不说话，开始气喘吁吁地解桑丫的腰带。

桑丫一口咬住朱玺的下巴，疼得他嚎叫一声跳了起来，桑丫也趁机爬了起来。

朱玺捂着下巴叫起来：“你们赶快出来帮忙！”

接着，卧室里就冲出来两个男生，一起朝桑丫扑过来。原来早有预谋！

桑丫一下看到了旁边的落地灯，顺手抓过来，对准三个无赖，说：“谁过来我就跟谁拼命！”

落地灯通着电，雪亮雪亮的。

三个人都愣住了。

桑丫慢慢移到门口，猛地拽开门，扔下落地灯就朝楼下跑。

回到家，桑丫接到了朱玺的短信：

桑丫，原谅我！这是我爸教我的，他让我生米做成熟饭。我爱你！

桑丫感到一阵恶心。

7　听不懂的话

这天半夜，书房里又传来“吱吱啦啦”的声音。

现在，娄小娄已经见怪不怪，继续睡。

第二天，他起床之后走进了书房，把传真机吐出来的东西拿起来看了看。

是一个口诀，总结了十天于时辰出行的吉凶：

六甲出门最吉利，金马玉堂逢贵人。

乘着六乙出门去，秃头公吏宜终身。

执持弓弩遇骑射，盖为时乘六丙行。

州官县衙相遇见，只因行时正六丁。

若是戊己出门去，两个妇人身着青。

庚辛壬时最为恶，大凶无吉有灾祸。

六癸出门逢箭戟，多遇山林隐逸客。

他把传真塞进抽屉，就出门了。

他驾车刚刚出了小区，就撞在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农民工身上，这个人一头倒在了车轮下。他急忙下了车，把农民工扶到车上，送到了最近的急救中心。

如果，他不去书房看那个传真，就会早出来几分钟，那么就撞不到这个农民工了。如果，他好好研究一下那个口诀，也许就会选择平安的时辰出门了……

这一天，娄小娄没有去单位，一直在急救中心忙到半夜。

农民工终于没事了。他不但对娄小娄没有任何怨恨，脸上甚至还有一种卑谦的感激。

那眼神令娄小娄很难过。

离开急救中心，他驾车把这个农民工送回工地，然后驶向景山小区。

4月23日越来越近了。

这是北京的春天，它一改常态，不怎么刮风，却总是打雷下雨。

刚才还是晴天，一转眼就变脸了，刮起大风，下起暴雨。天上偶尔响起一两声闷雷。

娄小娄并不知道桑丫今天差点儿被人暗算。在路上，他的短信响了，是桑丫发来的：你在哪儿？

娄小娄：我在路上，回家。有事吗？

桑丫：哦，没什么事。你开车小心。

娄小娄：好好睡觉吧，明天还要上学。害怕的话，你就给我打电话。

桑丫：好。

雨越下越大，马路上一片烟雨迷蒙。车辆很少。

娄小娄莫名其妙想起了天主教堂的那个小孩。

实际上，那个奇怪的小孩，在娄小娄心里留下了更重的阴影。不过，他不想让桑丫惴惴不安，于是就轻描淡写地滑了过去。

他为什么说1＋1＝1？难道这是娄小娄和桑丫某种命运的谶语？

他为什么说1＋1＝3？难道他是在警告娄小娄和桑丫，另一个娄小娄就跟在旁边？

娄小娄越来越觉得，那个小孩并不是一个普通小孩，他一遍遍回忆他的脸，忽然感到，他虽然看起来是个小孩，其实他的脸上藏着一种老相。或者说，那个小孩的躯体内，装着一个老头。

天上亮起一道闪电，娄小娄脑海中的小孩，就像突然被什么曝光了，蓦地变成了一张老态龙钟的脸！那是一张衰老的、丑陋的、充满敌意的脸，颇有点儿像那个一言不发的半身不遂患者。

这个幻景让娄小娄抖了一下，车差点儿冲向路中央的隔离墩。

他又想起了宁静的桑丫，想起了为爱毁容的林要要，想起了家里的那台传真机，想起了那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……

脑袋乱成一团。

这时候，他忽然意识到，必须要学会奇门遁甲！掌握了这门预测术，就可以穿透烟雨迷蒙的表象，知道他和桑丫的未来，就可以在林要要没整容之前阻止她，就可以顺着电话线进入某个时空，查到是谁在给自己发送传真，就可以知道另一个自己是不是克隆人，就可以知道那个像老头的小孩到底是小人还是贵人……

快到景山小区的时候，雨渐渐停了。

娄小娄关掉雨刮器，打开了音乐。

北京的道路很少这样干净、宽阔、通畅，这是午夜的北京，这是刚刚下过暴雨的北京。

进入小区之后，尽管路上没有一个人，娄小娄也开得非常慢。两旁的草木更绿了，更深了。路灯静静照在地上，一洼洼的水清清亮亮。娄小娄能听见车轮碾轧积水的声音。

忽然，娄小娄的视野里出现一个人的背影，他在慢慢朝前走。他的步伐在午夜里显得有些不正常。

走近之后，娄小娄看清了，这个人穿着一件浅黄色正装衬衫，一条藏青色正装长裤！

在他的惊愕间，这个人转个弯就不见了。

娄小娄踩了一脚油门，追了过去，转过弯之后，却没看见那个人。路上空荡荡的，两旁是草坪，很宽阔，那是专门用来给孩子们踢球的。按照一个人正常步行的速度，他不会消失的。那么，他到哪里去了呢？

娄小娄停下车，走出来，前后左右看了看，心里有些害怕了。

他回到车里，关上车门，正要开动，另一扇车门竟然自己打开了，接着，他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："娄小娄……"

娄小娄吓得一哆嗦，立即问道："你在哪儿？"

看不见的人说："我现在站在车门口。"

娄小娄问："你是谁？"

看不见的人说："你别管我是谁。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！"

娄小娄说："什么秘密？"

看不见的人说："年月日，将在被，你千万小心！"

娄小娄惊恐地说："年月日，将在被？我听不懂你的话！"

对方缄默了一下，接着车门"啪嗒"一声就关上了。

娄小娄四下张望，还是不见那个说话的人，一只很大的蝙蝠在半空中"呼啦啦"飞过。娄小娄急忙开动他的车，掉转车头，直奔地下车库去了。

"年月日，将在被……"

这六个字太古怪了，什么意思？

他提醒自己千万小心什么？

回到家，娄小娄换了一件睡衣躺在床上，还在回想刚才的奇遇和那些听不懂的话。前六个字很像是什么秘诀……

他百思不得其解。

忽然他坐了起来，这个人此时会不会就在房间里呢？

他左右转了转脑袋，好像感觉到了另一个人的气息。他沉着地下了床，平伸双臂，一边朝前走一边上上下下地摸索。这时候，他感觉自己就像恐怖电影中的僵尸。他几乎摸遍了家里一人高以下的所有空间，没有摸到任何看不见的实物。

接着他走进了卫生间，继续摸。

最后，他摸到了镜子，猛地后退了一步——在镜子中看到了别人，那才是恐怖的，而他在镜子中看到了自己——问题是，他穿着一件白色睡衣，镜子中的人却穿着一件浅黄色正装衬衫！

他揉了揉眼睛，定睛再看，镜子里的人又变成了白色睡衣。

他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觉得镜子中的变化是一种欺骗，或者是一种恶意的恫吓。他把它摘下来，反过来放在了地上。

然后，他慢慢退出去，回到卧室，锁上了门。

他拿起了电话，犹豫一会儿，终于拨通了桑丫的号码。电话响了半天，桑丫才接起来。

桑丫问："我没害怕。难道你害怕了吗？"

娄小娄说："只要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"

桑丫问："因为我是你的主心骨？"

娄小娄问："恰恰相反，因为我是你的主心骨。"

桑丫说："你才回来吗？"

娄小娄说："是的。我一直不放心你，总觉得你刚才给我打电话，好像有什么事。"

桑丫说："没什么。我跟你说过的那个被父母包养的男生，今天给我设了一个套，想干坏事，被我摆平了。"

娄小娄说："没事就好。"

挂了电话之后，娄小娄心里踏实了一些。

不过，这一夜他没有关灯。

不知道几点钟，他迷迷糊糊睡着了。本来他不想睡的，因为他知道今夜肯定会做噩梦。人在梦中最孤单，最软弱，最无助，因为在梦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，梦中人却控制不了任何局面。可是，现实中的人就能操纵自己的命运吗？

今夜，娄小娄最恐惧的地方是卫生间。

果然，在梦里，他又一次恍恍惚惚走了进去。

灯光苍白，马桶苍白，墙壁苍白，浴缸苍白……

娄小娄低头寻找那面镜子，它不见了。他抬起头，发现它竟然回到了墙上，挂得端端正正。他慢慢走过去，朝里瞄了一眼，他又看到了自己，这一次，镜子中的自己穿着白色睡衣，没什么问题……

没什么问题吗？

想到这里，他警觉地低下头，看了看自己的身体——他穿上了一件浅黄色正装衬衫，一条藏青色正装长裤！

他猛地抬起头，注视着镜子中的人，已经不知道哪个才是自己了。

镜子中的人也冷冷地看着他，突然把手伸出来，“喀嚓”一下镜子就碎了，那双手穿过镜子碎片，顿时变得血淋淋，死死抠住了他的喉咙，叫道：“你是谁？你为什么总是跟着我？”

8　他和他

桑丫放学后，想好好做一顿饭，请娄小娄来一起吃。

正好娄小娄发来了一条短信：你在干吗？

桑丫：我今天买了很多菜，要好好做一顿饭，正想请你来呢。

娄小娄回道：嗓子长了一块息肉，痛得厉害，说不出话来，吃东西也难以下咽。等好了再说吧。

桑丫：怎么搞的？

娄小娄：不知道。

桑丫：吃药了吗？

娄小娄：我是医生，不用你操心了。对了，我给你买了一条裙子，有空我给你带过去。

桑丫：谢谢。我喜欢裙子。

放下电话之后，桑丫想到了一件事——那个和娄小娄一模一样的人，好像从来都说不出话，现在娄小娄突然得了这样的怪病，难道是

命中注定？

剩下桑丫一个人，她就没有了做饭的兴致，下了一碗面，草草填饱了肚子。

天黑之后，她来到窗前，朝外望去。对面是朱玺的窗子，里面黑着，看不到那盆粉红色的格桑花。

她望着望着，心慢慢提了起来，她感觉那扇黑洞洞的窗子里，似乎有一只黑洞洞的巨大眼睛，正在盯着她。她想了想，离开了，转了一圈，关了灯，又回到窗前，眯眼朝朱玺的窗子望。她终于看清，那是一副单筒望远镜，有支架，正瞄准她的窗子。

变态！

她一下把窗帘拉上，接着心就怦怦怦乱跳起来。

从此，桑丫再也没有拉开过这面窗帘。

她开始怀疑，上次朱玺来，会不会在自己的家里安放了监听器或者监视器。她里里外外搜寻了一番，没有发现什么。

她的眼睛又盯住了电脑。

监听器和监视器都是实物，如果存在，她可以看见，拆除。如果他通过网络，在她的电脑里安放一个小小的木马程序，那么也就等于钻进了她的家中。监视器和监听器只能窥视到她的行为，而木马却能窥视到她的内心。

记得有一次，她正在网上和娄小娄聊天，朱玺打来了电话。

“你在干吗？”

“学习。”

“学习网恋？”

“朱玺，你现在越来越神秘了。”

“是你变神秘了，我才变神秘的。”

朱玺睡在桑丫家那天晚上，两个人还有过这样的对话：

“你最近是不是认识了什么人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随便问问。”

“是的，一个北方的男人，叫娄小娄。”

“他是中医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猜的。”

现在想起来，很可能那时候朱玺就在她的电脑中安放了木马！

尾行，监听，木马……桑丫感到生活越来越不安全了。心里光明的人永远在明处，心里阴暗的人永远在暗处。心里光明的人永远要被

心里阴暗的人偷窥，防不胜防。

既然防不胜防，也就不管他了。

她坐在了沙发上，拿起娄小娄的照片，静静地看。

一片银色沙滩上，只有娄小娄一个人。那无疑是广西。海风浩浩荡荡地吹过来，撩起了他的头发，看上去帅帅的。蓝天白云，像他的神态一样清朗。

放下照片，桑丫开始自问：你愿意嫁给这个人吗？

没见面之前，不可否认，远方的娄小娄有父亲的影子。现在，在她心里娄小娄是一个纯粹的男人。她愿意嫁给他，结不结婚都不是重要的，她设想着，毕业之后，给他生个孩子。在她想象中，她和娄小娄一定会生个女孩……

有人敲门。

她第一个想到的是朱玺——她挡上了窗帘，他一定知道她发现了他的望远镜，于是跑来解释了……

她的心里陡然有些害怕，随手拿起一把剪刀装进了口袋里。

她轻轻走到门前，通过猫眼望出去，门外站着娄小娄。他穿着米色T恤，黑色西裤，笑吟吟地朝上扬了扬手中的裙子。

她打开门，说："我又不急着穿，这么晚了你还送来！"

娄小娄指了指嗓子，摇了摇头，然后走进来，坐在沙发上，指了指裙子，让她换上看看。

桑丫笑了。

这是一条浅绿色的裙子，正是桑丫喜欢的颜色。款式别致，质地精良，一看就知道挺贵的。她拿起来，走进卧室，把门关上了。几分钟之后，她换上了这条浅绿色的裙子，又换上了一件无袖白背心，姗姗走出来。

娄小娄上下看了看，眼神里透出浓浓的爱意。

桑丫又走回卧室，换上了刚才的衣服，走出来说："你等着，我给你熬点儿梨汁去，败败火。"

娄小娄对她摇摇头，不想让她去。

桑丫说："听话。"

外面隐隐响起了雷声，看来今夜还是要下雨。

桑丫端着梨汁走出来的时候，娄小娄正在看电视，他调到了花都卫星电视台，里面正在放一个电视剧，演的是北京的故事。

桑丫把梨汁递给娄小娄，说："趁热喝吧。"

然后，她倒了两杯清水，放在了茶几上，又搬过来一个软凳子，坐在了娄小娄的对面。

娄小娄拉着她的手，让她坐在了沙发上，坐在了他的旁边。他一

只手轻轻搂着她的肩，一只手在茶几上的便笺上写字。

桑丫第一次这样被娄小娄拥抱在怀里，幸福而紧张。娄小娄的动作很自然，就像抱着自己的女儿。

娄小娄在纸上写道：你喜欢这条裙子吗？

桑丫不再说话，她学着娄小娄的样子写字表达：很喜欢。

娄小娄：你喜欢，这裙子就价值连城了。你不喜欢，这裙子就一文不值了。

桑丫：对于我来说，是你买的，就价值连城。不是你买的，就一文不值。

两个人就像网上聊天一样，房间里只有写字的声音，十分安静。雨点已经打在窗子上。

娄小娄：你小心，我又看到那个人的踪影了。

桑丫：那个像你的人？

娄小娄：是的。

桑丫：好长时间没有他的踪迹了，我都感觉他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。

娄小娄：昨夜，我遇见他了，可是一转眼他就消失了。虽然他消失了，我却听见他对我说话了！

桑丫：奇怪，他能说话了，你却不能说话了。

娄小娄：说不定，我出现的地方，他就不能显形。他出声，我就不能说话。

桑丫：他说了什么？

娄小娄：他说——年月日，将在被。

桑丫：什么意思？

娄小娄：这句话一定被什么力量遮挡了某些内容。他说的应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，哪个人在哪个地方被怎么样了。

桑丫赞许地点了点：嗯。

娄小娄：我想他要说的是……

这时候，一声惊雷在窗外炸响，把桑丫吓得一哆嗦。接着，娄小娄手中的笔就写不出字了。

桑丫看了看娄小娄，跑进书房，从书包里又掏出一支笔，递给了娄小娄。娄小娄又在纸上试了一下，还是写不出来。

两个人不安地互相看了一眼。

娄小娄干脆用手指在茶几上写字，写得很大。桑丫紧紧盯着，看了半天，她皱起了眉，说："你写的是什么字啊？繁体？我不认识！"

娄小娄愣了愣，站起身，走到书房，拿出字典翻起来。

桑丫明白，他想把一些字指给她看，连成语言，她也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可是，他翻来翻去，似乎找不到他需要的字！

娄小娄沮丧地摇摇头，指了指那六个字：年月日，将在被，指了指天；指了指那两支笔，指了指天；指了指在茶几上写字的地方，指了指天；指了指字典，指了指天；指了指自己的嗓子，指了指天……

他在告诉她：昨夜那个人说话被遮挡，今天这两支笔写不出字，他在茶几上写，她看到的字却如同乱码，他的嗓子说不出话，他在字典上找不到他需要的字……所有这些，都是某种神秘力量在左右着。

接着，娄小娄用动作比画起来。

桑丫说：“哑语？”

娄小娄使劲儿点点头。

桑丫说：“好，你想说什么，比画出来，我明天买一本哑语方面的书对照一下就明白了。”

娄小娄正在比画着，突然像小丑一样乱扭起来，动作很不协调，很难看。桑丫感到，娄小娄好像突然变成了木偶，被几条看不见的线牵扯着，在不由自主地动。她傻傻地盯着他，一时不知所措了。

炸雷一个接一个，越来越响。猩红的闪电忽明忽暗，满天乌云乱七八糟，如同被炮火炸遍的土地，坑坑洼洼，残破不全。地下似乎也有轰鸣声，如同一万辆坦克车从地下“轰隆轰隆”开过，楼房微微颤动着——世界好像到了末日！

娄小娄像中风了一样，还在狂乱地挥舞着手臂，身体一下下扭动，露出惊恐和痛苦的表情。

桑丫一下站起来，紧紧抱住娄小娄。

她能感受到支配他身体的那股神秘力量的强大。她用尽全身力气按着他，明明知道不是娄小娄的问题，还是大声说：“娄小娄，你怎么了？你躺下别动，我害怕！”

娄小娄控制不住，依然舞动着，脸部肌肉都扭曲了。

桑丫死死抱着他，六神无主地喊道：“你不要向我再透露什么了！让我像所有的凡人一样，低头朝前走，未来听天由命！答应我！”

过了好长时间，娄小娄才渐渐安定下来。

他似乎从很遥远的地方跋涉回来，异常疲惫，脸色苍白地靠在沙发上，一言不发。桑丫注意到，他左手的无名指还在一下下抖动着。

桑丫一直抱着他。

过了很久，娄小娄彻底恢复了。桑丫突然说：“娄小娄，今天夜里你别走了，在这里陪我吧。”

娄小娄睁眼看了看她，表情有些吃惊。

桑丫又说了一遍："仅仅是陪我，我们什么也不做，好吗？"

娄小娄点点头，紧紧抱住了她。

两个人合衣躺在床上时，外面的雷雨消退了。刚才它似乎在警告什么。

他们没有关灯。

娄小娄仰面躺着，桑丫侧身躺着，静静地观望着娄小娄。她有一种幻想——她结婚了，躺在身边这个人就是自己的丈夫，两个人一起过日子……这样想着，心里就充满了甜蜜和幸福。

娄小娄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一下就坐起来。

桑丫吓了一跳，问："你怎么了？"

娄小娄双手搓了搓，做了一个洗手的动作，桑丫就明白了，他要去卫生间。

接着，娄小娄就下了床，快步走了出去。换了平时，娄小娄去卫生间是很正常的事，可是今天不一样，桑丫竟然有些担心他。她等了一会儿，想去卫生间看看他，又不方便，只好等。

过了大概两分钟，娄小娄回来了。

他对桑丫笑了笑，侧身躺在了她身边，望着桑丫的眼睛。这时候的世界一片安静，似乎所有人都睡了。

桑丫有些困倦，她聆听着娄小娄的呼吸声，轻轻抚摸着娄小娄的下巴，鼻子，额头，头发……

摸着摸着，她停止了动作："你理发了？"

娄小娄摇了摇头。

桑丫有些疑惑了。最后一次她和娄小娄在一起逛王府井，是三天前的事情，那时候，娄小娄的头发比现在长许多。

娄小娄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又急忙点了点头。

他在悔改，他在更正，桑丫的心里一下就布满了阴影。她继续望着近在咫尺的娄小娄的眼睛，忽然头皮炸了——这个人是娄小娄吗？

娄小娄似乎从她的眼睛里发现了什么，闪过一丝慌乱。他用手把桑丫的眼皮合上，不让她再看他，然后轻轻拍着她，示意她该睡觉了。

娄小娄的手抚过桑丫的脸之后，她又把眼睛睁开了，这个人的一双眼睛正在近近地观察着她的眼睛。桑丫立即把眼睛闭上了。

她的心狂跳起来。

这个人是不是一直在背后跟踪自己的那个人呢？

他是娄小娄的复制品？他是娄小娄不知道的双胞胎？他是附在娄小娄身上的鬼魂？

如果这个人不是娄小娄，现在桑丫却和他同居一室，并且将度过

漫漫长夜，这太恐怖了……

桑丫的大脑快速飞转着，辨别真伪。

跟踪自己的那个人，他好像一直穿着一件浅黄色正装衬衫，一条藏青色正装长裤。而今天，他穿的是一件米色T恤，一条黑色西裤。她记得娄小娄跟她说过，虽然他这件米色T恤看起来很普通，却是他去阿联酋考察时买的，上面印着阿联酋的国旗。如果面前这个娄小娄是冒牌的，他不可能拥有这件比较特殊的T恤。

那个跟踪桑丫的男人，似乎不能说话，而眼前这个娄小娄也不能说话！不过，她和娄小娄通过短信的，她知道他的嗓子确实长了息肉，说不出话来。

还有，娄小娄在短信里跟她说过，他给她买了一条裙子。眼前这个娄小娄如果是冒牌的，他怎么也给自己带来了一条裙子？

桑丫感到自己太多疑了，心里这才安稳下来。

她轻轻睁开眼睛，继续看娄小娄。

他没有合眼，还在望着她。

她轻轻抚摸他的胳臂，小声说："娄小娄，你说，假如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你，我们未来三个人在一起生活怎么样？"

娄小娄愣了一下，做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。

桑丫说："你们两个人上班赚钱，我在家给你们烧菜煮饭。黄昏的时候，我一只手挽一个娄小娄，到公园里去散步……"

娄小娄闭上了眼睛，静静听。

桑丫说："不管你们谁跟我生气了，总有另一个人理我。不管我是跟你们其中哪个人生气了，就统统不理你们了……"

娄小娄还是不说话。

桑丫说："不过，这样的事情好像不可能发生，我觉得那个娄小娄总是在回避你，似乎你们两个人永远不能面对面出现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该选择哪一个好呢？"

娄小娄的眼皮敏感地跳动了一下。

桑丫继续说："在天主教堂，那个小孩说的话，肯定是一种暗示，说不定你跟我在一起就会有灾难。你要小心，他在暗处，你在明处……"

说着说着，桑丫缄默了。

她低头看了看娄小娄的胳膊。三天前，两个人逛街的时候，娄小娄这条胳膊不小心被雕塑划了一条大口子，短短三天时间，即使愈合了，也会留下伤痕，可是，这个人的胳膊上根本没有一点儿伤痕，很光滑。

桑丫怀疑自己记错了，她又抽出娄小娄的另一条胳膊看了看，也

没有任何伤痕。

桑丫放下他的胳膊后，他睁开了眼睛，皱着眉头看桑丫，那个表情是在问：怎么了？

桑丫摇摇头，说："没什么。"

然后，她坐了起来。她看了看这个躺在床上的男人，也搓了搓手，告诉他自己去一趟卫生间。

他点了点头，翻了一下身，仰面躺着了。

桑丫爬下床，走到客厅，四处寻找她的手机——她要给娄小娄打电话！

可是找了半天，她都没有看到自己的手机。这时候，她才想起来，手机放在卧室的梳妆台上。

她走进卫生间，锁上门，靠在墙上，用手摸了摸胸口，心跳得要蹦出来。她又摸了摸口袋，那把剪刀还在！她把它拿出来，紧紧抓在手里，又把它放了回去。

她靠在墙上站了几分钟，假装冲了冲马桶，走出了卫生间。

她走回了卧室。

她走得很慢很慢，一只手始终插在口袋里，那里面装着剪刀。

终于，她走到了卧室门口，停了一会儿，一咬牙，走了进去。她直接走到梳妆台前，拿起了手机。

床上的人一下坐了起来，警觉地看着她。

她回过头，两个人的目光就撞在了一起。她笑了笑，说："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要给妈妈打个电话。一句话就完了。"

这个人没有表态，直直地看着她。

她转过身来，慢慢地按下了娄小娄的号码。

里面传来了接通的声音，但是房间里并没有电话响！桑丫的内心一紧，她已经确定，眼前盯着自己的这个人不是娄小娄！

终于电话接通了。

娄小娄说："桑丫，都一点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"

桑丫说："妈，你要尽早来看看我。"

说完，她就挂了电话。

回过头，床上的人还在看着她，似乎想从她的眼神里读出什么东西。

桑丫要走出卧室的话，必须经过他。她没有勇气逃跑，于是软软地靠在了梳妆台上，只是静静地和他对视。

电话急切地响起来。

桑丫没有看，一定是娄小娄打来的。

突然，桑丫从口袋里拔出那把剪刀，对准了床上的这个不知道是人是鬼的东西。他本能地朝后仰了仰身子，然后抬起一只手使劲儿摆了摆。

桑丫的眼光和手中的剪刀，一直对准他，她慢慢移动脚步，他的身子随着她缓缓转动。终于，桑丫来到了卧室门口，她猛地打开门，一下就冲了出去。

她冲出家门，冲到楼下，一直跑到小区门口才停下来。

小区门口空荡荡的，亮着苍白的灯。保安不在，估计睡觉了。

小区外面的街道上，没有一个行人。路边有一个孤独的垃圾箱，一只猫站在上面，朝她望过来。它的眼睛闪着绿色的光。

桑丫发现，她的手里依然紧紧抓着那把剪刀。她用另一只手摸了摸口袋，寻找手机，这才想起，她没有把手机带出来。

她蹲在街道旁边，不知道是恐惧还是委屈，眼泪簌簌地流出来。

她的大脑里浮现出一幅场景：

手机在梳妆台上不停地响着，那是娄小娄打过来的。她跑出去了，房间里只剩下了那个人，他慢慢站起来，走到手机前，把它拿起来，摆弄了一下，终于接听了。

娄小娄担心地问："桑丫！你怎么了？"

那个人说话了，他竟然变成了桑丫的声音："你快救我！"

娄小娄问："你在哪里？发生什么事了！"

那个人说："我在芍药地的房子里！你快来！"

娄小娄说："我马上来！"

挂了电话，那个人露出了一丝笑意，他脱下自己的衣服，穿上了那条浅绿色的裙子，又穿上了那件白色无袖背心，接着，从鞋架上取下桑丫的那双坡跟鞋，套在了脚上。

然后，他快步走进卫生间，用两只手把眼睛捏了捏，就变成了桑丫的眼睛。把鼻子朝上推了推，鼻子就小了，变成了桑丫的鼻子。把嘴巴揪了揪，太小了，又朝外扩了扩，就变成了桑丫的嘴巴……

这时候，一张娄小娄的脸上长着桑丫的五官，看起来极其恐怖。

换颜术还没有做完。

他捧住自己的脸揉弄了一番，终于变成了桑丫的脸型。可是，他的头发太短了。他举起双手，开始拉扯自己的头发，那头发就像皮筋一样，一撮撮地被拉扯长了，很快，就变成了桑丫的发型。

接下来，他给自己淡淡地抹了一点粉，涂了一点无色唇膏，然后，对着镜子做了一个桑丫式的安静微笑，似乎很满意。

这个高大的桑丫走出卫生间，从厨房拿起一把锋利的菜刀，在手上掂了掂。似乎为了练习刀法，他打开冰箱，搜寻了一番，看到了桑

丫放学之后买回的一只白条鸡，他把它放在案板上，一刀下去，那只白条鸡的脑袋就掉了，脑袋掉在了地上，他弯腰捡起来，塞进嘴里，嚼了几下就吞了进去。

他走出厨房，把茶几旁那把软凳子搬过来，放在了门口，然后关掉所有的灯，就在黑暗中坐在了门口的软凳子上，朝着门，模仿桑丫微微地笑着，等候娄小娄的到来……

正在胡思乱想，一辆车开过来。

桑丫立即抬头看去，正是娄小娄的那辆银灰色宝来轿车。

她一下就站起来，想朝他挥挥手，举起胳膊之后又放下了。她转身跑回小区，一直跑到她住的楼下，躲在了草丛后。朝上看看，正像她想象的一样，她房间的灯关了，一片漆黑。她把目光收回来，紧紧盯着路面。

路灯昏黄，有很多蛾子围着光亮，在不知疲倦地无声飞舞。

那辆车快速开了过来。

桑丫死死盯着车里的人。她觉得今夜就像一个噩梦，她谁都不信任了。

那辆车停下来，熄了火，走下一个人。这个人穿着一件浅黄色正装衬衫，一条藏青色正装长裤。

桑丫揉了揉眼睛，心里生出一丝寒意。

她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娄小娄了。或者两个都不是？那娄小娄去哪里了？

她没有露头，继续观察这个娄小娄。

他下了车之后，朝上面看了看，又朝四周看了看，然后快步朝楼门走去。

如果这个人真是娄小娄，那么他走进那个恐怖的房子，肯定有危险……

这时候，桑丫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，站起来喊了一声："娄小娄！"

这个人愣了一下，停下来，猛地转过身。

桑丫没有走过去，在草丛后盯着他。

他慢慢走过来。

这时候，桑丫不知道是该等他走过来，还是逃跑。

他问道："桑丫，你站在这里干什么？"

桑丫没有回答，只是死死盯着他。

他的脸在午夜里模模糊糊，两只眼睛黑洞洞。他越来越近了。当他离桑丫还有几米远的时候，桑丫突然叫道："你站住！"

这个人愣了一下，马上停住了。

桑丫说："你是谁？"

这个人说："我是娄小娄。桑丫，你怎么了？"

桑丫说："那你告诉我，你的胳膊怎么了？"

这个人想了想说："你怎么问这个？"

桑丫说："楼上还有一个娄小娄，我现在不知道你们哪个是真哪个是假。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！"

这个人说："我们逛王府井的时候，我的胳膊划了一个口子……"

桑丫又问："刚才我给你打电话了吗？"

这个人说："你不打电话我怎么会深更半夜跑过来？"

桑丫说："我在电话里说什么了？"

这个人说："你说，妈，你要尽早来看看我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出这句莫名其妙的话！"

桑丫有点儿相信他了。

正要走出草丛，她又想到了一个问题，于是问："放学之后，我们通过短信吗？"

这个人说："没有。"

桑丫的心又提起来了："我们明明通过短信的！"

这个人说："今天我确实没有跟你通过短信！"

桑丫说："你是不是给我买了一条裙子？"

这个人说："没有。"

桑丫想着想着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她说："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离开过你的手机？"

这个人想了想，说："哦，离开过。我去医务科查一个病历，大约离开诊室半个钟头吧，没带手机……"

桑丫说："你的嗓子没长息肉？"

这个人说："没有。"

桑丫静默了一会儿，说："计划太周密了……"

这个人说："你说什么，桑丫？"

桑丫说："另一个你出现了，他来了我家，我以为他是你。他现在就在房间里，我发现不对头，就跑了出来……"

虽然这样说，但是桑丫并没有接近面前的这个娄小娄。她依然保持着警惕。

这个人说："走，我们上去看看。"

桑丫迟疑了一下，终于走了过来。走了两三步，她又停下来，盯住了面前的这个人。

这个人说："我是娄小娄，不要怕！"

桑丫突然问：“你怎么穿上了这身衣服？”

9　他和他

昨夜，娄小娄在小区里遭遇了另一个自己。

晚上，他做了一宿怪梦。他看见镜子中的自己穿着白色睡衣，而他却穿上了一件浅黄色正装衬衫，一条藏青色正装长裤……

早晨，他醒得很晚。睁开眼，朝阳穿过紫色的窗帘照进来，似乎带着露水的味道。他伸了一个懒腰，坐起来。

正准备穿衣服的时候，他愣住了：他的衣服不见了。

他清楚地记得，他睡觉之前把衣服脱在了床头柜上，现在，床头柜上空空如也。

他四下看了看，头皮一下就炸了：在床边，整整齐齐地放着一身衣服——那是一件浅黄色正装衬衫，一条藏青色正装长裤。

他傻傻地想了好半天，终于没想通这是怎么回事。

唯一的解释是：昨夜，另一个自己，那个会隐身的人，穿过墙壁，潜入了他的家。他把自己的衣服穿走了，又把他的衣服留下来……

上班已经迟到了。

他爬起来，打开衣柜，以前的衣服都没有洗。他拎起那个人留下的衣服看了看，直接穿上了，然后下楼，驾车去单位。

一路上，他一直在回想昨夜发生的事情，几次差点儿追尾。

低头看看身上这套陌生的衣服，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，而另一个人穿上了自己的衣服，不知道此时在哪里，他变成了自己……

越想脑袋越乱。

来到单位，他忙活了一天，晚上，想给桑丫打电话，告诉她这些事，又不想让她害怕，于是就没有打。

实际上，在桑丫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还没有睡着。

房间里静悄悄的，他在想，那个人此时是不是就在这个房间里呢？

如果他来了，他会站在哪里？

他在阳台上发呆？

他在客厅的沙发上端端正正地坐着？

他在头上三尺远的地方盯着自己？

想来想去，他觉得他应该在卫生间。他站在镜子里，穿着那件他从阿联酋买的米色T恤，黑色西裤，静静等他半夜上厕所，然后突然

伸出手来掐住他的脖子。
　　他在思考一个逻辑问题。
　　有一篇文章，讲述一滴眼泪，能够穿过任何物质。它从一个女人的眼里流出来，穿过地球，从这一端到那一端，到达心爱的男人那里……
　　如果真的有这样一滴液体，那么什么是它的容器？
　　如果，另一个自己能够穿墙而过，就说明什么都挡不住他，包括大地。那么，为什么他能够在大地上站立和行走，而不会掉下去？
　　突然，电话响起来，是桑丫的。
　　桑丫只跟他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然后就挂了电话。
　　她一定是遇到了麻烦，娄小娄第一个念头就是：那个复制人今夜并不在自己的房子里，很可能在桑丫的房子里出现了……
　　他再打电话，桑丫就不接了。
　　他的心提起来，穿上衣服，驾车就跑来了。
　　现在桑丫问他：你怎么穿上了这套衣服？
　　他说出实情之后，桑丫才彻底信任他。她走过来，抱住娄小娄，把头扎进他的怀里，抽抽搭搭哭起来。
　　在娄小娄眼里，桑丫从来都是坚强的。这一刻，他才感觉到她是个女孩，是个小孩。
　　他轻轻拍了拍她的肩，说："宝贝，不怕。走，我们上去看看。如果他还在，我们就跟他谈一谈，问问他到底是谁，到底想干什么。今天，我和他必须有个结果了。"
　　桑丫止住哭泣，说："我担心……"
　　娄小娄说："有我在，你不用怕。"
　　然后，他扯着桑丫就走进了楼门。
　　两个人慢慢朝楼上走，楼道里一片死寂。桑丫的脚步很沉重，走得很慢很慢。娄小娄一直用力拉着她。
　　来到了房门前，娄小娄对桑丫小声说："钥匙带出来了吗？"
　　桑丫点点头，把钥匙掏出来。
　　娄小娄接过钥匙，让她后退一步，然后他打开锁，把门轻轻推开了。
　　里面黑糊糊的，没有任何动静。
　　娄小娄伸进一只手，摸到了走廊里的电灯开关，打开了。门里空荡荡的，并没有一个高大的桑丫坐在那里等候。
　　娄小娄试探着慢慢走进去。
　　他打开了客厅里的灯，没人。打开了书房的灯，没人。打开了卧

室的灯，没人。打开了卫生间的灯，没人。打开了厨房的灯，没人。

他又检查了所有的窗帘后面，还有各个衣柜，都没有发现什么。

他回头看了看桑丫。

桑丫说："他确实来过！他还跟我躺在了床上……"

说到这里，她的脸有点儿红，又解释道："他似乎来告诉我什么秘密，但是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，好像就是不允许他说出来。我很害怕，就让他留下来陪我了……我是让你留下来陪我的，我并不知道他不是你。"

娄小娄说："天亮还早，今天晚上我陪你。"

桑丫点了点头，说："就是你想走，我也不会让你走！"

娄小娄轻轻抱住桑丫，说："如果你让我一辈子都不走，我就会一辈子留下来陪你。"

桑丫说："那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"

两个人合衣躺在了床上。

桑丫紧紧地抱着娄小娄。

桑丫说："你要有一个防伪标识，这样，我才能确认你是你。"

娄小娄说："他连一个大活人都仿造出来了，何况一个防伪标识呢？"

桑丫说："那……我们定个暗号吧。"

娄小娄说："这个主意好像不错。"

桑丫说："有了暗号，即使到了下辈子，你变成了一把土，我变成了一根草，我们也能互相认出对方来。"

娄小娄说："用什么做暗号呢？"

桑丫说："我想想……"

娄小娄忽然说："你不要说出来，用短信发给我吧。"

桑丫明白娄小娄是什么意思，不由打了个冷战，惶恐地四下看了看。

娄小娄坐起来，从梳妆台上拿起她的手机，递给她。她想了想，给娄小娄发了五个字：带我去过去。

娄小娄收到之后，回复道：带你来未来。

然后，两个人同时把短信删除了。

娄小娄说："不过，这个暗号只能用一次。"

桑丫说："为什么？"

娄小娄说："我们看不见他的存在，在我们对暗号的时候，他什么都听得见。因此，我们的暗号要不断改变。"

桑丫说："白色恐怖。"

三十四岁的娄小娄和十七岁的桑丫抱在一起，睡了。

有个人穿着米色T恤，一条黑色西裤，静静地在黑糊糊的楼道里站立着。看不见他的表情。

10　两个尾行者

第二天下午，自习课，教室里的人不多。

桑丫闲闲地翻着书，提不起一点儿精神来。

隐隐约约教室的门开了，有个人在门口探了一下头，她抬头望去，竟然是娄小娄。

他穿着一件米色T恤，一条黑色西裤。他朝她笑了笑，又把脑袋缩了回去。

她惊了一下，心里闪过两个字：假的！

揉揉眼睛再看，教室的门关得紧紧的。似乎是幻觉。

过了一会儿，教室的门隐隐约约又被推开了，有个脑袋闪现了一下，还是娄小娄！这次，他穿着一件浅黄色正装衬衫，一条藏青色正装长裤。他朝她笑了笑，又把脑袋缩了回去……

这次是真的……

桑丫又揉了揉眼睛，教室的门关得紧紧的，似乎还是幻觉。

她转头看了看其他学生，没有一个人在意那扇门。

快下课的时候，教室的门又开了，还是娄小娄！这一次，他穿着一身医生的白大褂，探头朝她笑了一下，接着又把脑袋缩了回去。

这次是真的假的？

她不知道了。

她不能确定他的工作服里穿着什么衣服。

下课之后，大家陆续走出去。她趴在了桌子上，想睡一会儿。

有个声音在门口喊道："桑丫！"

这个声音是真实的。

她抖了一下，抬起头，同学们都走出去了，空荡荡的教室里只剩下了她一个人。娄小娄又在门口出现了，他探着脑袋朝她笑着。

他穿着一件浅灰色衬衫。她从来没见过他穿这件衣服。

她愣愣地看着他，不知是真是假。

他轻轻走了进来，桑丫的眼睛越来越大。

他站在桑丫面前，说："你怎么傻了？"

桑丫说："你，你怎么来了？"

这个人说："我路过这里，顺便来看看你。"

桑丫说："你来过几次？"

这个人疑惑地看了看她，说："什么意思？"

桑丫盯着他，忽然想到了那个暗号，于是说："带你去过去。"

这个人想了想，笑了，说："难道桑丫也出来冒牌的了？"

桑丫没说话，她没明白他的意思。

这个人说："我和你的暗号不是这样的。"

桑丫更糊涂了。这就是他的QQ签名啊，这就是昨天夜里两个人在手机里定下的暗号啊！

她低声问："暗号应该是什么？"

这个人说："带我去过去。带你来未来。"

桑丫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说："你把我吓死了。"

娄小娄说："我不带你去过去，也不带你来未来。我带你到楼下操场上走一走。"

走在操场上，桑丫说："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。"

娄小娄说："哦，明天就是4月23号了……我一直不太重视自己的生日。两年前，我带一个外地的实习医生。有一天，我偶尔听说第二天是她的生日，于是就把她叫过来，说，明天是你的生日，你怎么不说呢？明天晚上，我要设宴为你庆祝一下。她不好意思地说，您这么忙，不敢麻烦您。我说，不行，生日是大事，一定要重视。第二天，我买来蛋糕，红酒，水果，叫上几个护士，一起给她庆祝生日。闹腾了一晚上，我一个人回到家，躺在床上，忽然想到，这一天其实也是我的阴历生日。"

桑丫说："听了让人生气……"

娄小娄说："去年，就冒出六个女孩陪我一起过生日了。"

桑丫说："听了还是让人生气！"

娄小娄笑了，说："今年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"

桑丫说："我给你做一桌菜！你把酒买回家来，我要跟你喝酒。"

娄小娄说："三里屯南街有个饭馆叫'咱家'，很别致，我带你去那里吃。"

桑丫说："那不是咱家。"

娄小娄说："不要在家做，太累。你放学之后等着我，我接你。"

桑丫不再和娄小娄坚持，不过从眼神里看得出来，她已经打定了主意。

两个人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，桑丫说："4月23日，我总觉得这个日子似乎跟我也有什么关系……"

娄小娄说："什么关系？"

桑丫说："想不出来。"

娄小娄说："是你哪个亲人的生日吧？"

桑丫说："不是。"

娄小娄说："哪一年的这一天，你得过什么奖？"

桑丫说："不是。"

娄小娄说："那就是哪一年的这一天，你被老师骂了一顿。"

桑丫说："不是。"

娄小娄说："那是什么？用你的直觉思维想。"

桑丫说："这一天好像是我的一个什么日子……"

娄小娄说："也许……多少年以后，将有一个男孩出生，这个男孩是你的儿子。"

桑丫说："他的名字就叫娄小娄。"

娄小娄说："他的爸爸一定得姓兰才行。"

桑丫说："他爸爸也叫娄小娄。"

娄小娄愣愣地看了看桑丫。

桑丫笑了，说："这个世界上肯定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叫娄小娄的。"

娄小娄说："至少有两个。"

操场对面的长椅上，坐着一个女人，她在看书。

她的两只眼睛形状明显不同，其中一只是疤瘌眼。

她的鼻子一边高一边低，有三四个丑陋的洞眼。

她的嘴是一张漏风嘴。

她脸上的肌肉好像死了，面无表情。

她的胸出奇地大，好像充了气似的，一点儿不真实。

她戴着一顶凉帽，遮住了半张脸。她的眼睛从帽檐下书本上穿过去，紧紧盯着娄小娄。

"完美风暴"整容美容医院关门了，她一直没有找到负责的人。不过，前几天她收到了一张汇款单，钱数是她整容费用的一半。汇款者在附言一栏写了两个字：抱歉。

她把钱取出来，汇给了东北的父母。

现在，她不需要钱了。

她跟踪娄小娄来到了中医大学，就知道他来找桑丫了。过去，她

每次看到娄小娄和桑丫在一起，心里就充满了仇恨。现在，仇恨已经消弭。她感觉她和桑丫都是娄小娄的女人，她是妻，桑丫是妾。在阳间，是娄小娄和桑丫在一起的日子。在阴间，是娄小娄和她在一起的日子。

她把下手的时机选在了2007年4月23日。

她不会像某些人那样，失恋之后一个人殉情。她觉得那种爱还不彻底。她一定要和娄小娄一起走。即使另一个世界存在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，她也要紧紧抓住。

朱玺一边偷偷观望着娄小娄和桑丫，一边慢腾腾地走过来。

他穿着一件高丽民族风情的白衬衫，那是爸爸从韩国买回来的，一条深蓝色的西裤，裤线像铁轨一样直，一双仿造的黑色贝路帝皮鞋，亮莹莹的。

他坐在了林要要旁边。

林要要看了他一眼，他也看了林要要一眼，然后他们都朝两旁移了移。

在花都的时候，朱玺通过木马程序，确实进入过桑丫的电脑。他偷窥桑丫和娄小娄的聊天记录，觉得那只是一种精神寄托，见光必死，因此并没有多少醋意。

来了北京，他发现，桑丫和娄小娄的恋情见光之后，不但没有死，反而如同禾苗遇到阳光，产生光合作用，更加茁壮了。

每次见到他们在一起，朱玺的心里就如同百爪挠心。

他不明白，桑丫为什么偏偏喜欢上了这个老男人，他不知道这个老男人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。论钱财，论年纪，他怎么都不应该输给娄小娄。他只是个子不如娄小娄高罢了，不过他还可以继续长啊。

此时，娄小娄和桑丫就坐在对面。中间隔着操场。

他和她坐得很近。

朱玺把脑袋垂下来，掏出手机，开始玩游戏，一边玩一边瞄着对面的两个人。

他在玩手机里储存的“暗杀”游戏。在这个游戏里，杀个人只需按一下键，扔一个手榴弹就OK了。

他用手狠狠按着这个键，眼睛抬起来盯住了娄小娄。

杀。

用炸药，省事。

如果做得干净些，没人会怀疑到自己。

如果露馅了，那不过稍微麻烦一些，需要按十一个键——拨老爸的手机。从小老爸就告诉他一个道理，没有什么事用钱摆不平。

娄小娄被炸死，桑丫在北京无依无靠，说不定就会投奔他的怀抱

了。

上哪儿搞一个手榴弹呢？

朱玺在琢磨。

桑丫说：“你看到对面那两个人了吗？”

娄小娄朝远处看了看，说：“嗯，有两个人。”

桑丫说：“我觉得那个男的好像是朱玺……”

娄小娄说：“哪个朱玺？”

桑丫说：“就是造谣的那个男生。”

娄小娄又看了看对面，说：“奇怪了，他旁边那女的好像是林要要……”

桑丫说：“谁是林要要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一个药品推销员。”

桑丫说：“她怎么到我们学校来了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可能他们两个人目的一样。”

桑丫说：“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好。”

两个人走到操场一半的时候，那个女的先站了起来，从操场左侧离开了。那个男的随后站起来，从操场右侧离开了。

娄小娄说：“看来，我俩的关系很受人关注啊。”

桑丫说：“下次，你别来我们学校了，我们这样明目张胆在一起，人家更会说我被你包养了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流言飞语需要三个器官——首先有人用眼睛捕风捉影，然后用嘴巴传播出去，再有一些听众用耳朵听。抵制流言飞语也需要三个器官，合上眼睛不看别人的脸色，闭上嘴巴不去解释，捂上耳朵不去听无聊的议论。”

两个人坐在了林要要和朱玺刚才坐过的长椅上。

再看对面，刚才那两个人已经转到了操场的对面，分别坐在了娄小娄和桑丫刚才坐过的长椅上，依然偷偷朝他们观望着。

第二次坐在一起之后，林要要排斥地看了看朱玺。

朱玺无辜地看了看她。

林要要：“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？”

朱玺：“不是。你呢？”

林要要：“我是。不过，我已经毕业三年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朱玺问：“可以问问，你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林要要说："我叫桑丫。"

朱玺愣住了。

林要要说："你呢？"

朱玺随口说："我叫娄小娄。"

林要要不信任地看了看他，不再说什么，低下头继续看书了。

朱玺也低下头，继续玩手机游戏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两双眼睛慢慢抬起来，一齐射向了对面的长椅。

晚上，林要要一直徘徊在景山小区的门口。

娄小娄离开中医大学后，林要要把他跟丢了。现在，她在等待娄小娄回家。

她想再给他一次机会。

她要再问问他，今生今世两个人还有没有希望了，如果他铁了心，依然拒绝，那么她也就铁了心要带他走了。

此时，林要要的身体显得有些单薄，她瑟瑟地抖着。也许是晚风太凉了。偶尔有情侣路过，他们都穿着半袖，有说有笑。

她的口袋里依然装着那把蒙古刀，它已经锋利得不能再锋利了。不知道它会不会刺破牛角刀鞘，从里面拱出来。

远处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
林要要抬头看了看，马上闪到了一棵树后——这个人正是娄小娄。他没有开车，而是步行。林要要猜测，他一定刚刚跟桑丫吃过晚饭。

娄小娄没有发现她，慢悠悠地走过来。

他穿着一件米色T恤，黑色西裤。

当他走过林要要藏身的那棵树之后，林要要慢慢走出来，跟在了他的背后。进了小区之后，她叫了他一声："娄小娄。"

娄小娄停下脚步，回过头来。

林要要站在了他的面前，看着他的眼睛，说："娄小娄，我不甘心。"

娄小娄没说话，只是惊愕地打量她的脸。

林要要说："你不要这样看着我，难道我就那么吓人吗？"

娄小娄难过地看着她。

林要要说："我查过了，桑丫只有十七岁，你和她太不现实了！我希望你从这种虚无缥缈的感情中拔出来，我希望你能珍惜我……"

娄小娄难过地看着她。

林要要说："我是个直筒子脾气，从小到大，我从来没有谈过恋

爱，你是我唯一爱上的男人！娄小娄，不知道你信不信，到现在我还是个处女。我知道这件事说出来很傻，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因为我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引起你的注意了……”

娄小娄难过地看着她。

林要要说：“我知道，我普通得就像一个鸡蛋。我想涅槃，想变成一只美丽的凤凰，可是我笨，我把自己摔碎了，变成了一地破碎的蛋壳。我希望你能珍惜这些不好看的蛋壳，每一块都是一颗心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林要要哭了。

娄小娄难过地看着她。

林要要说：“哪怕你给我一个指望，你说让我等你十年，五十年，一百年……我都会等，尽管我活不到那一天，我也会高高兴兴地等。这些年里，我不会计较你跟别的女孩相爱……我只想要一个指望。”

娄小娄难过地看着她。

林要要擦了擦眼泪，说：“娄小娄，现在我只想问你一句话——你到底要不要我？”

娄小娄难过地看着她。

林要要的眼睛突然变冷了，说：“我再给你一夜的时间，你如果后悔了，给我打电话！”

说完，她转身大步走开了。

娄小娄想拦住她，他朝前跑了几步，又停下了，呆呆地看着林要要的背影越来越远，终于消失在夜幕中。

娄小娄疲惫地转过身，险些撞在一个人身上。

他穿着一件高丽民族风情的白衬衫，一条深蓝色的西裤，一双仿造的黑色贝路帝皮鞋。他退了一步，说：“娄小娄，我想跟你谈谈。”

娄小娄静静看着他，并不说话。

朱玺说：“你是桑丫的长辈，我希望你不要欺骗桑丫的感情！你和她是不可能的！即使桑丫同意，她的父母也不会同意；即使她的父母同意，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；即使社会舆论同意，我也不会同意！”

娄小娄不耐烦地皱了皱眉，还是不说话。

朱玺说：“老实告诉你，我是她的男朋友，我们从高中就开始相爱了！你是一个中年男人，就像一缸染料，而桑丫单纯得如同一块白纱，你会污染她的！对于我来说，桑丫是我的染料，她是红的，我就是红的，她是绿的，我就是绿的，因为我爱她！希望你不要破坏别人的幸福！好吗？大叔！”

娄小娄还是不说话。

朱玺说："我刚才都看见了，你有女朋友，她爱你爱得那么深！你为什么不珍惜？你这样做对得起良心吗？"

娄小娄伸手朝旁边指了指，示意朱玺让开路。

朱玺眨巴眨巴眼睛，一咬牙挺直了身体，没有动。

娄小娄朝他走过去。他马上闪到了一旁。

在娄小娄走过去之后，他开口说："如果你继续坑害桑丫，我不会放过你！"

娄小娄停下来，回头看了看他。

朱玺一边后退一边说："你动我的染料，我当然要还你一点颜色！等着！"

11　我遇见了我

这天夜里，娄小娄在单位处理一件棘手的事，很晚才离开北方中医院。

他去探视过的那个半身不遂的患者，已经嘴斜眼歪，神志不清，大小便失禁。儿孙们带他四处医治，不见任何好转，而且日益严重。

他们认为，老人是在北方中医院针灸之后，才变成了这个样子，属于医疗事故。于是组织十几个人，到北方中医院闹事。

他们把老人用轮椅推来了，堵在北方中医院门口，导致别人无法通过。

他们还四处寻找娄小娄，要讨个说法。北方中医院领导担心出现人身伤害，把娄小娄藏匿起来，然后派人跟这群人协商。

对方提出了天文数字的赔偿，北方中医院领导没有答应。对方表示，不赔钱他们就不会离开。最后来了警察，总算把这群无理取闹的人弄走了……

娄小娄回家进了门之后，四下检查了一下，没发现什么可疑的蛛丝马迹。

他打开衣柜的时候，发现那件浅黄色正装衬衫和那条藏青色正装长裤不见了，他丢失的那件米色T恤和那条黑色西裤挂在上面，像个悬空的人。

他马上意识到，那个人又来过了！

这个家里，好像生活着两个人，往往是，他外出了，另一个就回家了。他回家了，另一个就外出了。即使两个人都在家，互相也看不见。另一个人穿腻了一套衣服，就挂在了衣柜里，换上他刚刚脱下的衣服。他穿腻了一身衣服，就挂在衣柜里，换上另一个人刚刚脱下的衣服……

可是，他一次次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呢？

娄小娄陡然想起了那个梦：

林要要对他说，今天，他将丢失一个最重要的东西。可是，直到上床睡觉，他都没有发现丢失什么。可是，半夜他突然醒来，看到一张白脸近近地贴在他的眼前，低声低气地说：你丢了家里的钥匙……

如果另一个自己不会穿墙遁地，一定就有这套房子的钥匙。可是，娄小娄的钥匙只有一把，一直装在口袋里啊，难道被人复制了？

那个人不但复制了这套房子的钥匙，一定还复制了汽车的钥匙，复制了单位诊室的钥匙，复制了桑丫那套房子的钥匙……

娄小娄离婚的时候，走了一个人，财产一分为二。

现在，来了一个看不见的人，财产再次一分为二。

娄小娄不关心财产。如果这个噩梦一样的幻影，在他的生活中彻底消失，他宁愿把全部的财产都给他，只要留下桑丫就行了。

他走进书房，看到桌子上有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：

祝我们生日快乐。

他仔细观察这些字，竟然和自己的笔体一模一样。

这时候，有人敲门。

他一下警觉起来，走到床头关掉灯，慢慢走出去，来到防盗门前，透过猫眼一看，是一个陌生的老头，大约六十岁上下，身体颇健壮。他穿着朴素，拎着一个塑料袋子，还有一杆老式的秤。他站在搂道里，不安地朝楼上看看，又朝楼下看看，等待娄小娄开门。

娄小娄厉声问：“你找谁？”

老头急忙说：“对不起，打扰了，我是收废品的。你家有什么多余的东西要卖吗？”

半夜了，他收什么废品？保安也不应该放他进来！

娄小娄没有发怒，他感觉这个老头肯定有来头，他要知道对方的真实目的，于是高声问：“你收什么？”同时一直在猫眼里观察老头的表情。

老头对着门板问：“你家有多余的书吗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没有。”

老头对着门板问：“你家有多余的瓶子吗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没有。”

老头对着门板问：“你家有多余的衣服吗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没有。”

老头对着门板问："你家有多余的电器吗？"

娄小娄说："没有。"

老头似乎没什么说的了，他低头想了想，突然小声说了一句让娄小娄想不到的话："你家有……多余的人吗？"

娄小娄哆嗦了一下："人？"

老头说："是啊，多余的人。"

娄小娄说："没有！"

老头说："你好好想想。"

娄小娄说："你什么意思？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！"

老头冷静地说："不，你家里并不是你一个人。"

娄小娄说："他在哪儿？"

老头说："你自己找找吧，找到之后，我把他带走。不着急，我在这里等着。"

娄小娄说："我都找过了，确实没有！"

老头盯着猫眼，似乎在盯着娄小娄的眼睛，他突然说："还有个地方你没找。"

娄小娄又哆嗦了一下："哪里？"

老头说："你的床下。"

娄小娄蓦地一惊！离婚前，他和前妻一直住在芍药地那套房子里，卧室是一张双人床。亚运村景山小区这套房子里，只有两张单人床，一张放在卧室里，一张放在书房里。刚才，他怀疑家里有人，哪里都找了，就是没有找床下！

书房的床下都是书，那里不可能藏人。那么，这个"多余"的人就应该藏在卧室的床下了……

娄小娄慢慢地转过身，朝卧室望去。

里面十分安静。

他一步步走过去，走进卧室，他盯住了床下。床单很大，垂下来，把床下挡住了，有一条黑糊糊的缝隙。

他猛地把床单掀起来，没有人。他弯下腰，朝里看，床下扔着两只不一样的鞋子，还有一只空可乐瓶子。

他松了一口气，忽然又紧张起来，站在卧室门口，朝书房望去。

书房里没开灯。

他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停在了书房门口，那一纸莫名其妙的生日祝福，影影绰绰地摆在桌子上。他忽然后悔起来，刚才不该随手关掉书房的灯。开关在床头，现在，他想打开灯，必须走在床边。如果下面真的有人，一伸手就会抓住他的脚……

他四处扫视了一下，忽然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，架上的书多了！一周前，他刚刚收拾过书房，把一些不经常看的书从架上撤下来，塞进了床下。现在，这些书又回到了架上！

床下确实藏着人！

他一步步退到厨房，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家里的菜刀，于是就拎起一根擀面杖，再次来到书房，对着黑糊糊的床下喝了一声："出来！"

床下没人说话。

他又喝了一声："你出来，不管你是谁，我都不会伤害你。不然，我报警了！"

床下还是没有声音。

他弯下腰，朝里看了看，太黑，看不清楚。于是，他到卧室拿来一只手电筒，在很远的地方朝里照了照——下面的书都被搬了出来，摆在了架上。不过，床下空空如也，确实没人。

他放下擀面杖，打开灯，越想越糊涂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他走出书房，来到防盗门前，透过猫眼朝外看了看，那个老头还在耐心等待。

他说："我检查过了，没有人。也许，白天有人进来过，现在却不见了。"

老头说："我告诉你，这个人还在你家里。你的眼睛出问题了。你不让我把他带到废品站，他就会把你扔进垃圾桶。"

说完，老头蹒跚地下了楼。

娄小娄追到窗前，看到老头拎着塑料袋，扛着老式秤，朝小区门口方向走去了。正好一个夜里巡逻的保安走过来，他和这个老头擦肩而过。一般说来，在这个时间里，保安见到这样的人，一定会拦住盘问一番，可是，这个保安似乎没看见这个老头，目不斜视就走过去了。

娄小娄来到客厅，坐在沙发上，开始琢磨：老头说，这个人还藏在房子里，那么他能在哪儿呢？所有可以藏人的地方都找过了……

只有一个解释，那就是这个人隐身了。上一次，娄小娄曾经见过他的背影，可是一拐弯他就不见了。也许，他一直趴在卧室的床下，或者书房的床下……

朝卧室瞄了瞄，又朝书房瞄了瞄，娄小娄后悔了。刚才，他应该把那个老头请进来，让他帮自己寻找这个人。既然老头知道他还在这个房子里，既然老头说能够带他走，那么，他一定能够看到他，一定能够治住他……

可是，他让整治病毒的医生走掉了。今夜，病毒肯定要发作了。

坐了一会儿，娄小娄实在太累了，走进了卧室。

脱了衣服躺下后，他关了灯，月光一下就涌进来。

娄小娄在月光下注视着衣柜门，它关着。那里面，挂着米色T恤和黑色西裤，它们组合在一起，像一个悬空的人……

娄小娄忽然想到，那个人是不是一直站在衣柜里呢？他穿着米色T恤，黑色西裤。娄小娄只能看到衣服，却看不见衣服里面的人……

床下传来了响声。好像一只老鼠跑过，好像床上什么东西掉下去了，好像一个人躺在床下实在不舒服，轻轻动了动身子……

娄小娄想起一个段子：

老师说，人死之后就变成了灰。学生说：我的床下有很多死人。

床下又响了一下。

娄小娄警觉起来——刚才他朝这张床下看过了，除了两只鞋子，一个可乐瓶子，没有人啊。

正这样想着，就明显听见床下有人爬动的声音，而且，这个东西碰到了娄小娄身下的床板，娄小娄的脊梁骨被顶了一下！绝不是老鼠，这个东西比老鼠大多了！

他一骨碌坐起来，床下已经钻出了一颗脑袋。这个人麻利地爬出来，站起身，静静地看着娄小娄。

月色不明不白，他的脸黑糊糊的。

娄小娄怔住了，他和这个人对视了一会儿，脑袋突然就大了——这个人就是他自己！

他颤巍巍地问了一声：“你……是谁！”

对方不说话。

娄小娄又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对方还是不说话。

娄小娄说：“我报警！”

对方的眼里竟然流出两滴液体，在月光下，娄小娄看到那是眼泪。接着，这个人猛地抽出一把雪亮的东西，那是菜刀，那是娄小娄家的菜刀！娄小娄急忙后退，靠在墙上，这个人已经扑过来，挥刀就砍。

娄小娄本能地一闪身，竟然躲过去了，他一边抓起被子护住身体，一边跳下床。对方的刀一下下砍在被子上，娄小娄已经冲到了卧室门口，撒腿就朝外跑。

对方追出来。

娄小娄扔下被子，对方被绊了一下，差点儿摔倒，这时候，娄小娄已经打开了防盗门，一个箭步跳了出去。

他跌跌撞撞地跑到楼下，一直朝小区大门口奔跑。

一个保安在门口走动，他见娄小娄跑过来，迎上来问："先生，怎么了？"

娄小娄冲到他旁边，回头看了看，甬道静悄悄的，并不见另一个自己追上来。他摸了摸自己的脑袋，又看了看双手，没有血。接着，他又看了看胳膊和腿，都没有受伤。他这才说道："我家有歹徒！"

保安问："几个？"

娄小娄说："一个！"

保安问清了楼号，然后说："你待在这里不要动，我马上带人去看看！"

说完，他拿起对讲机，开始呼叫同伴。在一个路口，这个保安和另外两个保安会合了，讲清了情况，一起朝娄小娄家跑去。

他们来到娄小娄家楼下时，看到娄小娄迎面走过来，手里拎着一把菜刀。保安说："你不要插手了，赶快报警！这里的事我们来处理！"

娄小娄看了看他们，没有说什么，顺着甬道朝远处走去了。远处一片漆黑。

三个保安放慢脚步，走进楼门，一步步朝楼上逼近。

12　他们

朱玺有一个山西同学，老爸开煤矿，他和朱玺关系很铁。

朱玺打算让他帮忙，搞一些炸药。

朱玺要把炸药放进娄小娄的车里，只要他一开动，就会被炸上天。朱玺希望他别下来了，直接飞进天堂。毕竟，他跟他无冤无仇，他只希望他消失。

这天晚上，朱玺到那个同学的寝室找他，寝室的人说，他出去蹦迪了。朱玺立即给他打电话，说："我在你的寝室，你马上回来一趟。"

那个同学说："老大，什么事啊？"

朱玺说："人命关天的大事，需要你帮忙。"

那个同学说："你等我，我五分钟就到。"

挂了电话，朱玺就躺在那个同学的床上了，随手拿起一本书，是韩浩月的《给美女让座》。他一边翻一边想，现在他要让这个娄小娄给自己让座了。

他等了半个钟头，还不见那个同学回来。这小子说话从来不靠谱，说不定玩得太高兴了，把这件事忘了。于是，朱玺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："你掉下水道里了？"

那个同学说："我在路上，五分钟就到。"

朱玺继续看《给美女让座》。看着看着，一阵睡意袭来，他闭上了眼睛。昨天，他跟几个花都老乡打牌，打了一宿，输了三百块。三百块是桑丫一个月的生活费。在朱玺的概念里，三百块就等于老爸给他买一个小姐。

朱玺睡了过去。

他大约睡了十来分钟，却做了一个梦。正是因为这个梦，让他推翻了原计划。否则，一切可能都随之改变了。

他梦见了花都监狱。

他给桑丫搞到了一张批条，她要去看望她的父亲。朱玺在大门外等她，情景就像从前。监狱大门外很萧索，没有一个行人。只有对面的店铺里，有一个老头在观望他。

他左等右等，一直不见桑丫出来。天快黑了，他有些着急，直接走进了监狱大门。

没想到，他一进去，监狱的门"哐当"一声巨响就关上了。

他愣愣地回头看了看，不知道该怎么出去。

这时候，一个警察走过来，朱玺就问："你看到桑丫了吗？"

警察冰冷地说："她走了。"

朱玺很诧异，说："她怎么走了呢？她来看她父亲的。"

警察说："他父亲也走了。"

朱玺说："走了？去哪儿了？"

警察不再回答他，却从屁股后掏出了一副闪光的手铐，说："现在你走不了了。"

朱玺说："我是来找人的！"

警察麻利地给他戴上手铐，说："你自己送上门来，省得我们去抓你了，你表现不错啊。"

朱玺说："我犯什么事了？"

警察说："你把娄小娄炸上了天。"

朱玺一惊，这时候，他看见一排犯人经过，其中就有那个山西同学。他看了朱玺一眼，急忙低下头去，踮着小碎步，随着那排犯人远去了。

朱玺说："不是我干的！"

警察说："被害人亲自来告你，你还想抵赖！"

朱玺说："他不是死了吗？"

警察就笑了："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"

朱玺傻眼了，突然大叫起来："我有批条！"

警察的表情陡然严厉起来："我有逮捕你的批文。"

朱玺大叫起来："老爸！救我！"

警察很生气，一脚把朱玺踹进了一间黑屋子，"哐当"一声锁上了，然后，他通过小窗对他说："除了老鼠，谁也听不见。"接着，小窗也"哗啦"一声关上了，最后一缕光亮消失之后，这个世界就暗无天日了。

朱玺又恐惧又悲伤又绝望。

这时候，无数肉乎乎毛烘烘贼溜溜的东西，从四面八方爬上了他的身体。它们无疑是老鼠！

老鼠说话了："我们这里执行死刑，从来不用枪的，一直都是交给我们来执行。既节省子弹，又喂饱了我们的肚子，一举两得。"

接着，它们就从四面八方撕咬朱玺的肉……

朱玺猛地坐起来。

原来，有人拿着一个毛茸茸的玩具熊蹭他的胸。

是个女孩，朱玺感到很面熟，一时竟没有想起来她是谁。

女孩说："你的同学告诉我，说你在这里，我就找来了。你不认识我了吗？"

朱玺一下想起，她是帕丽。他试探着问："你怎么来了？"

帕丽说："怎么？你不希望我来呀？"

朱玺说："一直等你呢！……你最近好吗？"

帕丽说："不好。"

朱玺说："为什么？"

帕丽说："和你分手之后，我就不好了。"

朱玺说："你那个画家呢？"

帕丽叹了口气，说："早结束啦。"

林要要躺在床上，怀里紧紧抱着手机。

她在等待娄小娄的消息。

昏黄的月光照在她的脸上，看上去更加古怪和丑陋。

谁家的音响在放歌曲，断断续续传来——表白是我的错，沉默是我的错，连哭也是我的错。爱你是我的错，恨你是我的错，开始是我的错，结束还是我的错……

短信突然响了。

林要要的心一下就狂跳起来，她等了好半天，才把手机慢慢举到眼前——竟是一条莫名其妙的短信：本人高大，帅气，大四学生，素质高，专为寂寞女士提供服务，收费合理，质量第一，有"鸭王"之

称……

林要要一下就把手机扔到了地板上。

外面的天阴了，月光渐渐消隐。

林要要消失在黑暗中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黑暗中传来磨刀的声音：“嚓！嚓！嚓！嚓！嚓！嚓！……”

桑丫睡得很香。

她做梦了。

她梦见艳阳高照，蓝天如洗。

今天，娄小娄过生日。她在浩鸿小区南面的菜市场买了很多菜，经过死胡同回家。

走到第五个拐弯处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老人，他身体健康，面目慈祥，有点儿像画上的寿星。他坐在一扇朱红的大门前，笑吟吟地对桑丫说：“小姑娘，你怎么买这么多菜啊？”

桑丫说：“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。”

老人说：“来，坐下喝点儿茶水吧，我泡的，尝尝。”

桑丫说：“我还急着回去烧菜呢，谢谢您。”

老人难过地说：“唉，都走过去十七个人了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喝我的茶……”

桑丫停下来，笑了，说：“您为什么非要别人喝您的茶呢？”

老人说：“人老了就寂寞，总想着给别人做点儿什么。”

桑丫说：“大爷，我来尝尝吧。”

老人说：“太好了，我总算有点儿用途了。”

桑丫放下手中的菜，坐下来，端起茶杯轻轻啜了一口，一股清香沁人肺腑，老人笑得更加灿烂，死胡同陡然焕然一新，房檐上的鸽子呼啦啦飞上天空……

桑丫谢过老人，拎起菜快步走回家。

喝下一杯茶之后，她感觉好像脱胎换骨了一样，无比轻松。很多路人都朝她看过来。

这一天，桑丫的手艺出奇的好，一桌菜肴，色香味俱全。烧菜需要爱的作料。

烛光闪烁，音乐飞扬。娄小娄戴上了五颜六色的帽子，满脸幸福。

爸爸竟然也赶到了——他被提前释放，并没有回家，直接就来北京见桑丫了。他出席了娄小娄的生日晚餐。妈妈没有来，她工作太

忙。爸爸满面春风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憔悴。他望着桑丫和娄小娄，眼里饱含祝福……

桑丫说：爸，你怎么来的呀？

爸爸说：你猜。

桑丫说：飞机？

爸爸摇头，说：不是。

桑丫说：火车？

爸爸还是摇头，说：不是。

桑丫说：爷爷家的驴车？

爸爸还是摇头，说：不是。

桑丫说：那你是怎么来的呀？

爸爸神秘地说：我、是、飞、来、的。

13　越狱

夜里，桑丫的父亲在囚室里，做了一个怪梦。

他梦见了密云小区，梦见了他的家。

天更蓝一些，云更白一些，空气更纯净一些，世界更安静一些……哦，这是十年前的时候，桑丫才四五岁的样子。

吃完晚饭，他牵着桑丫的手，准备出去玩。

妈妈说："你让她自己出去玩吧！孩子早晚要长大，你不能总是牵着她。"

父亲想了想，说："桑丫，那你自己出去玩，可以吗？"

桑丫说："爸爸，我能找到家的！"

他慢慢松开了桑丫的小手，感到心里一空。

他说："你只能在门前玩，不能越过对面的楼。听到了吗？"

桑丫说："知道啦！"

他说："天黑的时候，不许贪玩，必须回家。听到了吗？"

桑丫说："知道啦知道啦。"

她已经急不可耐了。

他又说："不要跟任何陌生人说话。即使对方是熟人，你也不要轻易相信。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，只要他要领你离开小区，你就赶快朝家跑，喊爸爸。在来不及的情况下怎么办呢，你要大声喊保安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危险事件，你就不要轻易相信保安，因为保安也有坏人。如果，保安把你抱走了，你一定要喊警察救命。如果没有这样的

危险事件，你也不要相信所有的警察，因为还有假警察……”

桑丫说：“知道啦知道啦知道啦！”

父亲觉得，对于他的心头肉桑丫来说，全世界都是不安全的。除了自己。桑丫的母亲带她出去玩，父亲都不放心，他必须自己牵着桑丫的手。

他给桑丫带了一瓶水，然后，桑丫就像个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地跑出去了。

听到她跑出了楼门，父亲就坐立不安起来，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

终于，他拉开门，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。

楼下静悄悄的，没见到桑丫的影子，只看到她带的那瓶水，静静地放在路旁。父亲一下就慌乱起来。他绕着楼房跑了一圈，还是不见桑丫的影子。

他的腿一下就软了，大声呼喊起来：“桑丫！——桑丫！——”

不见桑丫答应。

在梦中，小区似乎有四个门。他转了一下，不知道该冲向哪个门。

最后，他狂奔着冲向了正门。

一个保安在值班，父亲一边跑向保安一边喊道：“你见到我女儿了吗？”他几乎天天带桑丫在小区里玩，所有保安都认得这对父女。

保安说：“她出去了。”

父亲颤抖着问：“跟谁出去的！”

保安说：“一个老头。”

父亲大叫起来：“你为什么不拦住她？”

保安说：“她都是大学生了……”

父亲顿时怒不可遏，吼道：“她才是几岁的小孩！”然后，他像失常的野兽一样冲出了小区大门。

保安在后面愣愣看着他，嘀咕了一句：“明明是大学生了，怎么还说是几岁的小孩呢？”

父亲冲出了小区，呆如木桩——四面八方，人来人往，上哪儿追寻我的心肝宝贝？

他沿着大街，一直朝前跑，一直朝前跑，一直朝前跑……

他竟然跑出了市区，看到了一片青草地，上面侧躺着一个小女孩，那是桑丫！

父亲傻住了。他紧紧盯着她，不敢再迈一步。

桑丫似乎在动。

父亲一下放下心来，快步跑过去，却看到桑丫安详地闭着眼睛。黄昏的风，一下下撩动着她的黑头发和花衣衫。

父亲抱起她，握住她冰凉的小手，使劲儿摇了摇，说："桑丫，你怎么了？"

桑丫没有睁开眼睛。

他又喊道："桑丫，爸爸来了，爸爸来了啊！"

桑丫没有睁开眼睛。

他惊恐地说："桑丫，你不要吓唬爸爸啊！好吗？千万不要吓唬爸爸……"

桑丫还是没有睁开眼睛。

他呆了一会儿，把脑袋慢慢贴在了桑丫的心口上。天地间只有他一个人的心跳声。

她刚才还像小兔子一样欢蹦乱跳，她刚才还说：爸爸，我能找到家的……

青草地上开满了红玫瑰，它们随风轻轻摇晃。小时候，他经常给桑丫唱两句戏词——抬头看见红玫瑰，一生一世不流泪。此时，两行泪从他的眼角滚下来。

他突然抱紧了桑丫，在风中号啕大哭："桑丫，爸爸答应过你，一辈子都不会撒开你的手！刚才，爸爸没有遵守承诺！爸爸错了！从现在起，爸爸再也不会撒开你的手了！给爸爸一次机会吧！……"

他哭着哭着，哭醒了。

睁眼看看，手里紧紧抓着一个被角。

他坐起来，怔忡了一会儿，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记得那个保安在梦中说：她都是大学生了……

难道这两天桑丫要出什么事？

再次躺下后，他就翻来覆去睡不着了。他对桑丫的牵挂和想念突然变得无比强烈，心如火焚。

他开始用回忆温暖自己。

小时候，他陪桑丫打扑克。玩着玩着，他就说："桑丫，给爸爸倒杯水去。"

桑丫就一颠一颠地跑去了。

趁这个时候，他按照一好一坏的顺序，快速把扑克牌穿插着摆好，等桑丫回来后，他让她先抓。由于每次抓的都是好牌，这让桑丫十分高兴。她怕爸爸发现这个秘密，用扑克牌挡着小脸蛋，忍不住偷偷地笑……

他不动声色地留意着她的表情，满心幸福。

幸福就这样简单，只需要做一点点手脚，她也幸福了，他也幸福

了。

现在，他身陷囹圄，无法给她带来一丝一毫的快乐了……

他又想起桑丫小时候父女俩的对话：

爸爸，这是什么？

这是天安门。

天安门在哪里？

在北京。

北京在哪里？

在北方。

北方在哪里？

你的背后就是北方。

我怎么看不到天安门呀？

很远很远呢。你看到最远方的那朵云了吗？差不多在那下面。

北京太偏僻了。

哪一天，爸爸带你去看看。

那我们怎么去呀？

坐飞机，或者坐火车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赶爷爷家的驴车去，不过北京的人太多了，很难给驴车找到停车场……

第一次桑丫的妈妈带她去监狱看他，他心如刀绞，不过他今生今世都不想让桑丫见到自己的眼泪。

爸爸在这里努力地工作，为了带你去北京。

你在这里赚钱吗？

不是，爸爸是在赚时间。

时间还要赚吗？

没有时间，我们就什么也干不成啊……

现在，桑丫一个人单枪匹马去北京了，她还是个孩子，在父亲心中，她永远是几岁时的模样。她的手脱离了父亲的手，父亲再也没有能力保护她了……

父亲坚定地认为，刚才的梦是个预兆，桑丫很可能要出什么事。可是，他却不能去看望她，没有时间，什么都干不成。

突然，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跳出来：越狱。

这几天，犯人们一直在野外修路。父亲在监狱里表现良好，每次劳动的时候，都可以自由走动。明天，趁警察不注意，他迅速冲进树林中，一直跑，很可能逃出去。他回忆那里的地形，觉得有几分成功的把握。

如果不逃跑，他很快就可以出狱见到桑丫了。万一被抓回来呢？

肯定要加刑。桑丫盼他盼了十一年了，他却又一次让她陷入绝望的深渊……

想来想去，他放弃了越狱的念头

再次睡着之后，他又做了一个梦，它和前面那个梦竟然一模一样！

桑丫离开家，出去玩。他放心不下，随后跑出去，只看见了那个装水的瓶子。他发疯地冲到小区门口，保安告诉他，桑丫跟一个老头出去了。他一直追到郊外，看到了桑丫，她静静地侧躺在青草地上，已经停止了呼吸……

他又一次哭醒了。

这时候，已经是半夜了。父亲暗暗下了决心，明天一定越狱，扒火车去北京，看他的女儿桑丫！如果桑丫没什么事，那么他就安心了，哪怕再加刑十年！

接下来，父亲开始考虑每一个越狱的细节，直到天快亮的时候，感到万无一失了，才迷迷糊糊地睡去。

他又做梦了，梦见桑丫被一个老头带走，再也回不来了……

父亲和其他几十个囚犯，坐着有铁栏杆的大轿车，来到了野外修路的工地。

下车之后，警察进行了简短的训话，然后大家就拿起工具干起活儿来。

总共有六个全副武装的警察，其中四个警察站在高坡上监视工地，两个警察在车里聊天。

不远处就是那片茂密的树林。

树林那一端，是一个很陡的山坡，山坡下种着一片庄稼，跑过庄稼就是公路。刚才，囚车就是从那条公路绕过来的，父亲在车上观察得十分仔细。

父亲已经计划好，如果他逃跑之后被警察发现，追赶上来，他冲过树林之后，将从那个山坡滚下去。然后，再顺着公路奔跑，不远就是一个集镇。

两个站在高坡上的警察一前一后朝囚车走过去了。他们可能去抽烟了。现在，高坡上只剩下一胖一瘦两个警察了。其中那个瘦警察对父亲比较好，父亲在监狱里写黑板报，经常跟他打交道。

父亲举起手来。

高坡上的警察朝他勾勾手，他就跑了过去。

他对那个瘦警察说："干部，我要解手。"

瘦警察说："快去快回。"

父亲还有一年多时间就出狱了。通常这种囚犯是不可能逃跑的，警察对他并不警惕。

父亲跑到路边的草丛中，蹲下来，抬头朝远处看了看，囚车里的四个警察并没有注意他。他又看了看高坡上的两个警察，他们在说话，瘦警察还笑着捣了胖警察一拳。

时机到了。

他直起腿，弯着腰，迅速朝树林冲过去。其实他并没有解开裤带。

此时，他的心跳得就像打鼓一样，一边跑一边在心里祈祷——老天保佑，不要让警察发现我！让我冲进树林，让我滚下山坡，让我跑上公路，让我一直朝前跑，朝前跑，一直跑到北京，让我看到桑丫！我不是一个坏人，我只想看我女儿一眼！

突然，背后传来警察的喊声：“站住！”

父亲的脚下一滑，差点儿摔倒。

他一下就站住了。

他回过头去，看见两个警察从后面追了过来。他突然大声喊道：“求求你们别追了！我只想看看我的女儿！你们让我看她一眼，我很快就会回来！求求你们！”

警察厉声喝道：“你站住！”

父亲转过身，继续朝前奔跑。

如果前面是国王的宝座，如果前面是全世界的财富，如果前面是一个绝世美女，如果前面是一个永生的机会……他可能就停下来了。可是，前面是他的女儿桑丫！

她有危险了！

她在等待爸爸去救她！

警察又喊道：“赶快站住！不然开枪啦！”

父亲一边跑一边哭着喊道：“我看我女儿一眼就回来！她被一个老头带走了！她遇到危险了！”

这时候，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了树林，没有了山坡，没有了公路，只有桑丫的面容。他朝着他的桑丫奔去。

一声清脆的枪响，一颗子弹从他的脑袋旁边飞了过去，他听到“嗖”的一声。

他抖了一下，继续朝前跑。

又一声清脆的枪响，一颗子弹射进了他身后的田地里，“扑”的一声。

他踉跄了一下，继续朝前跑。

又一声清脆的枪响，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脑袋。那一刻，天地之

间陡然变得红彤彤，好像全世界都在流血。桑丫在无边无际的红色中，朝他笑着，说："爸爸，爸爸，你快点儿跑呀！"

父亲被子弹射中之后，又歪歪斜斜朝前跑了十几步。

这个地方离北京还有一千多公里。

他跑出了十几步。

桑丫喊："爸爸，爸爸，你别停下呀！快跑，快跑！你能行的！"

从小到大，在桑丫眼里，父亲无所不能。她要蟋蟀，他就能在石缝里给她捉到蟋蟀。她要蜻蜓，他就能在半空中给她捉到蜻蜓……

可是，现在他让女儿失望了。他"扑通"一下跪倒在地，然后，慢慢躺在了杂乱的草丛中。

他似乎听到了桑丫的哭喊声："爸爸，爸爸，你爬起来呀！你一定要爬起来呀！"

他的脑袋里钻进了子弹，他不可能再爬起来了。

警察小心地围上来，踢了踢他。他的眼睛瞪得圆圆的，直直地望着北方。在警察看来，他已经成了一具尸体，实际上，他的大脑还有一缕意识。

他隐约看到了桑丫小时候的脸蛋，甜甜的，嫩嫩的。

父女俩一起躺在草坪上聊天。那片草坪平坦而新鲜，不像这片草丛，荒凉杂乱，死气沉沉。父亲说："桑丫，你想想，假如这一刻时间停止了，会怎么样？"

桑丫说："所有的汽车都会停下来。"

他说："还有，每个人都会停止动作，就像被施了定身法。"

桑丫说："还有飞机，飞机也悬在天上！"

他说："飞机恐怕都得啪啦啪啦掉下来……"

桑丫说："不会掉！"

他说："我想想我想想，它们会不会掉……"

桑丫说："飞机掉下来也需要时间啊。"

她的脸蛋越来越模糊，她的小手一点点从父亲的手中抽了出去。整个世界陡然变得空空荡荡。

现在，父亲已经不再拥有时间，只拥有空间。

这一天，离他出狱还有四百三十三天。

第三章
回到从前

如果在个世上，有一种起死回生之术，能够让桑丫复活，就算花一辈子时间，娄小娄都要把这门法术学到手。那时候，娄小娄满头银发，面部布满岁月的坎坷。桑丫复活了，她依然停留在十七岁，明眸皓齿，娇嫩如雪。



1　寻找一个梦

4月23日。

桑丫在死胡同遭雷击身亡。

她来到这个世界只有十七年，生命还那样娇嫩。

这一天是娄小娄三十四岁生日。

早晨，娄小娄还给桑丫打过电话，叮嘱她放学之后，在学校等他，他接她一起去三里屯南街的“咱家”吃晚餐。

去年，有六个女孩陪娄小娄过生日。

今年，他只想和桑丫在一起。这个女孩让他感到宁静、充实、愉悦。

离婚的时候，娄小娄和前妻协商了一下，全部存款都给了前妻，家里的两套房子留给了娄小娄。基本等于一人一半财产。现在，他住在位于亚运村的房子里，芍药地的那套房子始终空着。他不愿意出租自己的家，就像不愿意让别人使用自己的牙刷。

桑丫来北京上学之后，他让桑丫住进了那套房子。那里毕竟比学校的宿舍清净，而且有电脑，十分方便……

这一天下雨，患者却非常多，娄小娄忙了一天，终于要下班了。他伸了一个懒腰，准备去中医大学，这时候电话响了，是一个邻居打来的，他说：“娄小娄，住在你家的那个女孩出事了！”

娄小娄一惊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邻居说：“上午，她去菜市场买菜，路过那条死胡同……”

娄小娄一字一顿地问：“还有救吗？”

邻居说：“和前两个一样，都焦了。警察封锁了现场，他们已经确认，这个女孩死于雷击。”

娄小娄问：“几点钟的事？”

邻居说：“上午九点零四分。”

第三个。

没想到，第三个竟是桑丫！

娄小娄扔掉电话，跌坐在椅子上。

窗外依然电闪雷鸣，像一群吃了人的狼，暂时还不肯离去，它们在尸骨旁边舔着嘴角，四处走动着，不时发出低吼声。

娄小娄想到了，桑丫之所以去买菜，一定是想亲手为自己做一桌生日晚餐……

如果，当时她和他没有相识；如果她不是为了他，执意考到北京来；如果他没有让她住进芍药地那套房子里；如果他不告诉她今天是自己的生日；如果他对她说过，2005年有两个人先后在死胡同遭到雷击，下雨天千万不要经过那里；如果他学会了奇门遁甲，提前为桑丫预测吉凶……都不会出这样的事了。

娄小娄站起来，想去死胡同看一眼桑丫，走到门口，又停下了。他痛苦地思考了半天，终于打消了这个主意——他实在不愿意看到她那种惨烈的样子。

挚爱的人死了，他希望看一眼她的遗容，或者看一眼她的骨灰。可是，他不想看到她在焚尸炉里被烧到一半的情景——现在的桑丫，正是被焚烧一半的样子。

她的家人很快会赶来，把尸体火化。那时候，他会去看她。那时候，她会在骨灰盒上微微地笑着，就像娄小娄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。

娄小娄一直在诊室里坐到天黑。

他的生日，桑丫的忌日，雨一直在下。

他在雨中驾车回到景山小区，把车停在路边，迎着雨，踉踉跄跄地走回家去。车里有伞，他却没有使用它。

进门之后，他的全身都湿透了。

他没有换衣服，湿淋淋地坐在了沙发上。电视没有开，屏幕映出了他苍白的脸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他就苍老了许多。

他曾经对桑丫说：带你去过去，来未来。

现在，她连现在都失去了……

他又一次开始思考命运。

桑丫之死，绝非偶然，一定是某种神秘力量造成。如果说桑丫是一个“卒”，那么那个雷就是一个“帅”。下棋的老人朝前走了一步“卒”，挨上了“帅”，“帅”必定要把“卒”吃掉。那么，下棋的老人可不可以悔棋呢？

如果在这个世上，有一种起死回生之术，能够让桑丫复活，就算花一辈子时间，娄小娄都要把这门法术学到手。那时候，娄小娄满头银发，面部布满岁月的坎坷。桑丫复活了，她依然停留在十七岁，明眸皓齿，娇嫩如雪。她好像做了一个长梦，愣愣地望着娄小娄，问：你是娄小娄的爷爷吗？

娄小娄心绪不宁，悲痛万分，一会儿站起来，一会儿坐下去。最后，他的目光停在了电视上，他想到，电视应该报道这个事件，那就远远地看她一眼吧。

这样想着，他就打开了电视。

搜索了一圈，没有看到这个雷击事件的报道。也许已经播过了。

最后，他把频道停留在花都卫星电视台上。

正在播一个专题——《说偶像，说粉丝》。娄小娄没心情看这样的节目，却没有关掉它。雨已经停了，房间里太安静了，他需要电视的噪音。实际上，他的眼睛看着屏幕，却什么都没看到。

突然，他的眼睛一亮，一下弹直了身子。

记者在花都公园门口采访，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女学生，记者拦住她，问："你是中学生吧？我们想采访一下，你喜欢刘德华吗？"

这个女生用草帽挡住了脸，说："对不起，我不认识。"然后就匆匆走过去了。

娄小娄目瞪口呆——这个女生分明是桑丫！

桑丫！

从记者的解说中，他知道，这些采访镜头就是当天上午在花都公园录制的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桑丫死了，她怎么会出现在电视上？难道是另一个容貌酷似桑丫的女孩？

不可能。娄小娄认定她就是桑丫！她的态度，她的眼神，她的服饰，她走路的姿态……

可是，即使桑丫没有死，她早晨还跟娄小娄通过电话，不可能跑到千里之外的花都公园去啊。

娄小娄越想越糊涂。

突然，他站起来，换上了新买的一身衣服——浅黄色正装衬衫，藏青色正装长裤。接着，他走到书房，打开抽屉，拿出那叠传真过来的奇门遁甲，又带上身份证，装上一些钱，匆匆下了楼。他要去寻找桑丫。他要去一个梦中寻找桑丫。

要走出小区大门的时候，有人喊他："小娄！"

他抬头一看，母亲迎面跑过来。

她焦急地说："刚才我去了芍药地那个房子，听说住在那里的女孩出事了？"

娄小娄说："是的。"

母亲说："这下麻烦了！说不定，我们会被她家人讹上……"

娄小娄不耐烦地说："妈，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！"

母亲说："你别不信我的话！"

娄小娄说："好了，我得走了。"

母亲诧异地看了看儿子，问："你干吗去？"

娄小娄说："我去花都。"

母亲说：“花都？你去花都干什么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散散心。”

母亲说：“我不让你走，你跟我回家待几天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妈，我一定要去。”

母亲说：“那个女孩住在你的房子里，现在她死了，你突然离开北京，警方会怀疑你的！”

娄小娄说：“无所谓了。”

说完，他甩开大步，走出小区，伸手叫过来一辆出租车，钻了进去。

母亲追上来，拦住车，眼泪就流下来了，说：“小娄，我昨夜做了一个梦，似乎是个预示。你这次出去，肯定凶多吉少！为了妈妈，你能不能改变主意？”

娄小娄眯着眼睛看了看母亲，说：“什么梦？”

母亲说：“我梦见，你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旋涡，那个旋涡就像太极图，黑中有白，白中有黑，像两只古怪的眼珠子。黑的推白的，白的推黑的，还有无数小孩子在嘻嘻哈哈地笑。从此，你就再也出不来了……”

娄小娄说：“你找个高人解解梦吧，然后打电话告诉我结果。我在旋涡里等着。开车。”

司机早等不及了，车一蹿，就开远了。

母亲傻傻地站立。

两盏尾灯，驶向黑暗深处，越来越暗，终于被吞没。

天上的乌云散开了一部分，露出几颗奇亮的星星。

梦中的那个旋涡象征着什么？为什么有无数小孩子在嘻嘻哈哈地笑？为什么儿子陷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？……

没有人告诉这个可怜的母亲答案。

满世界的雨腥气。

2　消失了

娄小娄顺利地上了火车。

从北京到花都需要九个多钟头。

娄小娄上了车就躺在铺位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有一句老话：剪不断，理还乱。娄小娄的脑袋里乱七八糟，不可能睡着。实际上，他并不相信到花都能够找到桑丫，不过他一定要来看看，才会死心。

火车提速了，这趟车一站抵达花都，中间不停。

迷迷糊糊中，有个老头说：“师傅，我泡的茶，尝尝吧。”

他睁开眼睛看了看，这个老头不知道是哪个铺位的，他穿着一件白背心，一条灰衬裤，趿拉着火车上的拖鞋，端着一壶热乎乎的茶水，正在对邻铺的男人说话。

邻铺的男人说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然后拿起保温杯，倒满了。

热心的老头又对其他几个乘客说：“还有人喝吗？大家出门在外，不要客气。”

询问了一圈，老头唯独没有理睬娄小娄，然后就走了过去，到旁边的卧铺送茶了。

娄小娄闭上了眼睛。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喝。

半睡半醒地过了几十分钟，车竟然停了，接着娄小娄听见有人下车。他感到有些奇怪，以为是临时停车，因此，并没有太在意。

过了一会儿，有人喊：“先生，终点站，下车了！”

他一愣，睁开眼睛一看，是一个圆脸乘务员，她在对邻铺旅客说话。

那个人迷迷糊糊坐起来：“到站了？”

乘务员说：“是的，到站了。”

娄小娄看看表，开车才半个钟头，应该刚刚离开北京市区，怎么就到了？

可是，大家都提着大包小包下车了，窗外还有接站的人急切地观望。他看看站台上的牌子，确实是花都站。

邻铺旅客迅速穿上衣服，提着一只大箱子，下了车。

那个圆脸乘务员好像没看见娄小娄一样，根本没理他。

他爬起来，快步朝车下走去。

前面还有几个人在慢慢下车，圆脸乘务员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地鞠躬说再见，只有他下车的时候，乘务员好像没看见，什么都没说，转身就上车了。

娄小娄满腹疑惑地走向了检票口。

他是最后一个人。

一个瘦高的检票员在检票。娄小娄走到她面前，把票举向她。她却像没看见一样，根本不理睬。

娄小娄说：“不用检了吗？”

瘦高的检票员跟另一条通道的同事挤眉弄眼，似乎在嘲笑着刚刚走出去的一个农民，还是不理娄小娄。

娄小娄试探着朝外走，检票员竟然没有拦他。

于是，他就走出去了。

车站广场上的人流熙熙攘攘。娄小娄有些迷茫，抬头看看天，天刚蒙蒙亮，这个南方山城有一种湿漉漉的气息。

他慢慢朝前走着，有个瓦刀脸小伙子迎面走来，竟然撞到了他身上，瓦刀脸小伙子惊叫了一声，一下就跳开了。

娄小娄也愣住了。

瓦刀脸小伙子盯着娄小娄站立的地方，看了好半天，终于挠挠脑袋，走开了。走出很远，还不放心地回头看。

娄小娄前思后想，突然如同五雷轰顶——这个城市的人看不见他！

为了验证一下，他慢慢走到一个卖茶蛋的妇女背后，小声问："茶蛋多少钱一个？"

那个妇女没反应。

他把声音提高，又问了一遍："茶蛋多少钱一个？"

那个妇女还是没反应。

这时候，娄小娄已经确定，他成了隐身人，并且被消音了！别人只能触碰到他的存在！

他抬头看了看火车站的电子计时器，上面显示的时间是：2006年4月23日。

他似乎明白了，自己回到了一年以前的时间，他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桑丫，是一年以前的桑丫。现在，她还活在这个城市里！

他记得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说，1975年莫斯科发生过一起不可思议的失踪事件：有一辆地铁，从白俄罗斯站驶向布莱斯诺站，它在中途运行的十四分钟内，载着满车乘客，神秘失踪了。这起诡异事件迫使全线地铁暂停，警察和地铁管理人员在专家的指挥下，对莫斯科的地铁线展开了地毯式搜索，始终没有找到这辆地铁。想起来真可怕——洞道黑糊糊的，像一张巨大的嘴。上一站的工作人员眼看着这列地铁钻了进去，可是下一站的工作人员却没有看到它驶出来。洞道死寂无声，深不可测……专家猜测，这列地铁可能进入了某种时空隧道，不知会在哪里现身。

那么，就是说，在2007年的人们看来，娄小娄乘坐的火车也半路失踪了？

娄小娄还记得一个报道：1990年，在南美洲委内瑞拉机场的控制塔上，工作人员突然发现上空出现了一架早已经淘汰的"道格拉斯型"客机，而雷达根本找不到这架飞机的存在。这架客机降落之后，立即被警卫人员包围。驾驶员和乘客们走下飞机后，立即问："这里是什么地方？"机场人员说："这里是委内瑞拉，你们从哪里来？"飞行员听后惊叫道："天哪！我们是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，从纽约飞往佛

罗里达，怎么会飞到这里？误差两千多公里！”接着，他拿出飞行日记：该客机1955年7月2日起飞，时隔三十五年！后来经过查证，这架客机确实在三十五年前从纽约起飞，飞往佛罗里达，途中莫名其妙地失踪，一直没有找到。

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·布凯里经过研究，对“时空隧道”提了几点理论假说：

1．“时空隧道”客观存在，它看不见摸不着，长久关闭，偶尔开放。

2．“时空隧道”与人类世界不是一个时间体系。进入另一套时间体系里，有可能回到遥远的过去，或者进入遥远的未来。在“时空隧道”里，时间可以正转，也可以倒转，还可以相对静止。

3．对地球上的人类和物质来说，被吸入“时空隧道”就意味着神秘失踪；而从“时空隧道”中出来，又意味着神秘再现……

来花都之前，母亲说她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娄小娄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旋涡，那个旋涡就像太极图，黑的推白的，白的推黑的，他再也没有出来……看来，这个预兆应验了。

想来想去，娄小娄认为，自己不是进入了科学意义的“时空隧道”。过去，他跟桑丫聊过，如果把控制万事万物的某种神秘力量，比喻成一个老头在下棋，在那个更大的世界里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偶然事件，这个棋盘突然被弄翻了，于是，他莫名其妙地进入了另一个维度的时空…

想到这里，娄小娄又恐惧又激动。

恐惧的是，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。

令人激动的是，他终于能见到桑丫了！说不定，他还可以拯救她躲开2007年的那场灭顶之灾！

他远离车站人群，坐在一个角落的台阶上，慢慢思考。

他还有很多事情想不通。

比如：人们看不到他的肉体，也看不到他肉体之外的附加之物，包括衣服，钱包，钥匙，手机……那么，是不是挨着他的东西，大家就看不见呢？

那样的话，他的手摸到大楼，大楼就会在大家的眼中消失？大楼里的员工呢？他摸到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就会在大家的眼中消失？和她牵手的那个男人呢？他摸到马路，马路就会在大家的眼中消失？大地还存不存在？

显然这是不可能的。

既然不可能，那么，为什么大家看不到他的衣服、钱包、钥匙、手机？如果把手机扔在大街上，离开了他的肉体，大家能不能看到它呢？

他想试一试，于是就站起来，走出十几步，把手机放在地上，退回来观察。

走过来一个旅行的女孩，她背着一只很大的包，昂着头，直接朝售票大厅走去，没看见地上的手机。

又过来一个农民工模样的人，他一边走一边吃茶蛋，也从手机旁边走了过去。

又过来一个穿花衬衫的小偷模样的人，眼珠子滴溜溜四处转，似乎在寻找什么机会。他踢在了手机上，“哐当”一声，回头看了看，骂了一句什么，继续朝前走了。

看来，这些人对他的手机视而不见。

他把手机捡了回来，装进了口袋里。

接着，他小心地避开人流，走进了一家商铺。他随手拿起了一只烧鸡，一边慢慢朝前走，一边注意观察周围人的反应。时间太早，商铺里没有几个人。一个母亲牵扯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，在挑选食品。那个孩子一直盯着他手中的烧鸡，终于奶声奶气地对母亲说：“妈妈，那只烧鸡在飞。”

母亲没有理睬孩子的胡言乱语，拿起一袋方便面，在仔细查看出产日期。

娄小娄手忙脚乱地把那只烧鸡扔在了货架上。

那个孩子直直地盯着这只烧鸡，又说：“妈妈妈妈，那只烧鸡降落了。”

母亲回头看了一眼，说：“别胡说！走，跟妈妈买酸奶去。”

娄小娄又来到收款台前面，趁那个女孩转身喝水，他把手伸进了半开的抽屉里，在一堆硬币上划拉了一下，那个女孩一下就转过身来，警觉地盯住了那个抽屉。他慢慢缩回手来，轻手轻脚地走开了。

走出商铺，娄小娄似乎明白了，他从2007年带来的身体和物品，这里的人们都看不见。而他进入2006年之后，拿起这个时空的任何东西，大家都看得到。

他从2007年带来的声音，这里的人们听不到。他在这个时空里弄出声响，他们就能听到了。

对于娄小娄来说，现在最急切的事，就是去桑丫的学校，看看她是不是在那里读书。

桑丫跟他说过，她高中时就读于花都第三十中学。

首先，他得知道第三十中学的位置，那就必须买一张地图。

他来到一个报摊前，把一块钱慢慢放在卖报的老太太面前，老太太没反应。他又把这枚硬币朝老太太面前推了推，老太太依然没反应。这时候他才意识到，老太太看不到他的钱。他的钱在这里不存

在，给不给是一样的。他把钱收起来，想了想，又放到了报摊上，全当是一种良心安慰吧。接着，他蹲下身，趁老太太不注意，快速拽下一张本地地图，想借来看一看。没想到，老太太发现了，她满脸诧异地绕了过来。他赶紧把地图扔在了地上。老太太走过来看了看，弯腰把地图捡起来，拍了拍上面的土，又放在了报摊上。

娄小娄继续等待。

来了一个买报的人，趁老太太忙活的当儿，他又把那张地图拽了下来，打开铺在地上，紧急寻找第三十中学的位置。终于找到了，它位于花都市中心，离火车站不远。记下了街道和门牌号码，他再把地图叠起来，趁老太太转身的时候，小心地放在了报摊上。

然后，他站起身，看着不远处的一排出租车，转来转去想了半天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最后，他只好来到公交车站。

他看了看站牌，确定了路线，然后站在没人的地方，等车。

等车的人三三两两，大家都一言不发，焦急地朝远处张望。

终于，公交车开过来了。娄小娄等大家都上去之后，乘务员要关门的时候，一个箭步跳了上去，车门就在他背后关上了。

车慢慢朝前开动了。

娄小娄小心地躲开站着的乘客，来到车厢连接处，这里没人。人总是谨慎地活着，怕撞鬼。现在他才明白，其实鬼更谨慎，它们也怕被人撞到。

乘务员说：“刚上车的乘客买票啦。”

娄小娄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，想了想，又放了回去。

车摇摇晃晃地朝前开。一个人站起来要下车的样子，他旁边一个女孩朝他摆了摆手，叫道：“你过来坐这里！”

他一愣——难道自己显形了？

就在这时候，有人在背后撞了他一下。他一边靠边一边回头看，一个男孩惊悚地盯着他刚才的位置，张大了嘴巴。

原来，那个女孩是叫这个男孩过去。

女孩显然怕有人占了那个座，又对男孩喊道：“你怎么了？快点儿过来啊！”

男孩突然伸出两只胳臂，朝前摸了一圈，娄小娄猝不及防，被他摸到了！男孩一下缩回手去，后退几步，大叫：“有鬼！！”

车里一下静下来，乘客都看这个男孩。

售票员大声问：“怎么回事呀？怎么回事呀？”

男孩指着娄小娄的位置，大声说：“那里站着一个人！我摸到了！”

车里人的目光“刷”一下都射向了车厢连接处，临近的几个女乘客纷纷朝后退。

娄小娄紧紧靠在车厢上，像被捕到网里的鱼，惊惶不安。

那个女孩跑过来，站在了男孩身旁，挽着他的胳臂，小声问：“你摸到什么了？”

男孩说：“一个人！就在那里！”

一个屠夫模样的高大男子大大咧咧地走过来，说：“小伙子，你神经过敏了吧？哪里有人？我看看。”他一边说一边四处乱摸。

娄小娄蹲下身，狼狈地躲避着这双粗壮的胳臂。

车慢慢停下了，满脸胡子的司机走了过来。几个男乘客走了过来。

那个女生对司机说：“千万不要开车门，赶快报警吧！”

司机说：“报警？要是真见了鬼，警察也捉不住！”

娄小娄四下看看，有一扇车窗敞开着，他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抓住窗沿，跳了出去。这时候，几个男人还在车厢连接处乱摸。

跳下车后，娄小娄快步朝前走。

走出了一段路，回头看，那辆车还停在马路边，已经围了很多人——后来，有人在天涯社区“莲蓬鬼话”写了一篇文章《亲历：花都市55路公交车闹鬼》，写的就是这件事。

他不可能走到第三十中学。

交通成了大问题。

他想买一辆自行车，可是，他非把售货员吓死不可。而且，尽管他带来了很多钱，在花都却等于身无分文……

正想着，他忽然看到马路边一棵树下，停着一辆很旧的自行车，没上锁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慢慢走过去，四下看了看，没人，就把自行车搬到了马路上。接着，他掏出一张百元的票子放在原地，又用手指在土地上写道：对不起，买走了你的车。钱在砖头下，你能摸到它。尽管你看不见它，不过它肯定不是假钞。

然后，他就骑上自行车就走了。

两个上学的中学生，肩并肩朝前走，他们几乎是同时停下了脚步——大清早的马路上，有一辆无人自行车，在神奇地向前滚动。脚蹬子还一圈圈转着，似乎有人在用力蹬。

一个中学生大叫：“哇噻！太酷了！”

接着，很多人都发现了这辆诡异的自行车，它的后面，观看的人越来越多。大家不上班了，不上学了，有人奔跑着追随，有人骑着自行车跟随，有人慢慢地开着车尾随……

有一辆摩托车追上来，坐在后面的那个中年人大声喊道：“这是

我的车！拦住它！”

娄小娄的目标太大了，他不得不跳下来，把自行车扔在路边，一个人逃之夭夭。

娄小娄步行来到了花都第三十中学。

他一直没有吃饭，肚子饿得咕咕叫。他来到学校附近，挑选了一家日本餐馆，溜进厨房，趁人不注意，吞了几个紫菜卷寿司，填饱了肚子，然后走出来。这一次，他没有付钱。

他来到学校大门口，等待桑丫。

放学的时候，学生们三三两两鱼贯而出，却始终没看到桑丫的影子。他没有放弃，继续等待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一个女生从校门里孤单地走出来。

桑丫！

她穿着一件红T恤，一条蓝色牛仔裤，短发。她的眼神比2007年更忧郁。

娄小娄看着她，忽然想哭。他是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，即使进入了另一种时间，也三十三岁了，他是一个叔叔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桑丫忽然想哭。

他湿着眼圈，仔细打量走过来的桑丫。她根本感觉不到他的存在，一直低着头，安安静静地朝前走。

她要走过娄小娄的时候，娄小娄情不自禁地伸出手，想拦住她，马上又把胳膊放下了。

他和她不在同一个时空里。

接着，他一直跟随着她，心里谋划着，该如何让她知道自己的存在。

他如果拦住她，用这个时空的笔和纸和她交流，可以把事情说清楚的。可是，想来想去，他最终决定不惊扰她。

她太小了，而且是一个女孩子，如果突然被一只看不到的手拦住，她肯定会吓昏。即使，她没有吓昏，通过一张纸一支笔，知道了他是谁，知道了他从哪里来，知道了未来的实情——2007年4月23日是她的死期，那么她的世界顿时会暗无天日——就像医生对一个只能活一年左右的癌症病人说明病情，那是一件最残酷的事。

娄小娄决定，以后再见机行事，暗中阻止她避开2007年4月23日那个死局。

跟着跟着，桑丫似乎发觉了什么，一直回头看。

走进小巷之后，桑丫似乎真切地感觉到了他的存在，一次次回头。

娄小娄也看到了那辆婴儿车，他走在它的后面。

他发现，这辆婴儿车并没有人推，却慢慢朝前走，看得他毛骨悚然。又一想，大清早的时候，不是还有很多人看到，一辆没人骑的自行车在大街上朝前滚动吗？在这样一个错乱的世界，没什么好奇怪的。说不定，推婴儿车的人来自2005年4月23日，由于某种娄小娄不能理解的逻辑，娄小娄是看不到他的。

这辆婴儿车在跟娄小娄作对。

它忽左忽右，娄小娄走哪边，它就走哪边，阻挡着娄小娄的跟踪，娄小娄明显能感觉到它的故意和敌意。后来，娄小娄猛地冲了过去，超过了它。回头看，有一双眼睛在里面盯着他，阴森森的。

他没有再理会这辆婴儿车，一直跟随桑丫回到家，知道了她的住址。没想到，那条小狗好像能看到他，朝着他叫个不停。他赶紧下楼了。

3　宾馆

离桑丫家不远，有一家很小的宾馆。桑丫回家要路过一条小巷，这家宾馆就位于巷口。由于偏僻，显得很冷清。

一个清洁工在打扫404客房，她手脚麻利，拾掇干净之后，出来，锁好门，又打扫另一间客房去了。

都打扫完之后，她走过长长的走廊，要下楼。忽然，她在404客房门前停下了，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听。

接着，她走到服务台，问值班的服务员：“404住进客人了？”

服务员说：“没有哇。”

她说：“里面好像有电视声。”

服务员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

她拿起一串钥匙，走过去打开404客房的门，电视果然开着。她走进卫生间看了看，没人。又打开衣柜，没人。最后，她把电视关了，走了出去。

无人的客房，整整齐齐，安安静静。

半夜的时候，这个房间里的电视又被打开了，声音调得很小。花都卫星电视频道，正在播放川剧绝活“矮子功”。

床下的那双拖鞋一前一后地移动了，它们走进了卫生间。过了一会儿，卫生间里传来冲澡的声音。

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，娄小娄就拿出那叠奇门遁甲学习。

每个人前方的拐弯处，视线的盲角，都有不同的命运等待着——有人会发财，有人会破财运；有人会被提升，有人会被降职；有人会遇到一生的爱情，有人会遇到露水缘分；有人会欣喜，有人会哭泣；有人会得到贵人相助，有人会遭到小人暗算；有人会平安，有人会伤残；有人会长命百岁，有人会身患绝症……

所有人都在匆匆忙忙地奔波，对未来一无所知。每个人都是盲人。

奇门遁甲就是给人类一双趋吉避凶的眼睛。

如果娄小娄当时掌握奇门遁甲，桑丫就能够避开那个死局。

现在他回到了过去，对未来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。可是，桑丫什么都不知道，她还在盲目地度过一天又一天。她根本无法想到，2007年4月23日那个直击雷在耐心地等着她。

只有娄小娄一清二楚。

那种神秘力量把娄小娄扔进了2006年，一定是想通过这个伟大的行为艺术，告诉他奇门遁甲的伟大意义。

娄小娄十分懊悔，过去为什么不珍视传真机吐出的那些古怪文字？想来原因有三：第一，天性懒散，每天被世俗琐事淹没；第二，奇门遁甲过于高深，过于复杂，太难啃；第三，骨子里对这门古老的数术并不是全盘信任。

如今，他茅塞顿开。

如今，他要静下心来，认真学习奇门遁甲了。

这天夜里，娄小娄洗完澡，他穿上衣服，站在镜子前，一边擦头发一边看镜子。

这是一个习惯性动作，其实他早就发现，自从来到2006年之后，他就在镜子里消失了。也就是说，他已经有很多日子没见过自己的长相了，只能时不时地摸摸脸，看看胡子多长了。他猜测，现在自己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。

擦着擦着，他看到镜子中出现了一个人，这个突然出现的影像把他吓了一跳！他马上发现，这个人是他自己！

难道，自己显形了？

为了验证这件事，他立即打开门跑了出去。猩红的走廊里，正好走过来一个服务员。他慢慢迎着她走过去，严密观察着她的眼神。

服务员朝他笑了一下。

娄小娄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，他掩饰了一下狂喜的表情，说：“请问，这里是花都吗？”

服务员停下来，客气地说：“先生，你说什么？”

娄小娄打着手势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，听不见我说话吗！”

服务员遗憾地摇摇头，说：“你应该找个哑语翻译。”

娄小娄沮丧地放下手，说了声：“对不起……”然后就慢慢走出去了。

他走出宾馆，一个人在午夜的大街上晃荡，走着走着，心里又充满了希望：

一个真实的人，要穿越时间，完整地回到过去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这些天，他的灵魂已经来到了2006年，可是，他的影像和声音并没有传输过来，这很像QQ视频。

视频技术，需要把影像和声音变成数字再传输。谁知道，一个物质的生命需要变成什么成分，才能在时间里穿行？

现在，他的影像已经成功地传输过来，只差声音了，因此，他暂时成了哑巴。说不定，他的声音正在半途，过些日子他就会恢复生命的全部功能。

现在，他不可能再吃霸王餐，再住霸王店。他要找一家宾馆，光明正大地走进去，登记住下。他不需要再做贼了！

有一个醉鬼，骑着自行车，摇摇晃晃地逆行而来。他想躲避却来不及了，自行车一下撞到了他身上，醉鬼“咚”的一声，摔了个嘴啃泥。娄小娄想把他扶起来，这个人却自己站了起来，伸手在半空中摸了一圈，含糊不清地骂了一句：“王八蛋！你敢挡我的路，怎么不敢现身？胆小鬼！”

说完，扶起自行车，骑上去，摇摇晃晃地走了。

娄小娄傻了眼——他又成了隐身人！

后来，娄小娄渐渐摸出了一个规律：每天午夜十二点，他都会准时显形，时间仅仅是一分钟，然后就会再次消失。

有一次，他站在镜子前，拿着手机对照了一下时间，发现手机快了三分钟。

在这家宾馆里几天之后，娄小娄发现了一件不可理解的事：

有个老头，一直在这家宾馆里住着。娄小娄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也不知道他住在几楼。每天半夜的时候，他就在楼道里出现了。

娄小娄第一次看到他，是一天半夜，他躺在房间里快睡着了，就听见有人敲门——不是敲他的门，而是敲别的房间的门。这个人似乎很有礼貌，敲得小心翼翼，每次三下，隔好长时间，才会轻轻再敲三下。那个声音在深夜里很清晰。

没有人开门。

这个人就换一个房间敲门，还是敲得小心翼翼。

依然没人开门。

这个人于是再换一个房间敲门。

娄小娄觉得十分奇怪，就站起来，透过猫眼朝外看——走廊里亮着灯，空荡荡的，有个老头，上面穿一件白色背心，下面穿一条灰色衬裤，趿拉着一双宾馆的白拖鞋，手里端一个茶壶，正在敲对门。

他应该有七十岁了，驼背，头发半灰半白。娄小娄觉得，他很像火车上的那个热心老头。

对门没人应。

老头就弯弯腰，从黑糊糊的猫眼朝里看看，就走开了，走到下一个房间的门前，再敲。

他小心翼翼地敲过三下之后，门开了，里面站着一个很高大的男人，他穿着睡衣，打着哈欠，不耐烦地说："深更半夜的，你找谁啊！"

老头友好地笑着弯弯腰，说："我也是住店的，来给您送点儿茶水，我泡的，尝尝。"

那个男人有些疑惑得打量了一下这个老头，说："我都睡了，不喝茶。"然后嘟囔了一句什么，就把门关上了。

老头在门外站了一会儿，又走到下一个房间门前，小心翼翼地敲……

这个楼层里大约有二十个房间，一些房间有人，一些房间空着。他不知道哪个房间有人，哪个房间没人，于是就一扇挨一扇地敲。

老头一扇扇地敲过来，终于敲到娄小娄左首相邻的房间了。娄小娄开始琢磨，给不给他开门。他马上意识到，即使给他开门，他也看不到自己的。

左首相邻的房间没人。老头就走过来。娄小娄没想到，老头在他的门前并没有停，而是慢慢走了过去，停在了他右首相邻的房间门口，开始轻轻地敲……

娄小娄觉得更奇怪了。

为什么他单单绕过自己的房间呢？

右首相邻的房间也没有人。

除了娄小娄的房间，老头敲遍了这个楼层的每一扇门。只有一个房间要了他送的茶水，娄小娄听得出，那个房间的几个人正在打牌。他们给老头打开门之后，听说他来送茶，很高兴地接了，还连声说"谢谢"。

老头温和地说："都是异乡客，不用客气的。"

那个房间的门关上之后，这个老头就离开了，娄小娄只能听见他走楼梯的声音，却判断不出他是上楼了还是下楼了。不知道他是继续

给其他楼层的客人送茶水去了，还是回自己的房间睡觉去了。

从这以后，几乎每天一到半夜，这个热心的老头就会端着一壶茶水出现。他穿着背心和衬裤，一扇接一扇地敲门，送茶水。走廊里铺着地毯，宾馆的拖鞋又很柔软，因此，老头走路无声无息。

每一次，他都会绕过娄小娄的房间，从没有敲过一次。

4　跟踪

桑丫的妈妈出差之后，娄小娄第二次跟踪桑丫。

走进那条静悄悄的小巷，那辆婴儿车又出现在了他和桑丫之间。它依然在前面挡着他，不让他前行。

他逮个空当冲了过去，然后转身用手抓住了这辆婴儿车。它似乎被什么驱动着，动力还挺大。娄小娄一只手用力挡着它，一只手掀开了那个纱帘……

纱帘里的情景让他魂飞魄散——里面哪里是什么婴儿！一个小小的身体，却长着一颗大脑袋，那是一张老人的脸，双眼像死鱼一样浑浊，皱纹密密麻麻，寿斑深深浅浅。

这辆婴儿车其实是一辆有篷的轮椅，老人用两只小手在转动轮子。他见娄小娄把纱帘掀开了，看着娄小娄，突然用婴儿的声音咯咯笑起来。

当时，桑丫听到的却是婴儿的哭声。

娄小娄吓得一下就松开了这辆婴儿车，纱帘于是又挡住了老人的脸，娄小娄转身跑开了……

这一次，娄小娄跟着桑丫走进了她的家——和桑丫在一起，他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

进屋之后，桑丫去卫生间洗手了，娄小娄乘机坐在电脑前，查看了一下她的QQ。他发现，自己的QQ竟然在线！

他惊愕了。

他不在北京，那么，坐在千里之外那台电脑前面的人，是谁？难道是自己？是2007年的自己，还是2006年的自己？

那个自己和桑丫在QQ上联络，应该是2006年的事。就是说，现在的北京依然是2006年，至少在桑丫的世界里，网络另一端，娄小娄的时间是2006年。

他和她刚刚认识不长时间。

本来，娄小娄活到了2007年，却被某种神秘力量抛了回来，来到了2006年，而2006年的娄小娄和桑丫正在按部就班地交往，现在的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。

他要阻止桑丫和这个旧的娄小娄交往。

有两个原因：

第一，他成了自己的情敌。

第二，因为娄小娄，桑丫才考到了北京，才住进了芍药地那套房子中，才在死胡同被雷劈死。如果，她现在和娄小娄中断了交往，那么就不会发生后来那一切。

只要桑丫能活着，他宁可放弃未来和她有任何关系。

卫生间的水声停了，桑丫要出来了。娄小娄迅速地把她QQ里的娄小娄删除了。

桑丫回来之后，很诧异。这时候，娄小娄就站在她的身边。

她又加上了他。

在桑丫去刷牙的时候，娄小娄再次将娄小娄删除。可是，她又加了他。

接着，他们开始聊天，几乎和2006年他和她的聊天内容一模一样。他们在重复过去。

娄小娄：你准备考什么大学？

桑丫：不管什么大学，我只想考到北京去。

娄小娄：我等你。

桑丫：在你心中，对我是女儿的感觉，还是女人的感觉？

娄小娄：女儿和女人之间。

桑丫：偏重于女儿还是女人？

娄小娄：你的内心很成熟。我和你认识之后，一直用文字聊天，我一直在跟你的内心对话，因此，我对你的感觉偏重于……女人。

桑丫：这是我喜欢听到的答案。

娄小娄：但是，你毕竟只有十六岁，等我们见了面，我对你的感觉就会变成女儿。我给你做干爸吧。

桑丫：人家说，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。

娄小娄：这个说法很浪漫。

桑丫：我不希望是这样。

娄小娄：你希望怎么样？

桑丫：我希望女儿是父亲来世的情人。

……

站在一旁的娄小娄心里涌上一阵悲凉。他有些绝望，命运似乎是不可以更改的……

他第三次删除了娄小娄。

桑丫有点儿察觉了他的存在，显得很害怕。

晚上，她睡进卧室之后，娄小娄实在太饿了，就轻轻走进厨房，拿起面包，大口吃起来。

吃完之后，他轻轻坐在沙发上，在黑暗中开始胡思乱想。

离开北京的时候，他在小区门口遇到了母亲，她还问他桑丫被雷击的事，说明那时候还是2007年，是正常的。那么，娄小娄从什么时候进入了过去的时间？应该是上了火车之后。

可是，他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，却看到了桑丫，不然他也不会来花都。

如果那个节目不是重播，就只有一种解释：那时候他已经接近了另一种时空的边缘，就像站在了一片海岸上，尽管还没有跳进去，却有一个个浪涛涌过来，偶尔舔到了他的鞋子……

娄小娄无影无踪地潜入了桑丫的生活。

第二天，桑丫离开家，去了网吧。

娄小娄一个人待在家里，在一张纸上写满了：2007年4月23日。

他要让桑丫牢牢记住这个日子，等到这一天真的来临，她就会有所警惕，不再出门。

接着，他给桑丫画了一组四格漫画，告诫她提防那个遭雷击之日。

本来，他画的最后一格漫画是：天上一道霹雳，直直地劈在女孩的头顶，女孩仰望苍天，呈现出死亡之前的惊恐神情……

可是，画完之后，他发现，第四格漫画迅速变成了——雨水浇在一朵花上，花在胡同里笑着。

他明白，有什么在阻挡他泄露天机。

看来，他只有想另外的办法了。他相信天无绝人之路。

夜里，桑丫没有锁卧室的门。

他一直在门外聆听桑丫的呼吸，直到后半夜，他确定桑丫已经睡熟，轻轻走进去，站在床边，在月光下静静观望桑丫的睡态。这个时候，他感觉她就是自己的女儿。

她是那样美丽，脸蛋娇小，五官精巧，让人情不自禁想用一双大手捧起来，狠狠揉搓一下。又不忍心，担心弄掉了她长长的睫毛……

这一夜是晴天，可是远方却闪了一道无声的电光。那一瞬间，娄小娄看到床上变成了一具被烧焦的躯体！她仰面朝天，弯着双腿和双臂……

娄小娄被这个幻觉吓得一哆嗦，定睛再看，还是桑丫，静静地睡着。

娄小娄没想到，第二天晚上，桑丫把一个男生带回了家。

娄小娄认出了这个男生，他就是2007年差点儿把桑丫糟蹋的那个阿斗。看着他，娄小娄感到很恶心，很想给他一耳光。但是他不能出现。他一直站在朱玺和桑丫旁边监听他们的聊天。

他不知道，今夜桑丫和这个男生会不会发生什么。如今，有性爱经历的高中生并不罕见。从某个角度说，桑丫是一个反叛、思想前卫、追求新意、不安分的孩子。这样的孩子，很容易提前吃禁果。

两个人躺在了一张床上。

娄小娄一直在门口聆听。

他们说到了娄小娄。

桑丫说：我爱他。通常说来，喜欢是浅的，爱是深的。我却觉得，爱是广义的，有各种各样的爱，喜欢才是狭义的，专指男女之情。我知道我爱他，而且很深很深，不过我不能肯定这是不是喜欢……

在朱玺提出要吻桑丫额头的时候，桑丫没有拒绝，似乎是一种奖励性质。娄小娄在门外故意翻动一本书，进行干扰。这时候，他觉得自己也变成了孩子。

在朱玺和桑丫睡着之后，娄小娄也困得上下眼皮直打架，但是他不放心，最后他悄悄溜进了桑丫的卧室，躺在了朱玺和桑丫中间。

这时候，他觉得自己就是桑丫的父亲。

他要把桑丫和这个臭小子隔开，免得半夜发生意外。

朱玺在半梦半醒中，以为他是桑丫，把一只胳膊伸过来，想抱他，被他一下推开。

桑丫也用脚狠狠踹了他几下，娄小娄没有动，只是轻轻地笑了。

这天晚上，娄小娄躺在宾馆里，一直睡不着。

他似乎在等待什么。

哦，是那个热心的老头。他天天夜里送茶水几乎成了规律，如果他不出现，娄小娄就觉得还有什么事没有发生，竟然睡不着了。

他拿起奇门遁甲继续学习。

他幻想着，掌握这门数术之后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他就可以携带桑丫，避开各种各样的凶险，像童话里讲的那样，过上平安、幸福、长久的好生活。

快半夜的时候，娄小娄终于听到了敲门声，很轻：咚咚咚。

他爬起来，站在门口，透过猫眼朝外看。空荡荡的走廊，猩红色的地毯，不太明亮的壁灯……

他轻轻拉开门，探出脑袋看，果然是那个老头出现了，他穿着白

色背心灰色衬裤，趿拉着一双宾馆的白拖鞋，手里端一个茶壶，正在敲楼梯口的第一个房间的门。

没人应。

老头小心地等了一会儿，又轻轻地敲了三下，还是没人应。他不甘心地从猫眼朝里看看，然后才走开，来到相邻的房间门前，继续轻轻敲。

第二个房间里也没有人。

他敲响第三个房间门的时候，里面传来一个女人不耐烦的声音："谁呀？"

老头马上对着门板说："师傅，我也是住店的，给您送壶茶水喝。"

那女人叫起来："天哪，都几点了，你送什么茶水？毛病！"

老头静静站了一会儿，只好继续敲下一个房间……

他走近娄小娄的房间门口，连看都没看一眼，好像这扇门不存在，目不斜视地走了过去，来到另一个房间门口，停下来，卑微地轻轻敲响了门……

5　无法告诉

娄小娄来到花都之后，给母亲写过一封信。

对于他来说，这是一个艰难的工程。首先，他要搞到信封信纸，写好信，还要搞到胶水，封好之后，还要搞到邮票。白天，他又不能带着这封信走出去，否则大家就会看到一封纸信在半空中行走。如果纸信能够自己行走，邮递员就该全体失业了。他只有在半夜时悄悄溜出去，把信塞进邮筒……

寄走这封信之后，他才意识到，另一个自己还在北京存在着！担心母亲受惊吓，从此，他没有再跟她联系——在北京，她还有一个儿子，他会照顾她的。

一天早晨，娄小娄游荡在大街上，忽然想起，去年今日，他在北京的南辰商场买表，丢了钱包。回到家之后，他怎么都想不起有什么可疑的人接近过自己。只有一个一岁左右的小女孩，曾经拽着他的衣襟，叫他："爸爸爸爸！"后来，小女孩的漂亮妈妈走过来，满脸歉意地把小女孩抱走了……

想到这件事，他赶紧溜进一座办公楼，走进一间没人的办公室，用别人的手机给北京的娄小娄发了一个短信，提醒他去南辰商场买腕表会破财……

走出这座办公楼，他高兴起来。他要认真回忆，过去的一年里，

自己都有哪些失误，然后一一更正……

这一天，他又潜入一间无人的办公室，上网，登陆自己的邮箱，看到了大学时代一个女同学写来的三封甜腻腻的信。

接着，他又登陆了QQ。

桑丫在线！她给自己发来一个笑脸。

他立即说：桑丫，你不要来北京！

桑丫没反应，过了一会儿，她问：你很忙吗？

他说：你看不见我的话？

桑丫还是没反应。

他不再说什么了。他已经意识到，桑丫看不到他的话。

过了好半天，她说：你很忙。

他对着电脑呆愣着。

她说：你狠。

他继续呆愣着。

她说：你。

然后，她下线了。

他像木头人一样坐了好半天，终于回过神来，又登陆自己的博客。想了半天，留下了这样两行字：

2007年4月23日

桑丫将有大难

十几分钟之后，他再打开博客，这两行字已经被删除了。

他离开办公室，走在街头，思考对策。他怀疑，他在博客上留的言，另一个自己看到了，可是文字变了样，不然他为什么删除？

走着走着，他看到了桑丫！她跟朱玺走在街上。

一看到这个坏小子，娄小娄的气就不打一处来。

他跟在了他们背后。

那个坐轮椅的老头又在他和桑丫之间出现了，好像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。每次只要他看到桑丫，这个老头就会出现在他和她之间。

他不再前行，在酒吧对面一个台阶上坐下来，看着那个老头渐渐远去，看着桑丫和那个男生走进了酒吧。

他一直在等候桑丫出来。

桑丫和那个男生喝酒一直喝到半夜。桑丫走出来的时候，似乎发现了他。他猛然想到，这个时刻自己正好显形。

桑丫似乎很害怕他的眼神，把头垂下去了。那个男生先打车走了，剩下了桑丫一个人，她又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走开了。他慢慢站起身，尾随上去。

没想到，在那条小巷里，又有一个男子出现在他和桑丫之间。

这个人鬼鬼祟祟，一看就不怀好意。

果然，桑丫回头发现他之后，他掏出刀子要抢劫。娄小娄在背后突然搂住他的脖子，将他摔倒在地。他惊恐地往起爬，娄小娄再一次把他摔到地上……

这一刻，他觉得自己就像佐罗一样神勇。

歹徒的刀子划伤了“佐罗”的胳膊，流了血。

娄小娄决定，他要跟2006年的自己——也就是现在在北京的那个娄小娄直接联系，让他不要再跟桑丫交往。

凭他对自己的了解，只要挑明事情的原委，他会同意的。他爱桑丫。爱情诚可贵，生命价更高。即使两个人素不相识，他也肯定愿意拯救一条无辜的生命。

至少，他要阻止她考到北京去，这样，2007年4月23日那一天，桑丫就不会钻进那条胡同的死亡怀抱。

最起码，他也要让另一个自己预知那个雷雨天将发生的祸事，这样就可以避免桑丫一死。

他想和北京的娄小娄联系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他的手机来到2006年信号就断了。仔细想想，这个世界虽然错乱了，却依然有新的逻辑——他从未来回到过去，因此，他的手机自然就不能再使用了。如果这只手机穿过时间，依然能正常使用，话费应该属于2006年的某个月，还是应该属于2007年的某个月？如果，他依然正常生活在2007年的北京，而过去的自己来到了未来，那么他的手机也会没有信号。

这一天，娄小娄溜进宾馆另一个没锁门的房间，趁房客去卫生间洗澡，拿起这个人的手机，首先设置了无声，然后给北京的娄小娄发短信。

他没有声音，不可能跟2006年的自己对话。他只能发短信。

花都娄小娄：娄小娄，我要和你谈一件重要的事。

北京娄小娄：你是哪位？

花都娄小娄：我不想说我是谁。我只想对你说，现在要高考了，你必须拒绝桑丫考到你身边去。

他不能告诉另一个自己，他就是娄小娄，否则另一个自己会吓死。

北京娄小娄：你是桑丫什么人？

花都娄小娄：我跟你一样爱她。我现在就在她身边。

北京娄小娄：抱歉，我现在要工作了，我们有机会再聊吧。

花都娄小娄：你必须答应我。

北京娄小娄：北京有那么多大学，我有什么权利阻止一个人考到北京来！

花都娄小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想了半天，他只有捅破这层窗户纸了，于是他写道：告诉你一个秘密——我就是你。

北京娄小娄把电话打过来。

花都娄小娄挂断了几次，没有接。

对方终于又发来了短信：是你？你……去哪儿了？

花都娄小娄：花都。

北京娄小娄：你是十七岁那一年去的？

花都娄小娄：我是2007年4月23号离开的！

北京娄小娄：你是……怎么去的？

花都娄小娄：乘火车，十几分钟就到了，下车之后我才发现，我来到了2006年的花都。

北京娄小娄：你不会游泳的。

花都娄小娄：那一天，桑丫在死胡同被雷劈死了！

北京娄小娄：你在那边……冷吗？

花都娄小娄：这是什么季节？这里很暖和。你千万记住，如果不能阻止桑丫去北京，你在2007年4月23号那一天，也一定要阻止她出门！

北京娄小娄：你怎么不回来看看妈妈，她身体不太好，总犯胃病。

花都娄小娄：你看到我说的话了吗？2007年4月23日，桑丫被雷劈死了！

北京娄小娄：你认识桑丫？

花都娄小娄：现在，我一直在她身边转悠，试图想告诉她这些事，可是我不能显形，不能出声。她看不见我，也听不到我。

北京娄小娄：你跟踪她干什么？

花都娄小娄：她在你心中多重要？你不知道吗？我必须救她。我相信，在某一个时间里，我和你肯定还会归到一起，桑丫是我们的！即使我们永远分开了，再也不能合二为一，那么，我和你也不会成为情敌，因为我们是一个人，只要她好好活着，跟你在一起，跟我在一

起，都无所谓了。

北京娄小娄：世界这么大，你为什么偏偏盯上她了？

花都娄小娄：难道你不爱她了？难道你不想救她了？这个世界的人很多很多很多，但是属于你的，你也属于她的，只有一个。正像书里说的，你和她，于千万人之中，于千万年之中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巧在茫茫网络中相遇了。现在，你要做一个英雄，保护她的生命。

北京娄小娄：你得逞不了。

他发现，他和另一个自己说话始终不对接。那么就是说，他的文字在穿越千里的过程中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被什么神秘力量给篡改了，它送到另一个自己的眼前时，已经面目全非！

难道桑丫2007年4月23之死是命中注定，不可更改？

他的心里涌上巨大的悲凉。

卫生间的水声停了。

娄小娄赶紧把北京娄小娄的短信一条条删除，然后把电话放在桌子上，快步朝外走。在门口，那个房客裹着浴巾走出来，差点儿撞到他。他急忙闪到了一边，让这个人走进去，然后蹑手蹑脚地溜了出去。

就是这一天晚上，他在大街上巧遇了那个叫朱玺的公子哥——他顺手牵羊，替桑丫把他暴揍了一顿。

娄小娄改变了对象——他要对桑丫讲出真情。

这天夜里，娄小娄在大街上转悠，看到一家网吧，里面坐满了上网的人，噼里啪啦，热火朝天。

他继续朝前走，溜进了一座办公楼。

这时候正下班，电梯拥出很多人，大家说着笑着走出去。

他刚要走进电梯，偏偏跑过来一个美女，也走进了电梯。这座大楼共有24层。她按了一下3层，娄小娄伸手按了一下24层。

美女看到24这个数字亮了，马上回头看了看，没发现任何东西，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。

3层到了，美女出去了。

电梯继续上升。

24层到了，这是最高层，很安静。娄小娄在走廊里慢慢朝前走，同时观察每一间办公室。只有一间办公室里还有人，是个年轻的员工，皱着眉头，似乎在赶写什么报告。

娄小娄一直在走廊里徘徊等待。

半个小时之后，这个人终于忙完了，关掉电脑，匆匆收拾东西。

娄小娄立即走了进去，轻轻靠在一个角落里。

这个员工出去后，关好门，乘电梯下去了。

娄小娄打开了几台电脑，才找到一台没有密码的。

他上了网，找到桑丫的博客，要给她留言，想了半天，终于写了这样一段文字：

桑丫，我是娄小娄。

这个世界很深邃很神奇，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在我们眼中，宇宙是无穷大的，那么，在一定程度的边缘，肯定存在一种神秘力量，控制着万事万物。如果把它拟人化，成为一个老人，那么人类就是棋子——2007年4月23日，有一颗棋子被推到了死局。这个人就是你。

就是那一天，我一下掉进了2006年。我们曾经想象过，如果那个老人突然弄翻棋盘，这个世界就会时空错乱。现在应验了。

桑丫你千万不要怕，也不要消沉，既然我回到了2006年，就可以挽救你避开那次灾祸。我们从必然的命运中，钻了一个偶然的空子。那个日子，你在北京的一条叫死胡同的第五个拐弯处，被雷劈死。因此，那一天你千万不要出门，等我回去一起吃饭，我们在家里点上蜡烛，摆上蛋糕，你给我唱《Happy Birthday》……好吗？看到请回复！

写到这里，娄小娄的眼睛湿了。

发表了留言之后，他看了看，文字没有改变，不由激动起来。

他盼望桑丫赶快登陆博客，看到这则留言。

他一次次刷新网页，焦急地等待着。在天黑之后，他终于看到了桑丫的回复：

谢谢你关注我的博客。

不知道你是谁，期待相遇。成为朋友。

娄小娄又傻眼了。

桑丫看到的留言肯定又变了样！

6　破鞋

在博客上留言失败之后，娄小娄不知所措了。

他沮丧坐了好长时间，终于离开了这间办公室。他乘电梯来到一层，走出办公楼，下台阶的时候，两个保安抬着一卷地毯走上来，他急忙朝旁边躲避，一脚踩空，跌了下去。

那两个保安听到“扑通”一声，都停下来，回头看了看，其中一个说：“什么声音？”

另一个说："好像有人摔倒了。"

两个人远远近近看了半天，终于走进了办公楼。

娄小娄坐在地上，使劲儿揉脚脖子，他发现，右脚的鞋帮和鞋底分开了，露出了脚趾头。这双皮鞋已经穿了快两个月了，从来没有换过鞋。现在，它要退休了。

他把这双皮鞋脱下来，打算扔进垃圾桶，想了想，又改变了主意，拎着它们，赤脚回宾馆了。

他一直住在桑丫家旁边那家小宾馆里。他每次选择的房间，都可以望见密云小区。每天桑丫上学，回家，都在他的监视中。

鞋没了，他不能总赤着脚走路。

这本来不算什么大事，他轻易就可以搞到一双鞋来。可是，他想到了一个问题——这个时空里的任何东西，都不会随着他隐失。那么，如果他穿上一双新鞋，大家看到的就是一双鞋子在大街上奔走，那还不炸了锅！

这天晚上，他正在宾馆里休息，突然有人开门。他吓了一跳，本能地站起来。

走进来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，后面跟着一个妖艳女子。秃顶好像喝醉了，一进房间就搂住那个女子疯狂地亲吻起来，发出"唏溜唏溜"的声音，好像在吞吃冰淇淋。女子推开他，嗲声嗲气地说："老板，你得先付哟。"

秃顶不满地说："难道我还会赖账不成？扫兴。"

说着，他拿过皮包，抽出几张钞票，塞进女子的胸罩内，然后抱起她扔在床上，低头开始脱裤子。

女子说："别急，你先洗个澡。"

秃顶说："你耐心等我，要是等不及了，先用手。"

女子说："讨厌。"

秃顶摇摇晃晃地走进卫生间后，那个女子从床上爬了起来——娄小娄以为她已经拿到了钱，肯定要跑掉，那样的话，他也可以趁机离开了，可是他低估了这个女子——她拿出一包绿色口香糖，抽出一片放进嘴里，然后把剩下的塞进挎包内，又拿出一包黄色口香糖，撕开，抽出一片，放进挎包，把剩下的摆在茶几上……

娄小娄马上意识到：这个秃顶要倒霉了。

女子一件件脱衣服，剩下最后一条内裤时，娄小娄轻轻伸出手，把灯关掉了。房间里顿时一片漆黑。

女子叫了一声："老板，怎么停电了？"

秃顶走出来，卫生间里的灯亮着，他说："可能是灯泡坏了，摸黑干更好。"

他一边说一边扑到床上。女子挡住他的嘴，说："你吃一块口香糖，我去洗个澡。"

秃顶说："哪里有口香糖？"

女子说："茶几上。"

说完，女子爬起来，跑进了卫生间。

秃顶摸起一片口香糖塞进嘴里，然后躺下来，拍着肚子耐心等待。很快，他的手就软塌塌地趴在了软塌塌的肚子上，昏睡过去。

女子溜出来，来到床头推了推他，确定他已经昏迷，立即穿好衣服，拿起那包黄色口香糖，拎起秃顶的皮包，轻手轻脚朝门口走去……

娄小娄想了想，快步追上去，一下就把那只皮包拽下来，回手扔到了秃顶的肚子上。女子猛地回过头，看了看在床上昏睡的秃顶，又看了看他肚子上那只皮包，惊叫一声，打开门就跑了出去……

娄小娄打开灯，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，眼睛落在了床下那双皮鞋上。那是一双新皮鞋，黑色的，亮得照人。

娄小娄站起来，过去穿上它试了试，尺码正合适。

他把自己那双"破鞋"摆在了床下，然后，穿着秃顶的鞋走了。

走到门口，他又停下来，想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——外面黑了，宾馆里却灯火通明。他不能穿着这双皮鞋走出去，不然，大堂里里的保安就会看到一双皮鞋在行走。

他走到窗前，把这双皮鞋扔了出去。然后，他赤着脚出去了。

他刚刚走出门，就看到那个送茶水的老头又出现了。今天他来得比较早。

娄小娄靠在墙壁上，静静观察他。

他还是一扇接一扇地敲门，一直敲到娄小娄刚刚走出来的这扇门前，和过去一样，没有敲，走了过去，可是，走过去之后，他的脚步越来越慢，终于返了回来，又停在这扇门前，轻轻敲了三下："咚咚咚。"

这是他第一次敲娄小娄的房门。

而娄小娄已经走了出来。里面的秃顶昏睡着，他不可能听见。

老头又敲了敲，友好地说："师傅，我来给您送茶水……"

里面还是鸦雀无声。

老头似乎感觉到里面没有人，于是摇摇脑袋，离开了，来到下一扇门前，轻轻敲了三下。

他的热情让娄小娄感到骨髓发冷。

他不再观察他，轻轻走到楼梯口，下楼了。

他在窗子下捡起那双皮鞋，穿在了脚上，刚刚走过来，就看到桑

丫坐在巷口的石凳上发呆。

他停在墙根下，静静观望她。

坐了一会儿，桑丫起身回家了。她垂着头，慢慢朝前走，神态很安静。

娄小娄每次看到她，心里都会十分难过。

他轻轻跟随她，考虑着还有什么办法，能够把未来的信息传达给她。

走着走着，背后传来一片唧唧喳喳的说笑声，他回头看，是一群穿白色校服的中学女生，她们似乎刚刚参加什么演出回来，脸上都化着舞台妆。

这群女生从娄小娄旁边走过去，他看到她们是清一色的短发。她们手拉手走成一排，把路堵得严严实实。

娄小娄感觉，她们就是某个学校的学生，她们就是刚刚参加什么演出回来。她们没有敌意，更不是故意跟娄小娄作对……

可是，她们的存在确实形成了对娄小娄的阻挡。

娄小娄相信，这是某种力量安排的。

桑丫也听见了背后的喧闹声，她也停了下来。

那群女生走过她之后，她盯住了娄小娄的鞋子。

娄小娄这才意识到，自己穿着另一个人的鞋子，她看得见！

他当时想把鞋子脱下来，留在原地，赤着脚离开，可是，鞋带系得太紧了，他还没有解开，桑丫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。

情急之下，娄小娄本能地后退，最后爬上院墙跳了进去。他在一户陌生人家的院子里，解开鞋带，把这双可恨的皮鞋脱下来，一直等到桑丫离开，才轻轻打开门，走了出去……

他知道，桑丫肯定吓坏了。

第二天，娄小娄想去桑丫家探望探望她。

同时，他想在书房给她写一封纸信，把所有的事都告诉她，试试能不能成功。

这天，他在放学之前就来到密云小区，守在桑丫家门口，等待机会走进去。

桑丫回来了，她的脸色很难看，步伐很疲倦。

娄小娄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脚，光着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
他没想到，这次他进入桑丫的家，遭到了跳跳的排斥，它一直对着他乱叫，他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，嗓子都叫哑了。它在报警。

也就是这天夜里，在他现身的时候，桑丫妈妈正巧起来上厕所。

当时，娄小娄趴在桌子上，摸黑给桑丫写信。

他写的是：

2007年4月23日！雷！

那一天，你将在北京的“死胡同”遭到雷击！

请你不要去北京。

如果，你考到了北京，也不要住进娄小娄在芍药地的那套房子。

如果，你住进了那套房子，在娄小娄过生日那一天，也不要出门去买菜。

如果，你非要出去买菜，也一定去小区北门外的副食商场，而不要经过那条死胡同！

切记！

写到这里，他听到了桑丫妈妈的脚步声，顿时乱成一团。这一刻他才感觉到能够隐身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！

他拿出手机死死盯住上面的时间，在桑丫妈妈走出厕所的时候，正好变成十二点零三分，他长长出了一口气——这个时间他该隐身了。

桑丫妈妈似乎听到了书房有动静，走了过来。她打开门，娄小娄静静地看着她，没想到，她惊叫一声，几步就冲进了桑丫的卧室。娄小娄立即想到——这只手机快三分钟！

好在警察赶到的时候，已经是十分钟之后，娄小娄彻底消隐了。在他们检查各个房间的时候，娄小娄就靠着书架站着，静静地对着他们笑。

这一刻，他忽然感觉到——自己确实很恐怖。

他蓦地想到一个问题：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经死了？

想到这儿，他浑身哆嗦了一下。

7　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推进

娄小娄终于换了一家宾馆。

这家宾馆离桑丫家大约有三站地的路程，从此，他跟踪桑丫就不容易了。不过，必须离开原来那家宾馆，他已经对那个每天半夜出现的热心老头恐惧到了极点。

一切都在向着桑丫的死局顺利推进：

桑丫的三个高考志愿都是北京的大学。

在桑丫的妈妈出差时，娄小娄曾经“借用”别人的手机，给她发过几个短信，希望从她身上打开缺口，阻止桑丫进京。结果，没有效果。最后，桑丫被中医大学录取。中医大学离娄小娄的那套空房子非常近。

明天，桑丫就要奔向北京了，就要奔向娄小娄了，就要奔向那条死胡同了，就要奔向2007年4月23日了。她显得又激动又紧张。

这一天，桑丫和妈妈下楼去买菜的时候，娄小娄正守在门外。她们走出房门，跳跳也跟着钻出来，朝楼下跑去。妈妈追上它，把它抱起来，扔进了门里。借着这个空当，娄小娄又一次溜进了桑丫家。

跳跳在家。

他似乎认识娄小娄了，有些敌意地哼了几声，不再狂叫。娄小娄从厨房拿来一个馒头，一块一块掰给它吃。跳跳吃人家的嘴短，也就不再揭短，哼都不哼了，甚至还走上前友好地舔了舔他的脚丫子。

这一刻，娄小娄感觉跳跳成了他唯一的亲人。

在他隐身的时候，跳跳是这个时空里唯一能看见他的生灵。有了它，他才觉得自己是存在的；有了它，他才不感到那么孤单。

他对着跳跳做了一会儿鬼脸，它竟然很爱看，目不转睛。

在桑丫和妈妈快回来的时候，娄小娄走进了桑丫的卧室，他从她的书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，撕下一张纸来，放在梳妆台上。然后，他拿出自己的笔——那是他从北京带来的钢笔，抽进了桑丫的墨水，然后在手中玩弄。他在思考，给桑丫写什么文字，才不会被冥冥之中的某种东西所篡改，才能成功地阻止桑丫去北京。这需要智慧。

这天夜里，妈妈躺在桑丫的床上，关了灯，和女儿聊天。娄小娄一直站在梳妆台旁边，静静聆听。十二点钟左右，他轻轻趴在了地上，躲过了显形的一分钟，又慢慢站起来。

母女俩在谈未来，满怀憧憬。

她们对未来的灾祸毫无所知。

妈妈离开了桑丫的卧室后，桑丫突然打开灯，坐起来，空茫地看着前方。这时候，娄小娄站在她的对面，他能看到她，她却看不到他。娄小娄的心里非常难过。今天是他阻拦桑丫进京的最后的机会了。

最后，桑丫的眼光盯住了梳妆台上的那张白纸。她感觉到了娄小娄的存在，竟然对他说话了：“我知道你在我的房间里，你想说什么，说吧。”

娄小娄拿起笔，在纸上重重地写道：千万不要去北京。

她看了看纸上的字，紧张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娄小娄又写了一遍：千万不要去北京。

此时，他的心如刀绞。没有比这更令人痛苦的事了——前面是一片死亡的沼泽，你最亲爱的人却不知道，她以为是美丽的草地。你知道真相，却不能明确告诉她，只能看着她一步步朝前走去……

桑丫说："我不知道你是人是鬼，不过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不可能的。"

他又写道：听我的，千万不要去北京。

桑丫没有听从娄小娄的劝阻，她坚定地说："我不会改变了。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，我都要去。现在请你离开。"

娄小娄傻住了。

这一刻，他感到了空前的绝望。这一刻，他忽然感觉到了命运之神的强大，不可违抗。他静静地望着桑丫，两行眼泪滚落下来。

他的眼睛是2007年的眼睛，他流出的泪是2006年的泪。

桑丫看不见他的眼睛，却看见了他的泪。

桑丫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。

其他学生，大都是父母双双护送入学，桑丫只有母亲一个人送站。

两个人在进站口分手时，桑丫的妈妈哭了。桑丫一个人上了车。

娄小娄光着脚，跨过栏杆，尾随她上了车。这时候，他想到，想让桑丫知道2007年4月23日的灾祸，只有一个办法——到了北京，在他显形的时候，通过手势告诉她一切。那么，他必须学会哑语。

在火车上，娄小娄站在了桑丫旁边。

桑丫第一次出远门，他怕她的钱被人偷去。

如果，现在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奇门遁甲，就会预测出桑丫此行有没有破财的迹象，没有的话，他就不用这么担心了。

开车之后，娄小娄忽然想到，这趟火车能不能像来时那样，半个钟头之后就抵达北京站呢？那样的话，就说明他从错乱的时空回到了正常的时空……

想到这里，他马上担心起来——如果是那样，桑丫就不会存在了，因为她已经死在了2007年4月23日！

半个钟头过去了，火车依然在湿漉漉的丛林里穿行。娄小娄放下心来。

半夜的时候，那个热心的老头又出现了。

他还是穿着那件白背心，灰衬裤，下面穿着一双火车上的拖鞋。他端着茶壶，一边走一边谦卑地说："哪位旅客需要茶水？不要客气啊。哪位需要？"

车上的人都警觉地看着他，怀疑他是在出售茶水，没人搭腔。

他走到桑丫跟前，弯下腰，说：“姑娘，需要茶水吗？我刚泡的，尝尝吧。”

桑丫睁开眼睛，说：“大爷，谢谢你，我不需要。”

老头就走过去了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哪位乘客需要茶水啊？不要客气，尝尝吧。”

娄小娄一直盯着这个苍老的背影。老头走过一排排座位，终于走出了这节车厢，去另一节车厢了。他没有回一次头。

黑夜漫长，旅途漫长。

火车像一个巨大的摇篮，均匀地摇晃着所有的乘客。桑丫闭上了眼睛。她旁边那个商人模样的胖子闭上了眼睛。她对面那个拘谨的男孩闭上了眼睛。男孩旁边的中年妇女闭上了眼睛。车厢里的人都闭上了眼睛。

只有娄小娄睁着双眼。

这一夜好像有十夜那么漫长。

下车之后，娄小娄紧紧跟随着桑丫。

没想到，他走出检票口的时候，竟然被检票员拦住了。他已经好久没有受到过这种“待遇”了，大吃一惊。

检票员：“先生，请出示你的车票。”

他看着检票员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在花都上车的时候，他是隐形的，想买票也买不来。如果他真的搞到了一张车票，那么，整个火车上的人将看到一张车票在车厢里飘飞……

他哪里想得到，到了北京，他竟然显形了！

他嗫嚅道：“你，你能看见我？”

检票员说：“你不要装聋作哑，先生！请出示车票！”一边说一边打量他的脚。他没有穿鞋，这显得很古怪。

他一下就急了，大声说：“你听不见我说话吗？”

检票员说：“即使你是聋哑人，也不能免票乘车！听清楚了吗？”

正在争执着，一个警察走过来，拍了拍他的肩，把他带进了补票室。

补了票，挨了一顿批评，娄小娄终于出站了。

桑丫已经不见了踪影。

他知道，是娄小娄把她接走了。去年的这一天，就是他举着牌子把桑丫接走的，牌子上写着：带你去过去，来未来。第一次见面，桑丫站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就发现她的鼻孔上有个脏东西，伸手帮她拨拉掉了……

他还知道，他没有让桑丫住在学校内，而是让她住进了芍药地浩

鸿小区那套空房子里……

他猛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：

另一个自己住在亚运村那套房子里，桑丫住在芍药地那套房子里，他回来之后住在哪里呢？

还有，他是一个医生，他的工作单位是北方中医院。现在，另一个娄小娄在那里上班，他去哪里工作呢？

还有，那辆宝来轿车也不属于他了。它的里程表减少了一万多公里，被另一个年轻三百六十五天的娄小娄驾驶着……

一次出游归来，他就变得一无所有了。

娄小娄一分为二，房子和轿车不可能一分为二。不过，钥匙却有两套。其中一套娄小娄带在身上。

他一边在大街上游荡，一边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。

这里是北京，这里有两个娄小娄。一个是他，从2007年来的，一个是2006年的自己，他是自己的过去。他和他只能有一个出现在父母、朋友、同事的面前，不然会把人吓死……

这天晚上，他知道另一个自己要带桑丫在茶餐厅吃饭，他还知道他们将谈到那幅画像。去年，他确实不知道桑丫长得什么样，可是他给林要要画出来的那个女孩，确实和桑丫一模一样。他把这理解成缘分。

他还知道，一会儿，另一个自己和桑丫吃完饭出来，会经过那条死胡同，送她回家。于是，他悄悄尾随了他们……

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。

另一个自己穿着一件米色T恤，一条黑色西裤。那正是去年这个日子自己的装扮。而现在的他，穿的还是2007年4月23日去花都时的衣服，浅黄色正装衬衫，一条藏青色正装长裤。

一个人看着自己在前面走，那种惊恐是深邃的。

8　这么多牵挂的人

娄小娄一直住在宾馆里。

这家宾馆远离母亲家，远离北方中医院，远离亚运村，远离芍药地。他不想碰到熟人，太麻烦。

但是，他还是遇到了熟人——那个热心的老头。

娄小娄发现，一到了半夜，他又在走廊里出现了，端着茶壶，一扇接一扇地敲门。

他是娄小娄从小长到大，感到最恐怖的一个人。

说起来，这个老头似乎并没有恶意，他只是半夜泡一壶茶，送给住店的客人喝而已。他也许只是一个热心人。

可是，娄小娄却惧怕他。

为什么他每次都不敲娄小娄的门？

为什么每次娄小娄住在哪家宾馆，他就在哪家宾馆出现？还有，为什么娄小娄乘坐哪辆火车，他就在哪辆火车上出现？

娄小娄又换了一家宾馆。

现在，他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。

他不能再去上班，一转眼就失业了。

他心爱的桑丫，正在跟另一个娄小娄火热交往，他搞不清三个人算是什么关系。他不知道自己是多余的，还是另一个自己是多余的。如果警察同时检查他和另一个自己，会发现两个人持有相同号码的身份证，不过这样的几率太小了，就像一辆轿车，很难在大街上和另一辆克隆车相遇。

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到底有没有头……

没事的时候，他就四处寻找林要要。

他知道林要要整容失败的结果。在花都的时候，他给另一个自己发过短信，提醒他不要给林要要画像。可是，回到北京之后，他到制药厂打听过林要要的情况，制药厂的人告诉他，林要要好久都没来上班了。他就知道，他的短信没有改变什么，最后，林要要还是走进了整容医院……

他开始怀疑，林要要改变容颜也是不可更正的命运。

不过，他没有放弃努力，还是要阻止她。可是，他不知道她在哪家医院，只能乘坐公交车，满北京转悠，只要看到整容医院，他就会进去询问一下。

他一直没有找到她。

回到宾馆，他就学习奇门遁甲。父母给了他一双黑色的眼睛，他用它寻找另一双眼睛。他要通过奇门遁甲，测算到桑丫的死局，再从九宫八卦中，从方位和时辰中，找到一个突破口，拯救桑丫性命。

他还买了一本哑语，一直在学习几个基本的动作——2007年4月23日，你将遭雷击，千万不要出门。

天已经凉了。

娄小娄到商场买了一件棕色夹克穿在了身上。他庆幸离开北京时，没有带银行卡，而是带了充足的现金。

一个冬天，只有这件羽绒服包裹着他。

他牵挂的人却太多了：桑丫，林要要，母亲……

这一天，他冒险去看望母亲了，而且给她买了一只银灰色的诺基亚8800手机。他用笔对母亲说，他的嗓子有病了，不能说话。听了母亲一顿八宝粥一样黏黏糊糊的唠叨之后，他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

在楼梯上，他和另一个自己擦肩而过。

蹊跷的是，这天夜里，他做了一个梦，和另一个自己做的梦竟然是呼应的：

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张相片，贴在一块巨大的墓碑上。天黑得像锅底，阴风阵阵。他害怕极了，却无法从相片上离开。

突然，一道闪电刺破黑夜，他看见墓碑和荒草中出现了一个人，他正是另一个自己！

第二道闪电刺破黑夜，这个人已经逼近了！

第三道闪电刺破黑夜，这个人的脸已经近近地贴在他的眼前。

闪电过后，一片漆黑，这个人在黑暗中说："你是我的照片。每个人一生都会拍很多的照片，其中肯定有一张是用在墓碑上的。你就是那一张。"

第二天，娄小娄知道另一个自己没有上班，他带一个大学同学去登长城了。于是，他来到了久违的北方中医院，想重温一下工作的感觉。

就是这一天，他接待了那个半身不遂的七十岁患者。他没想到，这次针灸给后来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。

对于桑丫，娄小娄还是不甘心，一天他偷偷潜入了芍药地那套房子——现在他回到自己家，都像做贼一样了。他趁桑丫没放学，把她的电脑更改了桌面，写了一个巨大的"死"字，背景全是那个恐怖的日期：42342342342342342 3……他没想到，冥冥之中有一只手，把第一个数字摘掉，放在了最后，这组数字就变成了23423423423423423 4。如此轻易的一个举动，桑丫就什么都看不出来了。

这个周末，娄小娄知道另一个自己和桑丫要去逛王府井。

他也去了。

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他不知道他的背后还尾随着一个林要要。

他回过一次头，但是并没有留意林要要的存在。他跟着另一个自己和桑丫，来到了天主教堂，竟然看到了花都那个坐轮椅的老头，他在北京出现了！这一次，他没有做轮椅，而在坐在天主教堂的台阶上晒太阳。

另一个自己和桑丫还走到他面前，跟他说了几句什么。他们离开之后，这个老头站起来，步履蹒跚地消失在天主教堂的背后。他的步伐很奇特。

9　最后的办法

某一天夜里十二点，他又隐形了。

这时候，他已经有点儿适应这种梦魇般的变化了。甚至感到挺好玩。

在花都，他是隐形的，只有午夜十二点才显形一分钟。在北京，他是显形的，只有午夜十二点才隐形一分钟。

那么，在花都，他显形的时候无声。在北京，他隐形的时候会不会有声？

他想试一下，就来到了一家酒吧门口，在午夜十二点隐形的一分钟里，突然走了进去。酒吧里有个歌手在故作忧伤地唱歌。角落里坐着站在一个孤独的老男人，年龄不是失恋的年龄，表情却是失恋的表情。娄小娄走到他背后，轻声说："被那个女人抛弃了？"

老男人头都不抬地说："别提她啊！谁提她我跟谁急！"

娄小娄心里一惊：这个真正忧伤的老男人听到了他的话！

他不能确定这个老男人是不是在说醉话，于是又说了一句："唉，我也失恋了，我们一起喝个一醉方休吧。"

老男人说："坐，今晚我请你喝酒。"

一边说一边回过头来，向娄小娄做了个邀请的动作。可是，他没看见人，一下就傻在了那里，惺松的醉眼陡然瞪大了，四处找了找，然后无比绝望地把脑袋转了回去，更加悲伤地说："骗子！你们都在骗我……"

娄小娄转身离开酒吧，很快他就感觉自己又显形了，也就是说，他又开始没有声音了。

不过，他的心里很高兴。他从陷入过去时光的一年来，第一次有人听到了他的声音！尽管只有短短的一分钟，但是他完全可以把真相说出来了。

这一天夜里，娄小娄想在自己能说话的时候，把4月23日的死局直接告诉另一个自己。他不知能否成功，想试验一下。

他相信自己的胆量，对于来自另一个时空的声音，还不至于被吓晕。而且他也相信，另一个自己能够感觉到这个声音的善意。

他没想到，另一个自己回来得特别晚，而且，在十二点钟的那一

刻，他们相遇在那个拐弯处。

在另一个自己下车寻找他的时候，他跟他说话了。

他一字一顿地对另一个自己说：“2007年4月23日，桑丫将在死胡同被雷击，你千万小心！”

另一个自己反问道：“年月日，将在被？”

他一下就明白了，某种神秘力量删除了几个关键词——2007,4,23，桑丫，死胡同，雷击。

另一个自己驾车离开之后，他一个人在小区甬道上徘徊了许久。

现在，他只剩下了一个办法——哑语。

他要再一次和桑丫面对面，通过动作告诉她那个可怕的死局。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阻挡他的文字和语言，总不能改变他的动作。

但是，他要走近桑丫，必须要伪装。想起来挺心酸的——他要做一次自己，却需要伪装！就像大灰狼伪装成小羊的妈妈。另一个自己才是真实的，而他就像一个幻影。现在，桑丫只接受另一个自己。

桑丫见过他两次，在花都酒吧门口，在北京的那条死胡同里。他一直穿着浅黄色正装衬衫，藏青色长裤。他想取得桑丫信任，必须要穿上另一个自己的衣服。

于是，凌晨时分，他回到家，用钥匙打开门，溜了进去。另一个自己睡得正香，他轻轻把衣服脱下来，放在了床头柜上，却把另一个自己的衣服穿走了。

第二天，他溜到北方中医院，寻找机会，想用另一个自己的手机给桑丫发一条短信，做一些重要铺垫。这时候，他发现他很有犯罪天才。没想到，快下班的时候，另一个自己离开了办公室，去医务科查病历，真是天赐良机，他立即溜进诊室，跟桑丫用短信联络上了，他透露给她两个信息：第一，他的嗓子长息肉了，不能说话。第二，他给她买了一条裙子。

实际上，他并不能确定另一个自己有没有对桑丫说丢衣服的事。不过，这件米色T恤独一无二，他只有偷。当然，他也可以买一套其他的衣服穿上，不过这一身更能取得桑丫信任。冒险吧。

见了桑丫，桑丫似乎没有怎么怀疑他。

当他用几种办法都不能说出那个秘密之后，他感觉到了那种神秘力量的强硬。它不择手段，它不留空子可钻。

最后，桑丫发现破绽，逃了出去。

第四章
生命突围

这时候，他看见了一个女孩，她身材颀长，穿着一条蓝色牛仔裤，白T恤，举着一把红伞，走在前面的过街天桥上。她的步履缓慢而娴静，不像是走在雷雨中，而是在夕阳下漫步。



1　最后一天

明天多云转晴。天气预报说。

明天其实有雷阵雨。

明天是娄小娄的生日。

明天桑丫遭雷击。

如果阻止不了桑丫走进那条死胡同，明天就是桑丫的忌日。

娄小娄站在宾馆房间的窗前，俯瞰大街上密密麻麻的车辆，心里焦急又悲伤。

夜幕中，很多车首尾相衔，皱着眉，慢慢朝前走。一辆救护车从相反方向驶过来，大喊大叫，呼吁大家让路。一辆灵车哭哭啼啼，步履踉跄，慢慢走过……

大兔子病了，二兔子瞧。三兔子买药，四兔子熬。五兔子死了，六兔子抬。七兔子挖坑，八兔子埋。九兔子坐在地上哭起来。十兔子问它为什么哭，九兔子说，五兔子一去不回来……

健康的人都在奔忙。其中有人病了，被送进医院。这种救治是在掰手腕。人和某种神秘力量掰手腕，就像蚂蚁和大地抗衡。输了，于是被抬上灵车，奔赴火葬场……

娄小娄已经感觉到，桑丫不可能避开这个死局，就像过去不可以更改一样。他进入了2006年，只是回到了过去，重温了一下桑丫活在人世时的情景。或者说，这只是一场梦。

我们无法改变上一秒，也许也无法改变下一秒。

病人远去了，大街上剩下活人和死人。娄小娄忽然有了一个主意——明天，桑丫走进死胡同是为了到菜市场去，买菜给娄小娄过生日。如果娄小娄突然病了，住进医院抢救，生日就过不成了，桑丫就会改变路线，去医院看望他……

他要让另一个自己住进医院。

他要使用暴力了。

想来想去，他决定，今天晚上，在另一个自己的胳膊上砍一刀。

另一个自己不会死掉。

顶多留下伤疤，将来他可以用衣服遮住……

接着，他换了一身衣服出门了。

他没料到，他来到景山小区之后，遇到了林要要和朱玺。

林要要的痴情和疯狂，朱玺的请求与威胁，让他无语。他即使有

话要说，他们也听不见。

另一个自己还没有回来。

他打开门，进入自己家，把另一个自己的衣服挂在衣柜里，又走进书房，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给另一个自己在纸上写道：明天是我们的生日，桑丫的死期！不要让她出门！

经验告诉他，这些字进入另一个自己的眼睛里，不知道会变成什么。

他把床下的书搬到架上，然后从厨房里拿来一把菜刀，钻了进去。想一想够荒诞的，这将是人类史上第一起自己杀自己的案例。

另一个自己回来之后，四下搜查了一番，没有发现娄小娄。他在书房里看到了那张纸，似乎没什么反应。接着，就有人敲门，敲得既有节奏又有力度，就像宾馆送茶的那个老头一样。

另一个自己走了过去。

娄小娄听到了两个人隔着门板的对话：

“你找谁！”

“对不起，打扰了，我是收废品的。你家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卖吗？”

“你收什么？”

“你家有多余的书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家有多余的瓶子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家有多余的衣服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家有多余的电器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家有……多余的人吗？”

……

娄小娄一惊，他急忙从床下钻出来，一闪身进入了衣柜中。

娄小娄回来检查了两张床下，都没有发现人。他又去了门口，和收废品的人对话。这时候，娄小娄趁机钻到了卧室的床下。

另一个自己说：“我检查过了，没有人。也许，白天有人进来过，现在却不见了。”

收废品的人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这个人还在你家里。你的眼睛出问题了。你不让我把他带到废品站，他就会把你扔进垃圾桶。”

说完，他离开了。

娄小娄躺下之后，关了灯。

这时候，他在床下想起了一个段子，他不知道床上的另一个自己也想到了这个段子：

老师说，人死之后就变成了灰。

学生说：我的床下有很多死人。

这个段子又令想到了那个问题——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？不然，宾馆那个老头为什么给每个客人送茶，唯独绕过他的房间？为什么刚才这个收废品的人说，这个房子里有一个“多余”的人？

想不清楚，他就不想了。就算自己是鬼吧，今天他为了桑丫，一定要自己害自己。

当他从床下爬起来，站在了另一个自己面前时，娄小娄遇见了娄小娄。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面对面。

他要用刀砍自己了。

月光下，他看到另一个自己的惊恐表情，两行泪就流了出来。

没想到，另一个自己十分机敏，竟然用被子做盾牌，逃了出去。

他感到自己很失败。

娄小娄回到宾馆，已经是半夜了。

想来想去，他只剩下一个办法——明天亲自前往芍药地，阻挡桑丫走进那条死胡同。

能不能成功呢？

他从抽屉里拿出那叠传真过来的奇门遁甲，坐在沙发上，继续学习。

桑丫此时肯定在熟睡着，死神已经摸到她的鼻子了，她却不知不觉。说不定她还做梦了，也许梦见大学校园变成了一片花的海洋；也许梦见她爸爸出狱了，一家人幸福团圆地吃饺子；也许梦见她和娄小娄生活在一起，一起在天上飞……

他又想到了自己。

明天就是他离开北京，进入旧时间的日子。到了那个时辰，他会重新回到原来的时间吗？如果他回到了原来的时间，另一个娄小娄会怎么样？两个人合二为一？

他不知道。

你也想不到。

我也想不到。

这些问题超出了我们的逻辑。

正在胡思乱想时，娄小娄听见了敲门声，不是敲他的门。他轻轻

走到猫眼前，朝外看，那个恐怖的老头又出现在走廊里了，他依然穿着那件白背心，灰衬裤，穿着拖鞋，端着一个茶壶，孤独地敲客人的门，敲得谨小慎微，十分真诚。

这时候，天都快亮了，宾馆里十分安静，只有他小心的敲门声。

多数房间没人。部分房间有人。

有人开门查看，有人闭门不理。

娄小娄一直站在门口听。

这个老头终于敲完了隔壁的门，走过来。这一次不同，他站在了娄小娄的门前！

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今夜，他一反常态地敲响了娄小娄的门。

娄小娄犹豫了一下，终于拉开了门。

这是他第一次和这个老头面对面相见。对方好像没什么异常，只是一个平凡的热心老头。他笑着弯弯腰，说："我也是住店的，来给您送点儿茶水，我泡的，尝尝。"

娄小娄眯着眼睛，审视这个老头的眼神，他想从中发现一些茶水之外的机密，却没有。

娄小娄突然问："你为什么天天给人送茶水？"

老头愣了一下，左右看了看，小声说："你为什么天天上厕所？"

娄小娄猛然觉得这句话很深邃，他一时没有想明白。

他干脆捅破了窗纸："过去，你每次给大家送茶，为什么偏偏绕开我？"

老头想了想说："不会吧？这个宾馆每一个房间我都要送的，除了我自己住的房间。"

这句话更深邃，绕了几个弯子，娄小娄还是没有想明白。

老头扬了扬手中的茶壶，诚恳地说："来，倒一杯吧。"

娄小娄摇了摇头，说："我不喝，谢谢。"

老头愣了愣，有些失望地笑了一下，转身要走了。接下来还有好多房门。可是，他又转过身来，说："今天你千万不要在辰时出去。"

娄小娄说："为什么？"

老头已经走了，敲响了下一扇门。

娄小娄退回来，关上门，回到沙发上，继续学习奇门遁甲。

这是最后一夜，他不打算睡觉了，他要突击学习，彻底掌握奇门遁甲。只有对明天的情况了如指掌，他才会避开阻碍和凶险，成功地拯救桑丫。

看着看着，他陷入了一种恍惚的状态——

黑糊糊的街道，淅淅沥沥下着雨，没有一个行人。

他朝前奔走着，似乎去阻止桑丫走进死胡同。

路上很滑，他为了快点儿到达，好像穿上了旱冰鞋，可是他并不会滑，总是摔倒。他蹲下来，想脱掉它，赤脚跑。可是，鞋带却系了死结，怎么都打不开。桑丫在远方等着他，他不能再耽误时间了，只好站起来，继续滑行。

桑丫说过，在她心中，他会飞。他可以带她去过去，来未来。

现在，他觉得自己其实很笨，什么都不会做，连旱冰鞋都不会滑，歪歪斜斜，像一只笨鸭子……

不知道谁扔了一个塑料娃娃，塑料娃娃仰面躺在路上，望着满天的水，微微笑着，花衣服上沾满了泥水。

娄小娄没有避开，一脚踏在了塑料娃娃身上，这个塑料娃娃"哇"一声哭了出来！娄小娄吓了一跳，回头看去，塑料娃娃用一双小小的假手，捂着肚子，望着他，哭得极其惨烈。

这个塑料娃娃是一个阴谋！

穿着旱冰鞋的娄小娄，继续笨拙地朝前滑行，进入了一段低洼路面。雨越下越大了，天上电闪雷鸣，四周是一片水世界。他淌着水前行，越来越吃力。

前面游过来一只鲜艳的游禽，好像是鸳鸯，羽毛苍褐色，眼周纯白色，嘴巴灰黑色。鸳鸯应该成双成对，它却形单影只，看起来很奇怪。两只鸳鸯才是一个整体，现在，娄小娄遇到了一只鸳鸯，就像看到了半拉身体的人。

它游到娄小娄跟前，从水面上一跃而起，飞到半空，突然撕开了趾间的蹼，阴险地变成了利爪，像老鹰一样俯冲下来，抓向娄小娄的双眼。

娄小娄感到双眼一阵剧痛，就知道自己瞎了。他不顾一切地朝前滑，跌跌撞撞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桑丫在等他……

一群狗狂吠着冲上来，咬他的腿。他被拽倒，爬起来，又被拽倒，再爬起来……

他已经绝望，知道自己不可能跑到桑丫面前了。他的世界一片黑暗，迷失了方向。桑丫却在等待他送去光明。

他一点点朝前爬去，那群狗穷追不舍地扑上来……

他一下醒了。

看看表，已经是凌晨三点多。

他到卫生间用冷水洗了洗脸，一下就精神了。接着，拿起奇门遁甲，继续学习。他一边阅读看一边琢磨一边演练，将近卯时，有一股气从他的脚心涌泉穴冲破了头顶的百汇穴！他感觉自己开窍了！

奇门遁甲，世人皆知，极少有人彻底了解它的奥妙，它太神秘了，太高深了。但是，通过传真机给他函授的那个遥远的“老师”，却采用最通俗的手法，为娄小娄打开了这扇神秘之门……

这一刻，他对那个遥远的老师充满了感恩之情。

他慢慢地放下手里的奇门遁甲，端正了一下姿势，举起了手掌——现在，他要运用这门伟大的数术，预测今天他和桑丫的命运了！

地盘，天盘，人盘，神盘……一个具有全息特征的立体宇宙模型，在他的手掌上呈现出来。接着，他的眼睛像卫星定位一样，穿越时间与空间，锁定芍药地，锁定桑丫，锁定九点零四分。

桑丫生于庚午年，属马。2007年4月23日，农历三月初七，丁亥年甲辰月丁亥日。九点零四分，乙巳时。庚落离宫，午落离宫。她的南方，上乘白虎，庚加丙凶格，八门正是死门。

他又预测自己。

他栖身的这家宾馆，位于芍药地的南方。也就是说，他前去阻止桑丫，必须朝北走。今天五点至七点，癸卯时，他的北方为景门，临庚，有刀剑阻挡。八门伏吟，不宜动。

而七点至九点，甲辰时，北方景门，同样有血光之灾。不过，由于临丙奇，上乘玄武，天显时格，可以悄悄出行，暗中做事。

现在快五点了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他此时出去，路上很可能丧命。他想阻止桑丫，只有选择辰时。尽管凶险，却有几分成功的可能性。

一路上，他可能受伤。不过，无论是缺胳膊还是断腿，只要能让他走到桑丫面前，阻止她走进那条死胡同，那么，他无怨无悔。

2　倒计时

2007年4月23日。

农历三月初七，丁亥年甲辰月丁亥日。

娄小娄要修正过去，要改变心爱女孩的死亡之局。或者说，桑丫已经遭雷击而亡，他要让她起死回生。

通过以前的努力看，他不可能成功。

再把人世万物比喻成一个棋盘：桑丫是“车”，死亡是“马”，“马”下一步就要吃掉“车”。而娄小娄是“卒”，他要朝前走一步，绊住“马”腿，把“马”挡住。如果下棋的老人不走这个“卒”，他就实现不了自己的想法。

这是人类和某种神秘力量的抗争。

这是棋子和下棋人的抗争。

知道这件事来龙去脉的人，也就是正在读这本书的人，都是棋

子，都在关注这个结果。

娄小娄拉开窗帘朝外看了看，乌云布满了天空，但是雨还没有落下来。娄小娄感觉到，乌云背后藏着一双看不见的眼睛，冷冷地注视着人世间，这双眼睛一眨不眨，剑拔弩张。

突然有什么声音急剧地响起来，娄小娄吓了一跳，回头看了看，是手机在叫——昨天他怕自己睡过头，设置了闹钟。现在是六点三十分。

今天，桑丫也起得挺晚。

娄小娄的生日，她希望是个大晴天。朝外看了看，天却阴着，黑咕隆咚的。

她走进卫生间刷牙，冲澡，认认真真地梳头。也许是水气太重，镜子中的她很模糊。她拿干毛巾擦了擦，还是不清晰。

她走出卫生间，从衣柜拿出刚刚洗过的一条蓝色牛仔裤，一件白T恤，穿好，准备出门了。

这时候，她忽然想起了昨夜梦中的那个寂寞的老人，他的长相十分清晰。看样子今天要下雨，如果这个老人存在，他肯定不会坐在胡同里给路人泡茶，他会坐在家中一个人独饮。

她不知道，她梦中的老人，就是爸爸昨夜梦中带她走的老人。在爸爸的梦中，爸爸并没有见到这个老人，他只是听保安说的。

她也不知道，爸爸现在正在修路。此时，他一直窥视着远处的那片树林，他准备行动了。

天空响起第一声霹雳。

沉闷得太久了，人间没有任何思想准备，整个城市抖了一下。

娄小娄抖了一下。

正是上班时间，路上的车辆排成一条长龙，行进得十分缓慢。也许，这里面就有自己的车。

娄小娄离开窗子，到卫生间洗漱。

从这家宾馆到芍药地桑丫的住所，大约三公里。

他看看表，七点整。他要出发了。

这时候，电话响起来。

不是他的手机，他的手机自从进入2006年那天起，就没有信号了。这个号被另一个自己使用着。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，他和所有的亲友都断了联系。所有的亲友和他却没有断了联系。

是房间里的有线电话在响。

他感到很奇怪，没人知道他住在这里，谁会打电话来？

他忽然想到一个故事，上部分讲的是，有个人要出门，电话突然

响了，他着急出去办事，没有接。结果，他一出门就被一辆巨大的卡车撞死了；下部分讲的是，这个人要出门，电话突然响了，他接起来，匆匆说了几句话就挂了。结果，他一出门就看见一辆巨大的卡车“轰隆轰隆”开过去，扬起一片尘土……

娄小娄的手碰到了电话，又缩了回来。

他没有接，直接出门了。

宾馆走廊里依然安安静静，不见那个送茶水的老头。估计他太辛苦了，正在哪个房间里睡觉……

他走出宾馆，朝芍药地奔去。

这时候，桑丫的爸爸也朝她奔来。

但是，桑丫不知道。

她要出门了。可是，她走到门口时，电话响起来。也是有线电话。

她返回去，接起来，竟然是朱玺。

朱玺说：“桑丫，我向你道歉。”

桑丫说：“我不想听到你的声音。”

朱玺说：“尽管你恨我，讨厌我，我还是把你当朋友的。我今天打电话是想告诉你，我和帕丽要和好了。”

桑丫说：“她不是跟一个画家好了吗？”

朱玺说：“他们分手了。昨天帕丽对我说，她现在才明白，我是最好的。”

桑丫说：“得了，别哄抬你的物价了。”

朱玺说：“以后，娄小娄要是欺负你了，你就告诉我，听到了吗？虽然他比我高大，但是他欺负你我绝不答应！”

桑丫说：“长这么大，除了你，没人欺负过我。”

朱玺说：“爱得太深就失去理智了……帕丽昨天也欺负我了！”

桑丫说：“又吹牛。”

朱玺说：“还有，你要是遇到什么困难，比如被人抢了，没钱花了，要立即给我打电话！我分分钟就赶到。”

桑丫说：“那你换个手机号吧。”

朱玺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桑丫说：“换成110。”

如果朱玺不打这个电话，桑丫就会早出门十分钟，早出门十分钟，就不会在那个时间正好走到那个地点，就不会被那个直击雷劈中，就不会死。

可是，朱玺这个电话肯定要打过来。

放下电话，她朝外面看了看，雨还没有下来。她还是拿上了那把红色雨伞。然后，她带上了母亲刚给她寄来的三百块钱，这是她一个月的生活费。

她不知道，此时，一颗子弹从爸爸的脑袋旁飞过，接着一颗子弹射进他身后的田地里。她的脚迈出家门的一刹那，一颗子弹射进了爸爸的脑袋。

她不知道。

她朝楼下走的时候，爸爸跌跌撞撞朝前走了十几步。

爸爸朝她的方向奔来。

爸爸躺在了荒草丛中，眼睛定定地望着北方。

桑丫“噔噔噔”地下楼。

她走出浩鸿小区，本来想去北门外的副食商场，又改变了主意，朝南门走去了，她要去芍药地菜市场，那里的物价更便宜。

娄小娄朝芍药地奔走。

奇门遁甲告诉他，这条路上将有血光之灾。他没有坐出租车，以免和司机在狭小的空间里发生争执或者打斗。他要远离任何人。

他慢慢地朝前走，同时警觉地四下张望。

一切似乎都很正常，有人挤公交车，有人开车，有人骑自行车……大家都匆匆地走在上班的路上，没有任何可疑的人，也没有任何可疑的事。

在一个十字路口，一个骑车的男子撞着了一个走路的女子，两个人争执起来，旁边站着几个看热闹的人。那个男子的嗓门比被撞的女子还大，而且出言粗鲁，蛮不讲理。

女子说：“人这么多，你干吗骑那么快？”

男子说：“自行车限速吗？嗯？限速么？”

女子说：“那你就往人身上撞呀？”

男子说：“你要是不想被撞，就他妈在背后安一双眼睛！”

女子说：“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不讲理呢？”一边说一边向周围的人投去求援的眼光。

看热闹的人都不言语，等待着争吵升级。

女子把眼光投向了娄小娄，委屈地说：“你们见过这么不讲理的男人么！”

换了平时，娄小娄一定会上前说几句公道话。现在，他却把眼睛收回来，继续前行了。

此时，在他眼前出现的任何情况都是可疑的。尽管他相信这个男子和女子并不是在演戏，他们的心情和表情都是真实的，但是，如果娄小娄参与进去，这件事就形成了对他的干扰。

走过吵架的男女之后，路边出现了一个道士，看起来道貌岸然——头戴混元巾，灰白的长发挽成髻。身上是蓝色宽袖道袍，背一个布袋，上面绣着：道法自然。下面穿一双踏云鞋。

道士的面前摆着一张八卦图，写着两个大字：算命。

如今，很多算命人伪装成道士，娄小娄从来不会上当的。他从这个算命人面前走了过去。

算命人说："先生，请留步。"

娄小娄没有停下。

算命人说："你只需听我一句话。不收钱。"

娄小娄迟疑一下，停下来，回头看这个算命人。

算命人朝娄小娄的前方看了看，说："你有血光之灾，赶快朝相反方向走。"

娄小娄朝他摇了摇头。

算命人叹了口气，说："那就去吧。"

娄小娄转过身，继续前行，一边走一边回味算命人的话。他知道自己有血光之灾，但是他必须继续前行。算命人想改变他的命运，他却是去改变别人的命运。

走着走着，有人在旁边喊了一声："娄大夫！"

他愣了愣，转头看，原来是那个曾经和他同事的整容师。

他笑吟吟地走了过来，观察着娄小娄的眼神说："上次，我送你的那盒普洱茶你喝了吗？"

娄小娄指了指自己的嘴，摇了摇头。

整容师说："你的嗓子还没好吗？"

娄小娄指了指前方，示意他自己有事，然后就继续前行了。在这个特殊的时刻，偏偏冒出了这个整容师，太巧了。北京这么大，在街上遇到一个熟人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娄小娄认为，这次莫名其妙的邂逅也是一种故意的干扰。

整容师在背后喊道："哎！你找到那个叫林要要的女孩了吗？"

娄小娄不能再跟这个人纠缠，他回头挥手再见。

这时候，雨噼里啪啦地落下来。

娄小娄没有带雨伞，身上很快就湿了。

街上的自行车和步行者转眼都不见了，只有匆匆行驶的车辆。

路边有一个地摊，一个中年女子举着一把鲜红的伞，在出售雨

伞。她拦住娄小娄说："先生，买一把雨伞吧！"

天上滚动的雷声，让娄小娄着急起来，他摇摇头，躲开她，朝前走。

中年女子追上来，拽了他一把，说："不撑伞，您会感冒的！"

娄小娄一下把这个中年女子推开了，加快了脚步。

雷声越来越大，如同野兽的怒吼，一声声揪扯着娄小娄的心。

他朝前奔跑起来。

迎面出现了一辆有篷的轮椅！

轮椅上坐着一个老人，娄小娄在花都见过他！透过纱帘，娄小娄看到了那张阴森的脸，像死鱼一样浑浊的眼睛，像渔网一样的皱纹，像疤痕一样的寿斑。老头用两只小手转动着轮子，在人行道上慢慢滚过来。

娄小娄跑得太快了，没有停住脚，老头突然一转轮椅，朝他撞过来。"嘭"的一声，轮椅翻了，老头摔到地上。

娄小娄也差点儿摔倒，他踉跄了一下，站稳了。

老头在地上抽搐起来，发出了婴儿的哭声。

娄小娄知道，那种神秘力量开始阻挡他了！它首先采取的是用不动声色的方式，现在，图穷匕首见，它显出了阴险的嘴脸！

娄小娄没有理会，继续奔跑。

前面出现了几个路人，他们挡住了娄小娄，有个女人气愤地叫道："你把人家小孩撞倒了，怎么不扶一下？"

一个老太太说："太缺德了！"

一个青年男子说："不许走！"

娄小娄一下冲到马路上，绕过他们，继续在雨中朝前跑。那个青年男子追了上来，揪住了他的衣领："你跑不了！"

娄小娄回过身，奋力地把青年男子摔倒在地，继续跑。

他一直没有回头。

天上的雷声越来越响，雨越来越大。雨中的娄小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；跑！跑！跑！

3　命运的突围

桑丫出了楼门。

她特别喜欢雨点落在伞上的声音：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……

小时候，爸爸经常带着她，在雨中漫步，爸爸一边走一边给她讲故事：

有一条大街，路边有个商场，叫爸爸商场，里面专门卖各种爸爸，有新款爸爸，有旧款爸爸……

桑丫走进了商场，果然看到有各种各样的男人，有的在摆造型，有的在上网，有的在扫地……

桑丫问售货员：“都有什么类型的爸爸啊？”

售货员告诉她：“有巨人型爸爸、袖珍型爸爸、勤劳型爸爸、懒惰型爸爸、诗人型爸爸、暴躁型爸爸、大款型爸爸、细腻型爸爸……”

桑丫就说：“我先看看巨人型爸爸吧。”

不一会儿，售货员就把巨人型爸爸从库房领出来了。他太高了，进门得钻进来。桑丫说：“这个爸爸得吃多少饭啊？我们养不起。换一个袖珍的吧。”

不一会儿，售货员就一个人回来了——其实不是她一个人，那个袖珍爸爸在她的手里拿着。袖珍爸爸见了桑丫，细声细气地说：“你好啊！”

桑丫说：“这么小啊，不行不行，睡觉的时候我不把他压死才怪。再换一个……新款型的爸爸。”

这次，售货员领来一个染着红头发，穿着漏窟窿牛仔裤的男子。桑丫一看，说：“这哪是爸爸啊，简直像我的同学！换一个旧款型的吧。”

售货员又领来一个梳中分头，穿长袍的男子。那男子一出来，就指着电脑问：“那是什么东西啊？”

桑丫说：“这个爸爸太落伍了，不要不要。再换一个大款型的爸爸吧。”

一会儿，售货员就领来了一个头发光光，大腹便便的男人。他一口鸟语，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对桑丫说（学南方话）：“你想要轿车吗？毛毛雨啦……你想要别墅吗？毛毛雨啦……”

桑丫身上直起鸡皮疙瘩，说：“太俗了吧！不要不要。换一个诗人型的爸爸吧。”

不一会儿，售货员领来一个诗人型爸爸，他一出来就仰天吟咏道：“天啊，为什么这么蓝！大海啊，为什么也这样深！……”

桑丫的身上再一次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说：“换一个换一个。换一个勤劳型爸爸。”

售货员就带来了一个夹公文包的男子，他一过来就急匆匆围着桑丫转圈，很忙很忙。桑丫的头都晕了，赶紧说：“换一个懒惰型的，我看看。”

售货员又带来一个懒惰型的爸爸。他一过来就坐在了躺椅上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我们可要先谈好啊，你上学我不送，你吃饭我不做……”

桑丫说：“哪有这样的爸爸啊！换一个，细腻型的爸爸。”

售货员就带来了一个细腻型的爸爸。此人走着女人模特步，扭扭搭搭。他说：“宝贝啊，你的头发好乱乱哟，来，我给你细细地梳一梳……”

桑丫说：“赶紧再换一个！”

售货员说：“你等一下。”

一会儿，他带来一个男子，对桑丫说：“这个是最便宜的暴躁型，最便宜。”

那个人怒气冲冲地问桑丫：“你要不要我这个爸爸？赶快说话！不要？不要拉倒，我走了我走了！”

桑丫问：“还有什么类型的爸爸啊？”

售货员说：“还有一种，不过这个爸爸太贵，一般人买不起。刚才你看的这些爸爸，价位都在两千到三千之间，只有暴躁型的那个最便宜。而剩下的这个爸爸，要一百个亿！”

桑丫马上来了好奇心：“这个爸爸为什么这么贵？”

售货员说：“这个爸爸最爱你，他宁可自己饿着也要你吃饱，他宁可自己痛苦也要你快乐。而且，他做你的爸爸，不想要你一分钱，因为他的爱不需要一点回报……这个爸爸就是你现在的爸爸。”

说到这里，爸爸很得意。

桑丫有些抱歉地说：“爸爸，我，我……”

爸爸说：“怎么了？”

桑丫说：“我还是想要……那个大款型的爸爸！”

爸爸轻轻打了她一巴掌，笑道：“你个没良心的小东西！”

桑丫一边躲一边笑着说：“只要他把口音改一改！”

想起小时候的故事，桑丫心中无比温暖。

娄小娄还在朝前奔跑。

迎面又走过来一个女子，也举着一把鲜红的雨伞。雨伞把这个女子的脸遮得严严实实，娄小娄只看见她穿着一条黑色长裙，一双黑色高跟鞋。她一只手举伞，一只手在背后藏着。

娄小娄想从她旁边跑过去，没想到，她故意朝娄小娄撞过来。

娄小娄警觉起来，朝旁边跨了一步，想躲开这个不露脸的女子，她却一下扔掉了雨伞，又挡在了娄小娄面前。她的一只手还在背后藏着。

竟然是林要要！

娄小娄愣住了。

林要要满眼痛苦地望着他。

雨水很快打湿了她的头发，顺着那张丑陋的脸簌簌淌下来。突然，她从背后拿出一把雪亮的蒙古刀——这把蒙古刀被磨了无数次，霜刃未曾试——林要要号啕大哭地扑上来，刺向他的心窝：“娄小娄，今天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！”

娄小娄惊惶地朝后退了一步，还是被刺中了左肩。他没有感到疼。他抓住林要要的手，把刀子拔了出去。林要要的手冰凉，刀子冰凉。鲜红的血“呼呼”冒了出来，和衣服上的雨水混杂在一起。

他跳开一步，想躲开林要要。她再一次扑上来，一边刺他一边哭喊：“我们一起死！我们一起死！我们一起死！”

路边有人在喊：“杀人啦！——”

娄小娄撒腿就跑。

林要要披头散发，脸色纸白。她甩掉了高跟鞋，赤着双脚，在雨水中一边号啕一边追上来。

娄小娄欲哭无泪，欲喊无声。

他只有朝前跑。

桑丫走得很慢。

漫天的雨水，草更绿了，花更红了。

她还在回忆爸爸。

一次，爸爸带桑丫上街，她耍赖说：爸爸，我累了，你抱我。

爸爸笑着摇摇头，说：“你都五岁了，自己走。”

桑丫不情愿地走了一段路，又说：爸爸，很快我就会长大的，那时候，我成了一个大姑娘，你想抱也抱不了了，肯定会后悔的——她小时候，我怎么不多抱抱她呢？

爸爸想了想，一下把她抱起来。

娄小娄终于甩掉了林要要。

林要要摔倒在积水的马路上，扔掉刀子，号啕大哭。

在雨水中，娄小娄全身都湿透了。他一边跑一边看了看左肩，鲜血还在流淌着。

街上的车辆越来越多，行人越来越少。很多人在路边的窗子里朝外看，看一个没有雨具的男子在孤独奔跑。

天上的雷渐渐少了，只是偶尔轰鸣一声，闷闷的。

娄小娄想起了昨夜的梦境——

他穿着一双旱冰鞋，奔向桑丫。可是他不会滑，却怎么都脱不下脚上的旱冰鞋。

后来，他脚踏在了塑料娃娃身上，塑料娃娃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！它的哭声跟刚才的老头太像了！难道那个梦是一种暗示？

接下来，他遇到了一只孤单的鸳鸯，它突然跃上半空，撕开趾间的蹼，变成利爪，抓破了娄小娄的双眼……

这只鸳鸯就是林要要了。

接下来还将出现一群狗冲上来咬他。

这个暗示是什么呢？

娄小娄有些紧张起来。在这个时刻，他已经不怕死了，他只担心自己被阻拦，救不了桑丫。如果可能，他甚至愿意在桑丫遭雷击的那个时间，站在死胡同的第五个拐弯处，承受那个灾难。

他一边跑一边注意观察四周的情况。

没什么异常。

现在，他已经能远远地看到那个过街天桥了，它一边连着浩鸿小区南门，一边连着死胡同。

前面有一个老头在慢慢朝前走，他举着一把黑伞。娄小娄对这个背影十分警惕，但是，他跑过这个老头的时候，老头并没有什么举动。

娄小娄刚刚松了一口气，就看见前面的胡同口突然出现了七八个男子，他们呈扇形朝他包抄过来。

这些人没有雨具，在雨中冷冷地盯着他，逼近过来。他们有人拿着片刀，有人拿着棍子。

娄小娄慢慢停下来。

在这些人距离他十几米远的时候，他认出了一张脸——就是那个半身不遂患者的孙子！他说过：如果我爷爷从此瘫痪了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

娄小娄绝望了。

毫无疑问，这些人是来寻仇的。现在，他有口不能言，更无法解释了。

对方人太多了，娄小娄想到，自己可能过不去这一关了。

此时，如果他转身朝后跑，也许还能逃脱厄运。但是，他不能退，他的桑丫在前方。

一想到桑丫，他就像一个百米运动员听到了发令枪，猛地冲了过去。

那个孙子叫了一声：“就是这个庸医！扁他！”

于是，那些人迎着他扑了上来。

娄小娄用尽全身的力气撞向了那个孙子，就像运动员冲向终点线。“咚”的一声，那个孙子被撞出了几米远。冲出了一个缺口，娄小

娄发疯一样狂奔。

那些人却咬牙切齿地追上来。

其中一个人追到他的背后，举起片刀朝他砍过来：“妈的，我让你跑！”

他感觉脑袋一麻，血水就顺着头发流下来，模糊了他的眼睛。

他继续跑。

另一个人举起棍子，“嘭”一声，砸在他的脑袋上：“整死你！”

他踉跄了一下，并没有倒下，继续跑。

又一个人跳上来抱住了他，他使出全身力气一甩，竟然把那个人甩到了他前面，“叭叽”一声，摔在了地上。其他人都愣了一下，娄小娄一步跨过这个人，继续跑。

很快又冲上来一个人，再一次举起片刀，砍在了他的右肩上。娄小娄的身体冰凉，他感觉到一股滚烫的液体涌出来，却没有转头看。

他甩不掉这些人的话，很快就会被打倒。这样想着，他疯了一样冲向了机动车道，跑进了快速行驶的车辆中。这些车辆纷纷惊叫着转向，躲避他。

这一次，那些人傻了，一个个停在了路边，不再追赶。

娄小娄一直在车辆中朝前跑。

这时候，他看见了一个女孩，她身材颀长，穿着一条蓝色牛仔裤，白T恤，举着一把红伞，走在前面的过街天桥上。她的步履缓慢而娴静，不像是走在雷雨中，而是在夕阳下漫步。

他想喊她，却发不出声音。

他举起胳膊，拼命朝她挥舞，她却看不到，继续悠闲地朝前走。

4　阴差阳错

花都没有下雨。

一个犯人已经扛起爸爸的身体，走向囚车。这个犯人很高大，在他身上，爸爸的身体显得又瘦又小。

两个警察跟着他，其中一个在打电话汇报情况。

犯人说：“他死了吗？”

警察说：“废话！”

犯人说：“他的脑袋好像在动……”

警察说：“胡扯！”

犯人说：“他好像一直在朝北面转……”

警察说：“快走吧！”

桑丫不知道。

昨夜，她还梦见爸爸了。爸爸满面春风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憔悴……

娄小娄跑到死胡同口，桑丫正好走过来。

她看到了娄小娄，一下愣住了。娄小娄脸色苍白，身上已经被雨水和血水湿透。

桑丫颤巍巍地说：“娄小娄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受伤了！”

娄小娄没说话，他伸出手把桑丫拦腰抱起来，一下就扛到了肩上。桑丫的雨伞掉在了地上。

娄小娄扛着桑丫，冲上过街天桥。

这时候，已经快到九点了，如果他不离开大街，很可能遭遇车祸！

桑丫问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娄小娄不言语，跑得越来越快。

桑丫喊起来：“你怎么了！放下我！”

娄小娄还是不言语，他扛着桑丫冲进小区，冲进家里的楼门，并没有上楼，而是直接冲进了地下室。

这里是业主们的储藏室，黑糊糊的。

娄小娄把桑丫放在一个角落，然后把她紧紧抱在怀里，眼泪哗哗流下来。

桑丫挣扎着，大声问：“娄小娄！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了？”

如果，这个时间，娄小娄不阻止桑丫，桑丫现在正好走过死胡同的第四个拐弯处，慢慢走向那个死局……

娄小娄一言不发，就那样死死抱着她，全身颤抖，泪如雨下。

桑丫被阻止了，她的手表还在“滴答滴答”朝前走。她央求道：“娄小娄，你放开我，我必须带你去医院！一会儿，你的血就流光了！”

手表终于走到了九点零四分。

就在这时候，地面上突然惊雷四起，好像天下的原子弹都被引爆了！也许是娄小娄的行为违反了天道，什么东西暴跳如雷，满世界狂轰滥炸起来。刹那间，天崩地裂，震耳欲聋：“咔嚓！咔嚓！咔嚓！咔嚓！咔嚓！咔嚓！……”

桑丫吓傻了，也紧紧地抱住了娄小娄。

人间似乎一下就暗无天日了，地下室里黑得不见人，闪电的光从楼梯那里一下下照进来，照亮桑丫惊惶的脸，也照亮娄小娄流泪的脸。

雷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响。

储藏室的锁头在摇晃，楼房在摇晃，地球在摇晃。

娄小娄感觉到，雷声越来越近了，它们好像从天空滚了下来，就在楼顶盘旋，咆哮。不，它们已经到达地下室的入口处了，“咔嚓”一声巨响，一个很大的火球就滚了进来。

娄小娄翻身将桑丫紧紧压在了身下。

带着某种神秘使命的雷，在地下室入口处不停地轰炸。桑丫已经傻了，她在娄小娄的身下，不停地哆嗦着。

大约一个小时之后，雷声才渐渐远去。

雨渐渐停了。

世界变得一片安静。

桑丫说：“娄小娄，你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

娄小娄捧起桑丫的脸，含着泪笑了一下。

桑丫说：“你不能说话是吗？”

娄小娄摇了摇头。

桑丫说：“你是另一个娄小娄，对吗？”

娄小娄点了点头。

桑丫说：“不管你是哪个娄小娄，我知道，你是对我好的。现在，我有一种特殊的感觉，好像刚刚大病一场，从死亡线上爬回来。那个娄小娄是爱我的，你是救我的，对吗？”

娄小娄再一次紧紧抱住她。

死胡同的入口处，桑丫掉下的那把伞变成了灰。

5　出发

这一天下雨，患者却非常多。

九点钟左右，2007年的娄小娄给桑丫发了一个短信，提醒她不要走进那条死胡同。接着，他就忙活起来。终于要下班了，他送走最后一个患者，准备动身去中医大学，接桑丫去“咱家”，庆祝三十四岁生日。这时候，他的电话响了，是一个邻居打来的，他说：“娄小娄，住在你家的那个女孩出事了！”

他大吃一惊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邻居说：“她去菜市场买菜，路过那条死胡同……”

他一字一顿地问：“还有救吗？”

邻居说：“和前两个一样，都焦了。警察封锁了现场，他们已经确认，这个女孩死于雷击。”

娄小娄扔掉电话，跌坐在椅子上。

他在诊室里一直坐到天黑。

后来，他像行尸走肉一样回到家，想在新闻里远远地看一眼桑丫。可是，他没有看到这个报道。新闻只是说，今天北京遭遇了几十年来少见的雷电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共有七十八棵树被劈断，砸伤四个行人，六辆轿车；共有十三根电线杆被劈倒，造成大面积停电；还有十几所房屋被毁坏……

电视台还请来了专家，告诉市民，遇到雷雨天应该注意哪些事项。

最后，娄小娄把频道停留在花都卫星电视台上。

正在播一个专题——《说偶像，说粉丝》。娄小娄没心情看这样的节目，却没有关掉它。雨已经停了，房间里太安静了，他需要电视的噪音。实际上，他的眼睛看着屏幕，却什么都没看到。

突然，他的眼睛一亮，一下弹直了身子。

记者在花都公园门口采访，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女学生，记者拦住她，问："你是中学生吧？我们想采访一下，你喜欢刘德华吗？"

这个女生用草帽挡住了脸，说："对不起，我不认识。"然后就匆匆走过去了。

娄小娄目瞪口呆——这个女生分明是桑丫！

桑丫！

娄小娄站起来，换上了新买的一身衣服——浅黄色正装衬衫，藏青色正装长裤。接着，他走到书房，打开抽屉，带上身份证，又装上一些钱，匆匆下了楼。他要去寻找桑丫。他去一个梦中寻找桑丫了……

这时候是晚上九点零四分。

桑丫陪娄小娄去了医院。

医生给娄小娄包扎之后，由于他流血过多，医生又给他输了五百毫升血浆。直到天黑之后，两个人才走出医院。

雨水冲洗过的北京，灯红酒绿，车水马龙。

桑丫说："如果你是娄小娄，那么另一个娄小娄是谁？"

娄小娄不言语，只是静静看着她。

桑丫说："他现在在哪儿？"

娄小娄摇了摇头。

桑丫说："我给他打个电话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他？"

说着，她掏出了手机。

有一个短信，她一直没有看到。

竟是娄小娄发来的：

桑丫，你在哪里？下雨了，赶快回家。另外，千万不要经过那条死胡同，前年，曾经有两个人在第五个拐弯处遭到雷击！娄小娄。

这时候，手机显示是九点零四分。

她拨了号码之后，放在耳朵上静静地听。娄小娄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来。

桑丫吓了一跳。

娄小娄自己也吓了一跳。

他抓过桑丫的手，过了好半天才一字一顿地说："桑丫。"

他说出话了！

桑丫愣了。

娄小娄也愣了。

他猛然想到，他在花都的时候，别人看不到他的躯体，也听不到他的声音。那时候，甚至可以说，他只是灵魂去了花都。后来，他回到北京，别人能看到他的躯体了，却依然听不见他的声音。现在，正是他离开北京前往花都的时间，正是他从2007年掉进2006年的时间，他又回来了！他的灵魂，他的躯体，他的声音，——都复原了！

娄小娄一下就抱住了桑丫。

桑丫也紧紧抱住了他。

娄小娄颤巍巍地说："桑丫，我回来了……"

桑丫轻声问："你是从哪里回来的？"

娄小娄说："从一个梦里。"

桑丫说："可是，另一个你呢？"

娄小娄说："也许他走了……"

桑丫说："他去哪儿了？"

娄小娄说："我猜测，他去了花都。"

桑丫说："他去花都干什么？"

娄小娄说："因为你出事了，他去寻找你。"

桑丫说："我出什么事了？你越说我越糊涂了。"

娄小娄犹豫了一下，缄口了。

桑丫说："难道他以为我……死了？"

娄小娄笑了，说："你是一个花季女孩，健健康康，怎么会死呢？"

桑丫说："那我出什么事了？你说呀。"

娄小娄说："因为你跟另一个叫娄小娄的人好了，你看，现在你

不是跟我在一起吗？他很伤心，就去花都寻找过去的你了。”

桑丫说：“他还会回来吗？”

娄小娄仰头看了看星空，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桑丫静静地看着娄小娄，满脸迷茫。

娄小娄和桑丫抢在午夜十二点之前，赶到了三里屯南街的“咱家”。

天，戏剧一般晴了。

出浴的北京，空气清新，月朗星稀。

烛光摇曳，生日快乐。

桑丫宁静地望着缠着纱布的娄小娄，说：“你许个愿吧。”

娄小娄支吾道：“我只有一个愿望……那就是快点儿吃蛋糕。我实在饿坏了。”

桑丫说：“看你，跟小孩似的。”

娄小娄切了冰淇淋蛋糕，他大口，桑丫小口，两个人一起吃起来。

消灭掉蛋糕，娄小娄给两个人斟了红酒。

桑丫说：“你肯定，另一个娄小娄去了花都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推测。去年的今日，我去花都寻找你，他留在了北京。今年的今日他去花都寻找你，我留在了北京。”

桑丫说：“那怎样才能把他召回来？电子邮件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你不可能找到他，不是空间问题，是时间问题。”

桑丫说：“隔着时间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你就把他理解成我的影子吧。我跟你在一起，我的影子去了远方。”

桑丫笑了，说：“他去寻找我的影子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没错。”

两个人端起高脚杯，轻轻碰了一下。桑丫看看表，说：“十二点整。我是最后一个祝你生日快乐的人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我们都快乐。”

两个人饮着酒聊着天，桑丫突然问道：“你身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打架了？”

娄小娄摸了摸脑袋和右肩的伤，说：“这几处伤口是误解。”又摸了摸左肩的伤，沉思了一下，神态有些郑重地说：“这是我的女朋友扎的。”

桑丫问：“你的……女朋友？”

娄小娄坚定地说：“是的，她叫林要要，东北人，一个很漂亮的

女孩。”

桑丫似乎很平静，想了想说：“你一直没说过……”

娄小娄说：“关系最近才确定。”

桑丫说：“可是，我不能理解……”

娄小娄说：“什么？”

桑丫说：“你没见到我之前，为什么就画出了我？”

娄小娄叹了口气：“你是我梦中的一个女孩，梦和现实永远是隔离的。你不可能把梦里的一只樱桃搬运到生活中的果盘里。”

桑丫说：“你爱她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主要是责任。”

桑丫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

娄小娄想了想说：“我跟你是爱情。”

桑丫抖了一下。

娄小娄继续说：“我跟她是婚姻。”

桑丫把杯里的酒都干了，然后把玩着高脚杯，说：“你说的这些话，我理解是拒绝的一种托词。”

娄小娄说：“你太小了，不会明白。在我心里，你就像一只飞天的凤凰，她是菜市场出售的鸡蛋，很真实，生活必需。我对她没什么感觉，我可以拿走她左边的鸡蛋，也可以拿走她右边的鸡蛋。可是，我不小心碰碎了她，或者说，她太用心，自己摔碎了，于是，这只鸡蛋我一定要拿走的。这是我的性格。我现在就是在捡起一片片的蛋壳。”

桑丫说：“你决定了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我决定了。”

桑丫说：“我做你什么？”

娄小娄说：“你做我女儿。”

桑丫淡淡笑了笑，说：“女儿……”

娄小娄说：“昨天我冲到你跟前，把你扛在肩上的一瞬间，我已经知道，你就是我的女儿。”

一只蚊子飞过来，落在了桌角上。娄小娄并没有注意到。桑丫瞧见了它，她伸出手，慢慢接近它，轻轻一捏，就把它抓到了。

她捏住了蚊子的翅膀，蚊子的腿在惊慌地舞动。

桑丫把蚊子举到眼前，认真看了看，然后慢慢伸向烛火。蚊子被烤疼了，拼命地挣扎。它的细腿碰到了火，一下就短了半截。接着，桑丫烧它的脑袋，瞬间就煳了。最后，桑丫把它投进了火中……

她抬头看，娄小娄正端着酒杯看她。

她不自然地笑了笑，说："我去一趟洗手间。"

然后，她站起来就走了。娄小娄望着她的背影发呆。

他扛着她远离死胡同的时候，她的衣服都淋湿了。去医院之前，她换了衣服。现在她穿着他给她买的裙子，浅绿色，短的，显出她青春的美臀。

在桑丫拐了弯之后，娄小娄感到哪里有些不对头，琢磨了半天也没想清楚。

6　梦幻

吃完午夜生日餐，娄小娄送桑丫回到了浩鸿小区。

桑丫说："今夜你陪我吧。最后一夜。"

娄小娄愣了一下，没表态。

桑丫说："我是你的女儿。你恋爱了，明天你就属于她了。你是我的父亲，她却不是我的母亲。"

娄小娄抱住桑丫的肩膀，一起回家。

路灯高高地照下来，两个人旁边晃动着长长的影子。娄小娄走着走着，又感到不对头了。他努力地想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？

桑丫却打断了他的思路："我最近在学习一种表演，你猜是什么？"

娄小娄说："你不是舞台型的女孩，你是书卷型。"

桑丫说："这种表演很独特的。"

娄小娄说："舞蹈？"

桑丫说："不是。"

娄小娄说："唱歌？"

桑丫说："不是。"

娄小娄说："朗诵？"

桑丫说："不是。"

娄小娄说："演电影？"

桑丫说："不是。"

娄小娄说："一种乐器？"

桑丫说："不是。"

娄小娄说："魔术？"

桑丫说："有点儿接近了。"

娄小娄说："杂技？"

桑丫说："不是。"

娄小娄说："我猜不到了。"

桑丫说："口技。"

娄小娄说："口技？火车的声音？架子鼓的声音？鸟叫的声音？"

桑丫说："初中学《口技》那篇课文，我就感到特别神秘。最近，我尝试模仿一些小品演员的声音，一些著名配音演员的声音，还挺像。"

娄小娄说："我以为你不适合练嘴巴功夫。因为你本质上是个内向的女孩，缄默是你的常态。"

桑丫说："总不用的器官，一定有超常之处。我可以……同时模拟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声音，你信吗？"

娄小娄说："听起来这挺恐怖的。你的声带有多少分贝啊？"

桑丫说："笨，是远声。"

娄小娄说："你学学，我听听。"

桑丫说："等我炉火纯青的时候，再给你表演。"

这一夜，娄小娄和桑丫在一起。他们躺在一张床上，娄小娄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，哼唱着轻柔的歌曲。

终于，桑丫安详地睡着了。

娄小娄一边拍她一边还在想，今天哪里出现了问题，为什么总是感到不对头。

在"咱家"，她去卫生间了……

回来的时候，两个人一起走在小区甬道上……

想着想着，猛然想到了原因，头皮一下就麻了——桑丫没有影子！

在"咱家"，她去卫生间的时候，柱子、桌椅、盆景……在烛光中都有长长的影子。可是，她的脚下光秃秃的，没有影子，就像一个不存在的幻影。

在那之前，两个人还说到，娄小娄和另一个娄小娄隔着时间，他是娄小娄的影子，他去远方寻找桑丫的影子……

两个人回家的时候，在路灯下，他们的脚下也只有一个人的影子，那是娄小娄的。桑丫似乎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，或者她在回避这个问题。她一直在说话。

桑丫发出了轻轻的鼾声。

娄小娄停止了拍打，愣愣地想：这个女孩是桑丫吗？

难道真正的桑丫回到了2006年？难道眼前的桑丫只是一个幻影？

娄小娄的思维突然碰到了一个黑暗的角落——难道她命中注定必

死，即使他扛她逃脱了那个雷击，也只是抢救了一个表象，是不是她已经不存在了？

或者，再把人类和命运比喻成棋盘，她是“车”，死亡是“马”，实际上，她已经被“马”吃掉了。娄小娄这个“卒”，以为绊住了“马”腿，就万事大吉了，其实那是人类的规则和思维，这个“马”依然吃了她。只不过，那只下棋的手并没有把这个“车”扔到一旁，她还在棋盘上，不过已经是死棋，被另一个“马”压在了身下。她的位置，她的躯体，已经是“马”了……

忽然，他闻到一股焦煳的味道，转头看了桑丫一眼，一下就瞪大了眼——她的毛发好像被看不见的火点着了，冒着绿烟，迅速弯曲和收缩，很快就变得光秃秃了。她的肌体也一点点弯曲和收缩，转眼就变成了一具焦煳的尸体，仰面朝天，弯着双腿和双臂，姿态十分古怪。

娄小娄一下坐起来，擦擦眼睛再看，如同一个幻觉，桑丫还在香甜地睡着。

他慢慢躺下来，想，如果现在的桑丫真是一具焦煳的尸体，自己在她身旁守灵，会害怕吗？

正在胡思乱想，他隐约听到几个老头在聊天。

难道有人起来晨练了？现在太早了，不可能。而且，这套房子的窗户是德国材料，密封很好，即使楼下有人说话，也不可能听得如此清晰。

似乎有三个老头。

1：“你今天给那些旅人送茶水了吗？”

2：“送了，灵芝茶，三大壶。”

1：“你今天收废品怎么样？”

2：“老样子。收了十几斤旧杂志，几十个玻璃瓶子，几件旧衣。”

1：“收到人了吗？”

2：“本来有个女孩，我都装上三轮车了，她又跳下去跑掉了。从地球上有人开始，我总共收过八百五十亿人了，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。意外。”

1又问另一个老头：“你的轮椅摔坏了？”

3：“正在修理。不过，我想试着自己学学走路。”

2：“你干脆把两条腿摘掉扔了算了，这样你的胳膊就会越来越发达。瞧，你的两只小手多强壮啊！呵呵，呵呵。”

1和3也跟着一起笑起来。

在黑夜里，这些声音，这些笑声，显得十分恐怖。它们好像来自

客厅，好像来自书房，好像来自卫生间，好像来自厨房，好像来自床下，好像来自天棚，好像来自窗户，好像来自……

娄小娄一下瞪大了眼睛，慢慢转向桑丫——几个老头聊天的声音，来自桑丫！

桑丫还在睡着，但是她的嘴在慢慢地动。

娄小娄压制着自己的心跳，急速在想，难道这是桑丫在梦中演练口技吗？

桑丫翻了个身，嘴巴还在慢慢地动。

这一次，变成了几百个老头的聊天声，有点像早晨的鸟市，一片嘈杂，有人讨价，有人还价，有人在夸一种鸟，有人在贬一种鸟……

人越来越多，成千上万了。娄小娄很难相信，这些声音都是从桑丫的嘴里传出来的。他在这满世界老头的声音中，不能自控地抖动起来。

突然，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。

一片死寂。

娄小娄慢慢转过头去，看到了一双眼睛，是桑丫，她正在黑暗中盯着娄小娄。

他低声问："你……怎么还不睡？"

她没有回答，只是充满怨恨地问了一句："我都死了，你为什么救我？"她不该问出这样的话，因为娄小娄一直没有对她说出实情。

他想了想，说："我是在救自己。"

突然一道白光，一个老头从桑丫身体里坐起来，端着一个茶壶，慢慢下了地，轻轻打开窗子就出去了，下落不明。

又一个老头从桑丫身体里起来，背着一个塑料袋子，还有一杆老式的秤，也从窗子出去了，下落不明。

接着，还有一个老头从桑丫身体里坐起来，用一双婴儿般大小的手爬到窗前，也出去了，下落不明。

娄小娄以为是幻觉，可是窗子确实开了，夜风轻轻吹进来，有些凉。

桑丫疲倦地闭上了沉重的眼皮。

朝阳庄严上升，黑暗无影无踪。

全世界的鸟都欢快地鸣叫起来。

窗子开着，飘进湿漉漉的草香气。

桑丫醒了。

她看到娄小娄之后，稍微愣了一下，然后，就伸出双臂抱住了他，轻轻地亲了他的额头一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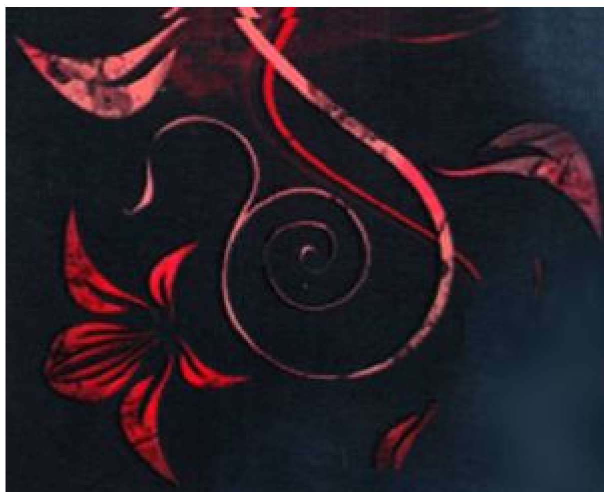
娄小娄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

桑丫笑起来，亮晶晶地叫了一声："爸。"





策划人：　王成国　时敬国　郭飞玲
责任编辑：许　彬
学术顾问：张志春
（易学专家，现代奇门遁甲学术创始人）
装帧设计：大象設計工作室 沐雪
010-84803033



北京。天昏，地暗，雷电交加……
同一条神秘死胡同，同一个拐角，三条生命先后遭雷击致死！
纯属巧合？还是命运之手幕后布局？
花样女孩香消玉殒。中年男子悲痛欲绝，深情所至，窥破天机！
于是，去过去，来未来。一场越时空的生命拯救开始了……
生命与爱情之花，能否在命运的雷电下重新绽放？

一段洛丽塔式的跨代爱情，
　一张密集纠缠的悬疑之网

